星球大战

高等共和国

白银誓约

卷二



国王陛下

2019 年 10 月，迪士尼中国与卢卡斯影业授权阅文集团作家“国王陛下”撰写一部《星球大战》中文网络小说。2020 年 5 月 4 日《星球大战》日，该书的标题正式公布——《白银誓约》。由于《白银誓约》属于《星球大战》正式的一部分而并非“官方同人”，因此它受到国内《星球大战》界的很大关注，有关它的猜测很多。在 2020 年 7-8 月的《星球大战》粉丝节目和《随便谈》中，笔者也与南方战士就《白银誓约》进行了讨论。

充满活力、年轻气盛的绝地学徒肖恩，在一个偏远独立的乾星系中调查一起凶杀时，第一次遭遇了真正的黑暗。他被迫与师父分离，独自对抗崛起的邪恶。当他的绝地训练受到挑战，面临信仰危机时，他踏上自我发现之旅，希望为这个星系带来和平与正义。



PHASE ONE – LIGHT OF THE JEDI

Wave One – 232 BBY

"Starlight: Part One: Go Together"
(Star Wars Insider 199)
Light of the Jedi
— The Great Jedi Rescue
A Test of Courage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
Into the Dark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2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
"Starlight: Go Together: Part Two"
(Insider 200)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2
"Starlight: First Duty"
(Insider 201–202)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4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4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5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5
"Starlight: Hidden Danger"
(Insider 203–204)

Wave Two – 231 BBY

The Rising Storm
— Showdown at the Fair
Race to Crashpoint Tower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6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6
Out of the Shadows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7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8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1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FCBD 2021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7
Tempest Runner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9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8
The Edge of Balance, Vol. 1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2
"Starlight: Past Mistakes"
(Insider 205–206)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9
Trail of Shadows Issue 1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0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1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10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4
Trail of Shadows Issue 2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1
The High Republic Vol. 2 – The Heart of Drengir
"Starlight: Shadows Remain"
(Insider 207)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2
Trail of Shadows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Annual 2021

Wave Three– 230 BBY

The Fallen Star
Mission to Disaster
Trail of Shadows Issue 4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2
Eye of the Storm Issue 1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Galactic Bake-Off Spectacular
Midnight Horizon
The Battle for Starlight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3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4
Trail of Shadows Issue 5
Eye of the Storm Issue 2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5
The Edge of Balance, Vol. 2

End of the High Republic Era – 82 BBY

Vow of the Silver Dawn（白银誓约）

第 101 章 新闻采访

听到李钰的问题，代号陈玄感的戈塔尔人立刻回应道：“大部分仆人都还活着，虽然正处于软禁状态，但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离开了，比如南无忧小姐以前的贴身女仆李琼。”

李钰问道：“那么，除去这所谓的大部分人，其他人呢？”

陈玄感说道：“很遗憾，他们走不了，因为他们撞破了乾坤安保不可见人的秘密。”

李钰点了点头，这也符合他的猜测，事实上他甚至很清楚所谓不可见人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他当初接受南无忧的委托，驾驶白银号前去庄园地下基地拿走的那张存储卡，恐怕正存放着庄园里最不能见人的秘密。

如果当时在袭击过程中，庄园里的人们为了避难，跑到了那个地下基地里去，看到了其中的设施器材，甚至窥视到了不该看的资料，那么以乾坤集团的作风，的确不可能放他们自由了。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

“那些人里，应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李钰细细斟酌着自己的言辞，“应该是女子，然后……”

然而李钰的话没说完，就被戈塔尔人打断了。

“你说的是这个人吗？”

李钰一时错愕，然后抬起头，看向吧台上那破旧扭曲的电视。

只见那个因画面扭曲而显得形貌滑稽的新闻主持人，正有条不紊地念诵着新闻稿。在她身旁则呈现着从其他新闻现场发来的画面，其中隐约可以看出一位身穿白袍的女子……因为电视过于老旧的缘故，实在看不清她的真实面容。

好在主持人的声音还算清晰可辨。

“南明资本董事长南鹤礼遇害一案，如今有了新的调查进展。乾坤安保表示，先前的调查结果只是加害人故意做出的假象，真凶并非南鹤礼的家中仆人，实际另有其人。而调查清楚这一切的，却是一位来自乾星系以外的人。”

此时，那台电视仿佛也福至心灵，终于有那么一刻恢复了正常运作，画面与声音都显得清晰无比，让李钰能够看清主持人身旁的现场画面。

一位目光深沉而锐利的女子呈现在画面正中，她脸上洋溢着轻松的笑容，但那双眼睛却深邃地仿佛能将人的灵魂也吸走。

下一刻，主持人揭示了她的身份。

“这位就是来自共和国的绝地大师，莫斯提马。”

******

与此同时，在荒废区的【杂食者】酒吧，一位身材壮硕的矿工，正打着酒嗝说道：“总之，关于你要问的这种龙人的故事，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啦……虽然我本人对那些头上长角的人没什么意见，但我以前在城里居住的时候，遇到那种生而畸形的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很多臭小子还会往他们身上丢石头。毕竟都说遇之不详嘛。喂，你有在听吗？”

矿工伸出宽厚的手掌，在对面那个请他喝酒讲故事的好看少年面前晃了晃，却发现对方的注意力早就锁定到了吧台旁边一台喧嚣的大屏幕电视上。

矿工扭过头，皱起眉毛，心里抱怨着不知哪个蠢货喝得太高，失了智去调电视节目，把原本播放得好好的太空城偶像歌舞换成了空洞乏味的夏京新闻。

生活在荒废区的人，对那些千篇一律、歌功颂德的新闻节目素来没有好感。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因为新闻节目的渲染而变得更好，相反他们信誓旦旦所赞颂的一切，只会让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感觉自己更可悲……这一点，无论主持人是个多么漂亮可亲的女士也都改变不了。

如果乾星系真的能像夏京新闻描绘地那么美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迫蜗居在荒废区？

而这次新闻的内容就更是无聊了。

南鹤礼的死亡真相又有新的进展？谁在乎上层权贵的死亡真相？反正无非是权贵阶级的权力倾轧，谁死谁活，都和生活在底层的人毫无关联。

毕竟换了谁上去，都不会让下面的人活得更好。

但是矿工面前的少年却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画面，身体一动也不动，仿佛呼吸也随之凝滞。

电视旁，一个醉意朦胧的酒客，不耐烦听主持人的说辞，蹒跚着脚步想过去换台。但才靠近电视，就感到仿佛有一盆冷水当头浇了下来。

莫名其妙的，他心底泛起一阵寒意，仿佛再往前走下去，就会有极端恐怖的事情发生。

酒客的醉意顿时清醒了一半，他懵然无知地四下张望，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被什么人做了手脚，最终却是一无所获。仿佛整个酒馆里，奇怪的人都只有他自己……他怎么也摸不着头脑，只好讪讪地结账离开，并后悔自己刚才实在喝得太多。

事实上，酒馆里，所有试图走过去中断新闻节目的人，都感受到了同样的恐惧。所以尽管没有人喜欢看夏京的新闻，那无聊的新闻节目还是继续播放了下去。

“根据绝地大师的调查结果，南鹤礼董事长的死，幕后推手很可能来自乾星系以外。众所周知，南明资本作为星系内的巨头企业，一直肩负着维护星系资本秩序的重要职责。如果有外来资本想要在乾星系内搅风搅雨，就必须要过南明资本这一关。过去无数年来，

南明资本为我们抵挡这了许多次危机，于是也就成了外来者的眼中钉……”

无聊的矿工虽然不喜欢新闻节目，但既然没人去换台，他也只能一路听下来，而至此，他忍不住发出不屑的鼻音。

“共和国对我们图谋不轨又不是新鲜事，嘴上说什么成员国，实际上哪里把我们当自己人对待过，我看这个南鹤礼的死多半就是共和国下手，你说是不是？”

矿工大胆发表着自己的猜测，然后想要寻求旁人的认同，只是再转过头时，却发现那个好看的少年，不知何时走得无影无踪了！

而那个少年人走后，酒馆内的环境也终于恢复了正常，喧嚣的人群中立刻有人高呼：“换台啊！”

离得最近的酒客们顿时七手八脚地涌过去将新闻节目切掉。

而此时，节目中笑容甜美的主持人才刚刚念完最后一句。

“期间，绝地大师得到了名为白银骑士团的大力协助……”

第 102 章 人间蒸发了

当李钰从首都星球【坤】匆匆赶回荒废区老家时，不出意外得到了噩耗。

“你们……亏你们还是白银骑士团的所谓精锐，享受‘自负盈亏’的特权，每个人都过得比其他任何一名团员，甚至比我都自由而奢侈十倍百倍。结果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看孩子的任务你们都做不好？”

在红杏小队的地下基地里，李钰难得的阴沉着脸，居高临下睥睨着一众无能队员。

而作为红杏小队的队长，安平在这个时候自然责无旁贷，要挺身而出直面老大的怒火。

他尝试抬起头来，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李钰直接堵了回去。

“废话就免了吧！我不需要听你们道歉认错，现在先告诉我，肖恩那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安平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在肖恩离奇消失以后，他第一时间就开始了搜查，作为红杏小队的队长，他在荒废区有着足够强大的资源布下天罗地网，掌控区区一个新人——事实上这也是许伯敢擅离职守，放肖恩出门的原因。

以那青涩小子的本事，就算跑又能跑多远呢？在这个布满天罗地网的荒废区里，他早晚都是要被抓回来的。

而抓回来以后，说不定他还能变得更老实一点……

结果事实证明，他们所有人似乎都低估了肖恩的行动力，当他不顾一切地想要离开时，红杏小队的所谓天罗地网居然完全挡不住他。

在李钰赶来之前，安平等人已经发了疯似的询问了每一个可能的知情人，但所有人却都表示，他们这段时间根本没见过肖恩。

最后一个见过肖恩的人，正是【杂食者】酒馆的矿工，而对照他的口供和其他人的口供，安平就绝望地发现，肖恩那小子仿佛是在离开酒馆以后就人间蒸发了。

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这里可是荒废区！

荒废区最大的特点是鱼龙混杂，这种鱼龙混杂的环境提供了天然的隐蔽能力，但反过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如肖恩那般特立独行的人就会格外显眼。从上到下，荒废区的每一个居民都不会看漏肖恩那样的少年。

结果偏偏就是在这样的荒废区，肖恩人间蒸发了。

李钰看着沉默的安平，嗤笑道："你们也在我手下做事不止一年了，我什么时候在布置任务的时候说过废话？我要你们把他关在基地里，就是因为一旦让他离开基地，你们几个恐怕就再也管不住他，结果你们真就让他跑了！"

安平惭愧无地，只好低下头去。

许伯则尝试辩解道："当时基地里发生了一些事，小庄突然发病，正好被肖恩撞见。我们也是担心他一直闷在基地反而会酝酿出极端情绪，不如让他去杂食者酒馆宣泄一下。"

这句却也是实话，庄原瑛发狂以后，虽然众人表现得云淡风轻，心里终归还是有些忐忑难安，既是担心庄原瑛，更是担心肖恩。尤其肖恩之后在资料库泡了一整天，让人仿佛在面对暴风雨前的宁静。

许伯和安平彻夜打牌，实际上就是在提防肖恩做出意外的举动。按照他们的预估，像肖恩这种心中正念长存，宛如火炬一般熊熊燃

烧的少年人，最看不惯的就是社会的阴暗面。而庄原瑛身上承载的阴暗，足以刺激正常人发狂。

李钰听了许伯的解释，冷笑了几声，问道：“想法的确不错，那你们放肖恩出门散心的时候，派了谁陪在他身边啊？”

许伯顿时低头闭嘴，向后退上半步，把队长安平卖了出来。

安平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他之前先是陪肖恩打拳打得浑身发软，几天都缓不过来，然后还陪许伯打了整夜的牌，当真是身心俱疲，第二天一早就直接睡了个瓷实，哪里想过什么派人跟着肖恩的问题。

李钰见到这样无能的反应，简直被气得想要当场拔枪出来毙掉这个废物队长，但最终还是摆了摆手，转身而去。

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毙了安平又能如何？他还要费心去找红杏小队的接班队长！

而且别说是安平，就连他本人也想不到事情会突然发生这么戏剧性的变化……想起那个荒唐的夏京新闻，也难怪肖恩会待不住。

可问题是，那小子虽然走得痛快，却没想过前面多半是一条不归路……或者说他即便想到了，也不在乎。

“难得见你会认真担心一个人。”身边的助手忽然开口。

李钰说道：“没错，我的确是在认真担心那小子，现在就连食欲都不振了——中午给我的盒饭里少放一块炸坎原鸡好了。”

“为什么？”白有些不能理解。

作为李钰的贴身助手，白比任何人都清楚，李钰那热情洋溢的外表下，有着一颗远比常人冰冷的理性之心。

他或许会热爱白银骑士团的每一个成员，甚至热爱整片荒废区，但也从不会对任何一个个体投入过多的情感。关乎利益判断，权谋算计的时候，所有的人对他而言都只是冰冷的数据。

这并非李钰的本意，但在他接过白银的领袖之位时，就不得不变得冷酷无情，因为这是荒废区的基本生存法则……而现在来看，李钰对肖恩的关注，明显超越了必要的理性标准。

这就显得很奇怪了。

区区一个肖恩，值得吗？

对于白的疑问，李钰叹息了一声，回答道：“你问为什么……如果他只是一个名叫肖恩，来历略有些神秘——好吧如今看来也不

怎么神秘——外加天赋惊人的少年，那么的确不值得我花费太多心思。但是这件事显然不只是肖恩一人的事。我问你，红杏小队的成员，什么时候有本事从荒废区潜逃了？”

白顿时默然，又恍然。

红杏小队作为白银骑士团内最为特殊的一支特种力量，收罗了整个荒废区最为特殊的人员。虽然大多数时候，这支小队都表现得精悍绝伦，能人所不能，但另一面，这些人往往极难控制，稍不留意就会反噬其主。

李钰能让安平、吕楠等人心甘情愿喊一声李老大，付出的心血远超外人想象。而另一方面，对于红杏小队，李钰也始终在暗地里维持着格外严厉的管控措施。

事实上，将红杏小队的基地设到地下，已经是一种近乎半禁闭的管理方式了。而在基地周边，属于李钰的眼线更是数不胜数，小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逃不脱李钰的视线，安平那引以为傲的所谓天罗地网，不过是李钰的网络中的极小部分。

结果偏偏是李钰近期最为看重的一个新人，在众目睽睽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 103 章 只身上路

李钰看着红杏小队诸人，冷声质问道：“而且，你不觉得事情太巧了吗？就在那小子去【杂食者】搜集情报的时候，电视中就突然出现了足以刺激他发狂的新闻节目……笑话了，【杂食者】酒馆归我经营已经有十多年了，我怎么从不知道那边的人还有看官方新闻的兴趣！而刚刚我们也问过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是谁换的台！”

李钰的话语中，已经染上了难得的怒意，这让白再次发出警告：“你现在正有感情用事的风险。”

李钰摆了摆手：“并没有，你刚刚那针解酒药的效力还没过去，我就算想感情用事也冲动不起来。事实上用脑子想想就该知道，就算电视节目只是巧合，但肖恩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跑掉，却绝不可能是巧合。而直到现在我们连他的一点消息都得不到，就更不可能是巧合！我才不相信那小子一个人就能在我的地盘上逃之夭夭！”

白反问道：“那么你认为会是谁在帮他？”

李钰说道："明知故问，在这片土地上，有资格瞒着我做事的，有胆量瞒着我做事的，当然就只有那一家人啊。"

李钰说着，伸手指了指头顶，嘴角勾起一丝自嘲的笑："说到底，荒废区毕竟不是什么独立王国，只是个寄生于南州市的囊肿罢了。"

白继续问道："你认为他们拐跑肖恩是为了什么？"

李钰说道："不知道，暂时也想不到。但左右不会是什么好事，否则有什么话不能直接对我说，非要做得这么鬼鬼祟祟？在我的地盘上拐走我的精锐队员，无论说得再怎么轻巧，也是对我的直接挑衅。而如果不是对我们图谋不轨，又怎么会这么裸的挑衅过来。"

白说道："或许一切都是你多虑了。"

李钰说道："或许是，或许那个新闻稿里对白银骑士团的大力感谢也是发自真心。"

说话间，李钰嘲弄似的笑了出来："或许乾坤集团的老爷们的确是良心发作，想要弥补这么多年对荒废区的亏欠。但是我不能赌，荒废区的人没有资本去赌乐观的可能性，所以做好准备吧，战争可能要来了。"

******

就在李钰为了肖恩的消失而大发雷霆之时，作为当事人的绝地学徒，正藏身暗处，整理着脑海中的回忆，将不久前的经历细细梳理。

无论处于多么紧急的状况之下，都要维持冷静和理性……这是来自师父的教诲，肖恩多年来始终践行着。

在【杂食者】酒馆看到电视新闻后，他的大脑一度变得一片空白，强烈的情感冲动如同涛涛怒潮一般席卷着他的理智。

他几乎记不起来自己是如何离开酒吧的，只隐约记得在他离开时，酒馆里的人似乎正处于恐惧的情绪中。

不过肖恩很快就恢复了冷静，并竭尽全力避开了白银的重重耳目，成功离开了荒废区。

如今，他正搭乘着一艘货船，以偷渡的形势前往新闻节目的所在地夏京，寻求与师父的会面。

在勉强可以容身的货运箱中，肖恩轻声自语。

“希望一切都能顺利……师父，我来找你了。”

想到师父，肖恩那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便再次出现名为忧虑的波澜。

尽管新闻画面中的莫斯提马，看起来如同分别之前一般从容而优雅，但肖恩很清楚师父的状况并不乐观。

因为她居然在新闻节目里为乾坤集团做伪证！

南鹤礼的死是共和国主使？暗杀他为了打破南明资本对乾星系本土经济秩序的保护？

那个主持人念的新闻稿，分明是在颠倒黑白，对共和国进行无耻栽赃！这种鬼话，也只有被乾坤集团的舆论机器洗脑已久的无知民众才会相信。偏偏绝地大师的出现，却让这些栽赃陷害之词有了极强的说服力。

肖恩当然不相信自己的师父会对共和国倒戈，事实上他在看到新闻节目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节目纯粹是场骗局。

尽管乾坤集团在新闻画面上，将绝地大师公然推到了台前，但整个新闻节目中，主持人始终没有连线莫斯提马与她对话，只不过是用画面展示了绝地大师的笑颜，然后自顾自地念着新闻稿。

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手段，让观众误以为绝地大师在为新闻稿作背书，但实际上莫斯提马很可能听都没听过那套说辞！

但是，乾坤集团敢于将莫斯提马推到台前，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如果说先前针对绝地师徒的埋伏还只是阴谋，那么现在乾坤集团俨然要将阴谋转为阳谋。

接下来，无论是南鹤礼的死，还是乾坤集团与共和国之间的龃龉，恐怕都要浮上水面，所以肖恩实在已经等不起了。

而一想到自己的不告而别，肖恩心中又感到一阵黯然。

队友们恐怕正在抓狂吧：庄原瑛前脚倒下，肖恩后脚便一走了之！至于李钰的反应，那就更不堪设想。

自己还背负着百万债务，就这么人间蒸发，再次见面，他恐怕会直接拿白银号的主炮轰过来……

然而，肖恩无论用什么理由，也无法说服自己，在这风起云涌之时，继续在红杏小队的庇佑下，过和平安逸的优等生的生活了。

国王陛下

从最功利的角度来想，堂堂绝地学徒，之所以会寄身于一个显然没有走在正道上的“民间组织”里，最大的原因就是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调查真相。

但现在“真相”都已经被推出水面，还有什么可调查的呢？

新闻画面中，师父莫斯提马分明坐在夏京城中最负盛名的珞都酒店顶层会议室里，那间会议室向外眺望时，所能看到的独特风景，被很多版导游资料清晰地记录着，肖恩绝不会认错。

连位置都可以确定下来，之后只要找一艘飞船，一路向夏京飞去就可以了，白银骑士团对肖恩来说已经基本失去价值。

当然，这种功利式的思考模式，并非肖恩的本意。真正驱动他不顾一切地离开的，在于他离开【杂食者】酒馆时，新闻节目的最后一句话。

一句让他心寒若死的话。

“期间，绝地大师得到了名为白银骑士团的大力协助……”

第 104 章 请君入瓮

新闻节目中的这句话显然是出自高人手笔，蕴含了太过丰富的含义。

其一，这可能是在暗示，这场伪证新闻，白银骑士团也有份。刚巧李钰那段时间也在夏京，的确有些脱不开干系。而肖恩也从来没有无条件信任过对方。

其二，这可能是在暗示，乾坤集团已经很清楚绝地师徒中的那个余孽如今正在白银的庇佑中，若是肖恩不肯自己跳出来，那么这个星系的统治者就将以无可阻挡的凶猛态势将肖恩的保护壳碾压粉碎。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肖恩都没法再留在荒废区，甚至没法和安平等人告别。

见面告别，又能说些什么？若是他们挽留，自己就会留下来？若是他们不挽留，那和一走了之有多大区别？有谁在乎区区礼节问题吗？

当然，肖恩内心深处也很清楚，这一切都只是借口，他只是不想和那些队友们见面作别。所以，就算是逃债也好……以后有机会再来慢慢偿还吧。

想清楚这些，肖恩轻轻出了口气，感觉心情也放松了一些。只是这口气才松到一半，就因为靠近过来的脚步声而陡然收紧。

什么人，这个时候靠近过来？

肖恩是偷偷搭乘上这艘前往夏京的货船的，一旦被发现，想要收场可就麻烦了……

不过伴随脚步声传来的还有一阵喧闹声。

“妈的，老头子到底发什么疯啊，又是禁烟又是禁酒，搞得咱们好像是正规飞船似的。”

“是啊，老头子自己就是个烟鬼加酒鬼，居然在船上定这样的规矩，他就不觉得可笑吗？”

“可笑不可笑我管不着，但这大半日没烟抽，我是真要活不下去了……待会儿小孟你先帮我们放个风，我们在货舱抽两根烟就换你。”

“行嘞，不过别拖太久啊，最近老杜他们巡查起来可是毫不留情，小孙他们上午才被抽了鞭子。”

“靠，老杜那混账东西，想想就来气。”

“没法子，谁让老头子突然发神经，提拔老杜来当什么巡查员呢？我就想不通了，都是朝夕相处的弟兄，也不是什么珍贵的货船，至于搞这么严谨么？”

“据说老头子年轻时候在北河货运当过船长，因为得罪了上司才落魄到搞货运走私……可能他最近开始念旧了吧？”

几位船员骂骂咧咧，说着毫不着调的话语，走进了肖恩藏身的货舱里，但肖恩听到这里却是放下心来。

原来只是几个烟瘾发作的船员来这里偷偷抽烟，等他们吞云吐雾之后自然会离开……谈不上什么风险。

肖恩虽然是这么想，却还是将身体在箱子里蜷缩地更紧了一点，呼吸也放缓到了近乎消失，以此来尽量减少被人发现的风险。

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在肖恩以为他们有人会直接靠过来的时候，忽然听那个名叫小孟的放风人惊呼道：“喂你们在干什么啊？别跑那么里面去啊！”

几名船员有些莫名其妙："不走里面点，站在门口不是被人一眼就看到了？"

小孟连忙解释道："行了先停下，别走了！之前老头子叮嘱的话你们都忘了？这次去夏京，最大的一条规矩就是货舱最靠里的那个箱子，无论如何都不能碰！"

"老头子天天啰嗦，谁记得他说过什么……最里面的箱子怎么了？为什么不能碰啊？"

说话间，那个船员俨然是来了兴趣。

小孟急道："老王你特么别作死！老头子当时说话的时候可不是开玩笑，他右手一直摸在枪上呢！你们都是这条船上的老人了，应该知道老头子摸枪意味着什么吧？"

这句话说完，货舱里顿时冷了下来，那个胆子最大的老王讪讪地收回脚步："当时被老头子念叨地直打瞌睡呢，谁有耐心看他手放在哪里……行了行了，让你说得一点兴致都没有了，这烟我不抽了。"

老王带头，其他几个人也俨然是意兴阑珊，纷纷离去。

一场危机，俨然就化解于无形中。

然而躲在箱子里的肖恩，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全身的肌肉都在瞬息间紧绷起来。

刚刚的对话，乍一听平平无奇——不过是一个老船长忽然开始狠抓航行纪律的故事，不允许船员碰货箱，也只是货运时常见的事情。

但落在肖恩耳中，却几乎明明白白听到了陷阱二字。

他所藏身的货箱，里面装的都是些荒废区出产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仿制药品，谈不上多么贵重——至少不如隔壁箱子里那些走私武器。老船长为什么偏偏对他藏身的箱子做出警告？

他分明是知道有人躲在箱子里！不，在登船时，那个箱子莫名其妙敞开着口，分明就是在请君入瓮！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肖恩脑海中，陷阱二字自然而生，与此同时，很多被忽视的线索也瞬间串联起来。

"对啊，我就说嘛，怎么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就逃离了荒废区。"

“我还奇怪，为什么无论安平还是李钰，居然都对我的出逃毫无准备，他们不像是那么天真的人啊。”

“至于这艘货船就更不合理了，恰恰就在我发愁要怎么离开荒废区的时候，它便在港口敞开货舱的门恭迎我……”

“现在想来，或许那个新闻节目也不是巧合吧。【杂食者】酒馆是最底层的贫民乐园，什么时候有人会对官方新闻感兴趣了？那个电视正常情况下应该连新闻播报都收不到才对！”

“甚至……他们应该是抓准了李钰不在老家的这个时机，才设计呈现了整场表演，而我一时冲动，居然就无视了这么多的破绽，一头撞到了陷阱里面！”

想到这里，肖恩心中又涌现波澜，但他很快就将这些情绪全部压了下去。

此时，深陷困境已经是客观事实，再多的负面情绪也无济于事。他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理性来想办法破局。

破局很难，因为此时肖恩已经在箱子里随飞船一道离开【巽】了，人在太空，很多事都不由自主。

何况，对方能精心设计这么一个环环相扣的陷阱出来，又怎么可能在飞船这个环节留下破绽，让他轻易挣脱？

但如今肖恩也别无选择了。

第 105 章 黑暗之中

绝地学徒深深吸了口气，没有任何犹豫地伸手拧开箱子的锁扣，推开箱盖一跃而出。

而就在他落地时，仓库一角突然响起一阵突兀的掌声，让肖恩毛骨悚然。

“醒悟得蛮快嘛，还以为你要一路幸福地睡到目的地呢。可惜有的时候，人太聪明未必是好事。你如果能糊涂一点，其实还可以少受一点罪的……”

沿着声音的方向，肖恩迅速将目光锁定到房间的角落，而后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那人大约一米七上下的身高，体型瘦削，穿着一身紧身短衫，裸露在外的手臂和双腿呈现出极具爆发力和柔韧性的肌肉线条。然而当他藏身阴影之中时，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若非他主动鼓掌又开口说话，肖恩几乎发现不了他！

这对于一向感知敏锐的绝地学徒来说，是极其罕见的情况，对于如此精通隐匿的对手，肖恩无法完全信任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所幸，他能依赖的，并不只有眼睛而耳朵。

通过原力的流淌，肖恩把握住了隐藏在伪装下的真实。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个藏身角落的人，体内蕴含着异常强大的生命能量，以及同样强大的黑暗。

仿佛是可以化为实质流淌出来的黑暗。

这份感知结果，让肖恩背后的汗毛都炸立起来。

“不用这么紧张。”角落中的人轻笑道，“我暂时没打算杀你，上面的要求是带活口，如无必要连伤也不要带，毕竟你可是无比珍贵的货品。所以如果你肯老老实实地躺回去，当一切都没发生过，那就再好不过了。”

肖恩没有理会对方在说什么。

在无法判定真伪的情况下，对方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只会干扰人的心智……现在他要做的，是尽快掌控住局势，决不能任由飞船真的将自己载到目的地去。

毕竟，在飞船上，他要面对的最多也就是一船敌人。若是到了目的地，那面对的可能就是一港口的敌人了。

“诶，不理我？是性格内向吗？我倒是不讨厌内向的孩子，逗内向的人说话是我平时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了。那么，你知不知道这趟飞船要去哪里？不是夏京哦，那边的麻烦事太多，所以真正的目的地是太空城你之前应该去过一次的。很漂亮的地方对吧？”

“你会在那里得到一个暂时的家，衣食住行都参照集团的高级干部标准，那可是好多人一辈子辛苦奋斗，都求之不得的哦。对了，你偶尔还能用全息设备和你敬爱的师父聊天叙旧，当然，想要实际见面就不行了。因为按照上面的智囊的说法，绝地大师有着不可思议的恐怖行动力，若是把你们师徒放在同一颗星球上，说不定她能直接撕破空间与你会面，然后逃之夭夭。”

“说真的，绝地大师那么厉害的吗？虽然关于你们的传说是有不少，但我真没感觉出来有什么了不起啊，她看上去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罢了，好像还没有我厉害。如果是在战场遇到，我有相当的把握能……”

听到这里，肖恩终于忍不住开口道："你会在一瞬间就被师父消灭掉！"

然而话音未落，肖恩就感到一阵强烈的危机感传来。

作为绝地学徒所经受的严格训练，让他及时作出了反应，肖恩不假思索地向旁侧过身子，避开了瞄准腰间的一记强有力的直击。

然而当肖恩尝试反击时，却发现那人再次将自己完美地隐藏到了货舱的黑暗里。

只有那依然轻佻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悠悠传来。

"反应蛮快嘛，这就是作为绝地学徒的基本功吗？真想见识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不过话说回来，堂堂绝地学徒，被人三言两语就勾起怒火，你看起来不怎么擅长平心静气嘛。这样子上战场，很容易死于非命的。所以听我一句，老老实实回箱子里躺着吧，强行反抗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肖恩依然对此置若罔闻。

对方的实力的确很强，但并没有强到无法应对。在原力的保护下，肖恩有足够的信心能战胜对方。

唯一的问题是，敌人究竟有几个？

而仿佛看穿了肖恩的想法，那个隐匿的刺客说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这条船上，真正的实战人员只有我一个，毕竟现在主力们都在夏京盯防你那威慑力十足的师父呢。所以你如果真有本事能打倒我，就可以直接劫走这条飞船。到时候是前往夏京师徒回合，还是哭唧唧地跑回科洛桑，都随便你。"

肖恩依然不为所动，只是继续感受着环境的变化，尝试以此来判断对方的位置和动作。

不过内心深处，肖恩倒是相信了对方的说辞……实力如此高明的实战人员，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冒出来。而且如果对方真的不止一人的话，刚刚那一次偷袭就该是多人合击，联手将肖恩直接擒下，丢进箱子里一路关到太空城。

对方显然是做不到，才会屡屡用这些垃圾话来扰乱肖恩的心神，诱导他露出破绽。

换言之，如果真能打倒此人，或许……

就在肖恩想到这一点时，黑暗中的刺客再次行动起来。

一道在黑暗中无比显眼的能量束，瞄准肖恩的手臂激射而来。

几乎是同一时间，肖恩仿佛未卜先知一般抬起手来避开了对手的偷袭，同时腰间一只爆能枪猛然开火，将能量束射向仓库深处的黑暗。

黑暗中顿时传来刺客夸张的感叹声。

“诶哟哟，好险好险，想不到你还有一手速射绝活啊！这也是绝地学徒的基本功吗？你们不是标准的近战单位吗？传说有误啊！还是说，你这是跟白银的人学到的？我想想，不会是吕楠吧？当年在整个安保局里，她的速射绝活都是赫赫有名的，很多人都猜她可能会接总队长的班。可惜她后来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当了叛徒，真是让人感到万分遗憾啊。”

第 106 章 故技重施

敌人的话，让肖恩的耳朵微微一动。

虽然他之前决定要无视对方的所有言辞，但毫无疑问对方实在是个说话的高手，总能准确地撩拨到肖恩的情绪。

然而就在肖恩终于对敌人的话有了兴趣的时候，那人却止住了话题。

“唉，真遗憾，既然你这么全能，我继续跟你对峙下去，好像有些危险，所以我不陪你玩了。”

肖恩不由皱起眉头。

他这话什么意思？不陪玩了，是要投降认输？不大可能吧？

还是说，对方又有什么阴谋诡计？

不知不觉间，肖恩的心思已经逐渐被对方牵引过去，再也没法像一开始那样，完全无视对方说的每一个字了。

“既然光明正大地打不过你，我只好用些非常手段啦。那个，你刚刚也听到了，这艘船上有好多船员。他们大部分都对这次航行

的事情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船上载着你我这样的危险分子。整条船上的知情人只有船长一个，而他其实也只知道这条船要去【离】而非【坤】。所以简单来说，这条船上全都是无辜人士。”

听到这里，肖恩已经心中一沉，果不其然，接下来那个刺客就说道。

“所以，如果你不肯乖乖躺回箱子里，我就只好一个接一个地将这些无辜人士残忍杀害了。你看，像我这种明摆着的反派，杀人的时候手段肯定特别残忍，你作为正面人物，肯定不希望看到无辜惨死的吧？”

肖恩的愤怒越发难以遏制，尤其对方那轻松欢快的语气更是火上浇油。

那个刺客仿佛不是在谈论杀人，而是在讨论做菜。活生生的人命，对他而言甚至连数字都不如。这样的人，天知道手上到底染了多少鲜血，背负了多少人命债。

“诶，生气了？反应这么夸张，你是第一次见到变态杀人狂吗？那可真是太不好意思了，需要我送你纪念品吗？比如……”

说话间，黑暗中突然抛来一物，圆滚滚，表面急促地闪烁红光，令肖恩的瞳孔霎时为之一缩。

热能榴弹？！他居然敢在航行中的飞船货舱里丢热能榴弹！？

然而就是这一时错愕，肖恩终于失去了对峙的主动，对方趁肖恩注意力转移的瞬间，再次猛扑过来。

两把寒光闪烁的利刃，笔直刺向了肖恩的心脏和咽喉，速度之快宛如雷霆闪电，而绝地学徒则再次展示出惊人的肉身素质，于千钧一发之际拧身避开锋芒，只在体表留下了浅浅的擦伤……然而痛感还没来得及传入脑中，肖恩就察觉了不对。

对方的攻击虽快，却根本只是佯攻，就在肖恩拧身回避之际，那瘦小的刺客已经轻而易举地越过了肖恩，一路窜到货舱门外，斜倚着门框冲肖恩摆起了手。

“哦吼吼，现在，你把一个变态杀人魔放出货舱，让他得以尽情施展啦！”

透过货舱外走廊的灯光，肖恩终于看清了那个人的脸。

那是一张几乎没有五官的扁平面孔，细长的双眼，淡淡的浅眉，紧抿着的薄薄嘴唇……肖恩感觉自己仿佛是在看一张严重磨损过的面具。

然而当那人勾起嘴角，眯起双眼时，扁平的面孔就陡然呈现出令人心寒的恶意。

“从现在开始，我每隔三分钟就会杀一个人，先从老人和妇女开始。对了，你还不知道吧，这次航行，那位船长把他的老伴和女儿都带上船了，很温馨的小家庭哦……”

肖恩听到这里，怒火几乎无法抑制，若非每一位绝地都会经受严格的训练来控制自己的情绪，肖恩怀疑自己会在一瞬间就愤怒的失去理智。

然而面对如此凶残的对手，肖恩还是忍不住低吼一声，将浑身肌肉都紧绷起来，准备与其决一死战。

“诶，你居然不在乎脚边的热能榴弹？这么奔放的吗？”

刺客的一句话，让肖恩的注意力终于转回到了那个圆滚滚的闪光物上。这才回忆起那个刺客最先抛出来的诱饵就是热能榴弹！

肖恩心中残存的怒火，顷刻间就被生死关头的危机感浇熄，他以惊人的速度向旁边鱼跃闪避，将自己躲在方才藏身的储物箱后面，只希望厚重的箱体能帮他挡住热能榴弹的直接冲击。

然而下一刻，预期中的轰然爆鸣并没有响起，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滑稽的喜庆音乐。

“叮叮当，叮叮当……”一首赫特人常用来庆贺冬季节日的流行乐曲从热能炸弹中传了出来。

门外则响起刺客的哈哈大笑。

“哈哈哈，像你这么耿直的孩子可真的少见啊！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绝地学徒都这么可爱的吗？不行了，快要笑死我了，好在刚刚那一段我已经录下来了，回去以后一定要跟朋友们好好分享一番……啊对了，我好像没朋友，哈哈哈哈。”

刺客的笑声逐渐远去，而肖恩蹲在货箱后面，已经无意间在箱壁上生生捏出了指印。

然而他并没有急于追逐出去，反而深深吸了口气，而后松开手指，借着原力的引导，让自己变得更加冷静。

因为任何时候，克敌制胜的关键都不是冲动与莽撞，自己方才被那刺客用种种手段挑衅，以至于被愤怒影响了理智，居然被区区一个玩具热能榴弹调戏成功，简直是让绝地武士团都为之蒙羞。

而更重要的是，在失去理性的情况下去对付一个实力如此惊人的刺客，根本是自杀行为。

“诶，你不追出来吗？那我可真的要杀人了哦……喂，你该不会以为我是在虚言恫吓吧？人与人之间就这么缺乏信任吗？我看起来就这么不像个变态杀人狂吗？”

肖恩闻言，将肺中的空气吐了出去，然后站起身来，朗声说道：“你敢伤一条人命，我就死在这里，我不会让你把我活着带到离。”

走廊中，那飘忽不定的声音戛然而止，显然那刺客也没料到肖恩居然有这一手。

肖恩说道：“你说过，你的任务是把我活着带到太空城，以此来要挟我师父。那么倘若我死在这里呢？你们有多少把握能控制住一个无所顾忌的绝地大师？一旦让她回到科洛桑，区区乾坤集团要如何面对共和国的怒火？”

话音未落，货舱门前便传来刺客的掌声。

“真厉害，用自己为人质来要挟敌人，真不愧是你师父的弟子，绝活是一模一样啊。可惜我却不是夏阎那个蠢货，这一招对我是没用的。因为我又不是安保局长，乾坤安保乃至乾坤集团的死活与我何干？我只是拿钱办事的临时工罢了。办不成大不了退一半订金，你想自杀的话我也无限欢迎，正好省了我后半程的功夫。轻轻松松就能拿一半订金，何乐不为呢？”

第 107 章 盘外招数

对方的回话，让肖恩不由一怔。

只听那刺客又说道：“不过，若是你死了，这条飞船也就没用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变态杀人狂，为了解闷，将船上的人屠戮一空，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吧？说来真要感谢老船长的贴心，知道我要来，便特意把全部手下甚至自己的家人都带上船，作为变态杀人狂，再没有比这更令人开心的啦！”

肖恩的呼吸节奏再次被打乱。

尽管已经再三领教过对手的卑鄙无耻，也再三叮嘱自己无论如何都要维持冷静……但肖恩也不得不承认，那个刺客是真的很擅长玩弄人心，尤其精于挑动人的怒火。每当他的笑声响起来，肖恩都感觉自己的心跳节奏变得不稳。

而对手也再一次戳中了他的要害，肖恩根本不可能坐视对方动手滥杀无辜……哪怕船上的人或许并没有那么无辜。

虽然到目前为止，那个自称变态杀人狂的刺客，其实根本没有杀害任何一个无辜船员，但肖恩绝对不会去赌对方是否只是在故弄玄虚。

“所以，技穷的小学徒，现在乖乖躺回箱子还来得及，之前向你承诺的待遇依然有效。在太空城你会住进高级干部房，享受绝对优渥的待遇。而等所有事情都处理完，集团就会把贵师徒一道恭送回科洛桑。至于区区南鹤礼的死，绝不会妨碍到乾坤集团在共和国内的地位，乾星系的秩序与和平也将长存……喂，你有在听吗？”

肖恩当然有在听，和先前那种全然不予理会的态度不同，现在的他，对于对手的垃圾话反而格外重视起来。

因为他发现一味的无视并没有什么效果，那个刺客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擅长撩拨对手的心绪，强作镇定只是正中下怀……而且，这种逃避式的无视，实际上也让肖恩错过了进一步了解对手的机会。

于是他斟酌片刻后，反而尝试搭话：“所谓高级干部房，有多高级？”

“哈哈哈，那当然足够高级啦，门外至少十八名资深安保战士全天候监视，房内两名小队长级的精英日夜陪伴，你所在的天玄区至少会有一名大队长率队长期驻守，你说高级不高级呢？”

肖恩默默记下了天玄区的名字，并开始回忆脑海中的资料。

天玄区作为【离】的机要区域，其核心天玄玉栋可谓大名鼎鼎，其中驻扎了多个巨头企业的总部，地位之重甚至不亚于【不周】。

如此机要重地，自然会有重兵把守，尤其是不久前才被红杏小队突破过一次，天玄区的警备，此时恐怕是【离】内众区之首。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肖恩软禁于天玄区，也算恰如其分。而对肖恩来说这个结果其实也不算太坏，毕竟他之前才和负责人张先生打过交道，那人城府深沉，却和安平等人有旧，未尝不可利用……

一时间，绝地学徒心中已经转过多个念头，但下一刻他便将所有的想法都一扫而空。

说到底，对方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在这里考虑要如何与张先生打交道也没有意义。自己需要的并不是对方提供的信息，而是这种对话本身。

于是他又开口问道：“为什么不是你亲自来看守？乾坤安保付不起的工钱吗？”

“哈哈哈，看来你还记得我说的临时工一事啊，真是难得。没错，我每出一次任务都要额外拿一份赏金，而要我天天守在你这无名小卒身旁，安保局怕是出不起那份钱。”

肖恩心中一动：“所以你的地位其实远在大队长之上，这一次也并不是专程为了我而来，你是在荒废区另有任务，然后恰逢其会地遇到了我而已。那么你在荒废区做了什么？是专门趁李钰不在才敢跑过来吗？”

那刺客笑得更是开心：“你在玩推理游戏吗？说这么多废话，是想要拖延时间？我倒是无所谓哦，你耽误的每一分每一秒，飞船都在驶向美丽的太空城。而自由自在的变态杀人狂也就是区区在下，也……”

刺客的笑声终于戛然而止，因为他此时忽然听到了一阵令人心悸的嗡嗡声，继而便是金属被刺穿、融化，火光迸射的锐响。

那名刺客立刻意识到躲在货舱里的肖恩究竟在做什么：他在使用绝地的武器。

“小子，你可真是……比我预料地还要聪明啊。”

肖恩顺口答道：“过奖。”

一边说着，肖恩一边缓缓挪动着自己的手臂，将那没入地板的光剑一点点向旁边拖动，那脚下那条融化的轨迹拖得更长。

肖恩之所以要和那个刺客作无聊的口水战，的确是为了拖延时间——为他切割货舱地板，触及下方的管线区域来拖延足够的时间。

依照肖恩对这条【巨首驼】型货船的了解，其货舱下方，有一条容纳了多条能量管线的通道，堪称飞船的要害之处，一旦破损，整条飞船的供能就要瘫痪一半。

应该说，这是该型货船为了节约空间，又美化外观所作的不当设计，将过多的管线集中一处，自然会存在安全隐患。好在设计者为管线通道设计了足够厚重的金属护壁，这才使得【巨首驼】成为许多民间货运人士的最爱。

而现在，那层厚重的金属护壁，却在光剑剑刃的切割之下迅速融化瓦解，被其保护的管线也在一阵噼啪声后纷纷断裂。

理所当然的，整条货船内陡然响起刺耳的警铃。

肖恩听着耳边的铃声，看着四周闪烁刺眼的红色警示灯光，心中也不由叹息：好像他最近总是经历这种事，白银号上，红杏小队

的地下基地，还有这艘货船……刺耳的警铃声仿佛成了他的自带背景音乐。

但是，他别无选择。

破坏飞船的供能管线，是他恢复冷静，认真计算后，想到的唯一的翻盘办法。

年轻的绝地学徒，很清楚自己根本没办法在这个环境下堂堂正正地战胜对手……虽然无论是格斗能力还是射术，他都凌驾于那个刺客之上，但对方根本不给他堂堂正正的较量机会，于是实力上的优势也就毫无意义。

然而对方层出不穷的卑鄙盘外招，却也给了肖恩极大的启发。

如果只要抓住对方所顾忌的要害，就能无视实力差距，为所欲为，那么为什么我要傻乎乎地等着别人来抓我的要害，而不是反抓回去？

肖恩以自杀来威胁对方，便是尝试利用了这份原理。只可惜这名刺客比当初的安保局长夏阁更为疯狂，全然不在乎肖恩的死活，也使得肖恩的威胁失效。

于是，肖恩能够拿捏的要害，就只剩下一个：那名刺客自己的性命。

第 108 章 天真的代价

随着货船内的警报声越发凄厉，飞船的航行状态也迅速变得不稳定，船体好一阵左右晃动，宛如地动山摇。

肖恩牢牢立足原地，仿佛足底有磁铁吸附在地板上……与此同时，他也很清晰地感受到，那名刺客就站在货舱门外，同样动也不动。

但肖恩很清楚，此时的他终于占据了主动。门外的刺客已经没法再逍遥自在地大笑出声了。

在警铃声中，肖恩不慌不忙地说道："【巨首驼】型虽然物美价廉，维修方便，但遇到这么严重的破坏，想要维修也是非常艰难的，尤其管线破裂后，全船各个地方都要受牵累。非得全船总动员，全力抢修才能让飞船继续航行下去。"

货舱外，那刺客一言不发。

而此时，已经有惊慌失措的船员赶来现场，走近门前便是一惊："孙喜，你怎么在这里？"

肖恩心中一动，看来那个其貌不扬的刺客是光明正大上的船……也对，既然船长受他控制，那么给他安排一个伪造身份也是轻而易举。

可惜肖恩却没有这份待遇，他是偷摸上船的，除了船长和这个化名孙喜的刺客之外，再没人知道他，此时若是曝光出来……

“等等，你，你是谁？”

说话间，走得最急的船员，已经提着维修工具箱，越过“孙喜”，走入货舱中，正看到站在破洞旁的肖恩，一时错愕不已。

肖恩笑了笑：“一介偷渡客，不足挂齿，你们还是尽快忙正事要紧，这管线破漏若是再不填补上，发动机可能要承受永久伤害，就算运气好些，咱们也只能像太空垃圾一样在宇宙里漂浮，等待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的救援船，若是运气坏些……”

肖恩的话没说完，那船员已经忙不迭地拎着箱子跑了过来。

对这条货船的船员来说，比起区区一个偷渡客，现在更重要的当然是抢修货船。管线破损虽不是要命的问题，可处理不当却真能要命。

肖恩瞥了那人一眼，见他一身机修工的打扮，箱内工具设施也比较齐全，稍稍放下心来。

【巨首驼】作为民间常见货船，故障维修也不难，哪怕是核心管线破损，只要是有经验的机修师一样能迅速处置妥当。

肖恩毕竟不是真要搞得船毁人亡，只是要利用一场危机，来绑住那刺客的手脚而已——危机当头，船上所有人都要忙碌起来，抢修故障。此时那刺客若是胆敢作乱，那就是拿他自己的性命给所有人陪葬。

肖恩推测那个刺客并没有这种舍身的觉悟。

而果不其然，随着前来抢修的船员不断进入货舱，那刺客却始终没有动作，只是站在门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过往的船员打着招呼。

他有着一口相当地道的夏京口音，开口时的话语也总能恰到好处地化解他人的怀疑。所以明明他站在货舱门前是极其违和的事情，路过的人却仿佛见怪不怪。

这就让货舱中的肖恩显得越发突兀。

肖恩本人却不以为意，既然引发了这场骚乱，他就不指望善了——事实上他一头跳进这陷阱里，本就无法善了。

现在要做的是尽量绑住那个变态杀人狂的手脚，然后伺机将其制服。只要能控制住这个刺客，肖恩有信心能说服船上其他人，将飞船驶回荒废区——理所当然只能是回到荒废区，现在无论是太空城对肖恩来说都无异于是死地。

只有荒废区，或者说只有李钰的白银骑士团和红杏小队能够成为安全的庇护所。

想到这里，肖恩简直想哈哈大笑出来——嘲笑他自己的荒唐和愚蠢。

看了电视节目以后，便不顾一切地出逃，结果人还没出荒废区就已经一头栽入陷阱之中。若非刚刚运气好听了那几个偷偷抽烟的船员说话，他怕是真要一路懵然无知地飞到太空城去，沦为阶下囚了！

而尽管他现在竭尽全力控制住了局面，但唯一的生路却只有回归荒废区……一想到李钰等人看到他灰头土脸归来时，可能做出的反应，肖恩就越发想笑——除了笑，还能有什么反应呢？

最多最多，是将这个位阶远在大队长之上的精锐刺客擒下来，当作战利品送给李钰等人，看看能不能将功赎罪吧……不，单将功赎罪还不够，还要想办法让李钰等人送他去夏京。

归根结底，肖恩还是想见师父。

分别已久，年轻的学徒已经越来越难以抑制思念之情。

然而，就在肖恩念头刚起的时候，便觉得腰间一麻，继而一股强烈的冲击沿着腰部瞬间扩散至周身。

下意识地低下头，肖恩只看到那个本应忙碌抢修的机修工，正死死捏着一只高压电击枪，将枪口的电弧全部灌注到了肖恩体内。而那憨厚的船员脸上，正分明绽放着狞笑！

这一刻，肖恩脑海中的所有念头，都伴随这强烈的冲击四分五裂，他甚至无法维持理性思考，只是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而无从反应。

就在肖恩意识逐渐朦胧时，门外又传来了“孙喜”的声音。

“你们几个在干什么啊？这么软绵绵的，伺候老婆吗？再来两发高压电击，把那小子当作不听话的班萨来处置就对了！”

话音刚落，两道更加强烈的电流冲击从前胸，后背接连袭来。

却是又有两名机修船员，抢功似的捏着电击枪冲撞过来。

接连被三只高压电击枪命中，肖恩再怎么身强力壮也支撑不住，只是在他昏迷过去之前，又听到了那个“孙喜”的声音。

“你这孩子可真是可爱，明知道这飞船是事先布置好的陷阱，怎么就能天真的以为这条船上，有什么人是绝对无辜的呢？”

第 109 章 兄弟

化名“孙喜”的刺客，指使船员电晕了肖恩后，便有些意兴阑珊，那张扁平的面孔收敛了一切表情，仿佛石雕木偶，透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森。

他摆摆手，示意船员将肖恩丢回货箱，几名机修工模样的船员立刻七手八脚地照办，然后又将货舱用焊条封死，只留了几个呼吸孔。

处置过肖恩后，几人又连忙摊开工具箱，在光剑砍出的破洞旁忙碌起来——虽然这些船员刚刚慌乱的样子有一半是假的，可肖恩搞出来的祸端却是真的不能再真。此时若不能尽快把损害填补维修上，这艘飞船还真的大事不妙。

而“孙喜”则眯着细长的眼睛，死死瞪视着那封死的货箱，一双修长而骨节突出的手掌微微颤抖着，仿佛正饥渴难耐。

总觉得，就这么赢了对手，有些意犹未尽啊……下一刻，他的目光斜斜瞥向了那群忙碌中的船员，逐渐凶光绽放。

就在此时，他那贴身的衣袋中传来通讯器的响声。

“孙喜”立刻皱起了那淡淡的眉毛，心中大感扫兴。但随着通讯器响声越发急促，他终于还是走出货舱，来到一个僻静无人处接通了对话。

通讯器中立刻传来一个音色略显沉闷的声音：“夏溪，你那边怎么样？”

化名“孙喜”，真名夏溪的刺客，用懒洋洋的语气回应道：“托局长大人的福，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任务中，我始终牢记安保纪律和作战要求……”

“不要说这种废话！”

夏溪那薄薄的嘴唇勾起一丝微笑：“那你想要我说什么？哥，好久不见？”

“你……夏溪，我知道你一向对家族的安排颇有微词，我也承认上一代的很多决策确有不妥之处，但你也没必要为了过去的事情，闹别扭闹到现在吧！？”

夏溪笑着打断了对方的话：“哥，你从三岁开始，就喜欢得了便宜再卖乖，这毛病居然到现在还不能改。你是堂堂安保局长，距离集团董事会的位置只一步之遥，你的亲弟弟却只是前线特工，整日里在一线出生入死。你现在告诉我不要闹别扭？你自己听听这是人话吗？”

夏溪说话时，虽然找了僻静的舱室，但说话声音不小，刚刚好能让走廊里的船员听到……只是那些船员一半忙于抢修，一半却也不敢随意打听那位“孙喜”大人的，只好匆匆而走。

另一边，乾坤安保的总局局长夏阎，却当真感到哭笑不得。

“夏溪，我从你十年之前就一直要你来当我副手！若有必要，这局长的位置都可以让给你！上一代的人纷纷故去，这点主我还做得了。但是你不断推辞，非要去做前线特工，而且专挑最凶险的任务去做。我警告过你很多次，【巽】的荒废区遍地凶险，稍有不慎就死无全尸，在你之前，安保局一年里就在荒废区折损了十多位特工，你……”

夏溪说道：“我却在一日之内大获全功，那群脑子里长鳞片的废物死活寻不到的人，我已经找到了……顺便还拐回来一个大奖。你们梦寐以求的那个绝地学徒，现在已经落到我手上了。”

夏阁顿时动容："当真？"
夏溪说道："当然是骗你的，人早就跑啦。"
说完，夏溪就切断了通讯，拧起五官，捧腹大笑不已，仿佛这种对兄长的调戏，能让他感到由衷的愉悦。
片刻后，气急败坏的夏阁再次发来通讯："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却是这位安保局长找了巨首驼型货船的船长求证消息，才意识到夏溪又在骗他。
被戳穿谎言的夏溪，丝毫不显愧疚，反而叹了口气，说道："是那位老船长出卖我？看来他完全缺乏对人的敬畏之心，有必要给他一点教训……"
此言一出，便是亲兄弟夏阁也感到浑身皮肤一紧："你想干什么？！"
夏溪说道："想提醒他一下，他的家人就在船上……"
"你住口！"夏阁忍不住怒道，"那个船长是巽分局的下属人员！"
"分局的下属人员，就杀不得吗？"夏溪轻描淡写地反问，"哥你在夏京埋伏那对绝地师徒的时候，把整个酒吧里的人作人质，威胁要把他们都炸上天。当时酒吧里面的分局下属人员，可不在少数吧？"
夏阁只听得头疼："那怎么能一样？"
"的确不一样，因为你其实没胆子杀人。"夏溪勾起嘴角，扁平的五官呈现出诡异的笑容，"所以你就被那个女人看穿了，所以她才敢用自杀这种可笑的手段反相威胁你，然后还成功地反客为主了。哥，我当时就跟你说过，顶着狙击枪的红点出场，并不会让你显得勇敢可畏，反而会暴露出你是个虚有其表的文职官僚……"
夏阁有些气急败坏："但我还是把他们成功软禁起来！"
"哈哈哈，哥你怎么这么天真？你把他们成功软禁起来？分明是那个女人成功被你软禁起来。她在庄园里好吃好睡，还能借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步步挖掘她想要的真相。哥，你自己算算，这段时间她身边的人被你换了多少批了？你手边还有多少可用之人？你这次急急忙忙将她推上新闻节目，是真觉得时机已经成熟，还是已经被她逼得无法可施了？"

“够了！”

“气急败坏只会让你显得更加可怜，说到底，那个女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吃准了你是个不敢杀人的软蛋啊。”

夏阎简直气得两眼发黑：“说得这么头头是道，我这个局长的位置让给你坐好不好？”

“当然不好，坐到你那个位置上，人命就只是数字，但区区数字又怎么会有分量？所以那个绝地女人才不怕你。但我就不一样了，我手上的人命是货真价实的。”

夏阎讽刺道：“货真价实？你到现在一共亲手杀过几个人！？”

“这不是数字问题，哥。”夏溪轻柔地说道，“真正的杀人狂，并不需要用数字来彰显自己的恐怖，我杀人不多，可我若是开口说要杀人，就没有任何人敢置若罔闻……”

兄弟间的对话才到一半，忽然货船内响起一连串的爆破声，船体一阵激荡，又夹杂出许多船员的哭号。

混乱之中，夏溪的身体依然如磁石一般稳定在舱室中，但舱外的异变之声，却让他不由皱起眉头。他毫不犹豫地中断了和夏阎的通话，走出舱外，一把抓过一个路过的船员。

“怎么回事？”

那船员本有些神志不清，在走廊中连滚带爬，涕泪横流，只是被夏溪抓住衣领提到半空，不得不面对那种扁平的面孔时，便瞬间如同被冰水浇头，整颗心都凝结起来。

“是，是发动机那边出了故障，汤姐说她修不好……”

夏溪有些奇怪：“发动机为什么会故障？”

“能源管线出了问题，发动机的冷却装置先一步停转，所以……”

夏溪略感不耐，他对这种机修技巧所知不多，那船员说得细了，便有些云山雾沼。

但他至少能抓住重点：“确实修不好？若修不好会怎样？”

船员一脸苦涩：“汤姐已经尽力了，但发动机坏的太厉害，她又不是那些名门大厂的专业技师，恐怕……”

说到这里，那船员又浑身瑟瑟发抖，却是想到发动机若是真的修不好，那结果可比孤零零在太空里漂流要糟糕得多！缺乏冷却的发动机一旦过载，是可能引起爆炸的！

夏溪闻言也不纠结：“逃生舱呢？”

“没，没有……”船员说话时几乎要哭出来，“我们这款巨首驼为了追加货舱空间，并不配备逃生舱。”

夏溪于是松开了手：“所以说，我们都死定了？”

船员听了这话，当场软倒在地，跟着竟嚎啕出来，只是哭声才刚响起来，就被夏溪一脚踢闭了气。

“吵死了……”这位冷面的刺客，此时表情更显冰冷，整张脸如同被刀削过一般平整。

他缓步越过喧嚣的走廊，在货船越发激烈的颠簸中如履平地地来到了最初的货舱。

关押肖恩的货箱已经随着颠簸摔到了舱室的角落。夏溪走过去，伸手在已经焊死的焊条上用力一掀，只见他五指间闪过寒光，那焊条顿时从中而断，货箱的盖子也被掀开来。

箱中，肖恩已经醒转，虽然高压电的冲击仍在体内残留，但绝地学徒的目光已经非常清澈，在警报灯闪烁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夏溪此时反而感到有些好笑：“这也在你的预料中？”

肖恩说道：“我提醒过你，这种故障，非得全船总动员，全力抢修。你怎么就天真的以为，我会把自己排除在‘全船’范围之外呢？”

夏溪没有多废话：“你能修？”

“当然可以。”肖恩也不客气，“我敢捅穿管线组，当然就有把握修好它，事实上如果不是你自作聪明要暗算我，耽误了时间，此时我的把握还能更大一些。”

“好。”

夏溪难得没有多说废话，只是侧过身子，让开了路。

他并不担心肖恩在修船的问题上玩什么花样，此时飞船的状况已经极其糟糕，就算他这种不熟悉机修的人也能用肉眼看得出来——货舱外的走廊已经开始冒火了。

飞船若是在太空中爆炸，所有人都活不下来，而那必然不是绝地学徒能够接受的结果，不过……

想到事态进展居然会超出预料到这个地步，夏溪那平坦的面容还是微微起了一丝波澜。

事情似乎变得有趣起来了。

而就在此时，却见肖恩走到门前，回身对他招了招手："愣着干什么，跟过来啊。"

夏溪这次是真的愣住了："你说什么？"

肖恩笑了笑："你这刺客还真是可爱，明知道眼下这一切都在我算计中，怎么还天真地以为，自己不属于全船总动员的一部分呢？"

"你……"

"待会儿修船的时候我需要个苦力哦不对帮手，你这人身强力壮，我看再合适不过。"

第 110 章 基层人员

【巨首驼】型货船上，年迈的船长不断用手帕擦拭着汗水，然而每当他的目光触及仪表盘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警报信号，汗水就会不由涌得更多。

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本应有惊无险的货运之旅，会凭空多出这么多的波澜！甚至眼看就要演变成船毁人亡的惨案！

按照原先的计划，他只是往来【坤】与【巽】之间，贩卖些农产品和日用品而已，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货运船长一样。

尽管理论上说，他是乾坤安保的下属情报人员，船长的身份只是个幌子，为安保局提供情报才是他的本职。

但是作为最基层的工作人员，本职工作的那点微薄薪水，根本不足以支撑老人的日常生活，也或许在安保局看来，基层员工根本不配做人。所以老船长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都放在经营货运上，只偶尔按要求将一路见闻汇报给上级。有时惰性发作，甚至直接把先前

的报告原封不动重发一遍，却也没人过问，这基层的日子虽然清贫，却也悠然安泰。

美中不足，便是老人的家庭生活不甚和睦：他与妻子早年离异，只留下一个叛逆磨人的女儿。这次货运跑商，那个不听话的丫头不知发什么疯，说什么也要跟来见识【巽】的风景，而一上船，她就开始日常抱怨自己收入微薄，养儿育女捉襟见肘。俨然是要对亲爹施展“爹、穷、打钱”的致命三连。

老船长被女儿唠叨地头晕眼花，也就一时失了智，在【巽】的荒废区做起了违禁品的走私生意……这当然是违反了纪律，但实际上安保局的这些下属人员，也没有多少能老老实实遵守纪律的。

而一直到老人在荒废区进货完毕，事情都还算顺利，毕竟这种事也不是头一遭了。从船长到船员，人们心中只是略有忐忑，更多还是兴奋与期待。

只要这一批货能顺利度过夏京海关——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这些人只要稍稍竖起安保局的旗子多半就能通关——那么所有人就都能拿到一笔不菲的分红。

厄运也就在此时降临。

船员们将走私品在货舱内整理完毕后，发现舱内莫名多了一人，那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杀意。那张仿佛面具一般的扁平面孔，比任何神话故事里的恶鬼都要骇人。

他不杀不伤，仅凭自身气质，就让全船的人成了他的俘虏。而当他拿出安保局特工印信之后，这巨首驼型货船的上上下下就更不敢有二心。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没有反抗对方的能力。

之后，众人按照那位特工的要求，将货船在荒废区特意多停靠了半日，以勾引一个来历神秘的少年人上船。那少年也是个奇人，明明所有人都在全神戒备，却还是被他不知不觉就混上了船。若非安保局的特工提醒，他们竟没有一个人发现，那个少年已经混到了货箱里。

对于很多年轻的船员，少年与特工的交锋宛如神仙打架，只远远旁观都感到精彩得令人心驰目眩。只年迈的船长却越发心忧。因为乾星系一直有句古语：神仙打架，小鬼遭殃。

果不其然，后续的发展完全印证了老人的猜测，那自投罗网的少年人完全没有束手待毙的打算，他在绝境中的挣扎直接将全船人都引向了深渊！

作为一名跑商超过二十年的资深船长，他很清楚当仪表盘上出现如此多的警报信号时，就连写遗书都毫无意义，飞船爆炸以后，所有的记录都会成为太空中的粉屑，荡然无存。

“爸，怎么回事啊？！”

就在老人茫然无措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女儿的声音。那个永远都不肯安生的孩子，正露出无比恐惧的神色，以祈求的眼神看着父亲。

“他们说飞船要爆炸了，一定是在骗我的吧！？”

老人看着这个让自己头疼，更让自己心疼的女儿，一时无言以对。

然而就在此时，老人的余光所及处，仪表盘上一个鲜红的警灯忽然熄灭下去。颜色的骤然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继而便是一阵惊喜。

“温度降下去了！？怎么可能，但是……”老人心绪难平，立刻用通讯器呼叫货船上的专职机修员。

“小汤，现场怎么样？”

通讯器中，却没传出那个一向爽朗豪放的女机修师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她讷讷开口：“不，这不可能啊，居然还能这么做？这完全违背常理！”

老船长听得一头雾水，虽然眼看着仪表盘上的警示灯在逐一熄灭，但这过于诡异的情形，却还是让他心中发毛。

“小汤，到底怎么回事！？”

老船长的怒吼，总算惊醒了通讯器彼端的机修师。然而片刻后，通讯器中传来的答复却令人哭笑不得。

“船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人简直不可思议！他居然能现场改装发动机，我从来没听说过【天穹三号】还能这么改！船长你真应该来现场看看！”

老船长莫名其妙，但却很能抓住重点：“所以说飞船有救了？”

通讯器中传来不太确定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从没见人这么改过，感觉风险挺大的。”

几乎是同一时间，刚刚安静了少许的仪表盘上再次疯狂响动警报，整个飞船也猛烈震动起来。

通讯器中，传来一声感慨：“哦，果然这样会爆炸啊……”

老船长简直被气疯了：“还果然！？都爆炸了你还有心情看戏！”

机修师理直气壮道：“船长，除了看戏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而且见识了这等技艺，就算下一刻我们便随着爆炸化为宇宙尘埃，也是值了！”

“……如果真能活着回去，我绝对把你踢下船！”

“船长，如果真能活着回去，就靠我今天学到的这手绝活，在北河集团混个在编机修师也是绰绰有余了。”

“我就知道你一直和北河集团的那家维修厂眉来眼去！”

第 111 章 反客为主

船长和机修师争执间，货船又是一阵激烈动荡，这一次却是把老船长所有的怒火都给晃没了，他紧握着通讯器，身心俱疲地问道："到底有没有救，给个准话吧。"

这一次，接过通讯器的却是另一个声音。

年纪轻轻，声线清澈柔和，却仿佛有着不可思议的说服力。

"船长，想要获救的话，需要你也行动起来。现在请你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按照我的要求进行如下操作。首先请以船长权限启动辅助推进器……"

然而话没说完，船长就忍不住发出连环质问："你谁啊？！凭什么命令我？而且现在启动推进器有什么用？"

对方的声音再怎么好听，危急时刻下也压不住船长的天然怒火。

通讯器中沉默了片刻，那个年轻的声音再次响起，却显然不是对船长说话。

"那边那个闲人，你去处理一下船长那边吧。"

“我？”

这个我字，语态轻盈，略显欢脱，却让船长刹那间如坠冰窟，仿佛飞船爆破在即的危机与之相较都不值一提。

这是那个自称“孙喜”的安保特工！他此时也在维修现场！

而且听起来，似乎那个高傲的特工如今正要听命于人？！

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

事实上，身在现场的夏溪本人，也对眼下这个局面感到荒谬，甚至有几分好笑。

这个不久前才被自己关在箱子里的绝地学徒，居然敢命令自己了！？

那张扁平的面孔，逐渐荡漾起恐怖的波澜，薄薄的嘴唇勾出一条弧线，杀意则在笑容间酝酿。

“你在命令我？”

然而肖恩却丝毫没有介意，头也不回地淡淡应道：“当然是你，你看我这里像是忙得开的样子吗？”

“呵……”

“有工夫傻笑，不如快点去让那个船长听话，他那边不配合的话，飞船还是要炸的。不过记得别杀人，除非你这个机械白痴有把握能配合得好我的要求。”

这一次夏溪没有答话，只是肖恩不必回头，也能感到背后那股凛然的寒意逐渐消散，显然夏溪已经远去。

而过不多时，从发动机处传来的压力便骤然减轻，显然舰桥那边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置。

片刻后，肖恩再次感到背后传来凉意，于是也老实不客气地说道。

“过来给我搭把手，在我焊接管线的时候，把那片过载的涡轮替换下来，动作要快。”

顿了顿，年轻人又说道：“不过看起来你对机修一窍不通，所以还是请你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吧。去帮我从库房把二号钢板拿来，搬东西总会吧？”

这种近乎挑衅的言辞，被肖恩用平淡之极的语气说出来，反而更具力道，以至于夏溪的笑脸第一次露出了银色的牙齿。

然而没等这个笑容绽放完全，背对着他的肖恩就向后伸出手：“电弧扳手。”

夏溪的笑容当场凝滞。

肖恩勾了勾手指，显出几分不耐烦：“电弧扳手，这也听不懂吗？！”

这时却是现场唯一一位专业的机修师挺身而出，汤姐从自己的工具箱中，将一只椭圆形的特制扳手交到了肖恩手上，然后就用狂热的目光期待着他的表演。

对于一个真正的机修师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眼下这一幕更加浪漫了。哪怕飞船就在下一刻轰然爆炸，她也感到自己死的值了！

肖恩接过扳手后，并没有让汤姐失望，他立刻向前探过身子，丝毫不顾过载的发动机的表面热量，强忍着高温，用扳手将两条不断喷射电弧的线路强行拧到了一起。下一刻，微微颤抖的发动机，就仿佛是被喂食过的猛兽一般，安静下来。

“这，这真是奇迹啊……”汤姐发出由衷的赞叹。

肖恩摇了摇头，却是对自己的操作仍有不满。

整套方案，其实就是庄原瑛先前演示过的那套的变种。若是换成庄原瑛在此，效率至少比自己高一倍，若是她还随身携带着那把专用机修枪，效率提升可能就要十倍起跳了。

庄原瑛那无与伦比的机械触感和设计天才，肖恩即便在银河共和国的首府也极少见到……可惜绝顶的天才正被世人排挤，眼下却只有自己这种庸人在现场承受赞颂。

这个讽刺的念头，只在肖恩脑海中徘徊了一瞬，他很快就看到了发动机的另一处过载破损，于是又向后伸手：“冷冻液。”

汤姐为难道：“抱歉，刚刚应急的时候已经全都用完了……”

肖恩沉吟了一下：“那边那个，把天花板打开，上去以后，右手边应该有自动灭火装置，把灭火泡沫的存储罐给我拿来。”

夏溪听得一愣：“你在说我？”

“还能有谁？”

汤姐自告奋勇：“我来吧！”

肖恩笑笑说道："不必，你来帮我用管钳稳定住这两条线路，拆东西这种简单工作交给低端劳动力就好。"

被评为低端劳动力的夏溪不气不恼，而是轻柔地反问道："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掌握主动了？甚至可以凌驾我之上了？"

肖恩说道："我掌握的是全船人的生死，所以除非你能将所有人的生死都置之度外，否则我的确就是凌驾你之上……好了，时间有限，赶快把灭火泡沫给我拿来！"

说到最后，肖恩甚至疾言厉色，而夏溪在一阵尖锐的笑声之后，却也真的如肖恩安排的那样，用手指划开天花板，前去切割自动灭火装置里的泡沫罐。

片刻后，瘦小的刺客握着一只油腻、肮脏的圆罐来到肖恩身旁，然而肖恩却看也不看，伸手向旁一指："瞄准那边，把压力阀切掉。"

夏溪也不多问，用指尖的利刃切掉了罐头前端的压力阀，顿时一股雪白的泡沫激射而出，却都是落在了空处。

夏溪虽然不懂机修，却也隐隐直觉，此举似乎和维修发动机并没什么关系。所以当泡沫喷射完毕后，他便皱起淡淡的眉毛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肖恩正好用扳手拧下了最后一颗螺丝，直起身子笑道："发动机维修完毕，正好需要庆祝，我想着这泡沫飞扬的画面应该会挺漂亮，所以……"

话没说完，肖恩眼前已经闪过几道锐利迫人的寒光，那是来自夏溪的飞刃偷袭，异常之刁钻凌厉。

然而肖恩对此不慌不忙，仿佛未卜先知一般，挥动手中的椭圆形扳手直面寒光。

几声叮当脆响后，扳手被飞刃切割成无数碎片，但锐器的突袭之势也就到此为止。与此同时，直扑而来的夏溪则被肖恩一脚踢得倒飞而起，轰然挂在了墙上。

肖恩笑了笑："看起来你的心态也不是时时刻刻都那么沉稳，所谓变态杀人狂，也只是个被挑衅以后会无能狂怒的普通人罢了。"

第 112 章 暗藏

被肖恩言辞挑衅的下一刻，夏溪的目光便瞄向了汤姐。

肖恩说道：“维修才只完成了第一阶段，后面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你若是杀了她，就等着飞船爆炸吧。”

夏溪没有直接回话，而是用细长的双眼瞪视着汤姐。

汤姐被瞪得毛骨悚然，连忙躲到肖恩身后，然后说道：“的确，现在的抢修治标不治本，如果不能快些将下一个发动机也停下来，爆炸反而会更加剧烈……”

肖恩又补充道：“拜你先前暗算我所赐，飞船的损坏程度比我预期要严重得多。现在除了发动机，飞船的各个部位都要人手去看护维修。否则就算飞船没有爆炸，失去空气、温度也足以令人致命。此外，通讯阵列若是修不好，我们就连发送求援信号的机会都没有，接下来只能像太空垃圾一样漂浮，等着不知何年何月路过的飞船好心救援……”

顿了顿，肖恩也露出了笑容，笑容却似乎与夏溪有那么几分相似。

“总之，这条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用，至少比一个只会变态杀人的特工有用。你如果实在想杀人的话，最好先从自己杀起。”

“哈哈哈哈哈！”

夏溪忽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狂笑，那种扁平，毫无表情的脸上，竟呈现出洋溢开来的神采。

“真有意思啊，简直太棒了！”夏溪一边笑，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本来还以为是一次无聊的任务，但你可真会讨我开心哈哈哈哈！”

说完，夏溪便倏地消失了行迹，就连肖恩都没能捕捉到他的身影。

让一个刺客从感知中消失，无疑意味着极大的风险，但肖恩见状却是暗暗松了口气。

那个变态杀人狂，应该是暂时放弃了与自己的针锋相对。

这段时间，肖恩勉强算是可以自由行动了。

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微妙，对方明明是个行为逻辑全然难以揣摩的变态人物，但肖恩却感觉自己仿佛能够一定程度上理解他的思维，预测他的行动。

也是因此，肖恩才会肆无忌惮地挑衅他，甚至调戏他。因为他感觉那些行为还触及不到夏溪的底线，不至于让他暴怒杀人，甚至反过来……会让他变得“听话”。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夏溪贪生怕死，肖恩很清楚对方是个为了杀人可以将自己的生死也置之度外的狂人；更不可能是珍惜肖恩的性命，正如先前夏溪亲口说过的，他根本不在乎肖恩的死活，需要在乎肖恩的是那些安保局的大人物……

所以，夏溪在乎的是什么呢？

肖恩心中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只是隐隐觉得，对那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有趣二字。因为有趣，所以他才会将肖恩从货箱里放出；因为有趣，所以他会跟着肖恩，看他带头抢修飞船；因为有趣，所以他甚至可以忍受被肖恩调戏。

反正截至目前，肖恩做的事情再多，也无关大局。飞船修好以后，主动权依然还是握在夏溪一边，待飞船抵达太空城，肖恩仍是只能束手就擒。

但肖恩当然不会坐视事态发展，而他接下来要做的事，便是破局的关键，而那件事，恐怕就算在夏溪看来，也算不上有趣……所以他才要千方百计把夏溪支开。

如今夏溪主动抽身而退，肖恩总算是松了口气。

只是这口气才松到一半，就听身边传来一个略有些狂热的声音。

“大师，咱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肖恩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位短发而健壮的女机修师，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只是生搬硬套地模仿了一下庄原瑛的绝活，便在这艘货船上收获了一个崇拜者……

其实客观来说，这位汤姐的手艺相当厉害，配合肖恩进行维修作业时，很多细节处理地比年轻的学徒更要娴熟。之所以她会如此心悦诚服，关键还是庄原瑛那套把【天穹三号】削成【天穹旷野】的思路和技术太过超前，震撼力十足。

但对肖恩来说，这位迷妹却着实是个麻烦……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或许藏在暗处的夏溪看不懂，但这位经验丰富，只是欠缺一些理论造诣的汤姐，却十有能看出端倪。

肖恩于是也陷入沉思，之后的事情，是要瞒着她来做，还是想办法争取她的配合？

从绝地学徒的本意来说，做事当然应待人以诚，何况接下来的事并不只关乎自己一人。

但此时，感受着腰间那依然隐隐作痛的高压电枪造成的伤口，肖恩脸上的笑容也仿佛覆上了面具。

“接下来咱们去维修另一个发动机，那边损毁程度较轻，若能修好的话，说不定就能让飞船恢复航行能力。”

汤姐听的连连点头：“的确如此，若是另一台发动机能修复到七八分水平，货船就勉强能动了。唉，换了我是决计做不到的，也幸亏有大师你在船上啊！”

这位狂热的机修师，仿佛全然没有意识到，肖恩才是引发灾难的罪魁祸首，反而把他当作救星。

肖恩闻言，心中也是有些复杂，但一时的波澜并不影响他接下来的动作。

“汤姐，再查一下工具箱吧，刚刚坏了几个扳手，可别没有备用的了。”

汤姐笑道：“放心吧，待会儿路过仓库，我再取几只就是。”

肖恩也笑：“若是那低端劳动力还在，由他去取就再合适不过。”

两人有说有笑，仿佛飞船的危机已经解除。而肖恩则趁着汤姐检查工具箱的时候，悄悄伸手在身后已经维修完毕的发动机附近埋下了暗招。

只是毕竟匆忙，手上一时不慎，撞出了声响。

当！

一声脆响，让汤姐耳朵一动，但没等她细究，就听肖恩已经开口讲解起了方才改装发动机的技术要诀。

这下子，老练的机修师顿时将心中刚刚升起的些许疑云一扫而空，全神贯注于肖恩的讲解。

第 113 章 敌我之辨

之后的维修工作相当顺利。

没有了夏溪的干扰，肖恩很快就取得了飞船的控制权。

那个依然对这一切变故感到不可思议的老船长，是被几名他亲信已久的手下直接抬出舰桥的，以便让肖恩来接管全盘。

有肖恩带头统领全局，又有汤姐这个资深机修师在旁协助，飞船上几个损害最厉害的关键点很快就被逐一修复。期间，船上其他的人也没有闲着，纷纷为维修工作查缺补漏。

很快，飞船上那此起彼伏的的火苗终于被彻底熄灭，主要的能源管线也被重新接合，两台发动机一台瘫痪，另一台则被修复了八成以上，勉强可以启用。

接下来，肖恩只要能控制住飞船，将其掉头驶回这一次危机就正式化解。

不过理所当然，世上不会有那么便宜的好事。

就在他检查完最后一个维修项目后，消失已久的夏溪就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游戏结束了。”

表情平淡的安保局特工，用平淡的声音宣布着肖恩的结局。

“飞船修好了，你完蛋了。”

而后，他抬起一只手来，再向肖恩挥去，口中说道：“船上所有人，给我拿下他。”

这一次，货船上的船员，却不再像最初时那般如臂使指了，纷纷逡巡不前，面露难色。

哪怕夏溪已经分明展露了威胁性十足的杀意，仍不能将船员们动员起来。

这倒不是说肖恩的抢修工作，为他赢得了威望，以至于大家不想与之为敌。毕竟他才是飞船陷入危机的罪魁祸首，飞船上也只有汤姐一人对他无条件崇拜。

实在是船上的人被神仙打架的后果给吓坏了。

无论是那个面部扁平的安保特工，还是那个年纪轻轻的英气少年，哪一边他们都不敢得罪，甚至不敢让他们在船上再斗一次。

这巨首驼型货船再怎么皮实，也禁不起第二次折腾了。

而夏溪见众多船员全然不听使唤，也不恼怒，反而收回了手，轻笑起来：“开个玩笑罢了，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就这么上去和他打呢？”

这句话说出口，众多船员无不松了口气，唯独肖恩只感到头皮发麻，浑身肌肉不由紧绷。

是啊，以一个变态杀人狂的作风，怎么可能空口白话，没有实际行动来立威呢？

果不其然，就在那夏溪笑容未敛的时候，他的指尖就绽放出了闪烁的寒光，隐藏在袖口和金属手套指节中的飞刃径直划向了身边一名船员的脖颈。

肖恩反应神速，几乎同时爆发，与夏溪之间的三米距离被他一跃而过，然而即便如此，他的动作仍慢了一线。

关键时刻，肖恩右手向前平推，一股不可见的巨力越过余下的距离，轰然撞上夏溪的手腕，将那几口飞刃恰到好处地弹飞了出去。

夏溪细长的双眼中终于绽放出神采，他丝毫不顾手腕上传来的近乎骨折的剧痛，反而将嘴角高高勾起，开怀大笑。

“这就对了啊小家伙，再来一次给我看看吧！”

肖恩当然不会给他机会，就在夏溪右手无力垂下的时候，他已经再次踏前一步，冲到了夏溪面前，用最为朴实无华的冲撞将对方顶在了走廊的墙壁上。

血肉之躯与金属的碰撞，发出令人心悸的闷响，隐约间还有肋骨破裂之声。然而夏溪却恍无所觉，无伤的左手手指一弹，一柄指节长的飞刃就激射而出，依旧是瞄准了旁边的无辜船员。

肖恩这一次终于反应不及，尽管勉强探出手将要阻拦，却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飞刃没入一位船员的胸口。

伤不致命，却足够引起恐慌，四周的船员一哄而散，再也不敢围观这神仙打架的现场。

夏溪却带着咳音说道：“现在跑掉的，有一个算一个，我全都记在账上。”

船员们闻言顿时止步。

肖恩却冷笑道：“变态杀人狂技穷，只懂得记账杀人了吗？”

夏溪同样冷笑，笑容却比肖恩要狰狞恐怖的多。

“错了，我杀人不会记账，记在账上的，只会让他生不如死，届时便是求我杀他，我也不会动手。”

此时，夏溪明明被肖恩用力顶在墙上，脱身不得，然而这番话说出口，却仿佛形成了切实的威胁。尤其那细长的双目向四周扫去，被扫到的船员便真的不敢再轻举妄动。

毕竟，方才被飞刃所伤的船员也只是伤而不死，若是真的被那安保局的特工记在账上，后果就不堪设想。

肖恩轻吸口气，双手加力，牢牢箍住对方的双肩。心中却是越发感到棘手……

这个矮小刺客居然有如此强的威慑力，实在是超出预期，仅凭三两句话和一副表情，就硬是吓得周围人不敢妄动，这可就有些麻烦了。

这些围在四周的船员，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夏溪的绝佳人质。只要夏溪不断向四周弹射飞刃，就能让肖恩头疼不已。

方才那飞刃的确没有伤及船员要害，但那是因为飞刃在出手时多少被肖恩的撞击影响了一下，否则落点就不是胸口而是喉咙了。

而现在夏溪手中还有多少飞刃，肖恩根本无从掌握，除了飞刃之外他还有什么武器，就更是一无所知！

所以肖恩根本没有把握能保护这些船员周全……刚刚夏溪飞刃伤人，船员一哄而散时，他还暗自松了口气，想不到麻烦终归是跑不掉。

那么现在摆在肖恩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了。

解决了这个刺客，所有的麻烦自然烟消云散。

但就在肖恩打定主意的时候，却感到身前陡然一松，夏溪竟以匪夷所思的手段，卸开了双肩的关节，从肖恩的双臂间滑了开去，闪身到了一旁。

肖恩连忙试图跟上，但夏溪却将足尖一扫，一口利刃就从鞋底窜出，恰到好处地停在了他身旁一名船员的喉咙前。

“现在，退下。”夏溪笑嘻嘻地发出了威胁，同时足尖内敛，利刃在船员脖子上划出了细细的破口，淌出血来。

肖恩吸了口气，却是半步不退。

年轻的绝地学徒虽然善良，却不是傻瓜，这个时候退让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若是自己倒下了，这条船上就再也没人能制住夏溪。

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退，至于人质问题……

绝地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做不到的事情，就算勉强去做也没有意义！

然而就在肖恩已经打定主意的时候，却见夏溪主动收回了足尖上的利刃，露出嘲讽的笑容。

“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我在用你的敌人来威胁你，你居然也认了？”

肖恩心中叹息，这的确是荒谬。因为之前用高压电枪暗算自己的，正是这群看起来凄惨无辜的船员，他们此时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船员，而是沦为安保局的走狗，大家无疑是敌对关系。

但肖恩却也分明看出，那些船员其实多半只是想老老实实扮演一个普通船员的角色，此番陷阱设伏并非他们的本意，纯粹是被胁迫而已。这一点从夏溪对待船员的态度也能看得出来。

所以，肖恩固然不能将船员当作友军，却也很难狠下心来放任他们遭受屠戮，只不过肖恩没蠢到会因为对方的威胁而放弃抵抗罢了。

夏溪此时又说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倘若我刚刚没有用这些船员作人质，而是一开始就发动他们对你进行集群作战，你还会有这种悲天悯人的心思吗？”

肖恩心头一动，随即连忙将那一丝杂念排除脑海。

但夏溪却已经捕捉到了肖恩的动摇，悠然笑道：“你当然不会天真到对敌人也大发慈悲。但再考虑一个问题：所谓敌人，这敌我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当时那三个持着高压电枪的人是敌人吗？”

说话间，夏溪伸手向着远处一指，肖恩立刻抬起手来，凌空夹住了夏溪弹出的飞刃。

同时，余光所及，肖恩也看到了身后不远，一个瑟瑟发抖的中年船员——那人正是先前狞笑着以高压电枪来暗算他的船员。

此时看着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面容，肖恩心中也是复杂。

此人扮作机修工，趁着近身之时暗算自己，自己当时全心戒备夏溪，竟没察觉“肘腋之变”，顿时中招，险些就此被打包封装，一路发往软禁之地。

如果说其他船员只是被夏溪胁迫，那么此人当时脸上所挂的狞笑，已经足以说明他的立场。

毋庸置疑，这是敌人，而且是那种完全不值得去救的敌人——绝地再怎么仁心向善，也不至于在危机之时，连想要取自己性命的敌人也救。

但肖恩知道，夏溪的问题才刚开始。

第 114 章 问心

“如果我说，当时他们是听了我的谣言，误以为你是无恶不作的杀人狂魔呢？若不先下手为强，你就有可能让全船人都死于非命那种。”

夏溪的语气依旧轻佻，却让肖恩不由心中一动。

因为对方所说的确是大有可能。在怂恿对敌之前，先给对手扣个恶人帽子，是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常见的行为。何况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也当真是十足十的恶人行径，被人狞笑着以高压电枪攻击，似乎也合情合理……

而夏溪又笑道：“这船上的人，虽然没有一个在编人员，但每一个都被安保局登记在案。平日里，安保局给他们开出的薪资微薄，迫使这些人不得不专注于本职外的营生，对安保局的忠诚也颇为可疑。可若是一旦惹出了什么祸端，安保局却必定会追究下来，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他们这些人自不必说，只要有我的招呼，以安保局的手段，绝对让他们生不如死。甚至父母家人会被牵连，老人的养老金会被扣除、有工作的会被单位辞退、那些小孩子也将生活在同学老师的指指点点中……”

夏溪说这番话时，语气轻柔细腻，仿佛在讲一个生动的故事，只是他所描绘的场景，却让瑟瑟发抖的船员们更显悲戚，有些甚至哭出声来。

而说到此处，夏溪话锋一转：“倘若现在，我用这些人的性命，他们家人的处境来威胁你，要你放弃抵抗，你会乖乖听话吗？”

不待肖恩答话，夏溪又问：“或者，我干脆要这船上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擒下你，那么面对绝望地向你冲过去的可怜人，你下的了手吗？”

“再考虑一个问题：倘若我又告诉你，这些人里，有些其实是安保局从一开始就安插过来的钉子，是和我类似的变态杀人狂，如今只是装成无辜的模样。一会儿混战开启时，他们将毫不留情地瞄准你的要害，你，又要怎么做？”

“你应该是这么想的：好人自然当手下留情，恶人便大可不必。若是留有余力，尽量只擒不杀，若实在没有余力，也不必矫情。”

“那么问题又来了：好人的标准是什么？恶人的标准又是什么？两者间的界限在哪里？留有余力的标准又是什么？倘若一时手软，导致后果反噬，那么当时的留手是不是错的？”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从那薄薄的嘴唇中连珠而出，也让肖恩的心思逐渐有些凌乱。

他很清楚对方就是在故意扰乱他的心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夏溪的问题着实刁钻，正好打在他此时的迷茫之处。

肖恩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世界并不能简单的分为对与错，善与恶。绝地所追求的平衡之道也正是基于世界的复杂性。

然而，要实现这平衡二字，谈何容易？力量，智慧，仁念，缺一不可，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这份平衡的，那是绝地中的绝顶人物。

肖恩只是一个年轻的学徒，理所当然没法给出完美的答卷，事实上他也并不苛求自己一定能事事完美。真到万不得已之时，只竭尽所能去做便是。事后反思教训，有什么瑕疵过错，再等师父细细教训。

一直以来，肖恩处事的态度都是如此，并非所有的疑问都能得到解答，自己从来不是全知全能。只是，当这些疑虑，被敌人用最直白的方式问出来的时候，肖恩的确有些茫然。

这个时候，他甚至不由想起了红杏小队的那些队友，或者说前队友。

如果是安平等人在此，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判断：他们会直接冲夏溪竖起中指，然后全力开干。

至于周围这些船员？哪怕是最为油滑不正经的许伯，也绝不会多抬一下眼皮，杀便杀了，只能怪他们活该！谁让他们非要乘上这条船呢？

而其实安平等人，也都曾有过年轻而天真的岁月，面对这些问题，想必也都有过为难的时候。只是经历过岁月的淬炼后，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可惜肖恩却不是安平，不可能直接参考他们的答案，所以如今的茫然也在所难免。

夏溪却似乎仍不满足于此，那扁平的面孔上，笑容收敛了几分夸张，多出了几分真诚，而后问道："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话？"

这一次，肖恩难得给出了回应："拖延时间，对吧？"

事实上，尽管肖恩已经竭尽所能在逆境中翻盘，但局势对他而言依然不乐观。

因为勉强修好的飞船，此时依然在向着太空城的方向稳步航行。

而返航则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以夏溪的威慑力，这条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胆敢背叛安保局，去操控飞船调头。

即便是肖恩大发神威地将夏溪擒下，船上的人多半也会哭着喊着求肖恩不要返航。何况肖恩此时虽然实力占优，却也没有十分的把握能擒下夏溪。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返航的机会也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事实上，飞船从濒临爆炸，到如今修修补补勉力航行，各方面的损耗都极其巨大。随着飞船与【巽】越发远离，返航单从技术角度讲就存在巨大的风险。

夏溪只要拖够时间，就算肖恩再怎么努力控制住飞船上的局势，也难以让飞船掉头了。

然而，肖恩的回答，却遭到了嘲弄似的否决。

“错了，大错而特错啊。你这是在低估对手的智商。”

夏溪笑着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大脑。尽管因为肩关节的严重挫伤，让他的手臂颤抖不断，动作也显得滑稽，但肖恩却在这一刻提起心来。

“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我已经猜到了。你能猜到我猜到的是什么吗？”

肖恩面色不变，但心跳却终归不可抑制地变快了几分，隐隐间，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是随口的玩笑，而是异常严重的那种不祥预感！

第 115 章 间接

下一刻，答案揭晓，并没有侥幸。

“你的最后一个翻盘点，在飞船着陆，对吧？”

夏溪话音未落，肖恩已经身形激射向前，如闪电一般撞到了夏溪身上。

身材瘦小的安保局特工如同破布一般被撞飞出去，而后又被肖恩跨步上前，于半空中一拳砸到地板上。

血肉与金属地板的碰撞声，令周围的人感到不寒而栗，也让最为激进，想要出手去帮夏溪的船员退缩了回去。

肖恩毫不留情地突袭，总算是成功擒下了夏溪，更让对方承受了难以再战的重伤。

但得手后，他却没有半分喜意，因为事情仍不算了局。

他虽然可以肯定，夏溪是货真价实地被遭到重创，以双方的实力差，这也没有什么可挣扎的余地。但是方才的过程，着实有些可疑。

在被突袭重创的电光火石之间，夏溪虽然无从抵抗，却有足够的机会滥杀无辜，他手套和袖管里的飞刃，是让绝地学徒也感到头疼万分的凌厉暗器，若是在那刹那间瞄准无辜船员乱射，必能造成惨重的伤亡。

之前肖恩之所以容他长篇大论，就是没有足够的把握能反制他的飞刃——肖恩本人或许能勉强不伤，但绝对保不住那些并不太无辜的船员。

而直到夏溪将肖恩的最后一张底牌翻出来，肖恩才终于忍无可忍，宁肯承受无辜伤亡，也要制住夏溪。

却不想，夏溪居然根本没有滥杀无辜的打算。

这实在很奇怪，因为肖恩无论如何也不觉得对方会是心慈手软的类型，这个自称变态杀人狂的瘦小汉子，虽然从始至终都还未杀一人，但肖恩毫不怀疑，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杀上成百上千人。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共鸣，仿佛对方的想法如涓涓细流一般淌入脑海——当然，肖恩倒是实在不想和这种变态产生什么共鸣。

“呵呵。”

地板上，夏溪带着咳音发出笑声。

“奇怪我为什么不杀人？因为，若是那些人被我杀了，就太没意思了。”

“对我来说，人命不是数字，而是鲜活跳动的血与肉，所以我不会浪费任何一个人的性命。”

“我要眼睁睁看着，那些鲜活的性命消失在你的手里！当飞船着陆失败，坠毁在太空城的时候，这里消失的每一条性命都是拜你所赐！”

这一刻，肖恩瞳孔猛地收缩，他心中最大的忧虑，就这么被对手直接剖口暴露出来！

夏溪边咳边笑：“奇怪我为什么猜得到？没错，我不通机修，所以看不出你在飞船上做过什么手脚。但我至少有脑子，易地而处，换成我是你，能够翻盘的环节就只有飞船着陆这一环，不在这里动手脚，还能在哪里？”

肖恩只听得深深吸了口气，才能稳定心绪。

他视为底牌的招数，居然真被这个不通机修的特工给看穿了！

在飞船着陆时制造事故，使得飞船迫降到太空城的其他区域，趁乱逃走，这就是肖恩为自己设计的逃生方案。

也是他唯一可行的方案。

事实上，肖恩早在率众抢修飞船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返航的想法。这条巨首驼型货船，因为没能第一时间进行抢修，导致两台发动机瘫痪一台，被迫临时改造一台，其余部件也各有损毁，航行状态其实非常脆弱。

若要强行调头返航，飞船很可能会在小行星带上撞得粉身碎骨，反而前方通往太空城【离】的航路要相对安全得多。

所以肖恩根本就没在乎过什么拖延时间的问题，反正也回不去了，不如安心前往至于故意摆出急切的姿态，只是为了隐藏他的真实意图，而他心底的担忧，也仅仅是飞船坠毁时可能造成的伤亡而已，却不料，这一切居然都被对手看穿了！

“放心吧，就算看穿了，我也不会阻止你。”夏溪躺在地上，用只有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细细说着，“至于其他那些人，连脑子都没有，自然更没法子阻止你。”

“所以你会成功的，乾坤安保在【离】的力量并不强，事实上因为南鹤礼的死，乾坤集团内部乱象不断，甚至人人自危。安保局能够自由调遣的人力也变得非常有限，如今四处救火还嫌来不及，否则当初也不至于要堂堂局长亲自去设伏解决你们师徒。”

“如今，我们之所以能软禁你那个亲爱的师父，靠的多半还是她的自觉。至于你这种无名小卒，分配到你身上的力量就更是有限，若不是我这次恰逢其会在荒废区行动，他们甚至连抓捕行动都组织不起来。如今前来交接的人手也不多，基本都集中在了港口区域。”

“按照计划，我应该把你封装在箱子里，由全副武装的安保战士驾驶装甲飞艇进行接收，然后再将你软禁在天玄区，期间不会给你留下任何逃脱的机会。但如果计划有变，比如飞船突然坠落在【离】的其他区域，以安保局在【离】的配置，是来不及应变的。”

“然后，你就可以趁乱潜逃了。一切皆有可能。”

夏溪的语气依然是细腻柔和，仿佛在讲一个生动的故事，而肖恩也不由自主地为其吸引，心脏砰砰乱跳。

夏溪所描述的一切，正是肖恩在逆境中寻求翻盘时为自己设计好的逃生计划，而夏溪甚至说的比他设想的还要细致几分！

在【离】稍事停留，避过风头以后再前往夏京，这对他来说的确有着绝佳的吸引力。归根结底，他从红杏小队的基地出逃，为的就是去见师父。

“而这一切的代价，又何其微薄？区区几条鲜活的人命而已嘛。”

听到代价二字，肖恩立刻就冷静下来，问道：“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作为变态杀人狂，杀人就是最大的好处。”夏溪说道，“只不过，我什么时候说过，杀人必须要我亲手杀了？让那些人死在你手里，在我看来才更有趣啊。”

第 116 章 坠落

肖恩听到消息的话，先是一怔，继而恍悟，心中登时绽放出令人为之晕眩的复杂滋味，酸楚、刺痛、愤恨……

至此，肖恩终于明白了夏溪的全部意图。

在肖恩脱困之后，他为什么刻意不再动用船员的力量，为什么要将本是同一个阵营的船员当作人质来用，为什么放任肖恩在飞船上做手脚……

这个变态杀人狂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肖恩的手上能够染上无辜者的血，如果说他们本来并不怎么无辜，那就由夏溪来让他们变得无辜。

此人大费周折，所图竟不过如此！？

“因为对你这种人，这招最好用。换成是那些老兵油子，就算全船的人都惨死在眼前也不会眨一下眼，但你却会纠结个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仿佛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的死，会像疮口一样戳在你心上，那么作为变态杀人狂，我怎么可能不懂得杀人诛心的道理？”

夏溪说到此处，不顾胸腹的伤势，几乎大笑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想开一点，这些船员归根结底都是安保局的人，领过补贴的那种。之前还用高压电枪暗算你，是不折不扣的敌人。你孤身一人，群敌环绕，哪里有手下留情的余地？这些人就算死伤惨重，那也是咎由自取，与你无关。”

“或者你也可以告诉自己，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比起你们师徒肩负的使命，些许船员的性命根本无关紧要。若是在此时此地因为一念之仁坏了大事，那反而是对整个星系不负责任！”

“再或者，你也可以指着那些涕泪横流的废物，说他们都是安保局的走狗，设陷阱伏击你的刺客，破坏乾星系大局的有害毒物，这样一来他们自然死得越多越好。”

夏溪说到此处，不由住口。

因为肖恩的表情已经不再深沉，年轻的绝地学徒反而荡漾起一丝如释重负的笑容。

“你的话真是太多了，其实说到杀人诛心，你就该适可而止了。后面你想用那些假设条件来堵我的后路，实属多余。所以，其实你也在担心，对吧？担心我不够动摇，担心杀人诛心的效果不够好，担心我不肯就此自寻死路，束手就缚！”

一边说，肖恩一边站起身来，深深吸了口气。

“然而，如你所说，我会抓住唯一的机会挣脱陷阱，然后彻底粉碎你们的所有阴谋。”

夏溪轻笑道：“不惜一切代价？”

肖恩没有回答，只是一脚踩在夏溪的胸口上，让他彻底闭气昏厥过去。

那些扰人心神的话语，已经听得足够多了。

肖恩承认，夏溪的很多问题，自己的确回答不上来，很多话语，的确如匕首一般刺入心房。

但那又如何？

肖恩又不是绝地大师，答不上来的问题，何必强答？顾虑不及的难题，何必强行纠结？银河系之大，无可奈何的不平事多如繁星，难不成肖恩还能去一一处置摆平？他连龙人族的问题都还搞不清呢！

所以，夏溪的话他会听，那些刁钻的问题，他也会认真思考，甚至为之神伤，因为这都是作为绝地学徒所必经的修行，必受的苦难。

哪有不经历难题的学徒呢？

但他不会为此纠结，更不会因一己执念而耽误正事。

现在的他，要挣脱陷阱，前往夏京与师父汇合，此事的重要性胜过一切。

所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也无不可。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飞船终于度过了漫长的旅程，来到了太空城离的面前。

肖恩也于此时回过头来，对那些仍惶恐不已的船员们说道：“诸位，接下来请做好撞击准备。飞船不会照常降落在港口，而是会坠落到港口附近的区域。”

此时距离终点已经不远，肖恩必须要开始提前预警了。

纵然是真的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能视人命如草芥，能做的，还是要尽量做到最好。

船员们的反应不一，大部分人仍懵然不解，沉浸在恐惧与迷茫之中。年迈的船长已经猜到了端倪，那张愁苦的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而最为敏锐的则是船上的机修工汤姐，这位健壮的女子一拍脑门，惊叹道：“你让发动机过载了？当时你多接了两组增幅管线吗？手可真快啊！我只听得有蹊跷，却没想到是为了让飞船坠毁……不过你让飞船坠毁干什么？”

肖恩听了这番质朴之言，不由暗自叹息，也无话可答。

无论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欺骗一个天性质朴之人，还是令人难掩愧疚。

他在飞船发动机上做的手脚，从技法来说并不高明，不过是在发动机里多驳接了两条本不该接在一起的增幅管线，使得发动机内的能量不断淤积，差不多当飞船进入降落模式时，发动机也会不堪重负，轰然引爆，进而失控坠毁。

当时时间所迫，肖恩也根本来不及做得太细，手上的破绽便被汤姐当场听了出来。

只不过汤姐当时正沉迷于庄原瑛的那套发动机改装方案，心里有数不清的问题和道不尽的痴迷，却没有半分对肖恩的怀疑。如今这问题由她问出口，就着实有些沉甸甸的分量。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坦然道：“港口有敌人在等我自投罗网，我为了出其不意，避开埋伏，只能出此下策。”

这个答复，肖恩没指望能得到船员们的认同。毕竟无论如何预警，飞船的意外坠毁都是不可控，伴随高风险的。

偏偏这艘巨首驼型货船为了多载货，把几乎所有逃生舱都拆下去了！

第 117 章 重返太空城

对于巨首驼型货船而言，没有逃生舱意味着安全性毫无保障，一旦飞船追回，甚至就连肖恩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在强力的撞击下安然无伤，至于其他船员……

而果不其然，在他坦然相告之后，船员中立刻就有人义愤填膺起来，为首的便是原先那个苦着脸的老船长。

只见苦脸的老人顷刻间怒目奋起，掏出枪来瞄准肖恩："你休想！"

这条货船是他赖以维持生活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多年来寄托全部的家，怎可能任由一个陌生人将其坠毁？！

其余船员也纷纷反应过来，怒意上涌。就算他们不心疼这条巨首驼型货船，却也知道飞船坠毁的风险。这种朴实刚健的货船，并没有太多的安全装置，至少不够护住他们每一个人。

肖恩这是要以一己之私，将所有人都置于危险境地！

只是还没等他们怒火发泄出来，一股扑面而来的冷意就浇熄了他们的热情。

肖恩沉下脸来，轻声说道。

“我意已决，各位还请不要做无谓抵抗……”

话音虽然轻柔，但声音未落，肖恩已经一拳向旁边的墙壁砸去，以原力强化过的血肉之躯，将金属的墙壁生生砸得凹陷下去。

如此威慑，顿时让船员们冷静了下来。

之前一个夏溪就让他们全员为之战栗，如今夏溪正躺在地上生死不知，他们怎么就有胆量去挑衅一个明显更强大的对手？

肖恩震慑住了场面后，立刻开始下达命令。

“所有人立刻开始行动起来，在飞船中寻找安全的位置固定住自己，记得一定要避开船首……就是这样。”

说完，肖恩先于所有人行动起来，他径直来到老船长面前，抓住了那义愤填膺的老人手腕，拖着他来到船首舰桥。

此时，舰桥内就只有两台老旧的机器人，依然在驾驶位上维持着飞船的正常航行。先前肖恩与夏溪那一连串的争斗，乃至飞船险些爆炸的危机，对它们来说都仿佛无关轻重。

肖恩也没有理会它们，走到了船长的位置上，接通了与太空城港口塔台的通讯。

这是飞船合法登陆太空城的必要程序，理所当然，更是这艘巨首驼能够安然穿越【离】的防御圈的凭证。

肖恩侧过头，对老船长说道：“如果不想在这里被太空城的炮火直接炸成碎片，就请你履行船长的职责吧。”

老船长握紧了拳头，恨不得与身边这人同归于尽，一起化为太空里的灰尘。

但这种念头也只持续了一瞬间。

他若是真有同归于尽的勇气，早在夏溪登船的时候就同归于尽去了……方才拔枪指向肖恩，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勇气。

想到船上那个刁蛮成性，却在危急时刻对他露出柔弱神态的女儿，老人心中的所有坚持就都化为流水。

哪怕事后被安保局追责也罢，总好过在这里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儿，还有手下那些混球们一起死在太空里。

想通这些，老人无奈地露出苦笑，然后通过通讯器对太空城【离】的塔台报出了自己此行的编码。

“【丰收号】申请靠港，目标位置 177 号，特殊编码【13162162】。”

最后一串数字，让港口的塔台沉默了一会儿，负责协调登陆的工作人员才用亲切的声音说道：“177 号已向您开放，祝您在【离】度过愉快的时光。”

而后，老人便向后仰倒，落在船长的座椅上，紧闭上了双眼，仿佛他的生命也在此时走到尽头。

但下一刻他就被肖恩提了起来。

“飞船坠毁时，这里最不安全，请你前往飞船中后部避难。”肖恩说道，“巨首驼的结构设计来说，飞船坠毁，强烈撞击的时候，中后部承受的冲击最小。”

老人睁开眼睛，啐道：“用不着你卖弄！”

对于这条已经经历过沧桑的货船，再没有任何人能比老船长更熟悉。

肖恩笑了笑：“那就好，祝你们好运。”

说完，他就将船长推出了舰桥，独自留在此地，眼看着太空城的灯火在眼前越发明朗。

距离发动机彻底引爆的那一刻，也越来越近。

以巨首驼型货船那头重脚轻的结构，一旦飞船在半空失控，摇摇坠毁，船首舰桥无疑是最危险的地方，但肖恩却宁肯承受多一些的风险，也要站在视野最开阔的地方，将眼前的太空城看得更为细致。

因为接下来的短短几分钟内要做的事，才是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

飞船失控后，究竟要坠落在哪里，而他要如何趁乱逃离乾坤安保的埋伏圈……这一切，都需要他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将太空城的地势观察地更为细致，才可做出判断。

虽然前次来到【离】时，免费分发的导游手册里的内容都还记在肖恩脑海里。但他也很清楚，那种冠冕堂皇的手册内容不可太过当真。

手册里可不会告诉人们，这富丽堂皇的太空城市里有多少藏污纳垢之地，不会告诉人们堂堂天玄区里也会有无比猖獗的盗贼组织，不会告诉人们天玄玉栋里权贵们的勾心斗角。

更不会告诉人们……那整洁又繁忙的港口，可能会迎来一艘坠落的货船。

不多时，肖恩已经抓紧时间将自己想要的信息全部记了下来，而后也不去理会那两台呆板的机器人，自己在船长位置上将操控权夺了过来，有些生涩地推动着操纵杆，驱使着巨首驼微微偏离航线。

肖恩已经看准了飞船的坠落地点，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坠落作准备了。

第 118 章 警示

就在巨首驼缓缓行驶于多灾多难的旅途中时，在【离】的港口区域，一众安保战士已经有些等得不耐烦了。

距离约好的交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该来的货物却还是杳无踪影。他们这五十三名全副武装的安保战士，就只能在这片繁华喧嚣的港口处傻乎乎地戳着，一动不动，俨然成了被路人指指点点的一道风景！

若是路人指点的话语中能多些溢美之词，赞扬一番他们军纪严整倒也罢了。偏偏往来与此的游商、旅人们，对这些安保战士们的肃穆之态根本不屑一顾，各种讥笑讽刺不绝于耳。

“那些人是在干什么，乾星系的行为艺术吗？”一个对任何事都充满好奇，又耐心细致的伊希蒂布人问道。

而在旁边，身材瘦高的内莫伊迪亚友人则发出模糊不轻的声音：“大概是迎接什么大人物的迎宾队伍吧？据说乾坤集团有些高管最

喜欢排场，出门在外没有几十人前簇后拥就显不出地位，与他们作生意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错了错了，你们这就是对乾星系认知不足。”一个矮小些的夸润人舞动着触须笑道，“乾坤集团的高管再怎么喜欢排场，也不会用安保战士，这群人在乾星系里常被人讥讽为‘’，唯有下三滥的人家才会去安保局投简历。用这些人显摆排场不是自取其辱嘛！我看或许是他们想要在这里炫耀武威？”

“扑哧。”一个身材矮小，却极度壮硕的坎普人干脆笑出了声，“这也算武威？我老家一个村的小伙子都能碾平他们！”

“也可能是犯了什么错误，被罚在这里供人观赏？稍等我照个相……”

几名来自外星系，意外相遇、组团的旅人，有说有笑地点评着177 号区的安保战士们，让这群本就耐心消磨殆尽的战士无不火冒三丈。

其中有人甚至忍不住想要抬起怀抱的爆能枪。

然而一名身材异常高大，身穿黑色甲胄的中队长却厉声喝道：“住手！不要忘了正事！”

虽然所有人都被晾得有些心烦意乱，但想到调集众人来此罚站的调令，是出自安保总局局长夏阎之手，再多的心思也只能收敛起来。更何况中队长的威严甚至更在夏阎之上，他怒吼出声，顿时没人敢轻举妄动。

只是，中队长能拦得住手下妄动，却拦不住他们胡思乱想。正因为他们的调令层级太高，反而让人们好奇不止。

“为什么会是夏局长亲自下令？越级指挥不合规矩吧？”一个盔甲蒙尘，身材矮小的中年小队长忍不住嘀咕。

“莫不是【兑】那个出逃的前分局长的案子，又牵连到了其他人？听说咱们的金局长之前一直和宁涛眉来眼去的……”

耳听得讨论内容越发不像话，黑甲中队长只好再次低喝：“都闭嘴！别忘了我们这是在执行任务！”

然而话音未落，身旁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就却全然无视禁令，好奇问道：“所以这次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

黑甲中队长无奈答道：“作交接，有个重要的犯人会交由我们看管处置。”

“什么犯人要往这里送？”那新兵闻言更是惊异不已，“小行星带的监狱不够用了吗？”

这个问题却是连中队长也答不上来。

“不要想那么多，轮不到你操心的事，想了也没用……等等，好像终于来了。”黑甲的中队长，此时收到了塔台传来的信息，总算是松了口气。

“看来只是迟到一会儿。”

对于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来说，最怕的不是强敌，而是意外。

如今，他们这一队在【离】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安保战士，被堂堂总局局长亲自调来港口站岗，已经算极大的意外，若是再来一个意外，中队长感觉自己的心脏都会不堪重负。

只是，随着那约定的货船不断靠近，中队长透过头盔里的望远镜，却发现了不妥之处。

正巧旁边那个年轻的新兵也在用望远镜张望，口中喃喃道：“这船怎么破破烂烂的？发动机也只亮了一个？被海盗打劫了吗？”

顿了顿，那新兵放下望远镜，说道：“我总有种不详的预感……”

话没说完，后脑勺就被黑甲中队长一巴掌拍出脆响。

“少说这种不吉利的废话！”中队长有些恼羞成怒，只感觉自己对新兵的调教还是太温柔了些，以至于他们连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都搞不清楚！

身边这五十多人，无不是他亲手调教出来的安保精锐，虽然各有各的毛病，却训练有素，军纪严明。

能在港口四周那各自讥笑讽刺的目光中稳立不动，这已经是极其难得的素质了，只可惜自己平时还是忘了教他们闭嘴！

有些话就不该说！

下一刻，中队长沉下脸色，对所有手下下达命令：“准备应战。”

“啊？！”

手下战士虽然立刻就各自提枪应战，却也同时传来一片惊疑不定之声，哪怕是跟随他多年的战友，都感觉他是不是喝高了以至于神志不清。

应战？应什么战？这一片太平，中队长是想要战谁？万恶的总局局长夏阎吗？

黑甲中队长见手下鲁钝，心中却连愤恨之意都提不起来，安保局经历过之前几次变故后，他这个昔日明星已成了过气老将，分配给他的兵员素质的确不能期望过高……

于是，他也顾不得在意手下人的惊诧反应，径直端起爆能枪，瞄准了远处那左摇右晃的巨首驼型货船。

虽然在这个距离下，货船只是视野中的一个小点，一般的步兵爆能枪根本没有命中的可能——哪怕是昔日那个在战场上让他钦佩不已的神枪手也做不到。

但重要的并非结果，而是射击带来的警示作用。

第 119 章 逃生路径

接下来，只要中队长扣动扳机，整个港口的警报就都会随之响起，太空城内各个组织势力的目光都会聚焦过来，而后各自派遣手下的精兵强将赶来现场支援，维持秩序。

有了那些凶悍的佣兵和打手相助，中队长就有把握镇压下任何骚乱。毕竟，他已经在这座太空城里摸爬滚打了快十年。

但是作为代价，届时这座光怪陆离的太空城将陷入极大的混乱，各怀鬼胎的组织头目、政治领袖都将尝试浑水摸鱼。而更致命的是对外的影响，那些本以为【离】是一座和平而繁华的太空城的游商旅人们，将立刻见识到这座城市背后的阴暗面。

那将是对整个【离】而言都难以承受的代价。

所以，中队长持枪的手也微微有一丝颤抖，如果事后证明一切都是他的错觉，那么他最好的下场也是在小行星带【兑】的某个秘密监狱里度过余生，而最大的可能则是干脆被暴怒的当地势力们撕成碎片。

但下一刻，中队长就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令一道淡蓝色的能量束激射而出。

征战多年，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直觉，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死的死叛的叛，唯有他能苟活至今，靠的就是关键时刻对直觉的信任。

既然判定那艘破烂货船有问题，那就没有犹豫的必要。

哪怕最后结果真的错了，也无非是将这条早该交代的性命交代出去。

在这样一份豁出一切的觉悟中，中队长有些惊讶地看到了射击的结果。

似乎是运气，也似乎是多年磨练技艺的结果，那道淡蓝色的能量束，居然真的命中了遥远的巨首驼型货船。

近乎奇迹一般的结果，让中队长也为之惊讶。

然而接下来，中队长没等到港口处警报四起，便看到远处那艘巨首驼货船轰然爆炸，从尾部窜出惊人的火光，而后飞船通体巨震，向着一旁斜斜歪去。

中队长不可思议地看着那爆炸的飞船，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爆能枪，只觉得多年征战生涯带来的丰富经验，在这一刻全都成了笑话。

什么时候爆能枪这么牛逼了？！

身边那个新兵也是惊得失手掉落了望远镜，结结巴巴道："队长，你这枪是从哪儿买的？"

周围那些本来如石雕一般肃立的战士们也纷纷围拢过来，似乎要抢着去围观中队长的枪。

"都给我站住！"中队长怒吼一声，却是比任何人都先一步冷静下来，意识到了事态真相。

爆能枪当然不可能相隔那么遥远，打爆一艘巨首驼型货船，那微弱的能量束想动摇一下偏导护盾都是笑话。

那么只可能是飞船自己出了问题……而恰好在越过【离】的防御圈，即将靠港的时候出现事故，会是巧合吗？

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

而且就算是巧合，现在的事态也不允许他再按照原计划来了。

中队长死死瞪视着那迅速倾斜的飞船，预测着它即将坠落的位置，很快面色就变得更为阴沉。

他拿起通讯器，通知塔台道："让【天玄九区】做好冲击准备，飞船要撞过去了！"

而后，他对手下人一挥手："还愣着干什么？去现场啊！"

******

急速坠落的巨首驼型货船中，肖恩依旧站在最为危险的船首舰桥中，双手死死抓着那宛如焊死的操控杆，尽最后一分努力控制着飞船的落点。

他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通过飞船的意外坠落，来避开港口的天罗地网，那么自然要挑选一个适宜落地后迅速逃亡、隐匿的地方。此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肖恩还希望能尽量减少伤亡。

而经过肖恩的再三考虑，最合适的落点，莫过于天玄九区。

作为天玄区这个核心大区排位最末的区域，九区可以说是天玄区的混乱之最。最初建立时，是为了扩张天玄区的面积，以安置那些无力在核心区域安家落户的小型商户，作为【离】的商贸大业的必要补充。

九区繁华时候，那些各具匠心的精巧商铺、间插其中的旅店民居，在灯火映衬之下甚至有着不亚于天玄玉栋的华美。

只是随着太空城的发展步入瓶颈，天玄区的扩张大业也迅速转冷，随着商户迁移，资金外流，外围区域也逐渐失控，沦为破落游商乃至黑帮匪徒的乐土。而后经历几次整饬，治安虽然颇有好转，人气仍不免一落千丈。

不久前，新上任的第九区负责人打算重振九区，与前八区抢夺商流，为此甚至不惜与天玄区之主公开敌对。如此强势作风，倒是吸引了一些商户和伪装商户的游手好闲之徒到此安居，聚拢了一波人气。可惜不过多久那分区负责人便离奇暴毙，导致九区好不容易聚拢的人气一哄而散。

如今，从高空看来，曾经的繁华建筑群，已大片大片遭到废弃，被远方的灯火照来，显得孤影寂寞。

而这就正中肖恩下怀。

那些繁华地段，多半人口稠密，一旦飞船坠落下去，必然酿成惨重伤亡。何况以【离】对天玄区核心区域的重视，肖恩真敢把飞船往那边靠，多半就要被太空城里的防御炮火打爆在半空。

唯有九区这样破败的区域，才会乏人问津，任凭飞船坠毁过去。

而也只有天玄九区，这个肖恩已经来过一次的地方，才能给他提供足够的庇护，让他得以逃出生天！

第 120 章 漏算了

货船坠落的速度非常快，几乎转眼之间，天玄九区那星星点点的灯光就近在眼前。此时，肖恩依然不离开舰桥，似要将飞船控制到最后一刻。

这个时候，他也离不开了，就算现在立刻返身去飞船中后部位也已来不及，还不如在这里做好迎接冲撞的准备。

虽然巨首驼型飞船头重脚轻，坠落时那沉重的船首必然是首当其冲，但其实这种以皮实著称的货船，船首反而是整条货船最为坚固的部位，只是内部缺少缓冲减震的装置，坠落时的冲击只能由船员自行消化吸收。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很可能致命的重伤，但以绝地学徒那千锤百炼的体质而言，却多半能将伤势控制在轻伤的程度。

这也是肖恩有把握在船首舰桥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最大依仗。

只是……肖恩目光瞥过那两台依然坚守岗位的机器人，心中轻轻对它们说了声抱歉。

下一刻，地动山摇。

******

天玄九区虽然破落，但终归仍有不少居民驻留此地，此时听闻异响，纷纷走出屋来，举目远望。

只见在第九区曾恶名昭著，又凶名显赫的此时已变成一片废墟，一艘头重脚轻的货船，正扭曲着船体栽倒在碎石瓦砾中，身后还拖着一道长长的摩擦轨迹。

“我靠，又是搞什么啊？”

一个浑身灰扑扑的流浪汉，目瞪口呆看着那逐渐扬起的灰尘，手中好不容易才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糕饼也落到了地上。

他连忙捡起糕饼，掸掸灰尘便要再次送入口中，对远处那异变也不怎么放在心上了。

在第九区生活久了，对各种打打杀杀的事情也就司空见惯，虽然货船撞楼的稀罕事的确是第一次见，可仔细想来又能和他一个流浪汉有什么关系？

群星楼那可是整个九区都赫赫有名的凶悍之地，寻常人等哪里敢随意靠近？何况靠近了又有什么好处？

不久前，群星楼被一群名为【玉鼠】的盗贼组织占据，周边多个细小的黑帮组织都被瞬间扫荡一空。而【玉鼠】得意不久，又被一伙不知名的凶人打得分崩离析，眼下已是无主之地，楼里的好东西早被搜刮一空。

至于坠毁的货船？或许的确有很多宝贝吧，但流浪汉也有自知之明，那绝不是属于他的宝贝，他的宝贝，就只有手里这粘了灰的糕……

然而就在糕饼即将入口的瞬间，流浪汉忽然感到背后一阵大力撞来，糕饼再次跌落在地，且身形踉跄间，不由己就是一脚踩了上去。

这一刻，就算是流浪汉也感到恚怒不已，只是回过头的刹那，怒火就烟消云散。

在他身后，是一个身穿黑甲的安保战士，身材高大魁梧，宛如巍峨大山一般带来强烈的压迫感，而在那战士身后，更有五十多名同样肃穆的手下人紧紧跟随。

流浪汉目瞪口呆，继而瑟瑟发抖。

黑甲战士见他痴愚，干脆伸出手推了他一把，将流浪汉直接推到在街角的垃圾堆里。

“别碍事，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冷声警告之后，黑甲战士便迈步向前，步伐之稳健，仿佛前方不是战场，只是自家的花园。

身后的手下人却没这份沉稳，虽然队列齐整，言语间却已经放飞自我。

“队长你连九区的流浪汉都要照顾，也太仁心泛滥了吧？”

“让他傻站在那里死于流弹不好吗，多死点人我们才好向上级申请更多的治安经费啊。”

“蠢货，九区负责人死了，也没轮到我们升职加薪啊，不扣奖金就不错了。”

“拉倒吧，说得好像我们还有奖金可扣似的。”

“我说，这次有飞船坠毁在天玄区，算是重大安全事故吧？我们不会被裁员吧？”

“没事没事，真被裁了就去当私人安保，说不定待遇更高……”

走在最前面的黑甲中队长，已经连喝止手下人的念头都没有了，这群一般的安保战士，越到临战之时嘴上废话就越多，这是拿鞭子抽都改不掉的顽疾了。

不过，能说话，总比死不瞑目，永远不能吭声要好，听着耳边手下人聒噪不停，中队长本人倒是感到些许欣慰。

这么多年过去，他心底最大的恐惧，就是明明身处战场，耳边却响不起战友的说话声。

然而就在身后吵杂不断时，中队长忽然高高抬起手来，让所有人的话语都戛然而止。

“小心……”

中队长的提醒才刚刚脱口而出，所有人就都瞠目结舌地看到，那被货船撞毁了一大半的群星楼里，忽然有两道人影撞破墙壁，一前一后冲出到街上。

当先一人身材瘦小，身躯包裹在黑衣之中，背身撤步，动作却轻快迅捷地不可思议，比常人正面奔行还要快些。

随后一人则大步向前追击，其身材略高，一身灰袍染满尘土，身上更隐隐透出血迹。但奔行间却如猛兽、战车，有着不可抵御的威慑力。

伴随两人冲出群星楼，一阵飘摇的尖锐笑声也传遍街道。

“哈哈哈哈，你这人看似聪慧机智，脑容量却有限得很啊，算东算西，连飞船落点都算得分明，居然算漏了我？你是不是也太看不起人了！？”

背身飞退的夏溪，肆无忌惮地嘲弄着他面前的对手，十指间寒光闪动，时而弹射飞刃以伤敌，时而却又只是以利刃反光以欺敌，灵巧诡变，令人防不胜防。

然而他的对手却丝毫没有被其迷惑，那双锐利的眼睛精准地辨识出了夏溪指尖的每一次变化。

弹射而来的飞刃被他随手拍打，宛如浮尘；用以扰敌的闪光哪怕直射到他的瞳孔之中也不能令其稍稍眨眼。

肖恩以无比决绝的姿态直冲向夏溪，速度之快宛如闪电，在夏溪的笑声尚未断绝之时，绝地学徒的肩膀就已经撞上了夏溪的胸膛。

于是笑声戛然而止，夏溪仿佛破布一般飞了出去，身躯重重地撞在一栋废屋之上，又穿墙而过。

肖恩却无半分喜意，仍是迈步向前，准备从那破墙的瓦砾中将夏溪再抓出来。

国王陛下

第 121 章 开眼界

肖恩的确是算漏了夏溪，算漏了这个狂人的旺盛生命力。

他在货船走廊上，已经把夏溪打得筋断骨折，闭气昏厥，怎么看都只是半死之人。之后飞船坠毁时的冲击，就连他这个绝地学徒都被震得五脏六腑如同错位，眼前金星乱冒。那么躺在走廊上，无人照料的夏溪几乎可以当做尸体。

所以，当肖恩竭尽全力从船首的残骸中挣扎出来，准备逃离现场的时候，全然料不到会有一口锋利的匕首从背后刺来。

千钧一发之际，原力赋予他的敏锐直觉，让他勉强避开要害，那口匕首只在他侧腹划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而来自肖恩的全力反击，则险些让夏溪身首异处。

只可惜终归只是“险些”而已。

肖恩在遭受偷袭受创，回身反击时，自然不会再有丝毫留手，下意识便要以光剑将夏溪斩杀，然而挥出手臂尝试拔剑的刹那，他便惊觉腰间的光剑竟不翼而飞！

原来夏溪在近身偷袭的瞬间，竟施妙手将肖恩系在腰带上的光剑偷走了！

于是势在必得的斩击只能简化成了反手重拳，夏溪虽然被砸中肩膀，骨碎声起，却长笑间借势飞退，手中拎着肖恩的光剑，摇晃显摆了一下，便随手远远抛出。

这种扰敌的伎俩，对绝地学徒而言本来只是个笑话，借助原力，肖恩完全可以隔空将光剑取回。然而飞船坠毁时的强烈冲击，腰间被匕首剖开的伤势，让他一时头晕目眩，竟不能准确锁定住光剑。

对绝地学徒来说，光剑可谓是最不可遗失的武器，此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落入到废墟中不知哪个角落。

但肖恩很快就晃了晃头，强迫自己清醒过来，不去在意废墟中的光剑，视野中只牢牢锁定住那个瘦小却猖獗的人影。

自从登上货船以后，他已经在夏溪身上吃过太多次亏了，所以绝地学徒绝不会再重蹈覆辙。

遗失的光剑与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算一时遗失，也方便找回，可若是放任这夏溪不管，后果根本不堪设想。

所以，即便身上伤势沉重，即便遗失的光剑令他牵挂不已，但他已经打定主意要除恶务尽，于是强忍伤痛与晕眩，大步前行，就在夏溪那嘲弄意味十足的笑声中，将他再次撞得筋断骨折，跌落到废墟中。

接下来，肖恩要做的事情已是顺理成章。

绝地学徒并没有在心中感到愤怒、羞辱之类的负面情绪，尽管那个变态杀人狂的种种伎俩一度困扰过他的心神，但此时他反而格外清醒，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心中没有丝毫的迟疑。

然而，就在肖恩即将踏步前行，永绝后患的时候，却陡然感到身侧传来强烈的危机感。

他微微侧过头，看到了空旷的街道上那支军容齐整的安保中队，更看到了黑甲中队长手中的爆能枪。

“站住，不许动！”

中队长用震惊整个街区的声音怒喝起来，而爆能枪也毫不客气地瞄准肖恩脚下开火。

肖恩紧皱起眉头，脑海中迅速权衡起进退之道。

但这般权衡只维持了一个瞬间，他便毫不犹豫地向前迈步。

哪怕面临着一个中队的安保战士集火，他也绝对不能放过夏溪！他有种预感，若是不能在此时了解夏溪，后面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加沉重得多！

“呼，选得好啊小子。”

与此同时，黑甲的中队长也不由松了口气。

他带着手下初来乍到，看到这货船坠毁，两人斗殴的场面，其实根本是一头雾水。哪一边是敌，哪一边是友，或者干脆两边都是敌，一时全然分辨不清。

所以肖恩这抗命之举，倒是立刻帮中队长摘清了敌我，那个躺在废墟里的瘦小汉子姑且不论，那个胆敢抗命的年轻人肯定不是好人了。

乾坤安保的话也敢不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吗？

在这座太空城里，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你可以忤逆任何人，却决不能忤逆乾坤安保，虽然这座城里的安保战士数量稀少，很多问题也都指望不上他们，大部分时候城市的治安依靠的是各个势力的自家打手。

但只要那个黑甲的汉子带队出场，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质疑他的判断，哪怕是太空城的主人也不行。

据传，这位永远身披黑甲的战士，有着在整个星系内都堪称顶尖的身手，多年征战更是屡立奇功，悍匪、叛军不知诛杀过多少。之所以多年来都驻足于中队长的位置而不得晋升，正是因为他曾经忍无可忍地杀过一位昏庸无道的集团董事兼太空城主！

这种传说故事真伪难辨，但如今，黑甲中队长赫然是将自己的杀伐果断用在肖恩身上。

在判别敌我后，中队长毫不犹豫地瞄准肖恩开火，身后的手下更是一边笑闹，一边极有默契地纷纷抬起枪口连续开火。一时间能量束如暴雨一般砸向肖恩。

但下一刻，安保战士们就如同见了鬼一般凝滞在当场，心理素质差些的新兵，更是将枪口直接仰到了天上。

因为这些战士们志在必得的齐射，居然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全数落空！

那反叛的年轻人仿佛未卜先知，在战士们开枪的瞬间，就以快如闪电的身姿陡然前冲，一跃数米。

聚焦来袭的能量雨被纷纷甩到身后，就连他的衣角都擦不到片缕，更夸张的是，一些为了封堵去路而刻意散射开的能量束，也被肖恩或低头，或拧腰，于间不容发之际堪堪避过！

整个过程看来，就仿佛一场精心彩排过多次的表演！

眼看着肖恩在半空中回复身形，足尖轻点大地，再次向前冲锋……哪怕作战经验最丰富的中队长本人，都忍不住收缩了一下瞳孔，感觉背后一阵发凉，手中的爆能枪也有些握持不稳。

这是什么怪物！？怎么会有这种荒唐的事？！

而就是这一愣神的工夫，安保战士们就失去了最后的追击机会。肖恩强忍着头晕目眩，再次踏步向前，冲进了被夏溪撞出空洞的废墟之中。

第 122 章 穷寇莫追

碎石瓦砾中，肖恩不出意外地丢失了夏溪的踪影。

那个瘦小的刺客在隐匿形迹方面有着令人惊叹的造诣，反观肖恩，在勉力避开了一轮齐射后，头部的晕眩已经恶化成难以遏制的剧痛，状态随之跌落到最低谷，已经很难再去追击夏溪了。

所以当他义无反顾地踏足废墟中时，陷入的却是四顾茫然的窘境。

所幸这也在预料之中，肖恩既不见夏溪踪影，干脆置之不理，不慌不忙地迈步向前，直接穿过这栋废弃的大楼，准备沿着对面的窗口逃离。

他的步伐略显蹒跚，姿态却坚定不移，仿佛没有任何事能阻挡他，甚至那象征绝地身份，却被夏溪丢到废墟中的光剑都可以置之不理。

一步，两步……肖恩的脚步越来越快，直到他翻过窗户，身影即将彻底隐没在废墟后的夜色阴影中时，身后才终于传来他期待已久的轻轻的啧声。

“啧，让你久等了。”

伴随而来的，则是锐器划破外衣，直抵肌肤带来的寒意……在此之前，肖恩竟丝毫没能察觉对手的存在。

但几乎是同一时间，肖恩猛地向后拧身挥臂，手臂如同横扫的战锤，划出烈烈风声。

不出意外，肖恩的挥臂重击落空，但他却在挥臂的同时，以原力释放出更为势大力沉的冲击！

伴随空气被急剧压缩带来的光线扭曲，藏在阴影中的刺客被迎面而来的巨力砸得向后飞退，身体撞破窗框，宛如杂草一般倒在碎石瓦砾中。而那柄只差一丝就能刺入肖恩肌肤的利刃也跌落在肖恩脚下。

肖恩毫不犹豫地转回身越过破碎的窗口，追击废墟中的夏溪。

刚刚他佯装逃跑，引诱夏溪主动出手，实际上是一次风险极高的赌博，如果夏溪没有中招，真的放任他跑掉，肖恩立刻就要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

好在夏溪终归是忍不住出手了，而且时机都和肖恩算得分毫不差，这就给了肖恩一个逆境翻盘的唯一机会。

咔嚓。

肖恩一步落下，踩碎了废墟中的几块砖石，这也让他的身躯终于开始蹒跚不稳……但他还是紧咬住牙关，坚持向前迈出最后一步，探出手，准备抓住那个刺客。

但就在此时，一个全然出乎意料的身影却出现在余光之中。

却是那个黑甲的安保战士，他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一路冲刺，漆黑的身影在夜色中宛如鬼魅，只有背后的喷射背包绽放出异彩。

而当他闪现在肖恩的视野中时，几道能量束也毫不留情地从他枪口中激射而来。

肖恩怎么也料不到那个黑甲战士居然来的如此之快，心思全在夏溪身上，对此全然没有提防。千钧一发之时，只勉强拧了下身子，避开了要害，却还是被灼热的能量束擦到了肩膀和大腿。

强烈的疼痛让他的肌肉不受控制得抽搐起来，肖恩一时间只感到大脑几乎空白一片，身体也向下软倒。

刹那之间，肖恩猛地咬了下舌尖——这还是许伯告诉他的战场偏方，以疼痛盖住疼痛来恢复清醒。与此同时，他将探出的手转而向下一撑，撑住了身躯不倒。

片刻的支撑，让绝地学徒重新掌握了自己的身体，他强忍疼痛，转身从窗口处逃遁。

“想走？笑话！”黑甲中队长只感觉自己真是被小看了。

居然当着自己的面拘捕逃匿？以为自己是十米之内都能射偏的射击残废吗？刚刚那几枪居然还没给够他教训？

然而就在中队长准备再次开枪时，却见肖恩右手在腰间一探，随后一道红色的能量束便迎面而来，在他不及反应之时就命中了他手中的爆能枪，将他日常保养，万分珍爱的枪械拦腰打断。

“爆！”一句粗口之后，中队长目瞪口呆，再想要掏出腰间的短枪追击，肖恩却早已经沿着破碎的窗口，逃得无影无踪了。

而直至此时，他手下的废物们才终于姗姗来迟，伴随着细碎的脚步声和令人头疼的吵闹声。

“队长啊，下次这喷射背包也给我们整一套吧，别一个人独享啊。”

“你这单骑突进战术也太危险了，弟兄们跟不上，没法保护你啊。”

“是啊是啊，你死了不要紧，没人给我们开工资可怎么办？”

然而当这些吵闹的人终于越过建筑的破洞，看清内部的场面时，却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

片刻后，才有人问：“诶，队长，人呢？”

中队长没好气地啐了一声：“跑了！”

“啊？跑了？”一个盔甲灰扑扑的老兵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这都能跑？队长你这身子一日不如一日，是不是该考虑退休了？”

又有眼尖的人，看到中队长手中的半截断枪，更是不可思议：“队长你拼枪拼输了？”

“不可能吧！？”立刻有人大呼小叫起来，“不是说这种一对一的对枪里，队长只会输给女人吗？”

“爆！”中队长忍不住又是一声粗口，然后拔起腰间的短枪，对准手下那群的脚下就是一阵乱射，总算让所有人彻底闭上了嘴。

而他也懒得解释那电光火石间的对决，以及肖恩那惊才绝艳的拔枪速射给他带来的疑惑。

中队长只是目光扫了扫周围：“先去清理一下现场，那飞船里应该还有活人……该救的救该抓的抓。”

有人立刻补充道：“那个逃掉的呢？”

中队长沉吟了一下：“现在应该追不上了，而且穷寇莫追。”

话音刚落，身后就是一片欢呼：“队长你终于悟了！”

“穷寇莫追，说得多好，把拒绝出工出力的摸鱼行为说得如此冠冕堂皇，难怪辛勤工作几十年就能混到中队长的级别！”

理所当然，打断这些吵闹的又是一阵枪声。

中队长骂道：“再给我废话，全都发配到小行星带采冰块去！”

手下人很想说，就算去给陈家采冰块，待遇其实也比在【离】当安保要强，不过地上的碳痕还在袅袅生烟，众人自然知道闭嘴为妙。

第 123 章 方便灭口

中队长让手下人都闭了嘴，才得以顺利布置任务，他将手下分成几组，人数最多的负责清理和封闭现场，把那些喜欢凑热闹的地痞流氓流浪汉统统驱逐出场。其次则是前往货船残骸，搜救幸存者，搜集相关证据；少数油滑灵变的，则负责联系周围几个黑帮的老大，让他们懂得收敛。

只有最为心腹的一名小个子战士，才和中队长留在原地，负责调查清楚飞船坠落的真相。

不过，最为心腹，也往往意味着说话的时候最没有忌讳。

这个始终维持沉默，在所有人都吵闹嬉笑时都闭口不言的小个子战士，忽然开口说道："队长，我需要再提醒你一次……咱们只是安保人员，理论上说，除了杀人放火，咱们什么事都不用做。这艘飞船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掉下来，掉下来以后船上的人是死是活，还有刚刚战斗的那两个人究竟是谁，这些和咱们完全没有关系。"

中队长一边扫视着现场，一边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在听。

小个子于是继续谏言："准确的说，以咱们在【离】的定位，有关系的事情其实越少越好。虽然理论上安保的职责有很多很多，但其实对这座城市，甚至对分局、总局的人来说，咱们每天窝在营地里打牌才是最好不过的。顶多业绩评定的时候拿个差评，然后队长你再去补一份检讨。"

中队长笑了笑，没吭声。

"至于薪酬待遇，在这么个环境里，咱们只要少做点事，就会有很多人愿意把咱们扣掉的绩效奖金加倍补回来。这钱来得又安全又丰厚，绝对比你这么寻根问底要划算得多！"

中队长这才第一次开口回话："你最近手头紧？因为女朋友？待会儿回去的时候，你去找一下【蛇帮】的彭老大，告诉他北边的生意若是不想被仇家知道，就拿出态度来。"

小个子苦笑："队长，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话没说完，就见中队长已经迈步走向了那个躺在废墟里的尸体，显然心意已决，劝说不动了。

整场事件里，最大的疑点系于两人，一个跑了，另一个躺着，那么问题自然只能着落到躺着的人身上。

一边走，他也一边在观察那个地上的死尸。

身材不高，瘦瘦小小，一套紧身的黑衣几乎覆盖住了全身，只留下手臂和一张扁平的面孔暴露在外。

从身上的痕迹来看，他经历过不止一次烈度极高的战斗，此时已是千疮百孔。事实上单就中队长刚刚亲眼所见，这瘦小汉子就人当了一次人形破门锤，撞破了一堵厚墙。照理说此时浑身上下的骨头应该剩不下几根完好的了。而那冰冷而僵硬的身躯，更是印证着他的死亡。

但不知为什么，中队长始终放不下戒备，背后的肌肉阵阵抽搐，也不知是那劣质喷射背包的冲力使然，还是多年前的旧伤在提醒他危机将至。

考虑了片刻，中队长决定信赖自己的直觉，他将右手垂到腰间，那支陪伴他超过十年的短枪，总能给他一丝安全感——除非是在面对那个亲手教他拔枪的人。

然而，就在中队长准备扣动扳机的刹那，一阵略显诡异的铃声忽然在废墟中突兀地响了起来。

粗糙的电子音，演奏着一首节奏滑稽的曲子，那是来自某流行电视节目的片头曲，在孩子们当中非常有人气……只是此时响在废墟中，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小个子战士几乎汗毛炸立，手上的爆能枪直接对准了声源。

那是躺在废墟中的尸体的胸口处。

中队长立刻伸手拦下了他，和手下人的反应不同，当铃声响起时，他反而松了口气。

接下来，地上的尸体忽然颤抖了一下，仿佛胸口遭到了电击，而这次颤抖也让僵硬的身躯恢复活力。

夏溪睁开了眼，扁平的面孔上荡漾起笑容。

他伸手到胸前，手指在平滑的黑衣上钻出一条口袋的缝隙，然后从中取出一只被压扁了一个角，却仍顽强工作着的通讯器。

按下按钮，夏溪接通了通讯。

略带扭曲的声音从通讯器中响起。

“夏溪，你到底在搞什么！？”

这个声音，让在场少数的几个安保战士同时感到身体一僵……或者说，任何一个乾坤安保的战士，听到这个声音时都会有些不自在。

这是来自安保总局的局长夏阎的声音。对于他们这些拼搏挣扎在一线的人来说，只有在电视和收音机里才能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小个子的战士伸手拉了一下中队长的手臂，却被后者轻巧甩开。

事已至此，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夏溪也侧过目光，看着那神色复杂的黑甲中队长，嘴角勾起一丝恶意的笑容。

然后，他丝毫不介意身边就有人围观，直接对夏阎说道：“哥，你每次找我都是一样的开头，不觉得自己特别蠢吗？”

“少给我废话！【离】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你答应过我不会出任何纰漏我才允许你……”

夏溪直接打断道：“现在有哪里出了纰漏吗？”

夏阎的怒吼几乎让通讯器彻底瘫痪：“货船坠毁在天玄区，你告诉我哪里出了纰漏！？”

夏溪反问：“坠毁又怎么了？坠毁在核心区了吗？死很多人了吗？碍到谁的事了吗？你在乎这些问题吗？需要我制造一场大屠杀来掩盖住坠毁事故的风头吗？”

一连串的质问，倒似乎夏溪才是理直气壮的那一方，最后的威胁更是令人毛骨悚然。而通讯器中的沉默，更似乎意味着夏阁默许了这份无理取闹。

片刻后，夏阁的声音收敛了七八分，变得有些沉闷：“那个人怎么样了？”

“哪个人？你是说那个绝地学徒？”

听到绝地学徒四个字，在场的所有安保战士只感到一怔，由于乾坤集团的信息封锁，这个词对大多数地处外环的乾星系人来说都略显陌生，唯有黑甲的中队长明显握紧了拳头。

通讯器另一端，夏阁的呼吸也停滞了一会儿，而后才问道：“你身边没有其他人吧？”

夏溪笑道：“哥，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对我怀有侥幸心理呢？我特意把敏感词说出来，当然是因为身边有人，之后才方便灭口啊哈哈哈！”

国王陛下

第 124 章 无懈可击

当灭口二字说出来的时候，夏溪忽而睁开双眼，那细长的眼睛里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恐怖，令黑甲中队长也不得不抬起枪口与其对峙。

但中队长终归没有选择先下手为强，毕竟通讯器的另一端，是权势滔天的安保局长。

而夏阎也同样只能强忍怒火，满心无奈，毕竟通讯器的另一端，是无法无天的夏溪。

“你既然这么跟我说了，那你身边肯定有不方便灭口的人吧，是谁？”

夏溪笑道：“有个 10 年前那场【兑 8848 惨案】的幸存者，我倒是觉得终归灭个口比较省事。”

夏阎沉默了一会儿，叹息道：“是夏姜啊，那也无所谓了，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至于其他人，你自己看着办吧。”

夏溪点点头：“收到。”

话音落定的瞬间，夏溪的指尖里就绽放出寒芒，射向那个目光闪烁的小个子战士。但与此同时，名为夏姜的黑甲中队长也扣动了扳机，精准地将飞刃从半空射落。

夏姜冷冷地说道：“休想。”

夏溪则无所谓地晃了晃手指，示意刚刚只是个招呼，不要太当真。

此时，通讯器中传来夏阎的声音：“那个绝地学徒怎么样了？”

“我放他跑了。”

“我！”

一连串的粗口，仿佛要撑爆通讯器一般地连珠而来，夏溪却只是笑嘻嘻地听着，不置一词。

一直到夏阎浑身的力气都随着粗口而去，才总算又开口说道：“你最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夏溪这次倒是认真起来：“我倒是想问问你，不这么做的理由。把那个绝地学徒关起来，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要明知故问！”

夏溪说道：“你们不过就是想用徒弟威胁师父，逼她就范，但你们不觉得这个思路特别可笑吗？上一次你们用这个套路威胁她，结果怎么样了？家里多个伤不得碰不得还要天天被她套取情报的‘贵宾’的滋味好不好受？”

一连串的嘲讽，让通讯器另一端的男人越发恼怒：“所以现在才需要一个转机！”

“你的转机是指急转直下的那种吗？醒醒吧，你真以为控制了那个小家伙，就能威胁到莫斯提马？吃了那么多次亏，却还是不懂得吸取教训，所以你才这么多年都挤不进董事会！”

夏溪语气欢快，仿佛兄长进不了董事会是值得庆幸的喜事，而夏阎对此也是习以为常，心中恚怒，却仍能强压下来，问道：“那你想怎么办？”

夏溪说道：“对付绝地，硬来是没有用的，这段时间你应该深刻领教过了。”

“嘿。”想到这段时间，在莫斯提马手中吃的亏，夏阎不由感到太阳穴砰砰作响。

不吃威胁、不惧折磨，也不会迷惑于花言巧语，任何阴谋诡计都会被她看破甚至反向利用，这样的对手何止是无懈可击，甚至还无孔不入，这段时间夏阎已经深受其苦。

“你有什么好办法？”

夏溪笑道：“很遗憾，如果是指针对那个女人，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你们几个尽快投案自首，争取共和国宽大发落……”

“不要说废话！”

“但是对那个小家伙，我倒是还有点办法。”

话没说完，夏阎就忍不住嘲讽道：“你的办法就是让他驾驶着货船坠毁在太空城，再逃之夭夭么？”

“对啊，不然你觉得他凭什么能跑得掉？”夏溪轻描淡写道，“我见了那小子以后就知道原先的计划行不通，他和他师父一样软硬不吃，意志力至少胜过常人十倍，所以想要逼他自杀都不可能。”

“所以呢？你想说反正也奈何不得，不如放生？然后指望他对我们感恩戴德？”

“哥，我再对你强调一次，你能坐到总局局长的位置上，跟你的才智没有半点关系，所以不要没事闲得乱动脑，更不要乱说话。咱俩的对话有好多人听着，若是让安保局上上下下都知道你是这么个智障货色，我要灭的口恐怕就是你了。”

“你……”

“眼下这局势，那个肖恩是唯一的突破点，而他意志虽然坚韧，头脑却太过灵活了……这是他的致命伤。”

夏阎莫名其妙：“头脑灵活又怎么了？”

“太灵活的人，往往会想得太多，想得多了，意志就很难坚韧，尤其那种天然就带着极端立场的人更是如此。”

“什么意思？”

“这都想不明白吗？”夏溪说道，“那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好人吗？”

“你这突如其来的，问什么鬼东西？！”夏阎骂了一句，却还是老实答道，“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但我这个位置，恐怕好人也根本坐不住。”

夏溪说道：“那你是坏人咯？”

夏阎越发不耐："说我是坏人也无妨，但没了我这个坏人，不知还有谁能统领集团安保，压得各个分局老实做事！没了乾坤安保，我倒要看看这星系千亿平民靠什么安安稳稳过日子！"

夏溪说道："看，就连你这样的蠢货，也知道善与恶并不能简单划分，道德务虚的东西，总要为现实让路。但偏偏有些人却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这种人，要么是天生的蠢货，要么就是从没睁开过眼的雏儿。而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让那个肖恩睁开眼睛，洗洗脑子。"

夏溪说到此处，语气越发愉悦："他以正义自居，我便要让他去思考何为正义。他以善良为本，我便要让他想清楚善良的代价。他是个聪明人，一定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当他找到答案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早已远离了正义和善良。"

此番话后，夏阎沉默良久，才问道："照你这么说，世上根本不应该存在善良的聪明人，可莫斯提马又怎么算？"

夏溪说道："她算绝地大师，肖恩只算个小小学徒。对上莫斯提马，我们根本没有问出这种弱智问题的机会，她也不会屑于回答。所以趁着肖恩还嫩的时候，我们动作要快。若是等肖恩真的想清楚了这一切，那么无懈可击的敌人就又多了一个。"

国王陛下

第 125 章 交接

夏溪说道：“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瓦解，而人的聪慧就是最好的腐蚀剂……顺带一提，哥你之所以能当上总局局长，就是因为你的腐蚀剂不够多。”

“闭嘴！”

“腐蚀的种子我已经在他心里种下去了，而【离】可以提供让种子生根发芽的最佳土壤。让他先姑且逃亡吧，在九区徘徊也好，去【天黄区】养伤也好，这里的所见所闻，一定能让他耳目一新。”

想到那座秩序与混沌交杂的太空城市，夏阎也不由头疼万分，半晌后才做出决断。

“……明白了，那么绝地学徒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交给我？哥你不会以为我和一个绝地学徒连场恶斗以后，还能有余力继续陪他玩捉迷藏吧？”

夏溪说着，咳嗽了一声，嘴角直接溢出血来：“绝地武士都是群怪物，一个小小的学徒也能跟我拼个两败俱伤……我的【狂血】

效力已过，接下来一段时间，只能在医院里当个安静的变态杀人狂了。抓捕学徒的事情交给夏姜去做吧，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得很好。”

说完，夏溪便不再与兄长对话，而他本人也仿佛是电能用尽的机器人一般软倒在地。

下一刻，漆黑的枪口就顶到了他的脑门上。

夏姜阴沉着面孔，眼皮微微颤抖，只有握枪的手稳如磐石。

他没兴趣去抓什么绝地学徒，更没兴趣参与到这无妄之灾里，只要在这里一枪打死这个罪魁祸首……也只有在这里一枪打死这个罪魁祸首，太空城才可能恢复安宁！

生死关头，夏溪却笑了起来：“夏姜，别装了，做过一次懦夫，一辈子都是懦夫。你当年做不到的事，现在更做不到。所以别妄想着什么和家族翻脸，你不适合扮演那种狠角色，还是老老实实给家族当狗，去抓那个学徒吧。”

枪口没有动摇。

夏溪叹了口气，扁平的面孔呈现出极度不耐烦的神色：“为什么我身边的蠢货总是层出不穷……当年的事情还没给你足够的教训吗？”

夏姜闻言一怔。

夏溪说道：“当年我向上级提议，要你们抛下队友撒手不管，逼你背叛了所有的朋友。后面我还主持清理叛党余孽，将那些跑得不及时的叛党逐一处刑，其中就有你的挚友。你身为夏家人却沦落到这个地步，正是多亏我当年的活跃，你可别说自己忘了啊……”

几乎是话音落定的瞬间，一道能量束落在夏溪的脑袋旁边，只差一点点就会洞穿他的额心。

夏溪那扁平的面孔却连一丝波澜都没有：“没错，当年你也是用枪来威胁我，也是明明能打中却故意要射偏。不过，你应该还没忘掉我当年送出去的小礼物吧？”

“小礼物……”这一刻，夏姜面色陡变，持枪的手终于开始颤抖起来。

夏溪则微微勾起嘴角：“想起来了？没错，有着漂亮的【震木皮】包装，鲜艳的彩涂，仔细听，还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响声。你的每一个心腹手下都会收到一份，其中有很多还是由他们的家人、朋友签收的……”

“住口！”

夏溪当然不会住口：“我把货船的目的地设定在还特意叫了你们负责接应，你应该不会觉得，我没有做半点事前准备吧？半小时后，若是我不能在天玄二区的【涅槃】医疗舱里躺好，你的每一个手下，都会在家里收到我的小礼物。比如说……那边那个叫做罗明的小家伙，他的小女朋友应该在【天黄七区】的平安街 422 号等你结束任务，和她共度纪念日，如果……”

夏溪的话没说完，面前的枪口便终于被人收了回去。

“这就对了，从现在开始，我的任务就交接给你了，好好干，不要让我失望。”

说完，夏溪便闭上了眼睛，呼吸也变得极其缓慢。

站在夏姜身后的小个子，咬了咬牙：“队长，接下来怎么办？”

夏姜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联系准备好医疗舱，然后尽快带他过去。他的生命体征已经快要消失了。”

小个子仍有些难以置信：“队长，他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真是假又有什么所谓呢？”夏姜又叹了口气，“我们没有选择不信的权力。”

小个子仍有些不甘心：“队长，我可以让我女朋友回避一下，没必要因为他的一句威胁就……”

“罗明，这是命令！”

“遵命，队长！”罗明立刻收敛了所有的心思，用通讯器联络上整座太空城最负盛名的医院让其迅速派出急救飞艇。

只是没想到在这一步，罗明就遇到了阻碍。

******

“什么叫没有空余的飞艇？！你们机库里常年备用的急救艇呢？足足十艘，别告诉我都被占用了！什么？要留给贵宾？太空城一共才多少贵宾，现在都在发急病等你们去救吗！？你……什么叫事态没有平息，飞艇不能妄动？不就是个货船坠毁吗！又特么不是【不周】爆炸，更没坠到你们家！你们装什么坎原鸡！？”

罗明吼到一半，通讯器就被夏姜抢了过去。

这位黑甲的中队长，对于通讯器彼端的那份轻慢早已淡然，所以他干脆利索地摆出了自己的条件：“五分钟内，急救艇若不能就位，乾坤安保将撤出天玄八区三七街，并将消息昭告全城。我记得你们的员工宿舍就在那条街上，希望你们面对九区的流浪者能自力更生。”

说完，夏姜就主动切断了通讯，然后叹息道：“等一等吧，飞艇应该一会儿就来。”

罗明迟疑道：“队长，你刚刚是说真的？真要撤出三七街吗？”

夏姜说道：“不然呢？继续护着他们，让他们作威作福么？咱们丢点脸倒也罢了，真被人把小礼物送上门，后悔都来不及了。”

想到夏溪所说的小礼物，罗明也不由紧张：“队长，他说的小礼物，是真的吗？”

“是真是假，你敢赌吗？”夏姜无奈地笑了笑，“虽然我很讨厌地上那个人，但不得不承认，他的办法的确很有效。”

罗明又问道：“那绝地学徒那边……”

“不要管，也不要说，待会儿其他人回来，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诶？”罗明惊讶不已，“但是……”

夏姜摆了摆手：“不要问了，这件事上，你知道的越少越好，你们还年轻，没必要绝了自己的后路。”

国王陛下

第 126 章 天玄九区

罗明只觉得队长的话越发云山雾沼，但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该做的就是遵命行事，不要自作主张。

所以他非常利索地离开了现场，转身跑去货船残骸处，配合其他战士，将巨首驼里昏迷的船员一个个搬运下来。

或许是运气好，也或许是巨首驼在坠毁时，有人做过足够的努力，以至于船上数十名船员虽然人人带伤，却重伤寥寥，更没有人死亡。

罗明见状便不由松了口气，若是伤势太重，那么太空城里也只有天玄二区的【涅槃】医院能救得了他们。但理所当然，那高高在上的医院怎么可能对这群平民敞开大门？

现在么，天玄八区的或者天玄七区的这些平民医院应该足够用了。实在不行，天黄区的黑医也算得上物美价廉，无非是多承担一点风险罢了。

而片刻之后，一艘纯白的飞艇从远处呼啸而至。

来自顶级医院【涅槃】的急救飞艇，果然在五分钟内就抵达了现场。只是这艘救命的飞艇，却看也没看货船残骸旁边，那些痛苦呻吟的船员。它径直降落到了一块小空地上，展现出了精妙的驾驶技艺和飞艇性能，两个穿着全套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从飞艇上走下来，钻入废墟，便要将夏溪抬上悬浮架，全程竟一个字也不多说。

夏姜叹了口气，抬脚跟了上去。

虽说理论上，只要【涅槃】的急救飞艇把人接了上去，这人就算是保住了性命。但考虑到夏溪这浑身的秘密，还有他性命牵连之广，夏姜不得不亲自出面陪同，确保他的确能在剩下的 25 分钟里，躺进医疗舱。

然而走没两步，急救飞艇上，一个全副武装的医院安保，就对夏姜抬起了枪口，示意他停步。

【涅槃】虽然是开在这太空城中，却自养了一队私兵，从训练到装备都比乾坤安保这官兵要“精良”得多，平时既不需要乾坤安保的保护，更不受管制，此时夏姜的姿态，在【涅槃】的人看来就是一种僭越。

夏姜也不多言，右手在腰间轻轻一抚，扣动了短枪扳机，他动作似是轻柔，实则迅捷绝伦。而腰间短枪也没让他失望，能量束精准地打掉了对方手中的长枪，而持枪人甚至还全无反应。

夏姜用一手精妙的速射震慑住了场面，而后便大步走入飞艇，期间再无人敢阻拦。

只是，在飞艇上落座后，夏姜伸手摸着腰间的短枪，脑海中却不断浮现着那个绝地学徒的面容，以及他那更胜一筹的绝妙速射。

“啧，应该没那么巧吧……”

******

天玄九区的夜色浓重如墨。

作为天玄区的扩建新区，它的位置并不理想，头顶是太空城赫赫有名的大剧院，以及拱卫的防御网络，仿佛戴着一顶永远不能摘下的毡帽；四周则是扩建多年，早已将良好位置占尽了的天玄大区；背后更有贯穿【离】上下两区，宛如遮天蔽日的巨兽的伟大中轴……

这一切，都将来自恒星【乾】的光芒隔绝开来，使得天玄九区天然成了永夜之地。

不过，在九区曾经繁华之时，来自【不周】的不竭能源，会通过无数盏灯，化为炽烈的光，为这里带来日夜分明。

而地上的灯火又会将夜色点燃，让这片天玄新区焕发出无限的活力。

当然，随着九区衰落，曾经的辉煌自然退去，残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繁华痕迹，反而显得讽刺。

行走在衰败的九区废墟中，肖恩嘴角勾起一丝讽刺的笑容，心底笑得却是自己。

一时大意，沦落至此，这就是所谓自作自受了。

若是当时没有那头脑一热，而是老老实实待在红杏小队的基地里，和队友们共同商讨对策，纵然结果未必如意，也不至于沦落到满身疮痍，在敌境之内东躲西藏的地步。

但是肖恩也没有丝毫悔意，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选择并没有错。乾坤安保居然把陷阱直接埋在白银的眼皮子底下，这是任何人都预料不到的事，所以与其浪费时间追悔莫及，不如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啊，接下来，该怎么办？”

呢喃间，只见头顶一艘又一艘的飞艇呼啸驶过，为衰败而寂静的天玄九区增添了许多喧嚣。

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周围各区的民间飞艇，有前来浑水摸鱼的帮派组织；有急于搜集一手资料的新闻记者；更有纯属看热闹的围观群众……不过很快，这些飞艇就被分散在九区各个街道上的安保战士用能量束迫退。

而夹杂在其中的几艘急救飞艇的身影，倒是让肖恩感到松了口气——巨首驼货船上的人多半是性命无忧了。

只不过肖恩很快就收敛了心神，他现在实在没有余力去关心旁人，自己的情况怕是比任何一名船员都要糟糕得多。

货船坠毁时，肖恩身处船首，承受了最强的一波冲击，五内俱伤不说，舰桥粉碎时的许多碎片，到现在都还留在他的身上……之后，肖恩别说包扎疗伤，甚至不及回神，就被夏溪偷袭，不得不打了一场让他心神动摇的恶战。

战后，肖恩又被乾坤安保的人偷袭，险些当场毙命，而此时肩膀和大腿的枪伤则不断传来令人头晕目眩的剧痛，每走一步，身躯都仿佛更加沉重了几分。

所谓油尽灯枯也不过如此了。

恍惚间，肖恩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阵贪婪的笑骂。

“靠，真的假的？只要能抓住那个小子，就有两百万乾坤币？哪来的大人物，这么值钱？”

“千真万确，虎头哥亲口说的，还能有假？而且管他是真是假，大不了白跑一趟嘛，还能有什么损失？”

“说什么蠢话，你就不怕被悬赏的是【白银】那伙凶人，到时候被人一枪打死？”

“两百万悬赏啊，被打死也值了！”

第 127 章 废墟之中

这些喧哗声，让肖恩只听得倒抽一口凉气：天罗地网来得好快！才几分钟时间，三教九流的人居然就都被发动起来了！

而且，两百万？他还真是够值钱啊！现在投案自首的话不光能还清李钰的欠款，还能倒赚一百万！？

不过绝地学徒当然不会去自投罗网，他辨别了声音方向，放缓脚步轻轻避开，在这深沉的夜色之中，他的身影仿佛融化在了黑暗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但肖恩丝毫不敢松懈，这片黑暗中，不知有多少双不怀好意的眼睛在注视着他。而想到不久前那个借着喷射背包奇袭而来的黑甲中队长，肖恩更是感到芒刺在背。

而行不片刻，前方忽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转过街角，十余道手电筒打出的光柱四下晃动，在废墟间映出光怪陆离的憧憧鬼影。

这几乎是与肖恩迎面相撞，绝地学徒不及感叹自己伤重之下五感迟钝，立刻就翻身进了身旁一座废弃民居，也恰到好处地避开了一道突然扫来的光柱。

片刻后，有两人脚步松散地走进屋来，随意地用手电扫视了一番客厅，只见满地积灰，连个脚印都没有，便扫兴地转身而去，留下一串怨言。

“大半夜把人叫起来抓人，左老大是真会使唤人啊。”

“知足吧，好歹这次是要发钱的。只要在附近几片街道扫上一圈，咱们每人都能有个一两百的外快。”

“呵，老刘你是天真了，一两百就让你知足了。知不知道上面许诺给做老大的赏钱有多少？足足一百万！哪怕没抓到人，提供线索也有十万！”

“靠，难怪他肯花几千块让弟兄们跑腿，这是稳赚不赔啊！”

一直到对话声远去，肖恩才从天花板上翻身落地，之前紧扣住砖缝的手指微微有些发麻。

万幸那两个底层帮众只是被临时抓的壮丁，全然没有敬业精神，手电筒都没往上抬一抬，否则肖恩就危险得很了。

而落地后，肖恩不由勾起嘴角，有些想笑。

这两百万悬赏，怎么转眼就缩水了一半啊？天玄九区的帮派组织虽然破落，但从这层层盘剥的情形来看，倒还真能看出几分往日的辉煌气象……

只可惜，肩头和大腿的伤势让肖恩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在避开这一队人后，肖恩只感到浑身的力气都在飞速流逝……他知道自己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目前最好的选择是前往天玄八区或者七区，那是太空城中人口最为稠密的平民聚居区之一，安置了天玄区绝大部分的常住人口，相应的配套设施也最为齐全。无论是休养疗伤还是搜集情报都很方便，甚至可以找机会偷渡离开太空城！

不过……

肖恩深深吸了口气，将脑海中的杂念一扫而光。

方案很美好，但根本不现实。现在连九区的街道上都充斥着三教九流之人，那么前往七八两区的通道肯定更是戒备森严。

那两百万的悬赏，恐怕不是临时发布的。以绝地学徒对夏溪的了解来看，或许他早在【巽】的时候就已经准备了多套预案，就仿佛一套连环陷阱，肖恩身处其中，无论如何挣扎都只会显得更深。

而片刻后，随着肖恩悄然攀上一座高层建筑，眼前所见景象更是直接验证了他的猜测。

从高处看去，前往七区和八区的主干道处已经被彻底封堵起来，除了乾坤安保的人以外，还有一些同样全副武装，却显然不隶属于乾坤安保的雇佣兵。

更糟糕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被那高额赏金吸引，从各个地方向着九区云集过来，将搜捕的天罗地网织得越发细密。

肖恩只探头看了一圈，便立刻小心翼翼地缩了回去。

就是刚刚眺望的那一瞬间，他就隐约感到似乎有人正要将视线扫来——他所处的高层建筑固然视野良好，却也容易成为反侦察的焦点。

而这一次来抓捕他的人里，显然不乏高手。

肖恩的心逐渐沉了下去。

就在肖恩缩头的同一时间，附近便有几队巡逻的帮众得到指示，调转方向包围过来。

几分钟的时间里，超过一百名武装帮众陆续抵达现场，包围了这栋高楼。他们封死了周围的每一条街道，然后大队人马冲入高楼，开始搜查每一个角落。

现场嘈杂而狼藉，不时便有不同帮派的帮众因为一言不合而斗成一团，甚至开了枪。

然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并没有来得及爆发，随着一个小个子的安保战士抵达现场，纷乱之势顿时为之平息。

一名鼻青脸肿的壮汉，正高举着手里的铁管准备报仇雪恨，但见到那小个子战士，却立刻停住了动作，讷讷地说道：“罗，罗老大……”

小个子战士冷哼一声：“这里没有什么罗老大，我是罗明，乾坤安保【离】中队的副队长。”

不远处，一名持刀的汉子谄媚地笑道：“是，罗队长！”

罗明瞥了他一眼：“小左的人也到了？还以为他彻底退休了呢。”

“左老大的确已经退休了，但听说这次是您的召唤，那当然……”

罗明摆了摆手：“别废话了，让你们的人都下来吧，用不着浪费时间去上面找，早就跑了。”

“是！”持刀的人根本没有犹豫，立刻用通讯器将楼上的同伴全部喊了回来。

这些厮混于荒废区域的帮众，没有任何人胆敢忤逆眼前这个小个子战士。

罗明被收编加入乾坤安保之前，曾是天玄九区毋庸置疑的王，甚至七区、八区乃至天黄区都流传着他的威名。此时虽然退出了帮派，但威名依然凶悍。

宁肯得罪那位地位更高的中队长，也不可招惹那不显山不露水的副队长。这就是天玄区所有帮派的共识。

但罗明却无意在曾经的手下面前炫耀自己的过去威名，在现场扫视了一圈后，注意力便来到了污水管，他上前两步敲了敲那厚实的金属外壁，听着回音思忖片刻，问道：“下水道有人去查了吗？”

众人面面相觑。

第 128 章 梦

对于帮众们的迟钝，罗明不由皱紧了眉头：“还不快去！”

帮众们立刻不约而同地散去，过不多久就有人在地下发出闷闷的喊声：“我们找到他的踪迹了！”

“追！”罗明做出指示，而后又补充道，“地面上的包围网也不要撤掉，以防万一。”

说完，罗明干脆地在一楼大厅的前台坐了下来，全然不顾台面上的积灰。

这个小个子就仿佛石雕一般一动不动，等待着派往各个方向的人手回报消息。

然而半小时后，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

“罗老……罗队长，小的们无能，实在没找到那人的踪迹。”

“下水道我们已经尽量去搜了，但您也知道九区的下水道是整个太空城也有名的大迷宫，我们就算再多几倍的人也……”

“地面上没有任何异动，我拿性命担保绝对没有！”

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回话，罗明的神情越发阴沉，而这也让帮众们越发心悸。

虽然他现在穿着的是乾坤安保的制服，被收编以后也仿佛收敛了性子……但他在帮派时期留下的故事实在太过恐怖。

所幸罗明最终也没有爆发，而是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算了，逃得了一时还能逃得了一世不成？把人撤回来吧，省得给人浑水摸鱼了。”

说完，罗明便快步离开了这栋高楼，余下人各自如释重负，彼此目光相触时，也不由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共情心理，原先的些许敌意烟消云散。

没了敌意，分属不同帮派的人，便下意识攀谈起来。

“罗老大要找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九区有多久没这么大张旗鼓地闹过了？上一次还是罗老大跟天玄区上区的人对峙吧？”

“是啊，整个九区，甚至七八两区的人都跑来了，罗老大是真的威风。”

“不过当时明明是我们赢了，不知为什么后来罗老大又跑去加入乾坤安保，还只任副职。”

“而且，我听说乾坤安保在这边挺穷的，那个中队长除了一身黑甲，基本就只剩下穷酸。”

“罗老大以前也是挥金如土的人物啊，结果跟着那么个穷酸队长……我看他的配枪也有几个月没换过了。”

“说来，既然乾坤安保这么穷，怎么突然就拿出一百万悬赏，只针对一个人？”

“等等，一百万？不是两百万吗？”

“什么一百万两百万，我听方哥说，活捉那个人能领五百万赏金啊。”

话题由此一下子涣散开来，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帮派人心，立刻崩盘。

而在吵闹间，所有人都没注意到，一个守在大厅旁的灰袍帮众悄然溜了出去。

他迈着散漫的步伐，沿着冷清下来的街道慢悠悠晃着，时不时还和擦肩而过的帮众队伍挥手招呼，发出傻乎乎的笑声。

这样的游兵散勇，在高楼附近屡见不鲜，没了罗明的统一指挥，这些乌合之众本性便是如此。百万悬赏只能刺激一时，终归敌不过天然的惰性，所以就算没人命令解散，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打折呵欠回家睡觉。

甚至那些被要求堵住街口的卫兵，也变得稀松不堪。灰袍的帮众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缺口，漫步而过。

一直到他从所有人的视野中消失，才陡然加快了步伐。

******

肖恩披着灰袍，迅速远离那栋高楼。

被人那么快就锁定位置，反包围过来，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仿佛那栋高楼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所幸他临机应变得当，一方面故意在下水道处留下诱饵，一方面则披上一间废墟中搜集到的灰袍，弯腰驼背伪装成一个不起眼的帮众，光明正大地站在众目睽睽之下，反而成功瞒天过海。

不过，正如罗明所说，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

行走在破败的街道上，肖恩的心情没有丝毫放松。

在九区参与搜捕的帮众虽然只是乌合之众，却胜在人多。纵然有很多人四散回家，但也有更多人从各个地方涌入进来，所以这张网实际上是越来越难挣脱了。

此外，七区和八区的入口是由乾坤安保和精锐佣兵牢牢看守着的，根本没有破绽。

最后……带着一身重伤，在大厅里木然站立许久，肖恩的伤势进一步加重了。

行走间，绝地学徒只觉得身躯越来越僵硬沉重，视线也变得恍惚起来。

“所以，不能去七区八区，又能去哪里？”

他不由轻声自语着——因为现在的他，只有将念头诉诸于口，才能维持意识清明。

但这份清明也只维持了一瞬，即便用语言辅助思考，他还是觉得头脑沉重地无法维系逻辑。

“愿原力，与我同在吧……”

呢喃间，肖恩继续迈动脚步，却已经找不清前进的方向。

前方的黑暗仿佛活了一般，蠕动着向自己逼近过来，但他却不能转头，更不能停下脚步。

最终，当黑暗将他吞噬的时候，肖恩已经感知不到了自己的存在。

肖恩仿佛进入了一场梦。

一场关于童年的梦。

肖恩自记事起就生活在绝地圣殿，只是这一次，梦中的他却没有生活在那个圣洁的地方，而是站在一个花团锦簇的庭院里。

不知是梦境的渲染，还是花丛的点缀，肖恩只觉眼前的一切都无比鲜艳明亮，带着令人心底暖洋洋的色彩。

庭院并不广阔，肖恩可以透过身边的花木，清晰地看到院墙就在不远处。然而这有限的空间内，景物却精致而奢华，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莫不是世间珍品。

很奇怪的是，有很多花木，肖恩明明没有见过，却下意识知道它们的价值。

花丛中有一条卵石铺成的小径，通向一座褐色的凉亭。亭中坐了一人，正冲他招着手。

那人背靠阳光，相貌五官隐藏在一片晕轮之中，但那亲昵的动作却让肖恩不由便心生好感，难以提起戒备之情。

肖恩下意识迈步向前，却发现自己的脚步迟缓而娇憨，身体也把握不好平衡，左摇右摆……显然这场童年梦境中的他，正处于蹒跚学步的时候。

不过，每次当肖恩摇摇欲坠时，身后总有一双温柔的手臂搀扶住他，让他能够继续倔强地迈动脚步。

肖恩想要回头，却发现他已经走到了凉亭之中，来到那招手的人面前。

那人仿佛开口说了什么，但肖恩近在咫尺却听不清楚，只好踮起脚尖抬起头，尝试和那人贴得更近。

然而下一刻，那人的相貌突然清晰地呈现在视野中。

一片扁平的面孔宛如光洁的石板，两条细长的眼睛，一张紧抿着的嘴巴则像是画笔勾勒出的线条。

那是肖恩绝不会忘记的脸孔！

“故人相见，有没有想我啊？”

下一刻，肖恩从梦中惊醒。

第 129 章 天职

“诶，你醒了吗？太好了我果然没有算错！说来你的体质真的相当惊人啊，是在哪里接受过改造吗？刚捡到你的时候还以为你多半醒不过来了呢，结果才睡了三天……”

恍惚间，肖恩似乎听到耳边有人聒噪。

“不过就算真的接受过改造，也不能这么不爱惜啊。毕竟是血肉之躯，又不是随时可以拿备用零件来替代的机器人，说来就算是机器人，频繁更换元件也不是好事。”

肖恩眨了眨眼，让自己的视线变得清晰起来。

他应该是躺在一片废墟之中吧，至少眼前所见，很难称之为屋顶，更像是山洞一类，粗粝而狰狞。

“不过醒过来只是第一关，你身上伤口很多，内脏也有出血，我这里的药物又不全，你不坚强一点可是活不下去的哦。”

肖恩尝试深呼吸了一次，只感到一阵阴冷的空气涌入肺中，让他感到浑身都有些僵硬，不过也仅止于僵硬……之前那些外伤，已经被人巧妙地处理过，并包扎起来。

“不过既然最难的一关都被你跨过去了，我相信以你的生命力，后面的问题也难不倒你，总之对未来要充满信心，懂了吗？我可不想费心费力地救回来一个死人啊。”

肖恩试着握了握拳，手臂上传来的反馈，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中——他几乎握不住拳头。

“算了，说这么多差点忘了，对伤员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补充营养。正好我刚换来了一点食物，熬了锅粥，趁热喝一碗吧。”

肖恩没有在意肉身的虚弱，作为绝地学徒，原力依然与他同在，克服一切难关的勇气也和他同在，他重新闭上双眼，让熟悉的感觉回到身旁。

与原力的联系依然如初，甚至比以往更加紧密。

“哎呀别睡啊，就算要睡也先喝了粥再睡，这东西凉了就不好喝了，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补充营养……”

耳边聒噪声不断，同时肖恩也感到一只并不怎么有力的手臂，将自己从床上拉了起来，斜倚在一堆软垫上。

纵然有些疲惫和困倦，肖恩还是再一次睁开眼，然后便看到一张须发杂乱的邋遢面容，正载着诚挚的笑容凑近过来。

或许是当地的流浪汉？但相较于一般的流浪汉，这人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面容虽然邋遢却不肮脏，只是须发缺乏打理；从五官和皮肤来看，已经步入中年，但目光明澈，面色红润，显得活力十足；此外，身上虽然穿着破旧的衣衫，却没有酸臭的味道，甚至连手指甲都认真打理过，没有留下什么泥垢。

甚至这个溶洞似的空间里，还摆放着各种来自九区的破旧家具设备，让这片空间显得狭小却充实……在肖恩看来，他实在更像是个不修边幅的艺术家。

而被这位有艺术家气质的中年人捧在手里的热粥，则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香甜气息。

肖恩不由自主，腹中咕咕作响。

中年人笑了笑，用汤勺舀了热粥送到肖恩嘴边。

肖恩没有拒绝对方的好意，只觉入口鲜美，粥里居然加了苏卡猪肉丝，还有一点蔬菜和乳制品的味道。

“白粥容易吸收却没营养，这是专为你熬的滋补粥，能多喝就多喝一点吧。”

肖恩点点头，就着对方手里的汤勺，一点一点喝完了整碗粥。之后，那人将碗和勺就着一个破旧的水槽清洗了一遍，认真收回壁橱，又拿出新的碗和勺，为他自己舀了一碗粥，细细品味起来。

看到肖恩正认真注视着他，中年人微微一笑：“知道你还没吃饱，不过你现在身体还虚，不能吃太多东西，先忍一忍吧。”

肖恩摇摇头，问道：“为什么要救我？”

中年人愣了一下，放下粥碗，反问道：“看到有人倒在面前，所以出手相救，还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肖恩对此却不以为然：“这里是天玄九区吧？”

“没错，天玄九区，好人不长命的地方。”中年人坦然道，“换做别人倒在面前，我的确是不会救的，毕竟我总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救了不该救的人，很容易性命不保。”

“那，为什么？”肖恩沉吟了一下，开门见山地问道，“因为悬赏？”

“我不知道什么悬赏，也不想知道。”中年人轻描淡写道，“只有那些被利益蒙蔽了双眼的帮派分子，才会把上面的赏金当真。我救你，是因为你与我是同行。”

肖恩不由瞪大眼睛。

同行？你也是绝地？！

却见中年人舒展开两条杂乱而浓密的眉毛，伸手指向墙上挂着的一条宽厚的腰带，笑道：“你也是医生吧？”

肖恩一怔，随即恍悟，那条宽厚腰带，是他在红杏小队的基地里为自己特制的装备，既有一定的防身护体之用，内部还有相当大的存储空间。

腰带里面有许伯为他量身定制的急救药膏，还藏着一套精巧的急救手术器具——肖恩考虑到自己要只身上路，准备工作相当充分。

而万幸的是，这条腰带经历了与夏溪的连番恶战，居然也没损毁，还成了肖恩的医生证明。

中年人又说道：“当然，我知道你除了医生之外，还兼职做些别的工作，但对我来说那并不重要，毕竟我现在也在做兼职，兼职流浪汉，哈哈。”

笑过一番，中年人说道：“总之，只要你是医生，就值得我出手相救。毕竟若是医生都不救医生，天底下还有谁会救医生呢？”

肖恩皱了皱眉头，总觉得中年人这坦然的话语中，包含着沉重的苦涩，只是不及细品，便感到倦意再次袭来。

中年人说道：“好了，别说太多话了，喝完粥就早点休息吧，等你再恢复些精神，咱们慢慢聊。”

肖恩点点头，缓缓闭上眼睛，躺倒在床上。

睡意彻底降临前，肖恩开口问道：“还没请教您的名字。”

“王毅。”

“我是肖恩，谢谢王毅先生的救命之恩。”

“不用这么客气，救死扶伤可是医生的天职。”

第 130 章 恢复中

靠着王毅的崇高觉悟，以及绝地学徒那千锤百炼的体魄，肖恩在苏醒后的第二天就恢复了行动能力，并顺利地下床单腿走动了一番。

虽然距离痊愈还遥遥无期，两处近乎贯穿的枪伤仍在不断作痛，但这无疑是个极好的兆头。

身处险境，肖恩只希望自己能越早痊愈越好。

不单单对自己，更重要的是对王毅。

这名兼职流浪汉的医生有着极其高明的医术，靠着这手医术，他顺利地将重伤的肖恩救了回来。

但他本人却在九区无依无靠，不与任何人为伴，独自在九区边缘的一个假山溶洞里，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平日里偶尔出门帮人治病疗伤，或者加工一些简单药物来维持生计。

这样一个不挂靠任何帮派的散人，若是被人得知窝藏了天价悬赏的犯人，下场自是不言而喻。

而肖恩被人发现显然只是时间问题。

王毅的住处虽然隐蔽，终归还是在天玄九区的范围之内。那些帮众们在九区搜寻了几天不得结果，早晚也会找上门来——事实上王毅能把自己窝藏三天，已经非常出乎意料了！

事实上，肖恩甚至无法理解王毅的选择。

就算救死扶伤是医者的天职吧，但是会有医生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救人吗？从他平日的谈吐来看，虽然有些过于健谈，但无疑是个头脑清醒的聪明人，不可能考虑不清楚利害关系。

但是，这个问题肖恩既没有问出口，更没有细想下去。

因为就算细想下去，也只会多出一些无端的凭空猜忌，对改变现状毫无帮助。

所以肖恩干脆坦然地接受了王毅的人设，承认对方就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医生，自己能在绝境中得此人相救，全赖原力的引导。

接下来自己要做的，就是尽快痊愈，离开，不给王毅添麻烦，然后等以后有机会了，再来回报对方的救命之恩。

然而肖恩虽然做好了打算，却在当天晚上就遭遇了严重挫折。

王毅在给肖恩换药时，一脸无奈地表示：“药没了。”

肖恩闻言一愣：“没了？”

王毅说道：“你带的药膏，我一开始不知道用途，浪费了不少在无关紧要的小伤口上，到处理关键的枪伤时已经不太够用了。而我这里……你也看到了，不可能有多少药品储备。”

肖恩嗯了一声，表示理解。

虽然不清楚这个医术精湛的中年人，为什么会沦落到九区当流浪汉，但显然，身为流浪汉的王毅，不可能拥有太多药物。

乾坤集团本就对药物管控严格，非法渠道流通的各类药品都能被炒上天价，而在九区这种秩序沦丧的地方，囤积价值高昂的药品，无异于惹火烧身。

甚至王毅用来包扎肖恩枪伤的药膏绷带，恐怕都是他自己拿来救命的宝物。

既然如此，肖恩也不强求更多。

他尝试着活动了一下肩膀，只觉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席卷而来……不过还好，还在绝地学徒的承受范围之内。

不过，还没等他尝试迈动伤腿，就被王毅一巴掌拍在头上。

“你在干什么！？找死吗？！”

肖恩一惊：“可是……”

王毅有些无奈：“药没了，我可以再想办法去换，你的命没了，找谁换去？”

“但是……”

“放心吧，我在这里生活了5年，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是觉得……”

“行了，伤员就乖乖遵医嘱，不要让我之前的努力白废掉了！”

王毅难得疾言厉色了一番，便匆匆离开了山洞。

肖恩留在山洞中，一时心绪如麻。

的确，现在的他，身体状况还远没有好到可以自由行动，就算离开这个山洞，也未必真能逃脱九区的天罗地网。

可是继续留在山洞里，又仿佛是在坐以待毙。

肖恩不想去怀疑救命恩人的品德，但他不得不怀疑，就凭这么一个小小的山洞，真的能护得住自己吗？

而且，昏睡了这么久，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让他无比牵挂。

自己不告而别，红杏小队的队友们……好吧现在大概是前队友了，会作何反应？李钰会沿着蛛丝马迹调查下去，然后一路杀到【离】来追债吗？

不得不承认，肖恩此时竟对李钰追债一事，有了小小的期待。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师父怎么样了？

自己是在电视上看到师父的消息，才动身离开【巽】的……虽然现在想来，那个新闻有很大的可能是乾坤集团放出来的诱饵，但毕竟师父是确凿无疑地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了。

乾星系的局势，也必然会有巨大的变化。

而就在肖恩胡思乱想的时候，山洞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肖恩立时警觉起来，以绝地学徒的敏锐感知，几乎是瞬间就听出了来人并非王毅。

而且不是单独一人。

脚步声中，还夹杂着枪支与跨带锁扣的碰撞声，这让肖恩不由汗毛炸立。

他下意识伸手摸向腰间，然而却握了个空，这才想起绝地武士最值得信赖的武器，如今已经不在身边了。

当然，就算没有光剑，单凭原力，绝地武士也能轻易战胜普通的人类，更遑论区区几个杂兵似的武装帮众。

让肖恩感到警惕的是，王毅才离开不久，就有帮众找上门来，莫非……

就在此时，门外又传来了帮众们的谈话声。

“我说，再往前就是王医生的家了，那边就别过去了吧。”

“问题是这九区都快被我们翻遍了，也没找见那个小子啊！”

“或许早就跑了呢，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还留在九区？这都四天了啊，真留在这里的话怎么可能不被找出来。”

“所以就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了，过去四天，有人搜过王医生的家吗？”

“听说老左那边派人来过，王医生说没见过什么重伤的少年人。”

“但老左那边的人也说了，他们当时是隔着房门说话的，没人进到里面过。”

“所以你才要趁王医生不在，抄他的家？”

“放屁，我就是看看，谁要抄家了？”

“但是趁人不在闯入人家里，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可说不清楚了。”

“所以我才叫上你一起来啊！”

“咱们两个就能说清楚吗？我才不要给你陪葬呢。得罪了王医生，哪儿还能找到这么物美价廉的医疗服务啊。帮里那个郝友德，护工出身，懂一点粗浅医术，就拽得仿佛是副帮主一样，你要去舔他的屁股？”

“靠，让你这么一说……但是真的就只剩下这里没搜过了啊！”

“妈的，谁不知道九区就剩下这里没搜过！人家都傻，就你聪明，知道趁着王医生不在的时候来抄家？”

“行了行了，不搜了行了吧！让你说得好像我成了罪人似的。”

“你换个角度想想，就算搜到了又能怎么样？真以为那百万奖金能落到咱俩手上？”

“也是，据说最上面的奖金是一千万，到了咱们头儿那边就只剩下一百万了。”

“所以到了咱俩这边能有五十万就不错，而且真把五十万给你，你敢收着吗？”

“这，这倒也是，我记得钱老哥之前就是发了笔横财，也就几万乾坤币，结果第二天就横死家中。”

“对啊，咱们这种杂鱼就该有杂鱼的觉悟，幸福美好的人生和咱们没有关系，老老实实地巡逻拿例钱就对了。”

随着对话深入，门外的脚步声终于远去。

第 131 章 妙人

肖恩不敢大意，牢牢屏住了自己的呼吸，一直到再也听不到脚步声，才长长出了口气。

若是那两个帮众真的一时脑热闯进门来，这狭小的山洞里可没有藏人的地方，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局面了。

不过，听了他们的对话，肖恩倒是抚平了心态，而后渐生感慨。

为什么王毅区区一人，就能将一个悬赏千万（存疑）的人在家中窝藏了整整四天，而不被人察觉？

为什么他能不挂靠任何组织，在九区这样的环境下自力更生？

为什么他会甘愿承受风险，收留一个被悬赏千万（存疑）的伤者？

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医生。

至此，肖恩非常欣慰自己从没有怀疑过对方的品德，不过接下来却又有个问题涌上心头。

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沦落到九区来当流浪汉？

******

肖恩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答。

由王毅本人坦然相告。

“我为什么会沦落到这里？哈哈，也谈不上沦落吧，九区也有九区的好处，住得久了，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没有条条框框的地方。不过要说为什么会来九区……该说是缘分吗？好吧，其实是破产以后，不得已到这边逃债来的。”

“为什么会破产？嗯，应该说，是得罪了一位，或者一批得罪不起的大人物所致吧。”

王毅在嬉笑间，讲述了一个让人完全笑不出来的故事。

作为一个出生在贫寒家庭的孩子，王毅自幼就展现出了高人数等的聪慧。在平民学校中，他靠着自学，14 岁就考入了赫赫有名的并拿到了全额奖学金。20 岁时，他提前三年完成所有学业，并被特邀前往【涅槃】实习。

在那所乾星系内排名稳居前二的医院里，王毅继续释放着无与伦比的才华：他提前一年完成了实习期内的所有工作任务，被院长破例提拔为一个新科室的负责人，又在短短数年间将这个新组建的科室发展成院内的王牌之一。

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毕生挚爱，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故事的前半段，是一个如梦似幻的美好童话，然而情节却在此急转直下。

在王毅 35 岁的时候，【涅槃】迎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病人。那人被送到急救室时，浑身溃烂，奄奄一息，已经不成人形。而即便是乾星系内最为先进的医疗舱也无法挽回那急剧流失的生命力。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清楚，这究竟是什么病。

短短半天时间里，病人几度徘徊于生死线上，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宣布对此束手无策，病人的命运似乎已经无可更改。但在此时，王毅却大胆地提出了一种猜测，并主动要求承担医疗任务。

面对上级和同僚的劝阻，王毅固执己见，甚至以近乎强硬的手段将病人转到了自己的科室，而后倾尽全力为他医治。期间，王毅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施展出来，甚至是一些尚未得到权威认证的医疗手段也在所不惜。

最终，病人成功保住了性命——一周的性命。

在王毅宣布病人的病情已经全面好转的一周后，病人暴毙于病床上。

而后的发展堪称荒唐，作为主治医生的王毅甚至没来得及对病人进行尸检，就被当局逮捕。他在医治期间采取的每一项前卫的医疗手段，都成了他“好大喜功、枉顾人命”的罪证。而对于这等无妄之灾，他却连开口反驳的机会都得不到。

医院内的同僚也纷纷报以沉默，那些平日里前倨后恭的下级医生，那些口口声声对他寄予厚望的上级领导们，没有任何人对他伸出援手。

而直至此时，王毅才终于得知，那个被他从死亡线上强行拉了回来，续命一周的病人，姓马。

乾坤集团四大家族，马家的那个马。

再之后的故事则顺理成章：承担了所有医疗责任的王毅，再也当不成明星医生。那天文数字的医疗赔偿金额，让这位事业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直接破产，进而妻离子散。

“以上，就是我沦落到第九区的来龙去脉了，故事说得比较啰嗦，你不会嫌我话多吧？毕竟很久没和人这么聊天了。”

王毅笑嘻嘻地喝了口水，那杂乱的须发之下，依然是一张真挚的笑脸。

肖恩实在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还能笑得出来。这段故事之后，就连他这个旁观者都感到义愤郁结于胸。

世上怎能有如此荒唐的事？

“并不荒唐，其实一切都顺理成章。”王毅说道，“我也是后来才逐渐想明白的。你看，当时医院里的明星医生并不止我一个，论及学识渊博，技艺高超，我最多只能排到前五。但当时所有人，包括我很敬重的一位前辈都明确表示无可奈何，那才过去半天时间而已啊，很多化验报告都还没出来呢！”

肖恩听到这个细节，也不由起疑：“你是觉得，他们故意放弃治疗？”

王毅又说道：“其实当时院长、副院长都给了我足够的暗示，可惜我全部心思都被那奇怪的病症吸引，对他们的警告视而不见。

而后来，随着病人病情逐渐好转，我才终于发现了一点端倪，可惜为时已晚……那个人，是被人下毒的。”

“下毒？！”

“嗯，一种完全未知的毒药，直接作用于基因层面，引起肉身的全盘崩溃。那不可能是天然存在，只可能是人工制造，只可惜我还没来得及解析毒药成分，就沦落到九区来了——我是不是不该说沦落二字？”

“所以，你才说自己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嗯，四大家族的人身中奇毒，多半是家族内斗的结果，而我一个毫无背景的医生贸然参与其中，强行把必死的人救回来，还试图解析毒药成分，自然是得罪了人。后来那位大人物死在我的病床上，就是最明确的警告……可惜我也是到了第九区才想明白这一切的。”

肖恩忍不住问道：“那么对这一切，你就不恨吗？”

“恨啊，但恨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四大家族只要动动指头，对我们这些平民来说就是地动山摇。我现在孑然一身，还是念头通达一点才过得下去，哈哈。”

随着王毅再次绽放笑容，肖恩越发觉得此人，堪称奇妙。

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即便历经人生惨变，仍能乐观通达，心思澄净。他既没有故意忘却过去，也没有被愤恨蒙蔽心灵，虽然身处流浪的九区，却仍乐观地面对着每一天。

更难得的是，他明明是因为当年多管闲事而从巅峰跌落，可如今见到伤病的人，仍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一时间，肖恩仿佛被王毅的笑容所感染，心中因陷于困境而生的诸多负面情绪也都一扫而空。

第 132 章 食为天

良好的心境，对伤势的恢复有着极佳的助力，在那一次畅谈之后，肖恩的伤势恢复地非常顺利，不过四五天时间，已经可以正常走动，并简单舒活筋骨。

虽然距离恢复作战能力还远，但这无疑是个极好的兆头。

对此，王毅也是赞不绝口。

“年轻人的生命力就是旺盛啊，缺医少药的也能恢复这么快……可惜九区的药品资源还是太紧缺了，不然哪怕随便搞一点正规的巴克塔药膏，也能让你半天下地，两天痊愈。不过，能愈合成这样总归是好事，今天就带你庆祝一番吧。”

肖恩惊讶：“庆祝？”

“喝了这么多天的肉粥，也该腻味了吧，我带你品尝一下天玄区最有名的民间小吃！”

“诶，九区还有民间小吃？”

“当然不在九区，是七区的‘马家杂煮’，在整个星系里都是赫赫有名的特色美食哦……不过说到底也只是庶民饮食，你如果是期待【开元宴】那种奢侈大餐的话恐怕要失望了。毕竟我现在只是流浪汉，请不起太好的东西。”

王毅一边絮絮叨叨，一边拉着肖恩往山洞里面走，而肖恩直到不由随之迈步，腿上的伤口传来些微的刺痛感，他才意识到那个自顾自的中年人究竟在说什么。

“你要带我去第七区，现在？！”

虽然对肖恩来说，离开第九区是迟早的事，但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养好伤，探查好敌情，有了足够的把握以后再采取行动。

现在贸然离开山洞，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若是在第七区被人发现踪迹，王毅这个包庇犯也没有好下场。

所以肖恩虽然很惊讶于王毅居然有带他去第七区的手段，但第一反应就是不妥。

王毅说道：“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去，我可以帮你做易容……”

“易容技术我这里更专业。”肖恩婉拒道，“但我依然不认为承担暴露行迹的风险是明智的行为。所以，你是有什么必须要去第七区的理由吗？”

肖恩并不认为对方是在故意设计害他，以这个医生的手段，真想害他，办法多得很，没必要专门把人骗到七区。眼下这情形，更像是王毅想去第七区，但不放心肖恩独自一人。

毕竟上一次他离开不久，就有帮派分子找上门来，只差一点就要破门而入了。

“这个……”被人看穿心思以后，王毅顿时有些尴尬，“也谈不上必须要去，你如果不放心，我留在这里也可以。”

肖恩却当然不会让救命恩人难做，何况他本人也对离开九区有着迫切的需求。

“正好我也想去第七区看看，能有人带路当然最好。不过，我们要怎么去？”

王毅见肖恩好说话，顿时放下心来，笑着解释道：“现在要去第七区已经很方便了，九区的封锁日趋稀松，虽然各个出入要道都还有卫兵戳着，但人心早就飞了……而且我们也不需要经过那些交通要道，我这里有密道。”

王毅说着，掀开了一道帘子，露出一堆瓶瓶罐罐，那是他平日储存米面粮油的仓库，总是被打理得整整齐齐，也堆得满满当当。

而这拥挤的仓库之中却别有洞天，只见王毅用力推开了一尊沉重的铁罐，露出地上一扇紧闭的闸门。王毅喘着粗气掀开闸门，一条蜿蜒向下的通道就呈现在眼前。

肖恩见此，不由恍然："这才是你定居山洞的理由？"

王毅笑道："差不多吧，不然到底还是楼房住得舒服嘛，这山洞的饮水供电都麻烦得很，出去换点粮食都要跑老远……但只要这条密道还在，我就哪里也不会去。在天玄九区，能够自由前往其他区域的通道才是无价之宝。"

肖恩点点头表示理解，如今衰落的九区早已沦为犯罪者的家园，与之毗邻的七八两区日常都会进行各种人员和物资管制，在此基础上，能够打破管制，偷渡到其他区域的通道自然是价值连城。

"说价值连城就夸张了，事实上，九区的秘密通道是非常多的。"

行走在漆黑的通道中，王毅仍不改其健谈的本色，一边用手电筒照亮前方，一边为肖恩讲解秘密通道的故事。

而肖恩则一边继续用易容道具来改变自己的肤色，垫高脸颊和颧骨，一边认真听王毅的故事。

"天玄九区的设计规划，明面上的说法是为了安置小型商户，其实却从一开始就存了'打造天玄黑市'的主意。你看，这里被四方包裹，连恒星的光芒都照射不进来，一旦【不周】停止供应能源，就变得漆黑一片，看似是缺陷。但反过来说，这里天然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无论想去哪里都特别方便。"

"后来九区在实际建造的过程中，有意黑市生意的权贵们就开始各显神通，各种不受官方管制的密道被堂而皇之地建造出来，彼此层层叠叠就如同一张暗网。这张网络一度支撑起了九区的繁华，也见证了九区的衰落。在几乎公开化的黑市生意被严厉打击以后，大部分密道也随之摧毁。但当时建造的时候，九区的密道实在太多了，所以仍有相当一部分保存至今。我所占据的，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条。"

王毅口中微不足道的密道，绵延曲折，格外漫长。肖恩跟在王毅身后，走了足足半个标准时，才终于见到了曙光。

伴随曙光一道而来的，是一阵略显刺耳的喧嚣。

“炒饭！刚出锅的炒饭！”

“新鲜开业，全场五折！新鲜开业，全场五折！”

“杂煮、正宗的杂煮！”

与这份喧嚣相伴的，则是令人不由垂涎的食物香气。

肖恩不由自主，肚子发出了咕哝声，王毅则微微一笑，加快了脚步，上前推开通道末端一扇半掩着的木门，露出一片灿烂的繁华之光。

“欢迎来到天玄七区【食为天】广场！”

王毅上前几步，夸张地张开双手，为肖恩介绍着前方的美景。

第 133 章 杂煮

一片整齐有序的街区中，经营着数之不尽的食肆和商铺；商家们用炫目的霓虹灯火以及刺耳的吆喝声，吸引着过往的行人，兜售自家美食。

一时间，肖恩只觉心驰目眩，油然而生“百闻不如一见”的感慨。

【离】的导游手册上，有着关于【食为天】的详细介绍：在这座太空城市的大部分生活区里，都有一块名为【食为天】的餐饮区，里面集中了大部分的餐厅酒馆，以满足居民日常所需。

但无论手册上的文字多么华美，图片多么诱人，都带不来亲临现场的感受。

“七区的【食为天】是格外不同的，因为它最有烟火气，也最有人情味。”

王毅拍了拍肖恩的肩膀，示意他跟上自己，不要站在原地。

肖恩还在不断扫视四周，恨不得将所有的景物都在刹那间尽收眼底，被拍了肩膀不由一惊，这才意识到，两人是从密道中突然钻出来的，本就引人瞩目，若是停在原地不动，简直是自带广告牌了。

虽然他已经认真做过易容，还换上了王毅的旧衣服，就算面对面与人遭遇，对方也多半认不出这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流浪汉是价值两百万的通缉犯。

但是，在这个时点，两个突然从密道里钻出来的九区流浪汉，难免会引人瞩目。

王毅很清楚肖恩的顾虑，说道："不要担心，没人会在乎我们。第七区与九区相邻，这里的人早就习惯了突然从什么地方钻出九区的人来。只要不惹事，别人也不会来惹你。"

顿了顿，王毅又笑道："毕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用到这些密道了。"

"嗯？"肖恩闻言不由一惊，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惜王毅的注意力已经被不远处一口摆在街面上的大锅吸引了，那是一种格外有本星系特色的大煮锅，锅里沸腾着褐色的汤汁，肉块、泡饼、香料在汤汁里翻滚着，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然而王毅只在锅前停留了片刻，就摇了摇头，拍拍肖恩的手臂示意不是这家。

等走开几步，王毅才痛心疾首道："堕落了，这一家的杂煮也堕落了！肉块明显少了，香料也开始缺斤短两。仗着自己是本地人就开始偷奸耍滑……七区的【食为天】最有名的特色美食就是'马家杂煮'，这是在砸自己的招牌！"

肖恩对马家杂煮的堕落与否难以置评，但很显然王毅此时兴致极高，也不需要肖恩的呼应。

"算了，去前面那家吧，应该不会出错了。"王毅说完，便拉着肖恩在这条街上又走了一段，找到了另外一口摆在街面上的大煮锅。

显然，这个"马家杂煮"的特色正是这口大锅。而这一次王毅走到锅前，总算没有露出失望的神色，笑眯眯地对柜台后面的一个冈根人老板比了个手势，便拉着肖恩在旁边的空桌上落座。

这娴熟的姿态，充分显示出王毅是何等资深的食客，不过随着王毅落座，肖恩就感觉他的心思似乎根本就没在餐桌上。虽然王毅

在竭力掩饰，但那飘忽不定的目光，以及焦躁不安的心跳都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

他在关注街对面的一家杂煮店——不得不说在七区的【食为天】里，杂煮店实在是多。

然而肖恩放眼望去，却只看到了一家生意兴隆的杂煮店，和自己所处的这家并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老板还是客人都只是来七区享用美食的普通人，所以，王毅究竟在关注什么呢？

他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前来七区，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可能真就为了一碗杂煮吧？

然而冈根老板上菜的速度很快，两人坐下没两分钟，两碗热气腾腾的“马家杂煮”就被端到桌前，也打断了肖恩的思考。肖恩从餐桌的筷子筒里取了一双筷子，在汤碗里搅合了一下，便捞起了一块鲜嫩多汁的肉块。

还没入口，来自王毅的解说就传入耳中。

这位医生的注意力似乎又回到了餐桌上，而且明显比先前更显得兴奋，以至于健谈的特质被加倍发挥出来。

“最正宗的‘马家杂煮’，应该用劣质的罐头班萨肉，因为当初第一代殖民者发明这道菜的时候，就是某只探索队在绝境之中，搜遍了所有的食品仓库，找到一堆被人遗弃的劣质罐头，做出了一锅热气腾腾，却能振奋人心的杂煮……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位于【坤】的富矿脉，完成了殖民最关键的一步：致富。”

顿了顿，王毅笑道：“你猜后来怎么样？”

肖恩将筷子上的肉块送入口中，细细品味了一番滋味，而后说道：“如果按照我所熟知的历史一般情形，第一代殖民者在致富之后，会迅速陷入奢侈享受的包裹中，而当他们的味蕾终于被奇珍美馔所麻痹后，便会怀念曾经穷苦时候的美食。但是时过境迁了。”

王毅几乎笑出了声：“厉害，全让你说对了。‘马家杂煮’最初被还原出来的时候，翘首以盼的那群富豪们当场吐了一半。后来几经改良，把劣质罐头肉换成了熟成肉，甚至从班萨肉换成了香料更是一改再改……最终这锅杂煮总算改到了能让富豪入口的水平，但和富豪们日常享用的美食已经没什么区别，更和最初的杂煮全然不是一回事了。”

肖恩最喜欢这种历史故事，逐渐听得入神："后来呢？'马家杂煮'的名声不可能是这么打出去的吧？"

"后来是为那些富豪改良杂煮的厨师们，偶然间找到了最佳的配比，用相对廉价却不劣质的罐头，配上……"

王毅说到此处，却忽然顿住。

这种不上不下的讲故事方式，无疑最能惹恼听众，肖恩只觉得嘴里的肉块都不香了。但很快，他就发现王毅并非有意卖关子。

他又走神了。

吸引王毅目光的，依然是街对面的那家杂煮店，而这一次，肖恩也看出了名堂。

那家店迎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一位看上去才十岁出头的少女，她有着一头非常引人瞩目的波浪长发，穿着洁白而优雅的少女长裙，在这片烟火气十足的【食为天】里，她就仿佛童话故事里的小公主一样。

第 134 章 女儿

只见对面街道的那位小公主，用极其熟练的手势，向柜台内的老板点了一碗小份的杂煮，然后全然无视了四周聚焦来的惊讶目光，自顾自地找了个安静却又安全的位置，拿出一本全息书翻看起来。

肖恩自幼就视力极佳，隔着一条街和街上的汹涌人群，也能依稀通过图像，辨识出全息影像中的内容：那是一套入门的医学教材。

“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王毅的声音再次传来。

肖恩却对杂煮的故事没了兴趣，轻笑道：“说到你的女儿为什么会来这里吃杂煮。”

“她从小就……靠，你怎么知道的？！”王毅终于没了一贯的从容，显得惊骇万分，甚至险些从凳子上跌倒在地。

肖恩提前一步伸手拉住了他，而后说道：“你表现得太明显了，而且那个女孩子实在很像你。”

“真的？”王毅立刻显得欣喜起来，“我就知道！”

肖恩只能暗自说声抱歉：此时须发浓密，又疏于打理的王毅，和那位精致的小公主实在看不出半分相似之处。所谓的很像，只在于她翻看的是医书。

但肖恩的赞美，却着实让王毅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并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

“王露从小就很聪明，比我小的时候还要聪明，而且对医学兴趣浓厚。她吃饭的口味也和我很像，毕竟我从她记事开始就拉着她来这里吃杂煮了。”

肖恩不由好奇：“你，一个前途无量的【涅槃】医生，带着女儿来这里？”

王毅笑道：“所以她的母亲总是很不高兴，每次我们都要为此吵架，但小王露每次都站在我这边，她比我还要固执……我猜小王露今天也是趁着辅导班提前下课，偷跑过来。为了这碗杂煮，这孩子也真是拼了……”

之后，王毅又讲了很多他和女儿之间的趣事，他口才很好，沉浸在幸福的气氛中时，话语更是有着神奇的煽动力。只是肖恩一边听着，一边却也不由心下叹息。

曾经那么幸福的家庭，如今却分崩离析，前途无量的天才医生，却因履行自己的本职而遭到放逐……此时的王毅表现越乐观，肖恩心头的压力也就越发沉重。

事情不该是这样的。

但是对此，他却无能为力，绝地学徒如今自身难保，凭什么去给王毅主持公道？

而就在此时，王毅的故事也忽然中断了。应该说，整个街道上的烟火气都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异物所打断。

那是一艘线条流畅宛如水滴的小型飞艇，四周的光芒为它染上了绚丽的晕轮，而尾部的金色尾焰，则让它从天而降时，自带了一股迫人的威慑力。

哪怕是对飞艇一窍不通的人，也能一眼看出它的华贵不凡。而作为飞艇爱好者的肖恩，更是轻易分辨出了它的规格性能和生产厂商，继而估算出它的价格足以买下繁华商区的公寓……

但是比起价格，更重要的是这艘飞艇代表的含义。金色的尾焰是身份与地位的证明，是绝对不属于平民阶级的强硬宣言。所以，当这艘飞艇降落到【食为天】时，才会赫然破坏这里的烟火气。

四周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了过去，惊叹、艳羡之词不绝于耳。与之同时，王毅的表情则变得无奈。

他呢喃道：“她始终还是那个无比要强的女人啊……”

说话间，飞艇上走下来一位华丽的妇人——肖恩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中的词汇就是华丽。她穿着一身价格不菲的礼服，戴着璀璨夺目的首饰，脚步急促而稳健，浑身上下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

她径直来到女儿面前，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她，虽然女子的目光隐藏在墨镜后面，但已经足够形成宛如实质的压迫感。四周的食客已经有人忍不住想要起身离场了。

好在年幼的王露却很懂事，没有给其他人添麻烦的意思。她有些遗憾地看了一眼才吃了一半的杂煮，便默默收起了全息书，抓住了母亲的手。

母女二人就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携手回到了飞艇上，扬长而去。

很快，喧嚣的气氛回归街道。

只是王毅面前的杂煮，看来却完全没了味道，那位潇洒而健谈的医生，也变得沉默寡言。

肖恩问道：“你是专程来看女儿的？”

王毅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其实我不该接近她，她现在的丈夫并不喜欢她们和过去有太多的瓜葛，尤其是我……但这里是就算是黑帮老大，只要坐下来吃饭也只是普通的食客，所以……”

“所以你不用为我解释这些。”肖恩打断道，“有什么办法挽回这一切吗？”

王毅无奈地耸耸肩：“如果有的话，我怎么可能在山洞里当那么久的流浪汉？”

肖恩又问：“是钱的问题吗？”

“名义上是的，我之所以被逼到九区，直接原因就是欠了上百万的债务无法偿还。”

肖恩笑道：“听起来我的悬赏金额可以帮到你。”

“没用的，并不是钱的事。”王毅直接否决了肖恩的玩笑，“就算真搞到了钱，填上了坑，也会立刻有人给我挖更深的坑，我当年已经吃过亏，也害过朋友了。否则五年时间，我就算在第九区也有办法凑够‘赎身钱’。而现在我宁肯当个不事生产的流浪汉，也好过自己辛苦挣的钱被拿去滋养仇敌。”

说到此处，王毅又笑道：“所以……虽然我也觉得不大可能，但你可千万别想着自首换钱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那是在害我，明白吗？”

肖恩又问道：“那么，给你挖坑的人是谁？”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呆在这个坑里。”王毅解释道，“这个坑体现的是乾坤集团的权威，是这个星系的秩序。任何试图挑战它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我在出事以前有很多朋友，但出事以后，我宁肯自己一个朋友也没有。”

之后，王毅又拍了拍肖恩的肩膀：“别露出这么严肃的表情，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我还活着，而且逍遥自在，甚至还能隔三差五地看到自己的女儿……”

“你是因为女儿所以才不愿离开的？”

王毅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是啊，别处虽好，却没有她。”

第 135 章 两个五年

以王毅的医术和医德，当年的事没有直接陷他于死地，实际上就等于乾坤集团默认放他一条生路。他完全可以离开乾星系，就此海阔天空。像他那样的医生，在银河共和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受到最为热情的欢迎。

但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没有女儿王露。

“不能把女儿一起接走吗？”肖恩又问。

王毅终于露出苦涩：“我不能害她。”

“可是……”肖恩本想说，你带着她远走高飞，还怕给不了她足够好的生活？你的医术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你过上优渥的生活。

然而想到那个浑身华贵的妇人，以及那艘高高在上的飞艇，绝地学徒却不由闭上了嘴。

王毅也在此时叹息道：“她现在的父亲，是【涅槃】的新任院长雷永勋，那是【夏润医药】的董事之子，权势地位远非我一个草

根出身的医生可比，小王露就算不是他的亲女儿，也能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资源，而跟着我，她只能从零开始。”

“……更重要的是，雷永勋一直都很讨厌我，而且他的占有欲和虚荣心极强。如果我把小王露拐走，他羞恼之下一定不会放过王露妈妈。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害了她们两人。”

肖恩几次欲言又止，最终也只能拍拍王毅的肩膀，安慰他道：“还有机会。”

“什么机会？”王毅笑笑，并没把这种随口的安慰当真。

肖恩却是认真说道：“等你女儿长大成人，机会自然就来了，雷永勋掌控欲再强，恐怕也管不住一个非亲生女儿一辈子。”

王毅闻言一怔，继而大笑：“说得没错，完全没错！简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事……小王露也是会长大的，等她长大成人，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了。以她的倔强自主，任何人也没法管住她。”

说到此处，王毅又唏嘘起来：“不过，至少也要等她医学院毕业以后，也就是要十五年，不，小王露既然是我的女儿，或许十年就足够了。我只需要再等十年，十年，两个五年而已……”

惆怅的心态只停留了片刻，王毅脸上又绽放出笑容：“行了，我的事先说到这吧，赶紧吃饭。之后带你喝糖水……”

肖恩本想婉拒，但思忖了一下，还是不忍扫了王毅的兴致，便点头同意了对方的邀请。

【食为天】的甜品水准出乎意料得高，但更加出乎意料的，是两人吃完甜品后，王毅拍拍肖恩的背脊，说道：“回家去吧。”

这句话让肖恩大感惊讶：“回家？”

王毅却仿佛没听出肖恩的言外之意，解释道：“虽然我理解你对【食为天】的喜爱，不过今天还是先回去吧，我们在这里抛头露面地已经够久了。”

肖恩却不打算含糊下去：“我认为就此分别，对你我都更为有利。”

无论王毅的地位在九区如何超然，他终归是个落入坑里的流浪汉，包庇一个被通缉的绝地学徒，对他来说风险实在太大了。

同样，肖恩继续躲在第九区，暴露也只是时间问题，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潜入更加喧嚣的第七区。

然而王毅却笑着摇摇头："医生和病人的分别，只会在病人痊愈以后。而且现在的第七区，其实比九区要危险，很多人都认为你已经离开九区了，而与九区相邻的七八两区就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据我所知，【群星路】、【古城路】都出现了不少赏金猎人。【食为天】太过喧闹，反而暂时成了盲点，但被人盯上也是迟早的事，你还不如在九区养好伤以后再作考虑。"

王毅成功说服了肖恩。

******

与王毅一同回到九区后，肖恩过上了几天平静的生活。

一切都如王毅所说，人们的注意力已经逐渐从九区转移到了隔壁，此时九区反而成了安全地带。这几天时间里，王毅偶有外出，但家中已经不会再迎来不速之客了。

相对安全的环境，让肖恩的恢复比预期还要顺利，短短几天时间，他的枪伤就接近痊愈，这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堪称奇迹，王毅甚至开玩笑说，若是他还在这样的病人是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一些样本资料的。

但肖恩的心情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无论周围的环境显示的多么安逸，他总觉得头顶仿佛悬了一口利刃。

夏溪、还有那个黑甲的安保战士……肖恩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这两人的身影。

他们不可能就此放弃的，此时的宁静，不过是一场巨大的风暴在默默积蓄能量。

然而风暴的降临，比肖恩预料还早。

这一天，王毅早早就离开了山洞，前往第七区享用杂煮，但是理所当然，杂煮只是配菜，他的可爱女儿才是主菜。

这一次肖恩没有跟着他一起，因为频繁出现在第七区对两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留在山洞里同样也有风险，所以肖恩选择在密道中等候。

漆黑的环境对于绝地学徒而言，不仅是绝佳的隐蔽，更是天然的修炼场，肖恩在密道的碎石瓦砾中藏好自己的身形，便闭上双眼，开始了惯例的冥想。

来到乾星系后，他与原力的联系就越发紧密，而几次生死危机更是极大锤炼了他的意志。与先前那个绝地学徒相比，现在的肖恩更加成熟，也更加敏锐。

但肖恩并没有满足于这份进步，他从不认为绝地的修行有什么取巧的捷径，如今他的提升不过是厚积薄发。从幼徒时期，他就比大多数同龄人更懂得努力的重要性，所以他坚信，如果因为一时的进步就荒废掉日常的修行，那么绝地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肖恩似乎注定没有安心修行的运气，当他沉浸到原力的奔涌中时，很快就捕捉到了一条不寻常的支流。仿佛是徘徊在眼前的一点火星，几乎一闪而逝。

但绝地学徒却立刻从冥想中苏醒，几乎毫不犹豫地起身向着七区的方向前行。

第 136 章 绝不迟疑

肖恩很清楚，冥想中闪过的星星之火，就是原力给他的警示。

尽管只有模糊不清的一点，尽管若没有这段时间的进步，他甚至连这一点启示都摸不到。

但无论任何时候，多么微小，原力的启示都至关重要。

行走间，肖恩逐渐放缓呼吸，平静心态，开始认真思考眼下的事态。

启示不会无缘无故而来，眼下的情况来看，多半是王毅出了事。

事实上在王毅离开第九区的时候，肖恩就已经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无论王毅表现得多么游刃有余，这座城市终归是处于乾坤集团的掌控之下，而非王毅的掌控之下。那个黑甲战士还有夏溪的威胁也始终都还存在。

这种情况下，王毅和肖恩离开山洞，出现在第七区，终归是存了一定风险的。

但肖恩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王毅留下。

对方从明星医生一夜之间沦为流浪汉，之后在九区独居多年，支撑着他保持乐观的，恐怕正是那个时不时在【食为天】吃杂煮的小姑娘。

这个时候，用“终归存在的风险”，去说服王毅留下，完全不现实。

然而最坏的可能终归是发生了。

当肖恩再次来到【食为天】时，迎接他的依然是灿烂的灯火，扑面而来的美食香味。但绝地学徒非常敏锐地发现，这里的环境已经和上次不同了。

喧嚣声变得小了，街上的人笑容显得收敛了，甚至头顶的霓虹灯都显得有气无力……一切都在说明着不久前这里发生过什么。

肖恩没有急于询问，因为从密道中出现的他已经足够显眼，贸然打探只会被人更快地盯上。所以他依然维持着九区流浪汉的造型，模仿着王毅的姿态，大大方方地找了一家杂煮店落座。

王毅在离去前留给他一些零钱，此时正好用上。

至此，肖恩并没有发现有特别的目光关注到自己，但他依然没有尝试开口去问话。

他终归不是本地人，贸然套话很容易露出破绽，还不如老老实实在这里当个食客。以绝地学徒的五感之敏锐，当他用心倾听时，情报自然会传入他的耳中。

四周的情报，大部分都很空洞乏味：对饮食的点评，对家人的抱怨，对工作的期待……肖恩耐着性子，一边慢条斯理地吃肉喝汤，一边等待有价值的情报到来。

大约在性格温吞的冈根人老板都忍不住要赶人的时候，肖恩终于听到了他想要的消息。

那是两个蒙卡拉马里人，他们的族人在乾星系数量不多，但基本都分布在这座格外开放的太空城市里，所以在【食为天】也不显得突兀。

两人享用着平价却惨遭改良的家乡美食，讨论的话题却不是餐饮口味，而是【离】的船坞改造工程。

一直到用餐结束时，他们才有余兴进入“正题”。

“我还是觉得应该去那边的施展空间比这里大得多，北河集团下面随便一个重工子公司，都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技术。”

“但只有在我们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而不是被水平远不如我们的本地人踩在头上！”

“再公平的待遇也不如安定的环境重要，而现在的【离】连天玄区的治安都管理不好！先是货船坠毁，然后又是光明正大地在【食为天】劫持路人……”

“货船坠毁只是个意外，这种意外在哪里都可能发生！至于刚刚的所谓劫持。说实话，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次合理执法，只不过执法人员不是乾坤安保的人，执法方式也略显过激而已。那个流浪汉一直在骚扰一个可怜的小姑娘，他被受害人的家人带走，也是罪有应得。”

“可怜的小姑娘？人家是【涅槃】院长的女儿，哪里轮得到你来可怜！而那个流浪汉才是她的真正家人，怎么谈得上骚扰！你是没听到那个小姑娘的哭喊声么？”

“没听到，我建议你也没听到！别忘了那群从黑船上跳下来的人是怎么当街打人的！他们甚至连执法证都懒得对人出示！更别忘了我们的年度体检，都还安排在【涅槃】的下属指导医院呢！”

两个食客的对话到此为止，肖恩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这不可能是巧合，或者说即便真的是巧合也无关紧要了。

现在的问题很简单：王毅出了事，而肖恩责无旁贷。

之前，他在肖恩落难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这一次轮到肖恩去救人了。

正如王毅所说，如果连医生都不愿出手拯救医生，还有谁会救医生呢？

如果连王毅那样的人都不能得到一个好的结局，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可言吗？

想到这里，肖恩心中再无迟疑，他结好账，起身迈步，到【食为天】的信息服务处，拿了一份免费发放的服务于游客的导游手册，细细翻阅。

劣质的全息书提供不了太丰富的内容，但肖恩还是从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信息。

“天玄二区，嗯，一路过去还挺方便的。”

低声的自语之后，肖恩将手册放回原处，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破旧外套，便昂首迈步，融入四周拥挤的人潮之中，身形轻盈而巧妙，全然不像是几天前还重伤昏迷的样子。

而当他离开【食为天】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穿着平价衬衫，体态臃肿的中年文员，手中还捧着一只配发的平板电脑，边走边看。

这样的文职工作者在天玄区数不胜数，他们大多隶属于大中型企业，在天玄区的繁华区域工作，享受着环境带来的体面。

但微薄的收入却让他们往往只能到平民区解决餐饮问题，甚至住宿都要落到天黄区乃至更偏僻的地方。

因此，当肖恩挤在人群中，等候公交飞艇时，没有显出半分突兀。

他甚至可以在等候期间，模仿着身边人的样子，在平板电脑上查阅公文，撰写表格，表现得一丝不苟。

而当肖恩从拥挤的公交飞艇上挤下来之后，赫然又完成了一次易容。虽然仍是平凡的底层文员，模样却比之前消瘦了很多，头上还多了一顶方帽，身高更是凭空高了半头！

此时，他已经身处天玄五区，这是一个充满各类教育机构的繁华区域，肖恩落地后不久，就在一个公共卫生间里完成了最后一次易容。

这一次，他伪装成了一位教师。和真实的他一样的年轻，一样身姿挺拔。

唯一的区别就是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久疏打理的头发也梳成了背头，这让他青涩的外表显得成熟了许多。

而他原先穿过的衣服、顺来的道具，则全都被神不知鬼不觉地丢到了失物招领的筐子里。

第 137 章 雷永勋

肖恩以教师的模样走完了最后一段路，他徒步穿过了面积不大的五区，来到了与之相邻的二区。

而到了天玄二区，【涅槃】的身影就近在眼前了。作为二区最有名的建筑之一，【涅槃】的主体建筑并没有特别魁梧壮硕，却格外醒目——它被四条从城市主轴延伸下来的粗大线缆管路，直接悬吊在空中，底部没有任何支撑。从下面看去就仿佛是高高在上的恒星。

实际上，【涅槃】在天玄区扮演的角色也的确如此。它掌握着星系内最为尖端的医疗技术，在整个城市乃至乾星系的地位都是超然的。因为任何一个在城市里呼风唤雨的权贵，都免不了要向【涅槃】低头。甚至乾坤集团的董事们，也经常来这里进行体检和医疗。

所以【涅槃】有足够的理由将庶民拒之门外。而【涅槃】外围那一圈安保飞艇，也赫然流露出生人勿近的冰冷气息。

不过肖恩也没打算潜入那里的戒备过于森严，别说混进门，他甚至连过于靠近都显得危险。以他现在所做的准备工作，能一路畅通地走到二区已经是极限。

但也足够了。

肖恩在距离【涅槃】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找了间附近的饮品店入座，用一路上顺来的零钱买了两杯特色饮品，然后便翻出一本全息书默默

在【涅槃】周边，类似这样的年轻教师和科研人员比比皆是，肖恩并没有丝毫引人瞩目的地方。

两杯饮品，让肖恩在店里平稳地度过了三个标准时，他游刃有余地看完了手头的半本文学著作，并以此进一步放平了心态。

他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并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事，甚至和他一贯信奉的守则相悖……如果身边有其他的绝地学徒，恐怕多半都会反对他的选择吧。

但肖恩固执己见，他很冷静，没有被任何负面情绪冲昏头脑，更不是贪图一己之私。这段时间也在脑海中构建了足够详尽的行动计划，无论成败他都有应对方案，甚至最坏的情况也有考虑。

至此，他完全想不到退缩的理由。

不知不觉间，肖恩已经隐隐习惯了没有师父在身边。虽然任何事都需要他自己拿主意并承担后果，但他已经不会感到迷茫和畏惧了。

我在做正确的事情，这就足够了。

在肖恩准备点第三杯饮品的时候，终于等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远处的天空，两道绚丽的金色尾焰拖出细长的轨迹，自高高在上的【涅槃】离去。

肖恩立刻用目光锁定住了那两道尾焰，然后起身跟上。

徒步行走的速度自然比不过飞艇，但多亏【涅槃】那居高临下的位置，以及飞艇华丽的姿态。从下面看去，它的行进轨迹一目了然。

半小时后，肖恩一路追踪，来到一家位于天玄二区的私人会所外，那是一栋矗立在高墙之内的木质小楼，从远处看去只能看到尖尖的屋顶和翘起的檐角，主体则被冰冷的金属围墙隔绝在视线之外。

那艘水滴形的飞艇，就停在会所的地下机库里，这是肖恩亲眼所见，不会有错。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混入高墙内部。

看着围墙上那冰冷的摄像头，肖恩不由陷入沉思。

片刻后，他轻笑摇头，迈步踏入了警戒线。

******

另一边。

对于【离】的上流人士来说，出席一些设在私人会所内的晚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上流人士可以奢华无度，可以残暴不仁，甚至可以不学无术，但绝不能断绝自己和同类人的社交圈。

所以雷永勋虽然心情极度糟糕，却还是要强压着火气在下班后赴宴，与一群同属一个圈子的少爷小姐们虚以委蛇。

好在宴会的内容还算有趣。餐桌上，人们不断谈论着南明资本的小公主的窘态，猜测她什么时候会支持不住，全盘崩溃。

这个话题也是近期整个星系都在热议的话题，南无忧在南于瑾的帮助下正在尝试聚拢南鹤礼留下的遗产，但她生涩的动作显然不能给家族的人以信心。虽然她的进步很快，但时间并不站在她的一边。

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忽而问道：“雷院长，你们家一向和南家交好，有什么最新消息没？”

雷永勋晃了晃手中的酒杯，笑道：“小公主日理万机，还顾不上雷家这种偏安一隅的小家族，所以我也没什么新消息。”

“雷院长你这就虚伪了，你们最近致力推动的医改法案，可是靠着南家的支持才得以通过的，你还说人家顾不上你？”

雷永勋又笑道：“于瑾董事的确在这件事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不过他终归只是南明资本的董事嘛，不能完全代表南明资本的意志，更不能代表小公主本人。”

说完，他将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任凭其他人去揣摩他的言外之意。

这次晚宴的参与者已经是非富即贵，然而相较于四大家族的直系继承人，自是不值一提。哪怕南家的小公主真的向董事会妥协，甘当傀儡，她的地位依然远远高于一群盘踞在【离】的地方豪强。

所以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哪怕是在这种私密的聚会之中。

不过，懂的人自然会懂。

之后，类似的情报在觥筹交错间不断传递，直到每一个赴宴的人都得到了想要的内容，宴会才逐渐散去。

离开餐桌后，雷永勋脸上已经挂上了笑容，权势带来的愉悦让他暂时忘记了不久前的愤怒。

然而还没等他走进地下机库，就在通道里被一人拦了下来，看到那人披在身上的漆黑护甲，以及那张载满风霜的脸，雷永勋顿时火气上涌。

“又是你！？我说过不要来烦我了吧！乾坤安保在【离】还做不到只手遮天！”

第 138 章 触心

面对雷永勋的威胁之词，夏姜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乾坤安保在哪里都不会只手遮天，我是来提醒你，那个可怜的医生早就付够了代价，这应该是当年就达成过的默契，今天的事你过线了。"

雷永勋看着那张胡子拉碴的中年面孔，仿佛看到了那个让他最为痛恨的男人，所以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怒骂道："就凭你还没有资格给我划线！你以为姓夏就高贵了？就能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了？你只是夏家的弃子，像你这种货色根本就不放在我眼里！"

夏姜不气不恼，却依然堵在雷永勋前面："雷院长自然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但你总该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眼里。之前的事情你怎么处理我的确管不到，所以我只是来提醒你，最近最好多加留意。"

"留意什么？"雷永勋嗤之以鼻，"留意自家的会所不要被你这种货色混进来吗？"

夏姜笑了笑：“雷院长，虽然我的安保中队在你们这些上流人士眼中不值一提。但照理说，我这个中队长有权在必要的时候，进入城市内的任何非核心区域。”

“照理说？有权？”雷永勋简直被气笑了，“在这座城市，权力从来不是来自那些空荡荡的法律条文，而是靠自己的实力！”

夏姜说道：“没错，所以我也不是用身份卡刷正门进来的，我靠的是自己的实力。”

“你……”雷永勋闻言一怔，继而恍悟，顿时背后生寒，“你想干什么！？”

他四下张望，只见宴会厅到地下机库的这条通道内此时竟空无一人，只有他一个文弱的院长，而对方却是个胆敢私闯上流会所的安保战士……

“别紧张，我要是真想干什么，你甚至到死都不会知道。”夏姜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只是想让你清醒一下，当你过线以后，这个世界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安全。总之，我的警告已经带到了，你好自为之吧。”

“用不着你提醒！”

夏姜说道：“我觉得还是需要提醒一下的，你的死活关系到我需不需要专门花时间写一份冗长的检讨报告，而我最恨报告。”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夏姜已经从通道另一端离开了，他虽然不是从正门进来，却显然打算从正门离开。

通道内只留下中年人的声音在反复激荡，每一次回响都如同敲打在雷永勋的心头，让这位【涅槃】的院长越发恼怒。

他一把掀翻了摆在通道一侧的盆栽，又将一副名贵的挂画撕成了碎片，然而心中的火气却丝毫没有发泄出去。

盛怒之下，雷永勋不由得想到了那个罪魁祸首。

他本无意在一个流浪汉身上花费太多精力，只交给手下人自行处置，但现在他却改变了主意。

“王毅，你可给我等好了……”

在咬牙切齿中，雷永勋登上了自己的飞行艇，在后排落座。

一直到他喝下扶手上摆着的凉水，冷静了几分后，他才想起刚刚飞行艇的驾驶员居然没主动下去迎接，而是任由他这个主人自行开门……

雷永勋火气再次上涌，忍不住就对着驾驶位踢了一脚。

“老李你特么不想混了是吧？”

然而下一刻，他才发现坐在驾驶位上的那个人并不是老李。透过后视镜，他只看到了一张陌生的年轻面孔。

雷永勋只感到一阵毛骨悚然，心头的怒火霎时间被恐惧所取代，他下意识伸手去拉飞行艇的门，却发现门已经被完全锁死。

他尝试大声喊叫，却看到飞行艇内已经开启了隔音罩，一块块隔音板材延展出来，瞬间就覆盖满了飞行艇内壁，于是就算他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得到。

喊叫声戛然而止。

而后，他才恍然想起扶手的储物格里，有一把常备的短枪，但没等他掀开扶手的顶盖，就看到面前多了一只漆黑的枪口。

那只放在扶手里的短枪，正被驾驶位上的年轻人持在手中，瞄准了雷永勋的额头。

雷永勋强压着心头的恐惧，尝试挤出一个从容的笑：“是夏姜派你来的？吓唬我一次不够，还要来第二次？”

对方却没理会这种妄自猜测，只提了一个问题：“王毅在哪儿？”

雷永勋一怔，继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一定是夏姜的人，现在整个城市大概只有夏姜才会在乎那个流浪汉！夏姜从来都是这么惹人生厌，他在当年害他沦为弃子的那件事上，就是极少数站在上层对立面的刺头，如今他居然想要旧事重演！？

想清楚这一点后，雷永勋顿时感觉已经看透了对方的虚实，进而掌握了几分主动。

他没有直接回答对方的问题，反而问道：“王毅是谁？找人的话不该来问我，我只是个普通的医生罢了。”

而看着一脸淡定的【涅槃】院长，肖恩不出所料地叹了口气，然后说道：“你并不是普通的医生，你知道王毅在哪儿，而你会老老实实告诉我。”

说话间，他悄悄使用了一种被称为“触心术”的绝地技巧，这种原力技能可以帮他说服、影响意志薄弱的人。

雷永勋的目光一阵迷离，不由说道：“是的，我是【涅槃】的院长，我当然知道王毅，他躲在天玄九区，不过他早晚都……”

话没说完，雷永勋就忽然浑身颤抖起来，冷汗如泉涌一般，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哆哆嗦嗦。

“他他他他……”

绝地学徒惊讶地从他身上读到了强烈的恐惧，以至于触心术的效果竟被强行中断。

雷永勋在极端的恐惧下清醒过来，厉声尖叫道：“你对我做了什么！？我刚刚什么都没说！”

肖恩心中不由起疑：雷永勋作为加害者，有什么必要对王毅这个受害者这么害怕，王毅身上隐藏着什么令人恐惧的秘密吗？

但现在却不是探究真相的时候，救人比任何事都更优先。所以绝地学徒耐着性子，试图用原力减轻雷永勋心中的恐惧。

“告诉我王毅在哪里……”

第 139 章 威胁

肖恩再次尝试以原力问询真相。

然而这一次，雷永勋却完全没有中招，他的心灵被强大的恐惧支配，下意识抗拒着关于王毅的话题。

“你休想知道！”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心中既有些急躁，更感到好笑：他的触心术，居然败给了区区恐惧心。

同时，他也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有着扁平面孔的人，耳边仿佛回荡起那猖獗的大笑声。

换成是夏溪，一定有办法让雷永勋老实开口。

当然，换成是师父莫斯提马，只会把事情做得更好，绝地大师可以轻易瓦解雷永勋的恐惧，然后将秘密从恐惧背后挖掘出来。

可惜肖恩并不是绝地大师，所以他现在别无选择。

下一刻，绝地学徒将枪口顶在雷永勋的头上，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告诉我，王毅在哪儿。”

这一次，绝地学徒的语气不再平和，死亡的威胁伴随金属枪口的冰凉蔓延到了雷永勋的体内。

雷永勋战栗道：“我，我不知道……”

肖恩的手指，在扳机上轻轻摩擦。

“我真的不知道！这种事，手下人也不会让我知道！因为我知道的越少，才越安全！”

雷永勋的解释非常合理，上流人士在派遣手下处理脏活的时候，为了不留把柄，绝不会给出明确的授意，也不会听取详细的报告。

一切都是手下人自行其是，一旦出了岔子，他们便可以佯装不知，只承担驭下不严的责任。这是几乎公开的潜规则，雷永勋也只是照规则行事。

“不过我可以问！”雷永勋挣扎道，“我只需要和他们通个话……事实上我本来也是想去见王毅的，所以，我需要用一下通讯器。”

肖恩看了雷永勋一眼，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仇恨与狡诈。

所以他没有同意对方的通讯要求，只重复着自己的问题：“王毅在哪儿？”

雷永勋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我说了我不知道！你至少要给我个机会和手下人通话，我才能告诉你王毅在……”

话音未落，肖恩忽然探出手，从后座雷永勋手旁的储物格里摸出了一张全息照片。

那是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姑娘，肖恩并不认识她，但是从雷永勋的表情里，可以很容易判断出两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就足够了。

肖恩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将枪口一偏，歪到了那个投影上，而后扣动扳机，将全息照片化作泡影。

雷永勋惊恐道：“这件事跟她没关系！”

“所以王毅在哪儿？”

“我不知道！”

肖恩质问时，谨慎地没有再次发动控触心术，因为他终归不是为了折磨和伤害对方才使用这种原力技巧，在对方已经深陷恐惧的

时候，使用触心术推波助澜只会徒增受者的痛苦，并无助于揭开真相。

可惜此时的雷永勋，却已经被恐惧完全笼罩，并陷入了混乱之中。

他在座位上蜷缩、翻滚，口中的哀嚎声与咒骂声交织，变得不知所云。

肖恩给了他几秒钟的时间发泄痛苦，然后发出最后一次警告。

“既然你给不出结果，那么你和她，就一起为王毅陪葬吧！”

“我没有让人杀他！”雷永勋几近疯狂地嘶吼，“杀了我，他的女儿也会有危险！”

肖恩不由唏嘘。

有些人仿佛天生就适合作恶人，死到临头还能做出如此犀利的反击。雷永勋说的没错，就算肖恩救下了王毅，但若他的女儿出了什么意外，恐怕王毅会比死了还难受。

但也只是略感唏嘘罢了。

下一刻，绝地学徒冰冷地笑道：“这么喜欢用孩子来威胁别人么？不知刚刚那个姑娘若是得知此事，会作何感想？”

而回忆着刚刚照片上那位姑娘的身形，肖恩轻声推测道：“她还会幸福而欣慰地养育肚子里的孩子吗？”

“你！？”雷永勋这一刻甚至忘记了疼痛和颤抖，不可思议地抬起头来。

他的心头浮现出无数的疑问：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为什么会知道她有孕在身，为什么胆敢用这种方式威胁上流权贵……

但很快的，这些疑问就被名为恐惧的情绪波动一扫而空。在那冰冷的笑容之下，雷永勋只感觉自己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化为流水，大脑阵阵刺痛，仿佛被人冻结了思考。

雷永勋的心理防线土崩瓦解，下意识的，他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王，王毅，应该是在，天黄三区的永顺仓库，那是黑子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我听他吹嘘过曾经在那里处决过敌人。”

话没说完，雷永勋就感到飞行艇嗡地一震，继而浮空而起。驾驶位上，肖恩已经转过身子，默默启动了发动机，并布置下了自动导航。

******

随着水滴形的飞行艇不徐不疾地离开私人会所，飞行艇后排的雷永勋也在涕泪横流中逐渐平静下来。

他尝试开口道："我需要包扎。"

说着，他伸出一只鲜血淋漓的手，那是在后座挣扎的时候，被他自己亲手抓烂的伤口。

肖恩没有为难他，将事先从飞行艇的储物格中搜到的巴克塔喷雾罐丢到了后排。

雷永勋说道："我没办法一个人包扎。"

肖恩冷笑着向后伸出枪口："那就别浪费东西了，反正我已经知道王毅的位置，用不到你了。"

雷永勋的冷汗霎时间涌出："你一定还用得到我！我可以给你钱……"

话音未落，肖恩的手指就在扳机上轻轻一扣。

雷永勋顿时尖叫一声，手臂遮掩住头颈："不要杀我！我，我知道了，不是钱的问题！我承诺以后再也不去骚扰王毅和他的女儿。他想要带走王露也可以，对了，康洁也可以让给他，这样可以了吧！"

肖恩又是一声冷笑，这一次却没有扣动扳机，只是将枪口稍稍从雷永勋的头上移开。

雷永勋松了口气，老老实实地为自己施用药物，治愈伤口。

第 140 章 放弃抵抗

简单的处理过伤势后，雷永勋继续开动脑筋，抛出更能保命的条件。

“我还能安排你们顺利离开这座城市——出了这件事，你和王毅他们都不可能再在【离】待下去了，事实上你也根本不是本地人对不对？本地人恐怕还不敢对我下手。”

见肖恩没有打断，雷永勋又说道：“之后，咱们可以从天黄区，不，需要先回天玄区，然后那里有一条直通港口的密道，我可以带着你们从密道搭乘上我们雷家的逃生船。那艘飞船可以自由出入防御圈，不需要经过任何多余的认证！内部存储了通往周边多个星球的航线，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逃出乾星系！”

肖恩听到这里，心跳已经微微开始加速。

雷永勋的确有几分聪明，完全看出了绝地学徒当下的需求，而他所说的逃亡之路，听起来也不似作伪。对于这个院长来说，把煞星送得越远才越符合他的利益。

所以，这一次行动的收获，似乎比预期还要丰富，本来只是想救人，现在却连脱身的路也找到了。

但肖恩很快就否定了这个盲目乐观的方案：雷永勋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还只是空话，直到他切实兑现承诺之前，对未来都不能抱有太高的预期。

但无论如何，雷永勋的确是指明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在没有得到更多情报之前，姑且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好了。

肖恩心中做出了理性的判断，却依然没有将枪口彻底移开，他必须要时刻维系对雷永勋的压制，要让恐惧的烙印牢牢笼罩在他心头。

对于这个异常狡猾的对手，哪怕用绳索将他捆牢都未必有用。唯有恐惧，才能压倒一切阴谋诡计，让他变得老老实实。

想到这里，肖恩心中也是无奈。

以恐惧控制敌人，这绝非正道，而更像是黑暗之道，是夏溪那种变态杀人狂才乐于使用的卑鄙伎俩。事实上刚刚肖恩在尝试以触心术制服雷永勋时，脑海中也不由浮现出了夏溪的面孔，模仿的更是他的言谈和神态。

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手段是真的很好用。一个卑鄙狡诈的上层权贵，依靠恐惧抵抗住了触心术，然而却被更大的恐惧击垮。若非依靠这种伎俩，肖恩还不知道要和他周旋多久。

“这一切都是为了正义的目的，就算手段略有偏激……总好过为了手段正义而坐视惨剧的发生。正义不是自我满足，而是必要的取舍。”

肖恩无声地说服着自己，并强压下心中的本能反感。

他所做的一切，都和过去十多年来接受的教诲、养成的习惯格格不入……但他眼下所遭遇的局面也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困局，非常之时就该行非常之事。

就算真的是做错了，那也事后再来反思教训吧。

而就在此时，雷永勋又说道：“不要直接开去天黄区，那会很显眼，我建议你在天玄四区或者五区进行一次中转……”

肖恩没有理会对方的谏言，而是将枪口重新指向雷永勋。

雷永勋苦笑道：“我不是在耍花招，只是想保命……我这艘飞行艇真的很显眼，而天玄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雷家的豪华飞行艇

极少飞向平民聚居的场所。几天前康洁去七区接王露，已经引起很多人的讨论了，你这样直接开去天黄区，简直是明摆着示意飞行艇有问题！”

肖恩依然不为所动。

“到时候不只是雷家，整个【离】的上层圈子都会被惊动，你们想要脱身反而难了！”

肖恩笑道：“那你就一起陪葬嘛，和你的情敌一家死在一起，不也很浪漫吗？”

这番话让雷永勋毛骨悚然。

“你，你真是疯了！”

肖恩继续以笑声来施加恐惧，手指则在扳机上不断敲出清脆声响，仿佛随时都会激发出那致命的能量束，收割掉雷永勋的性命。

“人可以疯，但是枪不会。顺带一提，我不会和你们一起殉葬，只会找到你家，把你珍视的一切都送下去陪你。不要质疑我能否做得到……”

“够了！你就算逼死我又能怎么样！？”雷永勋近乎歇斯底里地哀嚎道，“我已经把我能开出来的条件都开给你了，你就算杀了我也没有更好的条件了！”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肖恩于是真的不客气地扣下了扳机。

一道能量束擦着雷永勋的脸颊，没入飞行艇后排的座椅中。

雷永勋脑海中一片空白，恍惚许久，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而生死之间的再一次徘徊，让他彻底失去了一切抵抗的勇气。

而选择屈服以后，雷永勋的脑子反而更清醒了几分，他沉声说道：“我知道了，先把飞行艇的高度降下去。沿着低空巡航，从三区、四区开始，到七区的时候再拐入天黄区。这样比较不容易被人误会。”

“好啊。”

肖恩笑了笑，依言降低了飞行艇高度。

雷永勋沉默了一下，又解释道：“这条路径，我以前走过两次，有时私宴结束后，陪客人聊天，又不方便去某个具体地方的时候，我会这样兜圈子。当然，一般情况下，不会兜入天黄区。但用这条轨迹行进，就算航线忽然出了偏差，至少不会引起太高的警惕。”

“但是到了天黄区，行动就一定要快，黑子他们看到我来，一定会问。到时候我这里不给回应，他们会想多。”

肖恩说道：“你现在就让他们滚远一点，别来碍事。”

说着就将一只通讯器丢到了后排。

雷永勋一怔，不可思议地看着腿上的通讯器。

有了这个通讯器，他就有太多的机会对外求援，而前面那个年轻的杀手，居然给他这个机会？

“这，这是……”

肖恩的枪口顺势又瞄了过来：“你在等什么？快给你手下那些私兵下达指示啊。”

绝地学徒丝毫不担心雷永勋敢耍花招，几轮对峙以后，对方的狡诈和卑鄙已经被恐惧感牢牢束缚住，并不再具有反抗的能力。

雷永勋并不清楚自己的虚实已经被人彻底看穿，他吞咽了一口唾沫，用力点点头，然后握起通讯器，联系到了那个熟悉的手下人。

“黑子，是我。”

通讯器中传来一个谄媚的声音：“雷大人，您有什么吩咐？之前的事情我已经处置妥当了……”

雷永勋只听得一阵头皮发麻，这个处置妥当，到底是怎么个妥当，他可实在不敢想。

第 141 章 三区

雷永勋心知不妙，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将对话继续下去。

他对黑子说道：“那件事先不提，我有新任务给你，去把‘黄路’打开。”

“啊？！”

“啊什么？不知道‘黄路’怎么开吗？”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老爷他知道吗？”

“他知不知道，轮得到你来关心了？”雷永勋轻声呵斥——按照惯例，他动怒时会大喊大叫，但此时体力的衰竭让他很难发出中气十足的声音。

然而这种慢条斯理的话语，却赫然有着更强的压迫力，通讯器另一端再也没有疑问。

“是，我这就去开启‘黄路’！”

“尽量瞒着其他人，包括我爹他们……别忘了是谁给你们发工钱。”

“是，大人！”

关闭通讯器后，雷永勋看着稍稍被挪开的枪口，也是不由松了口气。

他是真的没有玩任何花招，整个对话过程中，所有代表求救、紧急状况的暗号他全都没有说，甚至主动要求他们协助隐瞒。

雷永勋是真真切切地放弃了一切抵抗，将自己的立场转移到了对方那一边。相较于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他宁肯随波逐流，任人宰割……那样还比较轻松一点。

与此同时，肖恩也感到松了口气。

雷永勋如果愿意诚心诚意的配合，接下来的逃亡之路就可以说成功了一半。

也不枉他万分辛苦地去扮演一个令他反胃的角色。

******

不多时，水滴形的飞行艇就从天玄的低空区转到了天黄区。

虽然同样是天字头的大区，但天黄区的地位却远远比不上天玄区。被平均分割成五大区的空间里，遍布着的是这座城市的中下层住民。

这里既没有资产雄厚的大型企业，更不会有自居上流的社会权贵，按照导游资料显示，天黄区是这座城市中真正的平民世界。

但是，与天玄七区、八区展现出的那种人间烟火不同，天黄区给人的感觉要晦暗得多。

几乎在飞行艇越过区域边界线的瞬间，肖恩就皱起了眉头。

头顶的光线明显暗淡了一截，明明此时还没到【离】的夜晚时间，但来自【不周】的能源，却仿佛吝于为天黄区继续赐予光明，提前将夜色笼罩下来。

与此同时，肖恩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名为颓丧的气息弥漫过来。

这可和导游资料截然不同。

他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天黄区的建筑明显破败——与天玄九区那种因遗弃而破败不同，这里哪怕是投入使用的建筑，也往往呈现出斑驳锈迹，处处都覆盖着厚重的灰尘。

街上的行人显得僵硬木讷，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乎所有人都呈现出同样的气质，全然没有【食为天】那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而理论上，这个与天玄区相邻的天黄一区，已经是天黄区内最为富庶繁华的区域了。

不过，现在终归不是考察天黄区生态的时候，肖恩不动声色，只轻轻摇晃着身躯，摆出轻松的姿态。

身后，雷永勋忍不住开口道："一区还好，三区那边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状况，那边很少会有豪华飞行艇，可能会有些人忍不住……"

肖恩笑了笑，将手中的短枪随意摇了摇："忍不住怎样？"

"我也不知道……黑子从来没让我来过这里，他说这里是下层人士的乐园，尤其三区的秩序格外混乱。即便是他们，在被雷家雇佣后，也不会经常回来。所以，无论你之后想要怎么做，请务必尽快。"

"呵，务必尽快，说得好，我记住了。"

不多时，天黄三区已经近在眼前。

拜水滴形飞行艇的卓越性能所赐，当肖恩放弃低调，选择全速前进时，尾部的发动机就赫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推动着飞行艇以不可思议的高速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那是一片破败的仓库区，各种立体构装的建筑将整片空间都填得满满当当。来自头顶的暗淡光照，几乎透不过这层层叠叠的立体建筑群，从底部看去，这仿佛是一座漆黑的钢铁森林。

而森林之中栖息着恶兽。

当飞行艇凑近前去，靠着尾焰带来的光芒，肖恩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片仓储区中，大部分仓库中都没储存什么货物，它们敞开着大门，露出空荡荡的内部，仿佛是在邀请人们入内一观，又仿佛是张开的陷阱，只等猎物自投罗网。

这片充斥着不详气息的地方，令绝地学徒也不由感到了一丝紧张。

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个被人强行带到此处的医生。

王毅，就在这里吗？

此时，雷永勋提议道："王毅具体是在哪座仓库，我可以再问一次黑子……"

肖恩抬起手，制止了他的自作主张。

“没有那个必要，多嘴多舌只会产生意外的麻烦，找人的事其实很简单……”

肖恩说着，猛地推动操控感，水滴状的飞行艇急坠而下，在雷永勋忍不住的低呼声中，冲向了一座小型仓库的门前。

那是一座矗立在底层的方形库房，透过顶部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摇曳的灯火，以及朦胧的人影……显然正有人将那里当作自己的家园。

飞行艇一路向下，而后转向急停，在停稳之前，肖恩已经摇下身边的玻璃窗，探出短枪，连续扣动三次扳机，让三道能量束激射而出，在仓库半敞着的大门上留下三个等距的穿孔。

穿孔正中，站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少年，他穿着一身宽大的衣服，手上持着一只破旧的爆能枪。作为看门的人他，脸上已经写满了恐惧。

肖恩强忍着心中的不适，对这位少年人露出阴冷的笑容：“提问一：我刚刚开了三枪，请问第四枪应该打在哪里？提问二：不久前被人从天玄区带到这里的中年流浪汉在哪里？”

说完，肖恩已经用枪口瞄准了那个少年的额头。

此时，仓库内部已经隐隐传来一阵骚乱声，但肖恩不为所动，只是带着那残酷的笑容，轻轻做着倒数：“三，二……”

在他倒数结束前，瑟瑟发抖的少年终于伸手指向了远处半空中的一座孤僻建筑。

下一刻，肖恩立刻拉起操控杆，令水滴形的飞行艇垂直向上，宛如闪电一般疾驰。几乎同一时间，从仓库内迸射出一片能量束构成的暴风骤雨，险险擦过飞行艇的尾焰。

“哈，果然是个不适合上流权贵观光游玩的地方！”肖恩强迫自己继续维持着扭曲的笑容，不去理会身后的骚乱。

飞行艇以极快的速度抵达了终点。

第 142 章 无可挽回

这座位于半空中的小型仓库，背靠着一根巨型立柱，仿佛是横生在枝干上的一块结节。仓库唯一的大门被设在正对外的地方，此时正紧闭着，拒绝任何人的进出。

对此，肖恩的解决方案就是干净利索地一次五连射，让能量束恰到好处地熔断门锁，而后推开飞行艇门，用力向外踢出一脚。

仓库的大门呻吟着倒下，露出内部的一片漆黑，肖恩丝毫没有畏惧地从飞行艇中鱼跃而入，然后点亮了一只照明棒。

白色的光芒霎时间充满了整个空间。

在角落里，肖恩不出意外地看到了他此行的目标。

王毅正软软躺在仓库的角落里，一身破旧的衣衫上遍布着斑驳的血渍。他低垂着头，令人看不清面孔，但是……

但是在看到他的身影的刹那，肖恩就感到自己的心灵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下坠去。

这一刻，他甚至有些痛恨自己拥有的敏锐五感。

即便只是借着照明棒带来的微光，他也能清楚地看到，角落中的那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了气息，那染满血迹的胸膛，丝毫没有起伏的迹象。

肖恩站在原地，一时间竟有些迷茫。

在他得到原力的启示后，便势不可挡地一路奔袭至此，为的就是拯救王毅。

期间，他不惜去模仿、扮演一个变态杀人狂，不惜违背了自己坚信多年的守则，强迫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大的正义。

但现在，正义死了。

所以，接下来该做什么？

肖恩尝试思考，但无论如何努力，大脑中都仿佛有一股强大的排斥力，在阻止他继续想下去。

接下来无论做什么都无所谓了，所以就算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沉默间，肖恩身边多了一人。

雷永勋颤抖着双手，走到了肖恩身旁。

尽管肖恩没有开口让他跟来，尽管在肖恩沉默不语的时候，他完全有机会爬到驾驶位上，一路扬长而去。但被恐惧彻底侵蚀了心灵的他，唯一的想法却是，无论如何也要跟在肖恩身旁。

仿佛只有跟随和顺从这个年轻的变态杀人狂，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除此之外的一切杂念都只会引来死亡。

肖恩瞥过目光，看了一眼被自己成功驯化的雷永勋，却连维持冷笑的意愿都不再有。

就算继续扮演变态杀人狂，也不能让死人复生，所以，就到此为止吧……

在肖恩的沉默中，雷永勋逐渐感到一丝不妙，他强笑道："呃，我想，我们已经找到王毅了，就在那边，看，他正睡着呢！"

说完，雷永勋主动向前一路小跑，丝毫不顾颠簸会触动伤口，让他疼出冷汗。

几十步后，雷永勋终于来到了王毅面前，他颤抖良久，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冰冷的尸体，咕咚一声跪倒，继而发出尖锐的呻吟声。

"不，不可能啊，我没有让人杀你啊……"

此时，肖恩也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

尽管他很清楚，就算凑的再近，明摆着的事实也不会有改变，死者不可复生，时光也不能逆转，但是……肖恩只是下意识地想要看一看，王毅死时的表情。

那个永远积极乐观的人，在自己生命的尽头，也依然能露出笑容吗？

肖恩单膝跪地，轻轻扶起了王毅的头，然后不出意外地看到了他的笑脸。

哪怕七窍出血，显而易见在死前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他依然没有丢掉自己的乐观。

肖恩有些迷茫，又有些释然，片刻后，更是忍不住自己也轻笑出了声。

王毅实在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哪怕是死了，依然能用他的乐观去感染他人。

肖恩忽然觉得心中的迷茫已经被一扫而空。

这一次营救的确是失败了，但失败又如何呢？脚下的路还在，所以他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王毅在沦落为流浪汉以后，仍乐观积极地对待每一天，他在九区安家，在【食为天】享受美食，默默注视女儿的成长……而肖恩，也只需要重整旗鼓。

想清楚这一切后，肖恩便做出了决断，只是还没等他开口，身边的雷永勋已经噗通一声，把头磕在了地上。

“饶命！求求你饶我一命，我真的没有让人杀他！”

肖恩笑了一下，抬手将雷永勋掀翻起来，而后问道：“那你让手下劫持王毅，是为了招待他？”

雷永勋说道：“我，我只是让黑子他们好好教训一下他……我气急的时候的确想过要杀他，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他的处置方案，是五年前由高层议会共同决定的，我哪里敢随便推翻它……”

肖恩闻言，不由起疑：“高层议会共同决定？一次医疗事故，有必要惊动高层议会吗？”

雷永勋也不疑有他，苦笑着解释道：“那当然不是什么医疗事故，马万里根本是被人在病床上活活勒死的。王毅后来被严惩，也不是因为救了不该救的人，而是他企图获悉不该获悉的秘密！”

肖恩问道：“哦，你是指那种不明的毒物？”

“毒物？王毅是那么理解的吗？”雷永勋也略感惊讶，继而叹息道，“这也的确像是他的作风……呵，呵呵。”

说到此处，雷永勋竟有些释然地笑了出来：“把所有人都视为至宝的【玄黄血】当作毒物，真亏他还是明星医生呢。”

“玄黄血？”肖恩脑海中刷得闪过一道灵光。

在【兑 4399 不，就是在这座太空城，他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词。名为玉鼠的盗贼组织，胆大包天地偷窃了白银的物资，为的就是有人承诺鼠王名为【玄黄血】的……长生不老药。

“长生不老？”

雷永勋却嗤之以鼻：“哪有什么真的长生不老！【玄黄血】在乾坤集团高层流传了至少几个世纪，也没见有哪位董事能历经数百年而不朽的，反而是因各种意外而惨死的人屡见不鲜！光是【涅槃】接待过的就不下十位了！”

“所以人们为什么要用它？”

雷永勋说道：“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似乎延年益寿的功效是确凿无疑的……据说董事会高层有人已经苟活了超过两百年。而且单就【涅槃】掌握的一些高层身体数据来说，的确有很多人在油尽灯枯之时，莫名迎来了一波新生。”

肖恩听得更是疑惑不已：“【玄黄血】究竟是什么？”

“不知道。”雷永勋轻声答道，“我也不想知道，有些事知道的越多，距离死亡就越近。”

第 143 章 一念之差

雷永勋的答案，让肖恩不由皱眉。
“你不是自诩上流社会吗？”
雷永勋苦涩道：“还不够上流，如果能跻身集团董事会，或者出身四大家族，或许能有资格略知一二……但我们雷家还差得太远。雷家经营【涅槃】已经超过四百年，而我们每一代继承人都会叮嘱后人，一定不要去探究【玄黄血】的秘密。”
这种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让肖恩越发感到奇怪。
隐隐的，肖恩仿佛看到了一条线，一条若有若无，却能将很多事情串联起来的线。
五年前那位马万里的死亡，眼下王毅的死亡，然后，南鹤礼的死亡，乃至……
肖恩的思绪以极快的速度发散开来，无数碎片在他脑海中闪烁，他感到自己很快就要抓到真相……然而就在此时，一阵急促地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考。

雷永勋也被吓了一跳，身体一个战栗，将胸前的通讯器掉落到地上。

肖恩捡起通讯器，然后就听到黑子的声音。

“老大，黄路已经打开了！”

这时，雷永勋哪里顾得上什么黄路，他猛地凑到通讯器前，厉声喝问：“谁让你们杀王毅的！？”

“诶？”

通讯器另一边的人，被问得一头雾水。

“老大，你在说什么啊？这些话不方便在通讯器里……”

“我问是谁让你们杀王毅的！？”

“不是，没人让我们杀王毅啊，你让我们去教训一下他，我们就去把他抓来揍了一顿，然后关在仓库里，准备饿上两三天后就放他走。弟兄们下手都很有分寸，连骨头都没打断一根。”

肖恩一边听着，一边伸手在王毅的尸体上做着确认。

的确，王毅虽然死了，但并没有受什么严重的外伤，这一点和黑子的陈述对得上。

“老大，到底怎么了，有人要杀王毅？不会吧，我看他不像是能得罪人的人啊，说真的我其实还挺欣赏他的……”

“够了！”雷永勋也紧皱起眉头，口中呢喃了几句后，又喝问道，“这个仓库除了你们，还有谁能进来？”

“啊？没人了吧？那本来就是弟兄们做私活的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进出很不方便。我们也从来不在里面放什么东西，和周围的人更是都打过招呼，所以不会有人瞎闯的……等等，老大，我怎么听你这意思，是有人进去杀了王毅？”

雷永勋已经恨得咬牙切齿，伸手关掉了通讯器。

而他猛地转头看向肖恩：“这一切都是阴谋！有人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过去这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王毅会躲在【食为天】里窥视王露，更不知道康洁对他居然还旧情难忘，偏偏今天有人给我告密。我让手下人教训王毅，从没暗示过要杀人，结果王毅偏偏就死在这里！”

肖恩闻言心头不由一动。

雷永勋的话不能全信，但这里的确有些蹊跷。王毅过去5年里一直往返于七区和九区，从没出过岔子，偏偏就这次被苦主堵个正着，而且还遭了杀身之祸……用巧合二字是很难解释通的。

雷永勋未必对王毅没有杀心，但这件事上他很可能就只是个任人摆弄的棋子……当然，用枪挟持雷永勋的自己同样也是棋子。这棋盘上称得上棋手的，就只有一人。

肖恩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那种扁平的面孔。

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过多的推理，肖恩已然锁定了幕后真凶……紧接着便是一阵油然而生的紧迫感。

如果幕后真凶是夏溪，那从现在开始，自己就不得有半分大意了……在巨首驼型货船上与他的一番交锋，哪怕时隔多日，回忆起来仍是令人背后汗毛炸立。

当日货船坠落到九区时，自己没能当场斩草除根，实在是可惜。但现在不是惋惜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下一步了。

肖恩沉吟了几秒，便有了决断。

他拍了拍雷永勋的肩膀："好，那你先回家，查明幕后真凶。"

雷永勋惊讶万分："回家？你要放我回去？"

肖恩笑了笑："两件事，第一，查明真凶；第二，照顾好王毅的亲眷。"

雷永勋当时就有些肝火乱冒：什么叫王毅的亲眷？！那是我的亲眷！

他对康洁早就没有了什么兴趣，更遑论亲情，但这毕竟关乎上流显贵的颜面。

但更大的惊喜冲散了区区恚怒，因为他听出了肖恩的言外之意。

"你不跟我一起？"

肖恩摇摇头："还是两件事。第一，我要留在此处调查线索；第二，你回不回家，与我而言没有区别，我能在会所抓到你，当然也就能在其他任何地方抓到你……还有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雷永勋嘴角抽搐，心中刚刚升起的一丝妄念随之烟消云散。

"好，那我这就回去调查清楚设计陷害我的人究竟是谁。"说完，雷永勋也不迟疑，迫不及待地跑向停在门边的飞行艇。

然而没跑两步，就听身后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等等，站住！"

雷永勋下意识就要遵命，但一咬牙，却是佯装没听到，加速向前。

再跑几步，就可以乘上飞行艇，一走了之了，这个时候站住，岂不是继续任人鱼肉？

心中的恐惧依然还在，但正因恐惧，他反而不敢放过这唯一的逃生机会。

大家都是被人算计的棋子，雷永勋还真不信那个人会在这个时候杀他！

然而就在此时，却见前方的飞行艇忽然绽放出一阵夺目的豪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他下意识闭上眼睛，却紧跟着就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身上仿佛被千万根针刺穿过去。

雷永勋的世界，在这一刻破碎。

第 144 章 该死

肖恩眼睁睁看着雷永勋在他眼前惨死，不由得暗暗咬紧了牙。

一时失手，代价便如此惨痛，这可真是极好的教训啊！

肖恩意识到此地危险，且风险主要系于雷永勋时，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

只要雷永勋当场站住，那么肖恩就能恰好在爆炸的破片飞来之前，抓着他躲到死角处，逃过一劫。

偏偏雷永勋在怂了一路之后，于最关键的时候刚了一回。

就这一回，丢掉了他的性命。

肖恩并不为他的死而惋惜，只为自己的大意而遗憾。

因为目睹王毅身死，肖恩心乱如麻，一时间也就放弃了对雷永勋的恐惧镇压，让他生出了不该生出的反抗念头。

若非如此，以雷永勋的勇气品性，在肖恩厉声喝止的时候，岂敢继续迈步？

所以肖恩也就深刻领悟到了一个道理。

做事必须有始有终，哪怕是扮恶人，做恶事也是如此。

不过现在不是感怀过去的时候，雷永勋已死，事情却才刚刚开了个头。

他在雷永勋死时，亲眼看到了飞行艇爆炸的细节：飞行艇是被人用远程飞弹打爆的，而且打得异常精准刁钻。爆炸本身的威力平平，但爆炸时的强光、巨响，以及迸射出的碎片却是致人死命的利器，而且大部分破片都集中到了仓库这一侧，仿佛经过了无比精确的计算。

这不可能是巧合，也不像是周边的流民所为——一般的流民很难持有重武器，更难以将重武器用得这么熟练。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这是夏溪提前埋伏在这里的熟练工——也就是职业佣兵——而这些熟练工无疑是极大的威胁。

肖恩站在仓库角落之中，心中飞速盘算着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被人用重武器堵在仓库里，他的形势可谓岌岌可危：虽然这座仓库是用厚重的合金打造，但在重武器面前并不保险。何况对方既然能埋伏到他来仓库，理所当然会准备足以攻坚的利器。

所以肖恩必须尽快突围，但这仓库只有一个出入口，且位于半空，如今唯一的交通工具也被摧毁，想要脱困可着实不容易。

肖恩低头看了一眼脚下，右手则不由摸向腰间，却是摸了个空。

若是绝地的光剑还在，他大可用光剑在这仓库中切出一条逃生通道——这仓库虽高，却也难不住早有准备的绝地学徒。而附近的仓库区虽然险恶，但反过来说却更容易让人浑水摸鱼。

可惜光剑不在，这条逃生之路就走不通了，那么……

肖恩看了眼那依然敞开的大门，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

下一刻，绝地学徒大踏步地窜出仓库。

然而门外并没有他预期中的枪林弹雨，或者说，虽然有枪林弹雨，却没有在瞄准他。

映入眼帘的，是一场激烈的混战，五颜六色的能量束，将这片光影斑驳的仓储区染出一片阴森鬼气，爆炸声、惨叫声在地势复杂的空间里不断激荡。

而交战的双方，却赫然穿着同样的精良盔甲，用着同款的爆能枪！甚至藏身在同样的隐蔽位置！

这些来自乾坤安保的精锐战士，竟在面对面的近距离下自相残杀！

肖恩身在半空，已经不由瞪大了眼。

这到底什么情况？！

******

与此同时，天玄一区某个破败的办公室中，灯光暗淡，映照着一支银亮的金属棒忽上忽下地被人抛动着，宛如玩具。

金属棒上有一枚按钮，在抛动间时不时蹭过一根拇指，然而上下跳动许久，那根指头始终没有按下去。

因为夏姜很清楚，按下去以后，有些矛盾就不可回避。

虽然，矛盾始终都在酝酿，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夏姜陷入沉思时，身边传来同伴不耐烦的声音。

“头儿，你都一把年纪了，这棒棒玩几天还不带腻的嘛？”

“而且，就算头儿你再怎么喜欢玩棒棒，也别拽着我们啊，我们又没有棒棒玩。”

夏姜瞪了那两个激光脑一眼，心中也是不由哀叹：自己到底是落魄人啊，虽然顶着夏姓，却被一路排挤，连个安保中队长都当不安稳。

他在【离】经营这么久，照理说早该成一方豪强，但奈何上级塞过来的新人不是废物就是白痴。夏姜呕心沥血，也只培养出了一个可用的副手，其余人等仍是脑子里进水或者缺弦的模样。

靠这帮人打打闲架，维持下基本治安倒还好说，想要以他们为班底在【离】经营出一方势力，那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当然夏姜也根本无意去经营势力。

不过，废物也有废物的好处：既然他手下多废物，那么近期【离】的异变，就让那些能人异士去处理吧，他和手下的废物们老老实实在家玩棒棒就好。

反正，该做的警告他已经做过了，若是再有什么问题……

然而夏姜正想到这里，便忽然感到背后一寒，仿佛有什么极为不详的东西凑近过来。

夏姜立刻收起手中的金属棒，然后站起身，目光瞄向办公室的破窗，毫不客气地抬起枪口。

与此同时，窗口的阴影一阵蠕动，化出人形，只见那人一身漆黑，在光线暗淡的办公室里存在感格外稀薄……但是那张扁平而苍白的面孔却极为引人瞩目，仿佛是凭空飘在空中。

正是安保局的特工，局长的亲弟弟，夏溪。

几个坐没坐相的安保战士当场被惊得从椅子上翻倒，但无论如何狼狈，办公室内的所有人却都在短短两秒之内抽出配枪，指向夏溪。

“警惕性差了点，但还算训练有素，中队长大人能把一群废物磨到这般地步，也真是足够费心了。”

夏溪温和地做着点评，接下来却话锋一转：“可惜夏姜你再怎么苦心保全这些废物，该死的人还是要死。”

第 145 章 死人

被讥讽为废物的安保队员们闻言狂怒，斥骂不休，然而他们动作也仅止于此。队长夏姜不开口，他们没人敢扣动扳机。

夏姜却不气不恼，反问道：“现在【离】被周大队长的精锐看护得稳稳当当，我们这些老实看家的人怎么会死？”

当日载着肖恩的货船坠落九区，夏姜率众维持治安，但不久之后，全城的治安就被一群“空降”过来的安保战士接管了。

这些人数量不多，级别却高的吓人，名为周雄的大队长带着两个满编的特战小队，全副武装，威风赫赫。这让看惯了夏姜中队的当地人格外不适。

乾坤安保的名头，在【离】一向是没什么分量的，城市的治安实际上也是靠着上流社会的权贵们的私兵在维持。

但任何时候，一个乾坤安保的大队长和两支特战小队，都有堪称绝对的分量。

只不过，这批绝对有分量的援军，却和夏姜关系不睦，所以这些人的到来，非但没有给夏姜带来好处，反而让他更加边缘化。这几天来，夏姜干脆带队在家休息，连例常的巡逻任务都给省了。

却不料即便如此低调，还是被人找上门来。

夏姜是实在不想参与和绝地学徒有关的事情，所以宁肯面子上受委屈，也还是把周雄抬出来当盾牌。

夏溪闻言却是一笑，这一笑顿时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

“周雄马上就要成死人了，你指望一个死人来看护【离】？”

夏姜闻言一惊：“死人？他怎么会死？”

整整两支特战队，超过一百名精锐战士，这在【离】是绝对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周雄虽然行事风格激进，终归是上过战场的老兵，怎么可能轻易就死？

“亲临一线去抓捕要犯，死在战场也很寻常。”

夏姜闻言只觉得荒谬，亲临一线就会死？且不提周雄本人就是个极其老练的战士，他身边那些身经百战的护卫难道都是摆设不成？

却听夏溪话锋一转，嘿嘿笑道：“尤其他身边护卫被我买通，临战时只要背后一枪，就能取他性命。”

夏姜顿感头皮发麻，继而怒火沸腾：“是你把他叫来【离】的，现在却要害他性命！？”

平面人哈哈笑道：“你生什么气啊？周雄当了二十年的兵匪，为祸八方，手里的无辜性命不计其数，死上十次也是罪有应得，我记得你当年还拼了命地向高层告状。然而他一门心思为夏家做狗，董事会任凭民怨沸腾，还是把他强保下来，甚至让他步步高升。如今我为民除害，你应该为我喝彩啊。”

夏姜面皮不由抽搐起来。

对方说的不错，以周雄的所作所为，说一句死有余辜丝毫不为过，整个乾星系不知多少人日日夜夜地盼着他暴毙……然而偏偏为民除害这番话从夏溪口中说出来，就让人完全开心不起来。

夏溪嬉笑着说道：“你怎么一脸阴郁？以你的立场来说，应该比任何人都乐于见到周雄死吧？当年若不是周雄无耻背叛在先，你的那些亲朋好友们不至于身陷绝境而无人理会，最终死的只剩下红杏小队那些残兵败将……难不成十多年过去，你已经忘了战友的血海深仇了吗？”

夏姜被质问地哑口无言，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当年的愤懑与无奈，继而便是愧疚之意：十多年过去，他的仇恨心的确是淡薄了许多，再也没有不顾一切杀上安保总局的勇气。

也或许他从来就没有过那样的勇气，所以当初的幸存者们毅然与乾坤集团割裂时，他却还是留了下来。

也或许当年的战友们也正是看穿了他的软弱，才会默然选择和他分道扬镳。

然而思及至此，夏姜又觉得莫名违和。

当年的事情的确有着无数的遗憾，但凭什么他要为此愧疚？说到底他夏姜也是当年的受害者，而这个卑鄙无耻的平面人才是施害的一方啊！当年高层背叛他们这些前线战士，里面也有夏溪的一份功劳！

然而不等夏姜愤怒地驳斥，夏溪便又说道："还是说，你不能容忍周雄死在别人手上，必须要亲手为战友复仇？放心吧，当年的知情人都知道周雄与你有死仇，他死在所有人都会怀疑是你下手！"

夏姜胸口一阵郁结，只感觉自己想要吐血。

这该死的平面人！杀人以后还要嫁祸栽赃！

夏溪说道："不费吹灰之力，在家中静坐就得报血海深仇。天底下这般好事可不多见，中队长下次去祭典故去的战友的时候，记得要感谢我啊。"

夏姜瞪了对方一眼，心道：老子谢你全家！

夏溪却仿佛看穿了对方心思，嘻嘻一笑："不过别谢我全家，毕竟咱们本质上是一家人，谢全家容易误伤。"

夏姜终于忍不住骂道："杀不了周雄，我至少能杀你！"

说话间，枪口便向前伸了出去。

夏溪毫不在意地摊开手："好啊，先杀大队长周雄，再杀特工夏溪，中队长你在【离】多年蛰伏，终于能一鸣惊人了。乾星系多少年没出过出身这么正统的叛军了，新闻媒体怕是要欢喜疯了，毕竟你和你的手下都将随着这场叛乱而载入史册。"

夏姜顿时感到握枪的手臂仿佛有万钧之重。

的确，他都快忘了，这个夏溪还有个身份是安保局特工，更是局长夏阎的亲弟弟！

被栽赃杀害周雄倒也罢了，周雄作恶多年，恨不得他死的人能绕【坤】两周半。夏姜随便找个由头总能应付过去，大不了被撸掉职位，从大头兵做起，他也没什么所谓。

但杀害夏溪的意义就不同了，夏溪虽然作恶多端却名声不彰，知道这个变态杀人狂的人极少，一旦他死在尤其是死在自家办公室，夏姜是真的有口难辩。

届时，他夏姜如何下场倒无所谓，可身边这些陪伴他多年的弟兄们……想到这里，夏姜更是不由懊恼。

第 146 章 埋伏

夏姜不由得回忆起过去。

当年，或者说一直以来他都是这样，每当想要下定决心，玉石俱焚的时候，身边总是会多出无法割舍的牵挂。

夏溪的声音则继续悠悠传来：“别忘了，周雄是在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被暗算身亡的。考虑到那个人与你的关联，董事会的人应该会觉得你被冷落多年，终于不甘寂寞，搭上了共和国这条大船吧。”

夏姜听得更是头疼，不知不觉间手中的枪已经放了下去。

一切都仿佛是当年的翻版，面对一个罪该万死的对手，夏姜却无论如何不能下手。

“所以，你是来炫耀的？”

“不，我是来提醒你，周雄死后，抓人的差事就着落到你头上了。”

夏姜生硬地回应道：“我们一群庸人，怕是难当重任。”

他是打定主意不参与此事，宁肯承受渎职的风险也要在办公室里玩棒棒。

夏溪却嗤笑道："你想置身事外？中队长一把年纪了还是这么天真无邪，难怪当年队友死伤狼藉，事后又遭朋友唾弃，众叛亲离。像你这种不懂事的孩子，在哪里都不受欢迎啊。"

夏姜被屡揭痛疮，倒也麻木不仁了："嘲笑完了就滚吧。"

"我是想提醒你，周雄死后，为雷永勋复仇的任务，你责无旁贷。"

夏姜闻言一惊："为雷永勋复仇？他怎么了？"

"被某个在逃的犯人挟持，然后不幸身亡。"

夏姜更是不可思议，就在不久前，他才刚刚警告过雷永勋要小心，结果这才过去多久，他居然被人劫持，还死掉了！？

但随即他就意识到，正因为他不久前才接触过，所以雷永勋的死，他真的责无旁贷！

而且，和周雄那个外来户不同，雷永勋是标准的本地权贵，【涅槃】院长的身份让他和集团董事会的成员也颇有来往，一旦身死，整个【离】的管理层都要动荡不安。

而且偏偏雷永勋还是死在那个在逃犯人的手上！

眼下就算再给夏姜十张嘴，也绝对解释不清，何况这件事上他的确问心有愧，根本没法解释。

以夏姜的手段，当日如果真要全力搜查天玄九区，任何人也不可能逃得脱，但他只派了副手罗明，而罗明又是个知情趣的，接到委派就知道上司根本无意彻查，所以他也就只做做样子，甚至明摆着给那逃犯留出了一条生路。

只要不太蠢，怎么也逃得掉。

如果真的太蠢，那也没办法，早点抓起来早点完事，让个激光脑四处乱跑，被人抓到了反而对自己人不利。

结果那个逃犯果然聪明，轻松地从包围网中脱身，之后一直不见踪影……夏姜本以为再拖上一段时间，那人自会找到机会离开，却不料他居然敢在城里劫持杀人！？

夏溪用腻人的语调细声慢语道："很惊讶嘛中队长？我记得安保局在忠诚教育的时候便说过，与叛党结交最为危险，就算你没有

叛心，他们也迟早连累得你沦为叛党。当年中队长能痛下心来与叛党切割，如今却又旧情复燃，实属不智啊。”

夏姜被对方那貌似关切的语气腻的一阵反胃：“所以呢？”

“所以，希望中队长从这一刻开始，全力以赴地捉拿要犯，以将功赎罪。我前些天一直在【涅槃】里躺着，管不到外面的事，想不到等我出来，那人已经能大摇大摆地在天玄区吃杂煮了。”

“呵。”夏姜冷笑一声。

“中队长，就算上级对你再怎么不公，这些年终归是乾坤安保发给你薪水，配给你宿舍。身边这些精兵猛将，也都是通过安保局的渠道才转入你的中队……”

想到自己手下那群激光脑饭桶，夏姜冷笑一声：“那可真是谢谢你们了！”

夏溪说道：“谢就不必了，还请中队长拿出应有的本事，尽快把人抓回来，以洗刷自己的清白。”

夏姜问道：“你这么辛苦布局，就是为了逼我出手？”

平面人也不隐瞒：“对啊，我最喜欢看叛党自相残杀了。”

说完，便是一阵令人牙龈发酸的狂笑。

******

与此同时，另一边。

天黄区的废弃仓库群中，年轻的绝地学徒用手环中暗藏的吊索悬在金属建筑的阴影里。眼见得四周能量束如暴风骤雨般交错，惨叫声、怒吼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只感到这一切都有些不真实。

与师父游历多年，他还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埋伏。

客观来说，对方埋伏的时机设计得极好，恰好选在肖恩全力救人而心无旁骛的时候，埋伏地点则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废弃仓库，可谓绝境。

伏兵也是名副其实的精锐，乾坤安保的特战队员是星系内最为强大的武装之一，单兵作战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顶尖级。

所以肖恩在毅然冲出仓库时，甚至做好了战败被俘乃至战死的准备。

然而冲出仓库以后，却见外面的天罗地网居然在自相残杀！而且烈度之强，仿佛特战队员彼此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以至于肖恩这个被埋伏的对象一时间居然无人理会！

事态反常至此，让年轻的绝地学徒心中颇为惊疑不定。但机不可失，心中的疑虑丝毫没有影响肖恩的判断。他趁着四周战局正酣，用力晃动起身躯，借着吊索的摇摆，攀附到了一栋高大的仓库边缘，而后一路向上腾跃，直至屋顶。

由此俯瞰战场，放眼所见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特战队的内斗乱战，绝非一般意义的内讧，分明是有组织的屠杀！几名核心成员在一个小队长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向四周的散兵进行火力镇压，而散兵们却显得惊慌失措，杂乱无章，几乎形不成有效的抵抗。

此外，在一个相对隐蔽的制高点，躺着一具死不瞑目的尸体，其人盔甲华贵而精美，看上去似乎是特战队的高层人物，而在前线战场穿得如此高调，似乎也印证着他对自己的团队有充分的新任，然而，在尸体背上，却印着一个漆黑的焦洞。

那是来自身边人的致命伤。

第 147 章 不是复仇

现场的乱象，到底还是有迹可循的。

显然，这位死掉的大队长最为信赖的心腹，趁着特战队四下分散，展开埋伏的时候，赫然出手，杀人夺权，而后又对反对派展开了血腥镇压，这才形成了埋伏圈中的怪奇现状。

肖恩脑海中迅速理清了思路，一时更觉得现实果真比小说还要荒诞，乾坤安保的精锐部队居然会在自家地盘上公然谋逆……这个星系还有秩序可言吗？乾坤集团靠着这样的安保队伍，居然能维持数千年的和平稳定，简直不可思议。

肖恩一边藏身阴影之中向仓库区外潜行，一边默默感受着原力的流淌，绝地学徒感到自己仿佛是在一条奔涌的河流中驾驶轻舟，随波逐流。沿途所见的一切，都只是伟大的原力在展示其威能。

而翻涌在河面上的浪花只是表象，水面下还有难以言喻的暗流在奔腾。正是这些暗流在引导着他于绝境中翻盘，继续前进。

但很快，肖恩就感到自己和原力的连接又变得若即若离起来，别说水面下的暗流，就连浪花都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他终归不是绝地大师，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原力的意志。

但是，绝地学徒也早就习惯了这种戛然而止，他自幼徒时代就不以天赋著称，事实上莫斯提马在教导肖恩的时候，也经常要求他在不使用原力技能的情况下去完成各种任务。这种教育方式与绝地的传统并不相同，但莫斯提马曾对肖恩说过，通往原力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条，偶尔绕个远只会让后面的道路更加通畅。

而现在，肖恩要做的就是如同过去的试炼一般，利用手中掌握的有限资源来完成任务。

他强迫自己以理性来思考眼下的一切，首先就是抛掉无谓的乐观情绪，例如原力会指引他战无不胜，区区学徒还没有那种优渥，甚至绝地大师也难以做到。

他要尝试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乾坤安保的内讧是客观事实，但肖恩并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好事，至少他没法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实，与其盲目乐观，倒不如悲观一些，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这一切都是用以迷惑对手的陷阱——虽然无论怎么想，这个骗局的代价都高到不合清理，但也未尝没有其合理的一面。

单靠特战队的埋伏，并不能完美无瑕地困住绝地学徒。这片废弃的仓库区地势复杂，提供了太多的天然掩体，极大限制了特战队的火力优势；而此地由大批流浪汉、帮派分子组成的复杂生态环境，也让绝地学徒有足够的浑水摸鱼的空间。

再加上特战队或许是为了避免惊扰到肖恩，并没有大举提前入场，大部队是在肖恩驱车赶来以后才匆匆追着过来布下包围圈，以至于阵型破绽并不在少数。

以肖恩的身手，强行突围的成功率虽低，但也有个两三成。而若是对方足够贪心，对七八成的胜率都不满足，那么牺牲掉一个特战队来打造更为稳妥的杀局，似乎也说得通。

至少以夏溪那个疯子的作风，这种变态的设计也完全可以解释得通。

想起那个扁平的面孔，以及刺耳的笑声，肖恩就感到一阵阵的头疼。巨首驼坠毁时，没来得及给夏溪补上最后一刀，实在令人抱憾不已。

而同时，肖恩心中也点燃了更加旺盛的斗志。

如果这一切都是阴谋——事实上从特战队的出现开始，这一切就已经摆明了是阴谋——那么无论是雷永勋的死，还是王毅的死，都显然要归咎于设计阴谋的幕后黑手。

回忆起王毅那乐观而温和的笑容，以及他含笑而逝的模样，肖恩只感到内心深处的刺痛已到了难以抑制的地步，他已经完全不想离开这座太空城市了。若是不能让那个变态杀人狂付出代价，肖恩就算能跳出日后也必将寝食难安！

这一刻，他已经很难区分光明与黑暗，复仇无疑是违背绝地之道的，但是放任夏溪难道就是绝地之道了吗？

他宁可做错事，也不愿为了恪守教条而恪守教条。

只不过，要为王毅复仇又谈何容易，现在的绝地学徒甚至还自身难保。

肖恩一边悄然行走在阴影中，一边在脑海中回忆着【离】的立体地图，从中寻找合理的行进路径。

天黄三区地处偏僻，与外界的通道有限。考虑到特战队都已经深入到仓库区，埋伏网很可能已经全面展开，那么交通要道应该也有重兵把守了。尤其是与三区接壤的四区，那里有一个供平民使用的小型港口，可以起降小型飞船，据王毅闲谈时介绍，四区一向是天黄区的走私、偷渡要道。

所以，通往四区的方向，被肖恩直接在脑海中画上了禁行的标记。

此外与三区接壤的还有天黄五区，那是自天玄九区衰落以后，太空城内最为活跃的帮派乐园，很多底层的武装分子乃至星系内的通缉犯都栖息在那里，据说是一个每日枪声不断的混乱地带。

从逃亡的角度来看，混乱地区正适合浑水摸鱼，但如果那边的帮派早就被人打好了招呼，那么一个外人贸然闯过去，就纯粹是自投罗网。

最后，地图上只剩下一条可行路径。

而随着思考的深入，肖恩脑海中的那条路径也逐渐清晰，最终甚至变得光耀夺目。

肖恩很快就做出判断：他将沿原路返回天黄一区，而后回归天玄，逆流而上，直至天玄玉栋！

他要去会见天玄区的主人，张先生。

在【离】这片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单靠绝地学徒一人，怎么选择都是举步维艰。与其两眼一抹黑地去乱碰运气，不如找个合适的引路人。

正如王毅在天玄九区为肖恩打开了通往【食为天】的密道，张先生作为整座太空城市的高管，也必然能为肖恩打开通往【巽】的通道。

以及，通往幕后真凶的复仇之道！

第 148 章 入戏

当肖恩悄然离开仓库区时，特战队的内战仍在继续，那些精锐战士们完全打出了真火，谋逆的一方和重整旗鼓的正统派杀得昏天黑地，以至于肖恩最终几乎是大摇大摆地从他们的视线中离开，一身易容、潜行的精湛技艺全然没有用武之地。

来到仓库区外，肖恩有些惊讶地发现气氛居然一切如常：街边的摊贩仍在有气无力地吆喝；过往行人只低头看路，行色匆匆；而几个顽童们则嘻嘻哈哈地穿行在人群之间，追逐着一个破烂的玩具机器人。

特战队的激战仿佛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尽管那惨烈的枪炮声仍不断地隐约传来。但三区的人们却能浑若不觉，有条不紊地延续着自己的节奏。

这种见怪不怪的气度，算是天黄区的特色民俗吗？

肖恩心中有些疑惑，打算找个街边摊贩打探一下情况，然而念头刚起，就听远处一阵喧哗，只见一众武装分子粗暴地驱赶着街上人群，气势汹汹而来。

肖恩一惊，连忙随着身边的人群匆匆回避，却见那伙武装分子并不是冲他来，而是冲入一间酒吧，将一个酩酊大醉的壮汉拖了出来，一阵拳打脚踢为其醒神，再将一枚红色的金属令牌塞到他怀里。

那壮汉莫名其妙被一顿暴揍，本是勃然大怒，一边流着鼻血一边叫嚣报仇雪恨，然而见到红色令牌，顿时神色凛然，连酒都醒了大半。

下一刻，他就匆匆爬起身来，挥手制止了从酒吧里追出来的手下，而后甚至对那些揍他的人点头道了谢。

肖恩越看越觉得此事不可理喻，但隐隐的，他又觉得此事自有一套内在逻辑……可惜不及多想，就见四周人群不断向他投来古怪的目光，仿佛在欣赏珍禽异兽。

肖恩顿时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哪里暴露了身份，连忙趁着更多人关注过来之前，再次混迹于人群之中，向着一区的方向快步行进。

一路上，类似的异状层出不穷，各路武装分子们变得格外活跃，只是活跃的对象却不是肖恩这个外来者，而是天黄区的自家人。

很多地痞流氓被武装者们粗暴地揪出来，塞上红色的令牌，而后变得老实乖巧；一些底层流民搭建于废弃的公共设施内的聚集点被暴力拆除，恢复了原有模样；更有甚者，肖恩甚至看到武装分子们在有序地收缴非法流通于民间的枪械！

照理说，这理应是天黄区的常态：这座城市的治安秩序并不是靠乾坤安保来维持，而是各地的企业机构和帮派组织自行招募人手，然后按照城市议会定下的法度进行治理。因此，惩治民间犯罪、维护公共设施等事务，理论上都是民间武装的日常工作。

然而理论归理论，也只有在繁荣富庶的天玄区，这些公共事务才能得到良好的维持，至于天黄区，从破败的街景已经可见一斑。

所以此时天黄区武装分子们的活跃，着实显得违和，而且就肖恩所见，武装分子们与其说是在围剿逃犯，倒不如说是为了恭迎某位大人物的到来而积极清场。

肖恩过去与师父一道游历时，曾见识过类似的事情。当地的统治者听闻有绝地师徒到来，为献殷勤，便命令手下大张旗鼓地将治下区域装点出繁华有序的模样，以恭迎大驾。

“所以说，这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么？局面好像变得有利起来了……”

肖恩喃喃自语间，已经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天黄区与天玄区的边界。

******

一路行来，一切都如事先所料：天黄区内的武装分子虽然高度活跃，一边清场，一边严密封锁了很多地区的往来通道，将天黄区打造成了一座内外隔绝的牢笼。

然而通往天玄区的道路却成了盲点。

有一半是因为天黄区的武装分子将主要精力都用于清场，明显对逃犯不甚上心，尤其想不到逃犯会逆向思维，选择逃向天玄区；还有一半，却是天黄区与天玄区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隔阂，以至于武装人员明显不愿靠近天玄区。

在天黄区内部，各分区之间虽有界限却不严谨，很多帮派组织的武装分子都在“跨区执法”。

但天玄区却宛如禁地，天黄区的武装人员一旦靠近边界，就会引来另一方武装者的高度戒备。那些受雇于天玄区企业的保镖雇佣兵们，会毫不犹豫地提起枪口，瞄准天黄区的同行们。

这种情况下，双方别说是通力合作封堵逃犯，甚至彼此接近都会引发严重危机。

如今，肖恩就正处于危机现场。

眼前是一条连通了天黄区与天玄区的宽敞街道，街道的另一端灯火辉煌，仿佛仍沉浸在【不周】带来的白日时间。另一端却光芒黯然，早早进入了夜晚时分。

肖恩站在夜色中，清楚地看到了街道两边的剑拔弩张。只见道路两侧的建筑中，密密麻麻地架起了上百支爆能枪，两边的枪口遥遥相对，在街道上弥漫起一片骇人的杀意。

肖恩毫不怀疑，只要这两边有任何人不慎擦枪走火，都会立刻掀起一场激烈的内战。

“所以，若是在这里伪装成某一方的人开上一枪，应该就没人再顾得上我了吧，呵呵……”

肖恩一边藏身暗处观察着现场局势，一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突围的办法，于是轻笑出声。

只是笑声却戛然而止。

“……我在想什么？扮演那个变态杀人狂入戏太深了么？”

第 149 章 机会

肖恩很清楚自己如今只是心绪略微失控，生了邪念，他的理性和秉性都绝非如此。

然而邪念一旦产生，却徘徊不去，看着那些藏在建筑后面的武装分子，肖恩的手指总是不由得摸向腰间的枪柄。

只要开上一枪，引起两区边界的战乱，他之后的路无疑会更加好走。虽然必不可少会带来伤亡，但是……

但是如果理性权衡利弊，不难得出结论：在这里提前引起战乱，总好过被武装人员拦在半路上——届时为了突围，肖恩未必能有机会手下留情，激战之时一样会造成惨烈的伤亡，而且还难免耽误正事。

利弊得失一目了然，在这里心慈手软，无异于为了满足一己的道德感，而置大局利益于不顾。

如果是那个扁平脸，动手的时候就绝不会有任何顾虑。而毋庸置疑，那个变态杀人狂做事的手段总是格外有效，这一点年轻的学徒已经深有体会。

思忖间，肖恩的枪口已经不知不觉瞄准了一名天玄区的雇佣兵。

相较于天黄区这边的神经紧绷，天玄区的佣兵虽然人多势众，装备优良，却明显有些许懈怠，仿佛在等人提醒他们战争的残酷。

接下来，只要肖恩轻轻扣动扳机，通往天玄区的道路就豁然贯通。

然而就在此时，却见天玄区一方忽然起了骚乱，雇佣兵们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消息，纷纷放下枪口，露出诧异和释然的表情。但很快他们就在几个带头人的指挥下迅速撤离了边界。

天玄区的雇佣兵们离场后，天黄区一边立刻嘘声四起，但是在嘲弄过不战而逃的对手后，天黄区的武装分子们也多少松了口气。

能不打，总归是不打为好。

而就在人们的精神松懈之时，肖恩也轻吐了口气，收回短枪，而后找准人群的视线破绽，悄然沿着街道一侧越过了两区交界，踏上了天玄区的土地。

有趣的是，走过玄黄两区的交界处后，视线便豁然开朗，天玄玉栋那巍峨而瑰丽的身影在灯火映照下清晰可见，如同君临天玄的帝王，俯瞰苍生。

而从天玄区的边界到天玄玉栋，则是一条漫长而危险的道路。

重新沐浴在天玄区的繁荣灯火中，肖恩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这边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

与天黄区类似，大批的武装佣兵开始走上街头，维系着本地区的秩序，或者是划定禁区，将周边的行人驱离，又或者是封停一些吵闹的公共设施。

因为天玄区的繁荣文明，这一切看来还算井然有序，远不似天黄区那般聒噪。

“不过，细看下去，乱象还是一目了然啊……”肖恩细心观察着街景，不由低声自语。

井然有序只是表象，天玄区这些衣冠楚楚的上等人们，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同样会慌乱、迷茫乃至歇斯底里。

一对街边的小情侣，与持着重火力的佣兵擦肩而过，年轻的小伙子看到佣兵背后的喷火器，面色发白，站也站不稳，而年长如姐的女子则紧握着他的手，温言安慰——尽管女子本人也在忍不住地颤抖。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胡乱挥舞着拐杖，与一位全身着甲的佣兵理论，后者却只是用力顶起盾牌，将老人不断推向路边，一直到他踉跄着离开了被划定的禁区。而老人怒骂了一阵，见佣兵们毫无尊老爱幼的意思，也只能啐上一口，负气离开。

此外，也有少许不理性的人，与佣兵们纠缠不休，而天玄区的永兵们却是处置经验丰富，很擅长用电击器和坚硬的盾牌让闹事的人第一时间冷静下来。

因为上街的武装人员足够多，有些许乱象很快就被镇压下来——单就肖恩在边界区域亲眼所见，街上的武装佣兵几乎比平民百姓还要多！

作为太空城市的核心繁华区域，天玄区的富庶底蕴在这一刻尽显无疑。同样是依靠隶属于私人机构的佣兵来维系秩序，然而天玄区的佣兵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天黄区的落魄同行可比，相较而言甚至乾坤安保这种“官方部队”都显得寒酸。

“但本质上还是乌合之众……”

肖恩观察了一会儿，就大致做出了判断。

街上的佣兵虽多，但明显是在各行其是，全然谈不上默契。两队佣兵在街头相遇时，大多是点头致意，放低枪口，以极端谨慎的姿态确保彼此相安无事。

而少数佣兵队伍之间却明显有宿怨，擦肩而过时都要用力撞击对方的肩膀，并摆出呲牙咧嘴的姿态，仿佛大战一触即发。

肖恩观察了一会儿，越发感到棘手。

这些乌合之众们可谓破绽重重，但正因为破绽太多，所以他们自己也都时刻神经紧绷，生怕被什么仇家或者刁民偷偷打了黑枪。这种情况下，一个一路“逆行”的独行客，无论怎么遮掩行迹都会显得格外扎眼。

何况肖恩也没有时间去遮遮掩掩，再徐徐图之了。

仓库区的变故瞒不了多久，肖恩毫不怀疑幕后黑手会将那位大队长的死栽赃到自己头上，届时他要面对的就是力度空前的全城通缉。

而就在肖恩感到越发棘手的时候，转机突如其来。

一队装备精良的民间佣兵在巡逻途中停下脚步，带头的队长从头戴式通讯器中收到了意外的指示。

“什么？现在让我们调人去天玄玉栋？别了吧，我们这边人手正嫌紧张呢。”

“我知道甲级以上的部队有义务在紧急时刻听候征调，不过，真有必要征调到我们头上吗？天玄玉栋那边，两支特战队还不够议会差遣？他们是想要安保还是想要排场啊？”

“啧，知道了知道了，我不说废话了，这就派人过去好吧？”

第 150 章 异想天开

结束通讯后，那位佣兵队长就很是不耐烦地对身后的手下说道："刚刚的话你们也听到了，上边催得紧，我们必须抽一个人过去给他们打杂。行了别看我，我也不知道上面怎么想的，但既然我们吃这碗饭，就别抱怨偶尔饭菜硌牙。"

顿了顿，佣兵队长伸手指向队尾那个身材最为高大的战士："新人，就你了，为我们'铁盾小队'增光添彩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到了天玄玉栋，可别输给其他小队的杂鱼。"

被点名的战士惊讶不已："队长，我？不合适吧，我只是个新人……"

"所以你是指望我们这些老人替你应召么？新人架子很大嘛。"

新人连忙摇头："这就去这就去。"

"等等，你就这么去？先回去换个装备，把配发的重火力全都背上，别让隔壁家的瘪三们小看了咱们'铁盾'。"

新人一脸苦相："那可是负重行军啊。"

“不然我选你干什么？除了负重你还有什么长处吗？”

新人终归是新人，面对这种不加遮掩的职务压迫，也只能含泪点头，只身上路。

只不过这个身材高大健壮的新人，却没留意到自己身后悄然多了一人。

他沿着吵闹的街道一路快走，来到一栋商业地产门前。喧嚣的百货大楼侧面有一扇严丝合缝的暗门，经铁盾佣兵用磁卡认证后，暗门向内翻开，露出一条蜿蜒向下的通道。

作为天玄区的甲级佣兵团队，“铁盾”受雇于赫赫有名的百货公司，并在繁华商区拥有一间独立的地下基地。虽然空间不大，但在寸土寸金的天玄区已经难能可贵，更是小队实力地位的明证。

铁盾的新人回到熟悉的环境下，下意识地长出了口气，一路紧绷的肌肉也松弛下来，而就在此时，背后一阵风声响动，身材高大的佣兵不及反应就感到脑后一阵剧烈震荡，整个世界也随之陷入漆黑。

******

肖恩一肘打晕了铁盾新人，在其颓然软倒之前伸手将其扶住，再半扛半推地塞入门后，最后才快步跃入门中。

看着身后的暗门迅速又安静地合拢，全程没有触发任何警报，肖恩才轻轻吐出一口气，感到事情总算是成功了第一步……

但随即，肖恩又将气吸了回来，因为后续还有许多步。

敲晕佣兵，借用他的身份光明正大地前往天玄玉栋，然后再潜入建筑高层，接触张进澄，要他锁定夏溪的位置，待解除掉夏溪的威胁之后，为自己开辟逃生路线……要做的事，大概就是这些了。

“总结成一段话以后，其实还蛮简单的嘛。”

通道中，肖恩不乏自嘲地笑出了声，但很快就收敛了表情，开始认真规划下一步的行动。

他当然知道这个计划是多么一厢情愿，其中很多环节根本是异想天开。

但除了这个方案之外，他也别无选择。所以就算前方再怎么遍布艰险，现在也只能勇往直前。

肖恩俯下身子，拆卸掉铁盾佣兵身上的武装，再用那人背包里的绳索将其捆在通道一侧的副手上。

之后，肖恩从佣兵手中摸走了基地内部的通行磁卡。

看着眼前那明亮而幽深的道路，肖恩轻吐了口气，拍拍脸颊，勾起一个冰冷的微笑：“好在这是天玄区。”

接下来，他要深入这个陌生的基地内部，从基地的武库中搜集到合身的装备，然后才能顶着铁盾佣兵的名号前往天玄玉栋。

脚下壮汉的身材和他相差太多，不但比他高了快一个头，体重更是近乎翻倍。他全身上下的护甲装备里，除了半覆盖式，可调整尺寸的头盔勉强可用，其他部件都明显对不上号。

不然的话，肖恩也根本没必要来这个基地内部了，在追踪路上，他就有把握将这个壮汉骗到暗处打闷棍。

而现在，肖恩必须单枪匹马地深入一个陌生的佣兵基地，承受触发警报，被人当场群起而攻的风险。

如果这个基地建在天黄区，那么肖恩无论如何也不会冒这个险，但这毕竟是在天玄区，一个承平日久，可谓文恬武嬉的地方。

从方才玄黄两区的佣兵持枪对峙的情形，肖恩已经清楚地看出了天玄佣兵的问题，他们大多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却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甚至缺乏实战意识。

在天黄区的佣兵已经把手指搭在扳机上的时候，天玄区的人甚至很多都没把爆能枪从背后取下来。对他们来说，爆能枪这种武器太过危险，反而是坚固的盾牌和电击器用起来更为顺手——尤其是本地产的 BA-4 型四方合金盾和 N-04 型单手防爆电击器，堪称日常治安之神器。这种最朴实无华的大盾与单手棍的组合，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无往不利。

这种佣兵团队的基地，又是建在一个繁华商区的地下，多半不会有太严格的戒备，尤其此时佣兵们被全员调上街头，基地就更是空虚。

一路向下，肖恩很快就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这个铁盾的基地此时几乎是不设防的，肖恩只用一张磁卡就俨然成了基地的主人，从佣兵宿舍到武器库，所有的地方都对他敞开了大门。

肖恩没有浪费时间，迅速从武器库中找到了一套尺寸中等的盔甲换上，而后戴上那个高大汉子的头盔，调好通讯器，便快步走出基地，迎向天玄区的灿烂灯火。

灯光下，他昂首阔步，姿态大方，一路笔直地向天玄玉栋挺进，靠着一张不属于他的身份铭牌和认证磁卡，顺利地越过了一道道重兵把手的关卡，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多余关注。

换上全套装甲的绝地学徒，看起来完全就是铁盾佣兵的模样，甚至连走路的姿势，头盔下的表情，都和那些喜欢炫耀的民间佣兵有分相似，而混在人群之中更是毫不起眼。

纵然在某些细节和气质上还略显违和，但在这全城慌乱的时候，却也没人有余暇去关注一个不起眼的佣兵了。

国王陛下

第 151 章 行险

一直走到天玄玉栋前，肖恩才遇到了第一个麻烦——来自通讯器的麻烦。

“王铁，你特么不是摸鱼去了吧？这么半天连个汇报都没有？”

铁盾的小队长骂骂咧咧的声音突然响起，让肖恩不由一惊。

好在绝地学徒早有准备，呼哧带喘地回应道：“抱，抱歉，我忘了……”

“什么都忘，那这个月的工资要不要也忘一下？真是废物……我让你去天玄玉栋，可不是给铁盾小队丢人去的！”

肖恩憨厚地笑了笑，没多说话。

他终归不是王铁，不可能完美还原王铁的每一个细节，所以说得越多，错得越多，在对方已经不耐烦的情况下，勉强搭话等于不打自招。

“怎么不回话了？平时不是挺喜欢顶嘴吗？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肖恩闻言一惊，没想到这个看来高大而憨厚的新人佣兵，本质上居然是个不安分的。这和他预期中的朴实人设大为不同，所以方才的含糊应对便引起了队长的疑心。

而眼看得天玄玉栋还在几百米外，四周来自各区的佣兵却是越聚越多……肖恩很清楚现在还不是暴露身份的时候，一旦引起警觉，他这个带着铁盾标签的人，想跑都没地方跑。

危急时刻，肖恩干脆低声骂道："你个赫特杂种有本事倒是自己来啊！"

说完，肖恩干脆关掉了通讯器，而后深吸了口气，注意力高度集中，紧盯着四周的变化。

几秒钟过去，没有任何异常。

半分钟过去，肖恩已经在专人的指引下，伴随着人潮来到了铁盾小队的指定集结位置，被几名来自天玄玉栋的白甲战士站在高台上，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依然没有任何异常出现。

肖恩这才松了口气，看来铁盾小队长那边姑且算是应付过去了，那种劈头盖脸的反骂，虽然是明摆着的反常之举，却反而不会让人怀疑到"是否有人冒名顶替"的程度。

而等对方开始认真追究起来，肖恩早就混到天玄玉栋里面去了。只要能糊弄过一时，就怎样都好。

不过，度过小队长这一关并不算什么，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高台上，一名穿着厚重白甲的年轻人手捧着一本全息书，对分配到此处的人逐个点名："红星小队，缺钱真君、波，醉酒琴师小队，冯八百……烧烤万岁小队，这特么什么鬼名字？红指甲炸鸡？这是你真名？"

年轻人一边对照着全息书上的资料，一边逐个审视着台下的佣兵。

过程虽然不甚严格，但负责审核的年轻人却也明显没有彻底放水的意思。

这里毕竟是天玄玉栋，哪怕只是外围，也是核心区的外围，在这个需要加倍审慎的时候，没有人敢太过大意。

而台下的佣兵们，也在年轻人的审视之下逐渐收起了各自的散漫。

虽然大家的确是乌合之众，但终归是训练有素的乌合之众，晓得事情的轻重。眼见天玄玉栋连最为精锐的部队都派了出来，显然这次要迎接的场面非同小可。

若有谁在这种时候丢了脸，那么最好的下场，恐怕也是整支小队被踢到天黄区，从此和光鲜和睦的上流生活告别，终日和下三滥们为伍。

肖恩混在人群之中，尽量表现地普普通通，不引人瞩目。不过，当台上的年轻人念到他的名字时，他依然不出意外地成了众人的焦点。

“铁盾小队，王铁？你姓王，叫王铁？”

负责点名的年轻人，万分狐疑地看着胸前印有铁盾团的肖恩，与全息书中的佣兵资料反复做着对比。

无论是身高体重还是五官相貌，台下那个年轻得有些过分的人，显然和资料中的高大汉子对不上。

面对台上的质疑，肖恩却是不慌不忙，当着所有人的面取下了半覆盖式的头盔，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容。

时间紧迫，肖恩来不及作太复杂的伪装，而且他也没打算用仓促的伪装来应付天玄玉栋外的检查。

他没有更改自己的五官轮廓，更没有在脸上涂抹什么引人瞩目的颜料。

他只是剃掉了自己的眉毛与半边头发。

简简单单的一个减法，却让肖恩的外在气质变得全然不同，他站在众目睽睽之下，却没有人认出他的身份。

“我不是王铁，我是王铁找来临时帮忙的莫提，莫非的莫，提携的提。”

台上的年轻人越发不解：“你是铁盾小队的人？”

肖恩无奈道：“考虑到我之前欠了王铁一顿好贵的酒钱，我想这种抓壮丁的场合里，我完全可以是铁盾小队的人。”

年轻人沉吟了一会儿，虽然心中仍存有迟疑，但眼看得后续集结的佣兵们越积越多，便干脆地摆了摆手：“算了，先算你一个，我们之后再找铁盾的队长算账……这是怎么带的手下！”

听着身旁几声嗤笑，肖恩心中却是松了口气，这一关姑且算是过了吧。

他并不担心白甲年轻人去找小队队长对峙，因为凭他刚刚在通讯器里那一句反骂，已经基本坐实了王铁“偷奸耍滑，找人顶工”的事实。铁盾小队就算得知前来报道的人不是王铁，也只会认定是那个看似朴实的高大汉子，玩了小动作。

这一关唯一的风险点，在于年轻人认出他不是王铁本人后，便不肯放他过关，非要将他这个顶替而来的人拒之门外。

不过，考虑到天玄玉栋在征调人手的时候，选择了面向全城所有甲级以上部队。显然是急需大量人手来支撑排场，恐怕没有余力精挑细选。

所以，肖恩有足够的动力去冒一次险。

第 152 章 老兵

事实证明肖恩再一次押中了正确的方向，天玄玉栋的确没在审核这一关过分刁难天玄区的乌合之众们。哪怕明知这个“莫提”是冒名顶替之辈，年轻人还是挥手让他参与到了天玄玉栋周边的防务工作。

在顺利度过审核关后，肖恩和二十多名同行，被共同分配到了一名甲胄黄白相间的战士手下。

那是个饱经风霜的老兵，身材高大魁梧，令人望而生畏；脸上交错着数道破坏了五官整体性的淡淡伤疤，眼角微垂，略显颓然，但脸颊和下巴却被打理得一丝不苟，灰白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让整个人显出几分文雅气质。

这份颓丧又文雅的矛盾气质，让人很难分辨出他的真实年龄。

然而从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气质中，肖恩已经非常清晰地捕捉到了”老辣“二字。

这绝不是个容易应付的对手，多半是此处的守关大将，肖恩不由提起精神，心中飞快盘算着要怎么才能在这个老兵的注视之下，混到天玄玉栋内部去。

这恐怕是整个行动最为困难的环节之一了，不过如今箭在弦上，肖恩也别无选择。

而来自天玄玉栋的老兵，只是大致审视了一下被分配过来的佣兵们，便点点头，用沙哑的声线说道："待会儿你们跟着我，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安排任务……这次工作非常重要，关乎到你们每个人，每个小队的未来，不要掉以轻心。"

二十余人不约而同地点头，没有人胆敢露出桀骜之态。

"好。"老兵点点头，转身迈步，向着天玄玉栋的方向快步走去。他的步伐稳健有力，步频却格外轻快，加上人高腿长，几步之间，就让一些小个子佣兵不得不小跑起来，才能跟得上他。

肖恩混在人群之中，不与任何人交流，甚至有意避免目光接触，以竭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甚至就连一些招呼声都权当没有听到。

和很多人常识相反：身边的人越少，伪装才越容易暴露。肖恩可以毫无压力地在数百人中冒名顶替，但当身边人的数量减少到二十人左右时，他就丝毫不敢大意了。

好在领头那个灰发老兵有种独特的气质，让跟在身后的佣兵们逐渐无心闲聊，二十余人只在最初时彼此攀谈了几句，很快便陷入沉默的氛围中，无言地紧跟在老兵身后，在广场上留下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行不多时，灰发的老兵停了下来，伸手指着一个哨望台道："刘光伟、罗宗正，你们两个负责这里，13 号方案，知道该怎么做吧？"

一个光头的佣兵点头道："当然！放心就是，有可疑的目标，一定第一时间反馈。"

"好。"老兵也不废话，带着余下的人继续向前。

来到一片绿荫下，老兵又发布指令："秦桥，你负责这里，11 号方案。"

"是！保证绝对不会让任何人通过！"

……

"朱虹，你躲在这里，5 号方案。"

“知道了，我就当自己是一朵无光蘑菇，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发现！”

沿途，老兵不断将手下佣兵安排到各个位置……然而肖恩却不由提起心来。

他可不知道什么N号方案，那显然是天玄区的佣兵们经过统一培训掌握的专业术语。

若是这灰发老兵以代号方案给他布置任务，他却不能给出正确的反应，那就等于在本就可疑的身份上再添一笔。

若是面对上其他人，肖恩还有把握能蒙混过去。但是看着那灰发老兵流露出的凛然气质，肖恩并不觉得一般的把戏能瞒得过他。

所以，该怎么办呢？

肖恩心念急转，一个又一个计划方案浮现于脑海，又被迅速否决。不知不觉间，灰发的老兵已经将所有的手下佣兵都差遣出去，只留下肖恩一人跟在身后。

而这一路行来，不知不觉间，天玄玉栋已经近在眼前。

肖恩心下凛然，隐隐感到这恐怕并不是巧合，灰发老兵将自己留到最后，恐怕意有所指……或许一切只是因为“做贼心虚”，但肖恩已经不得不考虑强行突破了。

这里距离天玄玉栋几乎是一步之遥，就算身份暴露，他也有足够的把握强行突破到天玄玉栋内部。

就在不久前，他才跟随红杏小队突入到天玄玉栋高层，对这栋建筑的内部情况并不陌生，只要能顺利突破外围，他就能直抵建筑顶层，直面张进澄！

而就在肖恩心念急转之间，灰发的老兵已经带着肖恩来到一座通往地下的电梯门前。

“这座电梯，直达天玄玉栋的地下部分。从这里开始，暂时收起你的武器。”

肖恩犹豫了一下，将手中的爆能枪放回背上。

强行突破毕竟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若是这座电梯真能直达天玄玉栋，那他又何必平添风险环节？

真要翻脸，也该等潜入天玄玉栋以后。

不过，这座电梯真的是通往地下的吗？上次来时，不记得安平他们提起过啊……

就在肖恩陷入沉思之时，电梯门忽然打开，灰发的老兵率先走入其中，只给肖恩留下了他那宽厚的背影。

老兵没有回身，仿佛在做一种无声的催促。

肖恩摇摇头，终于选择了迈步跟上。

随着电梯门缓缓合拢，轿厢内形成一个密闭空间。

肖恩沉下心，放缓呼吸，小心地警惕着身边的每一个细节变化。

而很快他就发现，身边那个灰发的老兵，似乎在用玩味的眼神打量着他。

然而每当肖恩用余光瞥过时，却都只看到那灰发的老兵一丝不苟地注视着前方，对身边冒名顶替的年轻人仿佛全无戒备。

一路向下，电梯内的时间过得仿佛格外缓慢，肖恩只感觉自己像是从太空城的“天区”一路下沉到了“地区”，而就在他有些沉不住气的时候，电梯的门终于开了。

门外，是一个空间颇为宽敞的地下建筑，头顶，一片冰冷的灯光透过金属地板反射到肖恩的视线中，让绝地学徒感到一阵不寒而栗。

第 153 章 善意

听到肖恩的问题，灰发老兵不由皱起眉头：“你在说什么？”

肖恩冷声道：“从电梯下沉到停止，用时 1 分 20 秒，均速十五米每秒，你不会是要告诉我，天玄玉栋的地基有超过一千米深吧？”

说到此处，肖恩干脆将背后的爆能枪拖到胸前，枪口径直指向了灰发的老兵。

“这是什么地方？”

灰发老兵沉默了一会儿，叹息道：“不愧是小安的朋友，你比我预想的还要敏锐。”

听到“小安”二字，肖恩心中一动，继而浮现出一个初想来近乎荒谬，深究下去却又合情合理的猜测。

小安……应该是指红杏小队的队长安平吧？这个灰发老兵，难道是安平和吕楠的朋友？

此时，只听老兵又说道：“一般人在高度紧张的时候，对时间的体感会完全失真，短短一秒钟也会感到格外漫长。这种情况下，

就算能隐隐察觉到异常，也多半会归结为是自己的错觉。像你这样精准计量时间，又报以自信的人，着实少见。”

肖恩却听得心头一沉，因为对方这已经是在明白答复自己的问题：这里的确不是天玄玉栋的地下通道，这座电梯是将他带到了陷阱之中。

一时间，肖恩只想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将这个高深莫测的老兵当场击毙，然后再接近全力突围出去！

“杀了我，电梯井内的炸弹会立刻引爆，你会被彻底困死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好了，不用这么紧张，我如果想对你不利，沿途随便什么时候叫破你的身份，你都插翅难飞，不是吗？”

肖恩对此不置可否，只是紧盯着灰发老兵脸上的伤疤，试图从对方的微表情中，捕捉到他的心理活动。

然而对方却没有露出丝毫破绽，那张沧桑的面孔，仿佛是破烂的人造面具一般，没有承载一丝一毫的真心实意，更让人无从判断他的内心。

“你是白银骑士团，准确地说，是红杏小队的人，对吧？”

这句话，终于让肖恩感到心头一震，手中的爆能枪也不由垂了下来。

这个灰发老兵，居然知道他的身份？

“呵，你当然是红杏小队的人，也只有被那几个胆大包天的人熏陶过，才会在绝境之中选择逆流之上，跑到天玄玉栋来。你是想控制住张进澄，然后通过他来想办法回到【巽】吧？和当年的安平他们简直一模一样。”

听到此处，肖恩隐约捕捉到了对方言辞中的一丝善意，而且，考虑到对方若是真的怀有歹意，一路上有太多动手机会……肖恩决定暂时放下敌意，迈步走出电梯，来到了这片银亮的地下广场中。

不出意料，这里当然不是什么天玄玉栋的地下通道，而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设计建造时，大约是被当做仓库使用，内部空间四四方方，格外端正，四周则被厚重的金属板封得严严实实，只留下几条狭小的通风管道，那个直径根本无法容人类通行。

换句话说，除了身后的电梯之外，这里就是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

电梯井内是否真的装有炸弹，肖恩不得而知，他不会全盘接受对方的说辞，也不会贸然否定。但无论如何，如今他的局面无疑正处于被动，对方知道他的来历，甚至能提前看穿他想要逆袭天玄玉栋……这种情况下，冲动是最没有意义的选择。

肖恩问道："你认识安平和吕楠他们？"

"当然，十年前，我们曾是并肩战斗的队友……"老兵说道，"不过这番话恐怕你是无从求证了。夏姜这个名字，你就算当面说与那两人听，他们也绝不会承认。"

肖恩问道："你们反目成仇了？"

"准确的说，是我背叛了他们。"夏姜说道，"在他们遭人背叛、遗弃，最为困难的时候，我这个朋友却选择了袖手旁观。从那以后，我就已经不奢望能得到他们的原谅了，所以见到你这个故人之后……或者说故人的朋友，我心中是非常欣喜的。"

肖恩沉吟了一番，没有急于回应。

既然对方有倾诉的，不妨让他说个痛快……无论言辞多么缜密的人，总归免不了言多必失。哪怕说辞本身天衣无缝，但是举手抬足乃至微表情中，总会在不经意间泄露信息。

虽然迄今为止，夏姜给人的感觉，都仿佛是一块明亮无暇的坚冰，遍布疤痕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表情。

但这份坦然，实际上已经让肖恩隐约捕捉到了对方的心绪。

一边滔滔不绝，一边却吝于流露表情，这份拘谨恰恰说明他在紧张。

但是，他明明已经占据了主动，还有什么可紧张的呢？

担心自己自暴自弃，同归于尽吗？他若是真有这份担忧，就根本没必要亲身作饵，引诱自己到这里来了。而如果不是在紧张自己，他又是在紧张什么？

肖恩思绪急转之时，只听夏姜又说道："咱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然而当时职责所在，还请谅解。"

肖恩不由微感困惑：他什么时候和这个头发灰白的人见过面了？

然而恍惚间，看着那灰发老兵一丝不苟的站姿，肖恩脑海中陡然浮现出一副漆黑的甲胄……细看下来，肖恩才赫然惊觉，这老兵的身形轮廓根本与那人一模一样！

"是你？"绝地学徒轻抽了一口凉气。

夏姜终于勾出一丝笑容来："果然连你也没认出我，很多时候，一个人只需要刮一刮胡子，换一身衣服，立刻就变得面目全非，不是吗？"

说话间，夏姜特意摸了摸自己的眉毛，仿佛在嘲笑肖恩的伪装。

第 154 章 反客为主

肖恩无心理会对方的打趣，他的全部心思，都被记忆中那副漆黑的甲胄所占据。

当日巨首驼型货船坠落在天玄区时，他与夏溪在坠落点处恶战一场，艰难取胜，却在补上最后一枪的时候被眼前这黑甲战士打断。

那人的战场决断力强到不可思议，枪法也极其高明，那一瞬间带给肖恩的压迫感丝毫不亚于红杏小队的安排、吕楠，而突如其来的几发速射，也让肖恩事后不得不在山洞中养上好久的伤。

想不到那副盔甲下面，是这样一幅衰老而沧桑的面孔……不过无论他面容如何衰老，战斗力却都不打折扣，肖恩本来还考虑过若是情况有变化，就干脆将此人制住当作人质，眼下看来却没那么容易了。

虽然，从眼下的局面判断，也未必就一定要和对方大打出手。

果然，夏姜说道：

“我知道你很想杀夏溪，他的所作所为，我听过以后也是杀意沸腾……不过很遗憾，我没办法让你杀掉他。”

肖恩听到这里，不由质问道：“你知道他做过什么？”

夏姜说道：“当然知道……他作恶的时候，从来不惮于大肆宣扬。那个医生的死，是他指使的。特战队的周雄也是他设计谋害的。”

肖恩问道：“所以，你还是打算包庇他？”

夏姜不由沉默下来。

无论有多少理由，他的确是在包庇一个罪该万死的恶人……思及至此，夏姜不由感到一阵强烈的自我厌恶。

好在，这种感觉，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可以为你安排一条逃生通道。”过了很久，夏姜打破沉默，叹息道，“你是从【巽】的荒废区来的吧？我可以送你回去。这里的事情，你就当没有发生过吧。”

肖恩冷冷地注视着他。

“我知道你不甘心，但相信我，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明智？”肖恩一声冷笑，“你真觉得自己有资格侈谈明智？当年的事情，你敢对自己发誓说自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夏姜闻言，不由无言以对，过了很久，才无奈地问道：“当年的事，你知道多少？他们是如何与你说的？”

肖恩没有理会对方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专程把我骗到这里，是被那个扁平脸逼迫的吧？嗯，你的确如他所愿发挥了作用，若不是你这红杏小队的故人出面设局，他想抓住我恐怕没这么容易。”

夏姜解释道：“谈不上设局，这里的事情只有我知道，而我并无意害你……”

“你一个被人强迫着推到台前的人，有资格侈谈自己的意志吗？你无意害我？那现在的你，难道就是有意设计把我骗到这个仓库里？在那个扁平脸面前，你的意志究竟有什么价值？”

肖恩冰冷的质问，让夏姜无言以对。

“收起你这套伪善的说辞吧，真想要帮我，就带我去找夏溪，让我消灭掉那个万恶之源。”

夏姜的苦笑还没浮现到脸上，就被肖恩打断道：“我知道你做不到，所以退而求其次，带我去找张进澄。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夏溪在哪儿。”

夏姜说道：“不可能，张进澄是这次高层会议的主角之一……就算我能放你进去，其他人也会拦住你。”

肖恩问道：“那你帮我挡住他们不就好了？”

“我？”夏姜第一次在脸上流露出表情。

肖恩说道：“这天玄玉栋，凭我一个人的确很难走到最后，尤其如今还有那个扁平脸在背后活跃，但如果有你帮忙……”

夏姜忍不住打断道：“我为什么要帮你？”

“不是为了帮我，你来这里做什么？和我聊天叙旧的吗？还是说，你真觉得我会老老实实按照你的安排，从逃生通道离开这座城市？”

夏姜闻言沉默。

肖恩反问：“既然是那个扁平脸主动找到你，要你来抓我，你觉得他会不会算到你可能倒戈？”

“我……”

“所以你真觉得自己安排的逃生通道就很安全？何况，就算你真的顺利放走了我，但之后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要如何面对扁平脸的报复？就算你不为自己担心，你手下的人又如何呢？”

夏姜只听得忍不住叹息：“够了，这些事，不必你费心去想。”

肖恩问道：“不费心去想，问题就不存在吗？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打算在送走我以后，再转过头去面对他吧？但你能有多少把握？还是说，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把握，纯粹是在自暴自弃？”

夏姜叹息不止。

他预想过很多种与肖恩会面的情形。

前半段，一切如他所料，那个出身红杏小队的年轻人，完全继承了安平等人的热血激情，在逆境中反而有了更强烈的爆发，主动选择迎难而上。而夏姜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在天玄玉栋处等到了肖恩自投罗网。

但后半段却完全出乎意料。

夏姜完全没有想过，眼前的年轻人，居然会不慌不忙地与他侃侃而谈，而且每句话都仿佛是戳在人心上！

这绝对不是安平和吕楠他们的传承，那些人纵有百般本领，万种不羁，却独独不会这种诛心之言。

那么，是李钰的言传身教？也不对，李钰做事要更为率性洒脱，并没有这么咄咄逼人。

自然更不可能是绝地武士团的教导……

恍惚间，夏姜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张扁平而苍白的面孔。

肖恩这一连串的质问，让他不由想起了夏溪！

一时间，夏姜仿佛猜到了什么，然而不及细想，肖恩接二连三的质问就追逐过来。

“你在犹豫什么？事到临头，你除了全力帮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顿了顿，肖恩冰冷地凝视着眼前这位对他释放过善意的中年战士，抛出了更为诛心的话语。

“你的优柔寡断，应该害过你不止一次吧？你想要重蹈覆辙吗？”

第 155 章 张进澄

这句话，本质上只是肖恩基于对夏姜的观察所作的猜测，他只是觉得这样一个满脸苦涩风霜的老兵，实在不像是会背弃队友的人。当年与朋友割裂，多半是有了无法割舍的牵挂。

但无论如何，既然当年已经做出了决定，今日又何必显出一副悔恨惆怅的模样？本质上，这自然是优柔寡断。

肖恩的话，原理上和那些靠着察言观色和话术为人占卜的骗子如出一辙，但偏偏这句话戳中了夏姜的要害，让他一时间竟感到头晕目眩。

半晌，夏姜感慨："说得没错，我已经受够我的优柔寡断了，今日能与安平吕楠他们的学生见面，或许就意味着我到了赎罪的时候了……你想见张进澄对吧？这个想法没有错，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座城市，所以跟我来吧。"

说话间，夏姜迈步走向仓库的一边，在那看起来全无缝隙的墙壁上伸手一按，一道幽蓝色的光环凭空绽放光芒，而后墙壁便向内隆隆收缩，露出一条绵长的通道。

肖恩顿感惊讶：难道这个地下仓库真的通往天玄玉栋？！

夏姜意味深长道："我从来不喜欢骗人，所以接下来，信不信得过我，全看你的选择。"

肖恩笑了笑，知道自己才是真正别无选择的那一个，此时除了相信夏姜，他还能怎么做？

但是，这条别无选择的路恰恰是他自己选的，所以肖恩也谈不上惶恐。

在他决定不惜一切消灭夏溪的时候，摆在他眼前的路就只有一条了。

肖恩没有任何犹豫地跟了上去。

跟在夏姜身后，肖恩进入了一条格外狭窄又阴冷的隧道，这条隧道显然被人遗弃已久，除了连通地下通道的暗门还在照常运转外，通道内的照明和通风设施时有故障，个别地方甚至有了废弃塌方，通行格外不便。

好在夏姜和肖恩都有着遇山开山的本事，一路上各显神通，克服了重重险阻，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扇门前。

夏姜停住了脚步，没有开口，但肖恩已经仿佛听到了他的质问。

你，做好准备了吗？

肖恩同样没有开口回答，只是迈步越过夏姜，伸手推开了那扇紧闭的暗门。

门后，一片优雅的辉光流淌出来，让肖恩不由一怔。

仿佛是从废弃的世界跨入了高贵的领域，映入视野的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思议的景色。

这是一个宽敞、明亮，仿佛沐浴在恒星光芒下的美丽房间，四周那冰冷的金属结构，被优雅的木质板材遮掩，墙壁上还悬挂着出自名家手笔的全息图画。

房间正中，有一棵直抵天花板的葱郁大树，被极其高明的生态装置维系着生长。

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便摆在树下，桌上映着透过树叶洒下的斑驳光影。

办公桌后面，有一间半开放的卧室，由一排低矮的木质橱柜分割开来。卧室中同样遍布着珍稀的绿植，以及名贵的字画。

而肖恩推门而出的地方，则位于这个房间的角落，四周堆积着不少废弃的杂物。

肖恩越过杂物堆，一路走到房间正中的树下，一边抚摸着崎岖的树皮，一边开口问道：“这是张进澄的密室？”

夏姜回答道：“这是他的避难所，也是每一任天玄区主人都会拥有的特权，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们高高在上地俯瞰时，他们也可能躲在所有人视线不及的地下。”

肖恩思考了一下，认可了这个解释。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等到他？”

夏姜说道：“我们只能在这里等他，地面以上的部分，不会给我们留下浑水摸鱼的空隙，我没办法带你闯过层层安检去见到张进澄，我们只能想办法让他主动来见。而闯入他的秘密避难所，则是成功率最高的方法。”

“他既然知道有人闯进来，怎么可能亲身涉险？”

夏姜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他当年欠过我的人情，如果是我闯进来，他会亲自来见我的。”

肖恩没有多说什么，他心中当然有疑虑，从上次陪着安平等人勇闯天玄玉栋的经历来看，张进澄实在不是什么讲究义气和规矩的人，所以夏姜准备靠着过去的交情和张进澄打交道，未免天真了些。

不过，张进澄能让夏姜进入这个地下避难所，也可见两人的交情的确不一般。何况就算张进澄真的不讲义气和规矩，只要讲利益，就还有谈话的空间。而关于利益，肖恩已经隐隐在脑海中构筑了一套说辞。

只待他来。

等待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

静谧的地下避难所中，时光仿佛停滞，甚至摆在办公桌上的钟表，都运转地仿佛慢了许多。

肖恩不急不躁，只是安静地观察着避难所中的一切。时而走动、触摸，进一步熟悉着避难所。以确保发生任何变化，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夏姜则坐在办公桌对面的座椅上闭目养神，对张进澄的到来深信不疑。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直到肖恩已经将避难所的每一个角落都探索了一遍，甚至打开了张进澄藏在卧室里的暗格，从中找到了一把精巧的小型爆能枪时，张进澄依然没有来。

夏姜终于有些耐心耗尽，主动开口解释道：“或许他只是有事来不了，南家的人突然造访，城市议会也是措手不及……”

“南家？”肖恩有些意外。

“是啊，就是……”

夏姜话没说完，便忽然住了口，因为脚下的轻微震动，意味着避难所外的电梯正在运转，有人正沿着深邃的电梯井降落过来。

夏姜眉头舒展开来：“那边的电梯只有张进澄才能使用，应该是他来了。”

肖恩却没有大意，谨慎地将身体藏在一座厚重的储物柜后面。

虽然说，若是张进澄真的想对他们不利，躲在哪里也没什么区别……但肖恩宁愿多费几分力气，把握好所有的细节。

电梯的运转持续了很久，最终才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停止下来。

夏姜不由地站起身来，显出几分紧张。

肖恩则屏住呼吸，紧握住爆能枪。

下一刻，电梯门开，张进澄匆匆走出。

而在张进澄身后，却跟着一个身材矮小，面孔扁平之人！

第 156 章真伪难辨的故事

见到夏溪的刹那，肖恩的呼吸就变得急促起来，那宽广的视野迅速收缩到一点，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一张苍白的面孔。

这一刻，没有错愕，也没有恐惧，肖恩心中只有燃不尽的怒火。

但年轻的绝地学徒很快就平心静气，收敛了自己的愤怒，以一种超然的冷静心态，抬起了枪口，瞄准夏溪扣动扳机。

爆能枪忠实地履行了主人赋予它的职责，炽烈的爆能束从枪口中迸射而出，精准地指向了夏溪的额头，然而却在最后一刻与目标擦肩而过。

夏溪仿佛未卜先知，提前一步侧身避开了肖恩的点射，并且巧妙地躲到了张进澄的身后。

张进澄声色不动，只是停下脚步将夏溪庇护在身后，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这个人，我保了。

肖恩不由地勾起了嘴角，浮现出冰冷的笑容，他根本不想关心张进澄为什么要站在夏溪一边，他只知道既然对方选了边，那就是敌人了。

于是肖恩手中的爆能枪顺势便歪向了张进澄。

他和张进澄接触不多，但从有限的接触中，他判断张进澄是个极端讲求利弊得失的惜命之人，对于这样的人，再没有什么比死亡的威胁更简单有效的了。

这并非绝地该有的判断，但是肖恩在直面夏溪时，只感到心头的压抑几乎令人窒息。只要夏溪还活着，那么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有无辜的人士因他而惨死，而肖恩所拖延的每一点时间，都等同于谋害无辜人士的性命。

肖恩说不清这种情绪是否该归为负面情绪，但他很清楚，在这里拖延久了绝不会有好下场，所有他是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考虑什么怀柔方案了。

张进澄让路最好，不让路，那也只能说一声遗憾了。

张进澄刹那间露出恐惧的表情，脚步虽然没有退缩，身体却呈现僵直。

他万万没想到肖恩居然会对他抬起枪口！

上次相见时，那还是个见不得杀人的青涩少年，甚至因为一个和他无关的人的死，与队友产生了摩擦。想不到才一段时间不见，他已经可以冰冷地对着他人举起爆能枪了。

意料之外的变化，让张进澄顿时间方寸大乱，本来预备好的说辞在脑海里支离破碎，一时间甚至张不开口。

好在夏溪那戏谑而滑腻的声音在此时响起，接管了房间内的主导权。

“你若是杀了他，这天玄玉栋里数以万计的平民都要为他陪葬。”

此言一出，肖恩面色不动，置若罔闻，张进澄可是大吃一惊。

因为他很清楚背后那个变态杀人狂，并不会在杀人的问题上开玩笑。他说要让数以万计的平民陪葬，那么多半已经在天玄玉栋里做足了手脚，绝对可以说到做到！

虽然张进澄很不可思议，夏溪一个外来者，凭什么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埋设下足以屠杀万人的机关陷阱，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了。

他没有试着和夏溪交涉，而是瑟瑟发抖地与肖恩说道：“他绝对不是开玩笑，你……”

肖恩冷冷地打断道：“我也不是。”

扣在扳机上的手指，又向内收了几分。

这一刻，仿佛那上万条无辜性命，在他心中都已无足轻重……这份冷酷，让张进澄如坠冰窟，也让夏姜大为讶异。

场内，只有一个人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肖恩的心态变化，而那个人嗤笑了一阵，细声说道：“这上万平民一死，你的老师就再也没法安然脱身了。”

只一句话，肖恩的手指就僵在了原地，再也扣不动扳机。

夏溪笑道：“当着我的面学我的套路，你是不是太看不起人了？而且你根本不适合学这一套。想要当一个合格的变态杀人狂，你至少要做到可以对任何人的死都熟视无睹，而你最多只能装作对他人的死熟视无睹。你的冷酷不过是一种精致的利益权衡，但对于真正在意的人，你连隐瞒心思都做不到。”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垂下了爆能枪。

夏溪的确说中了他的要害，作为一名自幼接受绝地之道教导的学徒，他根本不可能在一日之间就性情大变，更不可能去滥杀无辜，他就像牌桌上的赌徒，用嚣张的姿态掩饰手中的烂牌。

然而遇到真正手握王牌，又比他更为嚣张的对手，先前的套路就行不通了。

思忖了一下，肖恩沉声问道：“你想要什么？”

“要你帮个忙。”夏溪坦然道，“帮忙杀一个人。”

“为什么找我？”

“居然问这么蠢的问题……”夏溪摆出遗憾的语气说道，“脑子不好用的话，我建议你之后就一切听我指挥。把目标人物击杀后，我可以放你回【巽】。”

肖恩没有理会对方的嘲弄，坚持追问道：“为什么选择我？你要杀的人是谁？”

听到这个问题，夏溪那细长的眼睛中流露出一丝玩味。而后，他坦然从张进澄背后走了出来，完全无惧于肖恩的虎视眈眈，悠然坐到了房间中的一张躺椅上，轻轻摇晃着身体。

“你想要听故事的话，我的确可以讲给你听，不过，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可能都是谎言，你要如何判断故事真伪呢？”

肖恩没有理会，只是用沉默催促着夏溪继续讲下去。

他其实并不想听故事，但现在除了听故事以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夏溪以莫斯提马的安危来威胁肖恩，肖恩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就要平心静气，理性地观察对手，分析现状，寻找反败为胜的机会。

这也是师父对他的教导。

“选择你帮我杀人，有两个原因。其一，在这座太空城市里，你是身手最好的战士，接下来要做的事，我需要有足够强的助手，所以你是最佳人选。其二，让一个纯真善良从不滥杀的老好人，手上染满鲜血，痛苦挣扎与良心与利益之间，对我来说格外有趣。”

肖恩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心中压抑下去的怒火又开始重燃。

这个平面人实在太擅长挑动他人的情绪了，他的表情、声线、措辞，总能最大限度地挑衅他人。

这真是个前所未有的棘手敌人。

夏溪的目光敏锐地捕捉到了肖恩手中的颤动，并且用显而易见的方式注视着他的手指，仿佛在嘲弄肖恩的内心动荡。

之后，他开始讲故事。

“要杀的人，名叫南于瑾。”

第 157 章必要的牺牲

夏溪成功地用一句话再次动摇了肖恩的心神。

这个人选实在出乎意料，甚至让肖恩感到茫然不解，夏溪要杀南于瑾？为什么？

他是在信口开河？但是就算是编故事，为什么要选南于瑾当主角？

这并不是一对一的对话，房间里还有夏姜和张进澄，如果是太过荒唐的故事，肖恩很容易就可以向他们求证，所以，夏溪到底想讲什么？

一时间，肖恩的确有了强烈的好奇。

“南于瑾是南家复兴的关键，而阻止南家复兴则是夏家的关键。我作为夏家人，杀南于瑾可以说是天经地义。”

一番话，夏溪便将杀人的理由交代的明明白白，然而下一刻他话锋一转。

“我这么讲，你应该不会相信，所以接下来我就讲一个更有趣的故事好了。首先我假定你已经知道王毅是为什么被人踢出医院的，【涅槃】掌握着绝对不容外泄的秘密，这个秘密由历任【涅槃】院长牢牢把控，绝对不容有失。雷永勋的死，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理由，在于他被你劫持的时候，存在泄密的可能，所以特战队执行灭口程序的时候，不会犹豫。”

肖恩听得再次忍不住手指一颤。

这又是一个大大出乎意料的故事，雷永勋的死居然在于泄密风险？换句话说……

没等肖恩细想下去，夏溪便又补充道：“雷永勋的死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还没来得及选定接班人，而按照董事会的规则，在无人指定的情况下，【涅槃】的管理者需要公平竞争产生。”

“而目前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南于瑾本人，在董事会不打破规则的情况下，他的上任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但我并不想让他碰触到那个秘密，因为那将会是比南鹤礼更大的麻烦。可惜董事会的废物们却完全意识不到风险，连打破规则的勇气都没有，宁愿眼睁睁看着南于瑾上台。”

“那么，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这里让他死了。”

夏溪说完，目光仿佛挑衅一般地看向肖恩。

“你对这个故事可还满意？”

肖恩没有急着表态，而是将注意力放到了张进澄身上。

从张进澄的表情判断，夏溪的故事，至少他是知情的，换句话说可信度并不低，既然如此，问题就来了。

刚刚夏溪的故事里，提到了南鹤礼的名字，他声称南于瑾将成为比南鹤礼更大的麻烦，这种比较关系，仿佛是在明示南鹤礼的死与【涅槃】的秘密有关。

扁平人不可能不知道绝地师徒是为何来到乾星系的，那么在这里将南鹤礼的故事抛出来，他想要做什么？

肖恩在心中咀嚼着疑惑，而后给出了自己的应对。

“那个秘密是什么？”

夏溪嗤笑：“我可以说，但说完以后，这个房间里除了你我之外的人都要死。”

肖恩点点头：“所以你的确知道。”

夏溪说道："嗯我当然知道，我甚至知道南鹤礼的死亡真相，你若是有本事，就把我抓回科洛桑，让我面对整个银河系陈述乾坤集团的罪行，然后正义申张。"

说到最后，夏溪甚至忍不住嗤嗤地笑起来："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的，我若是开心了，就赏赐给你一些内幕消息。若是你运气足够好，可能故事听到一半，就可以甩开我一个人跑回科洛桑述职了，那样你连杀人都省了。"

说到这里，夏溪忽然收敛了表情，整张脸仿佛一面整洁的铁板，而他的声音也变得郑重其事。

"事实上，对你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遵从我的命令，听我讲完故事，单独返程。你们师徒在乾星系的任务是调查真相，而我可以保证那个真相的价值，绝对值得你们两人为之牺牲生命。现在你最多只需要牺牲自己的师父就能实现任务目标，有理性的人就该知道如何抉择。"

肖恩听到此处，不由再次涌起怒火。

自己最为敬爱的师父，成了他人口中可以肆意评判价值的筹码，更可耻的是，肖恩的理性居然告诉他，对方说得没错。

倘若夏溪真的掌握着南鹤礼之死的秘密，倘若那个秘密真的有足够高的价值，那么为之付出的牺牲，是绝地武士完全可以坦然面对的结果。

但这种情绪只在肖恩脑海中停留了一个瞬间。

肖恩很快就识破了对方的逻辑诡计：凭什么他们师徒获取秘密必须要靠牺牲性命？这些年他们游历各个星系，多次主持正义，维护和平，也没见师徒二人有谁牺牲了，凭什么在乾星系就要放弃希望，直接做最坏的打算？

而反过来思考，夏溪抛出这种低级诱饵的用意何在？撩拨情绪，作无谓的挑衅？还是说，他在暗示什么？恐惧什么？

一时间，肖恩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猜想，但就在此时，他忽然感到背后被人轻轻碰了一下。

一直沉默不语的安保老将夏姜，在悄然用指戳提醒肖恩：不要想太多。

肖恩心神一凛，意识到自己又无意间陷入了对方的陷阱，在完全无法确认信息真伪的情况下，思考得越多，就越是容易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所以不要考虑对方说什么，只要考虑眼下要做什么。

肖恩很快做出了决断，他再次提起爆能枪，枪口指向夏溪。

“站起来，带我离开这里，敢轻举妄动我就杀了你。我的确不愿意动手杀人，但是对你，我不会有任何负担。”

夏溪缓缓举起手，明明动作是投降，看起来却总是有着挑衅的意味。

“怎么，不担心天玄玉栋里的上万人，也不担心你的师父了？”

肖恩冰冷地回应道：“如你所说，一切都是必要的牺牲。”

第 158 章 当年的故事

肖恩与夏溪的对话，让房间内的氛围变得格外诡异。

当肖恩说出“一切都是必要的牺牲”时，张进澄和夏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当他们看到夏溪居然真的老老实实举着手，站起身，在肖恩的枪口威胁下向着电梯间走去时……就连自己的眼睛也信不过了。

肖恩既然承诺了合作，为什么还要摆出剑拔弩张的态势？而夏溪也仿佛理所当然地扮演着人质的角色？

他们本质上是貌合神离吗？

事态的发展过于反常，所有的逻辑和常识都在此时破碎，以至于两个有着丰富阅历、深沉城府的人，竟不约而同选择了目瞪口呆。

一直到肖恩和夏溪的身影被缓缓关闭的电梯门所隔绝，他们才终于一时到，那两人恐怕是在故事会中，暗中达成了什么协议。

肖恩的持枪威胁，夏溪的乖乖跟从，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

想到这里，两人都是长出一口气，继而面面相觑，却都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很久以前，当两人还是有着深厚交情的友人时，若是彼此心中存有疑惑，多半会相约在酒吧，一边畅饮一边互通有无。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之间的默契已经渐渐散了，曾经每周都有的酒会也中断了多年，如今甚至连对话都显得生疏。

良久，张进澄看了一眼电梯间，显然有些放心不下肖恩和夏溪……或者说放心不下天玄玉栋里，他多年打拼下来的基业。

然而在他转身离去之前，却听夏姜叹息一声，说道："小张，你这样值得吗？"

张进澄顿时驻足，回过头来，反问道："你呢？夏少爷，你又值得吗？"

小张，夏少爷，这年轻时候的称谓，对如今的彼此来说都显得讽刺意味十足。

曾经敢打敢拼，快意恩仇的小张，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天玄区统治者，阴谋与利益主导着他的人生。

而过去曾一度吸引到董事会关注的夏家奇才，也因为一次次的忤逆上意，最终沦落成了一个安保中队长。

不过借着这讽刺意味十足的称谓，两人反而找回了些许过去的默契，于是夏姜顺势问出了自己疑问。

"夏溪……是你主动联系的吧？"

张进澄下意识想要否认，却听夏姜已经略过了这个环节，提出第二个问题。

"要杀南于瑾，应该也是你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所以你才会带着他一起出现在这里，所以……这意味着你已经选择了夏家？"

听到这个问题，张进澄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再考虑敷衍搪塞。

因为夏姜猜得没错，的确是他主动找到夏溪寻求合作，所以在肖恩拔枪的时候，他才会摆出庇护夏溪的姿态。杀南于瑾，对他非常重要，为此就算联手恶名昭著的变态杀人狂他也在所不惜。

但是若站在夏姜的角度来看，张进澄带着一个恶名昭著的外人来这里，无疑是背叛了他们两人仅存的一丝友谊。

想到过去的种种，张进澄心中一松，缓缓迈开脚步，坐到了房间的办公桌后。

他用指节轻轻敲打着桌面，开口说道：“出了这个房间，我什么都不会承认……事实上和你猜的完全相反，我正是不想投奔夏家，才希望南于瑾消失。”

夏姜有些不解，同时也有些懊恼。

这些四大家族的高层政治问题，距离他已经太遥远，很多关节诀窍，他已经完全捉摸不透了。

好在这一次张进澄开了口，就没打算卖关子，他很清楚自己的老朋友已经远离高层政治，所以干脆为他解释清楚。

“南家现在很危险。”张进澄从南家开始讲起，“南鹤礼的死绝不可能是什么意外。而不是意外，就意味着堂堂四大家族的领袖之死，属于计划之内。”

张进澄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桌面上比划着“计划”二字。

这是他年轻时候就有的习惯，每当谈及阴谋诡计，他总会忍不住写写划划。

“而董事会既然能执行这样的计划，就意味着南家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诚然四大家族统治乾星系的基本结构不会变化，但内部的排位、实际掌控的权力却大有说法。”

夏姜皱起了眉头，开始消化这些内容。

“当初带领拓荒团队来到这片星系的家族是马家，乾星系也一度成为马家独裁统治的星系，其余三大家族只能作马家的附庸。然而时至今日，你再看马家，也不过是四大家族中的一员而已。”

“南家这次连自家的领袖都保不住，显然遭遇了很大的麻烦，若是应对不当，从此沦为四大之末也不稀奇……这个道理，南家的人显然都懂，所以就连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大小姐都在努力挣扎，维护家族的地位。而恰好这个时候，南于瑾回来了。”

夏姜听到这里，感觉内容都还好理解，属于顺理成章，不过这和夏家又有什么关系呢？故事是不是绕的太远了？

而再一想到头顶的天玄玉栋中，肖恩和夏溪也不知怎样了，他的心思就逐渐变得烦躁难安。

张进澄敏锐地捕捉到了夏姜的变化，用力敲打了一下桌面，说道：“先不用担心那两人，上面的情况很复杂，就算他们真的想杀南于瑾，也没那么容易得手。毕竟，南于瑾若是真那么容易死，他就根本不可能回得来。”

夏姜只听得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但他很明智地压抑住了提问的，因为他知道张进澄一定会为他理清头绪。

就如当年在酒吧里的故事会一样。

第159章 断

“南于瑾是南家应对危机的唯一希望，虽然比起他的兄长，南于瑾的口碑和人望都要逊色，但比南无忧那个大小姐可就要顶用得多了。他才刚刚回来，就走通了董事会的关系，化解了南家面临的许多危机。照这个局势发展下去，有他全力辅佐南无忧，南家的危机最多十年就能完全化解。”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奇怪，我和南家的关系一向很好，南家复兴对我应该有利才对……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说到此处，张进澄露出一丝苦笑，指节再次敲打桌面，反映出内心的烦躁。

“夏姜，假如你现在忽然欠了别人一大笔钱，你会怎么做？找银行寻求贷款？去承接一些危险的委托？如果这些办法都已经用过，但还是存在缺口呢？这个时候，肯定就要找亲朋好友借钱了吧？然后那些关系和你最亲密的人，一定会成为你的首选吧？”

夏姜点了点头，问道：“所以，南于瑾来找你借钱了？这，这应该是好事吧？你帮他这一次，可以换取丰厚的回报。”

张进澄的笑容苦意更浓：“你是这么想的？不愧是你，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天真得很。我说的例子只是个比喻，现实中可没有这么简单，我和南家关系好，这句话其实并不成立。因为区区一个天玄区的负责人，并没有资格和南家关系好。”

“我上位时，得到了南家的大力支持，作为回报我必须在上位以后表现出和南家的亲近，无论他们在我身上如何肆无忌惮地榨取，无论私下里那些南明资本的高层如何轻慢于我……我都必须成为南家的朋友。”

张进澄叹了口气，感慨道：“夏姜，有时候我其实羡慕过你，早早退出权力的争夺，以一介平民的身份享受平民的自由……”

夏姜打断道：“这种口不对心的话就不要说了，继续你的故事吧。”

“总而言之，南于瑾对我提出了一个近乎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不想满足他，但也没办法拒绝他。而这个时候，夏家找到我，开出了另一个条件，比南于瑾的条件要好，但同样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给南家当了太久的狗，不想再换一个主人了。“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夏溪，与他一拍即合。只要南于瑾死，南家就无力插手【离】的事务，也没有人敢再对我提不切实际的要求。”

夏姜忍不住道：“但是南家恐怕要就此一蹶不振了。”

“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南家一直把我当家养的狗，我却还是想当正正经经的人。”

讲完故事以后，张进澄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你呢？带着一个通缉犯到这里来找我，又是为了什么？想要我帮你庇护他？”

夏姜说道：“的确做过这个打算，他是安平和吕楠的朋友，看样子恐怕关系还不止是朋友。我想着，如果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保不住他，那就求你帮忙。”

张进澄有些嘲讽地问：“你应该知道他有多危险，也该知道庇护他的事情若是曝光了，我身上会有多大的麻烦！然而你还是选择来麻烦我……如果说这就是关系好的代价，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不再交朋友，实在是太明智了。”

夏姜抬起目光，丝毫不畏惧地对视回去：“你从我身上早就该学到了足够多的教训，正是太过相信所谓的交情和友谊，我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作为当事者之一的你，就不用在这里阴阳怪气了。”

张进澄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去，两位曾经交情深厚的友人，一路渐行渐远，最大的问题正是因为张进澄当年亏欠过对方。

而这个亏欠的人情，夏姜从来没有向他讨还回来。此时被夏姜揭穿，张进澄的心情顿时变得无比烦躁。

“你想要我庇护他，可以啊，但前提是他自己不要作死，而且我本人也有权做主。现在他自己寻死，去和那个杀人狂一道谋杀南于瑾，我能做什么？我最多是找人帮他收尸！”

夏姜说道：“他是不可能去杀南于瑾的，他想杀的人只有夏溪一个。”

张进澄更加恼怒：“所以你想说什么？要我放下合作伙伴夏溪，去支持肖恩？凭什么？我当年欠你的人情就那么值钱！？”

夏姜说道：“我只是提出我的要求，帮不帮，帮多少，都由你决定……就如当年一样。那个人情究竟价值多少，只有你自己清楚。”

说完，夏姜忽然感到心中一松，过去萦绕在心头的一丝执念仿佛烟消云散。看着眼前那个虽然衰老了许多，却依然熟悉的面孔，夏姜心中却没有再涌起熟悉的感情了。

从今天开始，他的朋友就永远少了一个。

不过，那又如何呢？有的关系，的确还是断了的好。

******

当饱经风霜的中队长，沿着密道离去时，张进澄立刻将桌上的一只全息平板用力丢到墙上。

粉碎声中，张进澄的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

独自一人时，他的情绪已经再难以压制。而盛怒之中，他不由看向桌子另一端的通讯器。

只要联系上天玄玉栋内的私人武装，他可以立即发布对肖恩的通缉令，然后……

想到这里，张进澄的思路忽然停顿住了，因为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发布通缉令。

无论肖恩实际内心作何想法，他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是和夏溪一起的，而且夏溪也乐于和他一起！

所以，只要肖恩和夏溪绑定，张进澄就不可能去通缉他，反过来说，在夏溪明确开口求助之前，张进澄反而要想办法去保他！

“难怪他会那么古怪生硬地说什么一切都是必要的牺牲……”

“我牺牲你妈的……”一连串的粗口如流水一般，张进澄用力捶打着书桌，仿佛在捶打肖恩和夏溪的脸。

那两人以诡异的姿态离开此地，恐怕正是算准了这一点！

”两个混账东西，明明恨不得杀个你死我活，却居然还能分出心思来算计我……”

第 160 章 交换条件

在漫长的无能狂怒之后，张进澄总算缓缓平复了情绪。

被人算计的滋味异常苦涩。作为被权谋主导了人生的政治人物，张进澄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挫败，却唯独最难接受被人算计。但此时此刻，除了咽下苦果，他也别无选择，除非是……

疲惫的大脑中，总算涌现出了一丝灵光。

下一刻，他抬起手，握住了通讯器，联系到了一个他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联系的人。

******

在张进澄脑中灵光一闪的时候，肖恩也和夏溪也已经离开了漫长的电梯井，来到了天玄玉栋的顶层，属于张进澄的办公室中。

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肖恩清晰地看到了天玄区的璀璨灯火，此时已是天玄区的夜晚时间，区域内的每一点灯光都显得格外瞩目。

只是，在居高临下的视角中，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芸芸众生，着实显得微不足道。长期站在这样的视角下，难免会将苍生视为尘埃，反而办公桌上的文件、以及屏幕上的数字显得更为重要。

只不过在绝地学徒的心中，大地上的每一点灯火，纵然无比微小，也都是不可取代的生灵之光。

王毅，曾经就生活在这样的灯火之下。

“啧啧，这一脸惆怅，又想起死人了？”

夏溪那腻滑而令人不适的声音，在肖恩背后响起。变态杀人狂再一次开始了他惯用的嘲讽模式，肆无忌惮地戳刺着对方的心理创伤。

肖恩不由握紧了拳头，但很快就强迫自己放下。

和夏溪打交道，最忌讳被他撩拨情绪……一般来说，对他所有的话都置若罔闻是最简单的选择，但偏偏现在却不能那么做。

因为还有很多故事，需要夏溪慢慢地讲出来。

若非如此，肖恩宁肯真的不管不顾，一枪打死这个祸患。

“哈哈，现在是不是心里对我咬牙切齿，却又只能强压怒火，故作镇定，难受的要死？是的话就麻烦你继续维持现在这张死人脸，对我来说格外地下饭。”

脸孔扁平的夏溪，夸张地摆弄出各种嘲讽的表情，这种小孩子似的举动，却偏偏成功掀起了肖恩的心头怒火。

无论再怎么强行压抑，肖恩都无法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

只要想到夏溪的所作所为，想到王毅的惨死，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真的变态杀人狂才能无动于衷。

自己的确学习了夏溪的很多套路——不得不说真的非常有用，总能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肖恩从没打算将夏溪那视人命如尘土的心态也学来。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正常人，面对夏溪这种毫无底线的人，的确会有种处处受制的感觉。

所以，如果是师父在这里，她会怎么做？

想到师父莫斯提马，肖恩终于在愤怒中找回了理性。

事实上，他做戏骗过张进澄，和夏溪一起来到天玄玉栋，为的就是师父的事。

夏溪那冗长的故事，其实根本不重要，肖恩才不关心南于瑾对南家和太空城【离】有着怎样的影响，他甚至不关心雷永勋掌握的秘密。

因为比起师父莫斯提马，以上种种，真的只是细枝末节。

当夏溪搬出莫斯提马的安危来威胁肖恩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肖恩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完成复仇了。

肖恩也没打算隐瞒自己的心思，再少许冷静之后，他便开门见山道："我师父现在怎么样了？"

"她很好。"夏溪也没有推三阻四，直接给出了答案，"好的不能再好，名为俘虏，实则反客为主，通过精湛的话术操控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俨然翻身成了夏家的主人。一边享受着名为软禁，实则在整个乾星系屈指可数的优渥生活，一边又源源不断地从身边的蠢货嘴里收集着她想要的资料……比起你这种在泥巴里打滚，却还对事态全貌一无所知的学徒，真正的绝地大师实在是厉害太多了。"

这种嘲讽似的话语，在肖恩听来却格外悦耳。

是啊，师父的确就是近乎无所不能，和她比起来，区区一个绝地学徒，本就不值一提。

只要听到她一切都好的消息，那就比什么都好。

不过，这也引来一个必然的问题：如果师父的处境游刃有余，她为什么还要甘于被软禁，而非向共和国求援？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是说在师父看来，单打独斗更为有利？

一时间，肖恩只感到困惑不解。

"不过，她终归是被人软禁着，现状再好，以后的事又有谁说得准呢？她现在的确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情报，甚至就此返回科洛桑，也足够参议院发起对乾坤集团的制裁了……但知道的越多，她的处境就越危险。"

"夏家的确是蠢货辈出，连夏阎那种货色都能当上安保局长，简直笑死人。可终归不是所有人都蠢得不可救药，像我这样的人，夏家还有很多。只要她遇上一个，就有生命危险。"

听到这里，肖恩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夏溪的威胁之意再明显不过，他的确是抓准了绝地学徒的要害，这个威胁，肖恩完全没办法淡然视之。

作为回应，肖恩再次提起了爆能枪："那我只能想办法让你消失了。"

夏溪笑道："我承认你的确有杀我的本事，但我说过，夏家像我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你能杀我，还能杀光整个夏家不成？反过来说，若是我死在这里，天玄玉栋里的上万人姑且不论，莫斯提马是必死无疑的。这句话，你可以当做是我虚言恫吓，信不信随你。"

说完，夏溪干脆地背过身，以毫无防备地姿态，面对肖恩手中的爆能枪。

肖恩没有办法扣动扳机，但也没有放下枪。

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你有办法把她救出来？"

"有。"夏溪非常痛快地给出了答案，"只要你乖乖听话，帮我杀了南于瑾，我就把你的师父救出来，怎么样？"

第 161 章 永远消失

对于夏溪的条件，肖恩只是冷哼了一声。

这个条件听起来的确有趣，但一来肖恩根本不可能随意杀人，二来夏溪的话也根本不可信。

“我知道单凭一句话，并不能取信于人，所以我就多给一点福利好了。你应该看过新闻节目，你的师父最近正处于风口浪尖，新闻节目里，她为乾坤集团的调查结果背书，将南鹤礼的死隐隐指向共和国。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新闻若是只有空口白话，岂能取信于人？”

“所以很快就会有更为细致的采访报道出来，节目中，记者会全方位采访绝地大师，将相关情报的细节不断完善。那么下一个问题，若是节目中的绝地大师，显然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人身不得自由，这种节目又有多少公信力？”

听到这里，肖恩顿时醒悟。

乾坤集团想要利用绝地大师的招牌，就必须做戏做足全套，做出莫斯提马仍在自由调查的假象，而那就意味着……

“新闻节目的拍摄，必须选在一个足够公开的场合，让人一眼看去就觉得绝地大师仍处于自由行动的状态之中。而整个乾星系中，再没有比【离】更为自由的地方了。没错，不久之后，绝地大师就要和新闻团队一道作客太空城了。”

肖恩的心跳猛地开始加速。

师父……不久之后，他就可以见到师父了？！

夏溪又说道：“以上内容完全可以查证，夏河网上消息早就传的遍了，你用张进澄的终端一查便知。只不过这段时间你窝在天玄九区，消息闭塞罢了。”

肖恩点点头，干脆来到张进澄的办公桌前，打开他的终端，真的在夏河网上搜集起了相关情报。

对于绝地学徒来说，必要的谨慎是基本功。

很快他就找到了夏溪所说的报道……的确有新闻团队承诺将在近期对绝地大师进行一次全方位地近距离报道，而采访地点正是准确的说，是天玄区！

看到这里，肖恩忽而有了一丝明悟：或许这才是夏溪将他骗来【离】的真实原因。

这个面孔扁平的人，心思之深沉，实在是肖恩平生仅见。

“不久之后，你的师父就会大驾光临天玄玉栋，在最顶层完成采访任务……我相信以那个女人的智谋，一定会在采访节目中搞出什么名堂，不会让夏家那些蠢货的阴谋得逞，但无论如何，她至少会亲临此地。”

肖恩挑了下眉毛，问道：“然后呢？”

夏溪说道：“只要她来，我就有办法放她走……毕竟，我是有办法瞒着张进澄，在天玄玉栋布下杀人机关的变态杀人狂啊。”

肖恩嘴角肌肉不由抽搐。

这个理由……的确颇有说服力。能在天玄玉栋暗中埋设机关，意味着夏溪在【离】已经拥有了极强的控制力，甚至可以凌驾于张进澄这种当地掌权人之上！

要说夏溪有办法救出莫斯提马……至少肖恩是宁可信其有！

“而我的条件只有一个，杀南于瑾。”

肖恩心动了一个瞬间，继而冷笑：“而我要杀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你。”

夏溪笑道：“你不愿杀南于瑾，是因为绝地武士的道德观和天然立场，毕竟绝地负责维护银河系的秩序与和平，不可能滥杀无辜。但是，如果南于瑾并不无辜呢？”

“如果是想编织南于瑾的罪名，建议你省省。”肖恩立刻打断了夏溪的笑声。

他毫不怀疑夏溪可以轻而易举地编织出一整套关于南于瑾如何罪该万死的说辞，但是无论夏溪的故事多么天衣无缝，都有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肖恩根本无法求证。

第二，就算南于瑾罪该万死，也应该遵循当地的法律予以惩处，而非凭借绝地武士的一己好恶对其完成审判。

然而，夏溪却仿佛看穿了肖恩的心思，继续说道：“我接下来要说的故事，你可以随时在夏河网，甚至全息网上进行调查，很多内容都是完全公开的，缺少的只是将这些片段串联起来的推理能力罢了。”

肖恩的手指在屏幕上微微一颤。

“其次，我知道绝地武士推崇法治，但在紧急情况下，也不会过于迂腐。比如有一伙星际海盗正在袭击过往商船，危机时候绝地武士绝对不会有所顾忌，只会立刻打爆那些海盗的飞船。”

肖恩没有答话，事实上这种事没办法一概而论，但的确，大部分绝地武士在紧急时候都会做出理性的判断。

绝地武士手中的光剑，永远不是装饰品。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南于瑾是如何荼毒无穷，罪该万死的故事，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听过以后都会忍不住立刻去为民除害……而且我的故事细节丰富，你随时都可以在夏河网上去查证细节，了解一下南于瑾背地里是个多么卑鄙无耻的人。了解这些以后，你就该知道，如果自己被所谓法律、秩序束缚双手，是对乾星系的人民多么不负责任……”

夏溪的故事还没开始，肖恩就冷笑着打断道：“省省吧。”

肖恩的冷漠，并没有让夏溪失望，他反而在脸上挂起一丝笑容。

“这样啊……那我换个条件吧。你帮我杀南于瑾，我不单会完成之前的承诺，而且会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

“永远消失？你不觉得这个条件太含糊了吗？”

“不，这才是确凿有力的条件，毕竟一个人就算死去，他的影响力也会残留在这个世界上。而永远消失则意味着，我不单人会消失，我的影响力一样会消失，之后，你连我的资料都几乎不会找到，更不必担心我留下任何‘身后计’，总之，值得你警惕和畏惧的夏溪将永远烟消云散。”

第 162 章 保镖

夏溪开出的条件，再一次超出了肖恩的预料。

哪怕只是信口开河，为了杀南于瑾而不惜人间蒸发的条件，也实在违背了基本的逻辑与常识。以至于即使肖恩早就做好了迎接疯言疯语的准备，这一刻还是感到了惊诧莫名。

夏溪敏锐地捕捉到了肖恩这刹那的惊诧，说道：“我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并不喜欢开玩笑，我说要彻底消失，就绝对会贯彻到底。只要你能为我杀了南于瑾，夏溪就将永远消失在银河系里。”

肖恩一时间只感觉错愕荒谬，但片刻之后，他便不由地笑出了声。

夏溪这一番仪式感十足的讲话，反而让肖恩看穿了他的虚实。

肖恩没有去计较这彻底消失宣言的可信度问题，只是提了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是夏家想要南于瑾的命，你只是身不由己，奉命行事？”

肖恩相信一个变态杀人狂对杀人行为可以无比执着，却不相信一个人为了杀人可以连自己的存在都搭上。夏溪多次威逼利诱肖恩帮他杀人无果，最终甚至把自己也摆在交易台上……现在想来只有一种可能：他本人也是别无选择了。

被猜中真相的夏溪，用平淡而坦然的语气说道："没错，不然我这大好人生，不知道还能蹂躏多少无辜性命，堪称前途无量，凭什么要像筹码一样被摆上交易桌？就凭南于瑾吗？他还不配。"

"你……"

夏溪这种将杀人当作功业般炫耀的言辞，让肖恩不由一阵反胃，但是还没等他开口讥讽，就听夏溪又说道。

"既然你知道现在的我根本别无选择，就该清楚我现在开出的条件已经是最好的条件了，接受我的条件，你既能救出师父，也能为你的救命恩人报仇雪恨。"

肖恩面色不动，但内心却着实有了一丝动摇。

如果夏溪这话是认真的，那他的条件的确太过诱人，以至于肖恩几乎忍不住想听他讲一讲关于南于瑾的故事了。

如果真有合适的理由完成这笔交易，区区南于瑾的性命，其实也不是不能牺牲一下……

肖恩猛然回神，将脑海中这一丝不该有的绮念迅速清理出去。

好险就被人利诱成功了。

清醒过后，肖恩冷声问道："如果我不接受这个条件呢？"

夏溪说道："那就太遗憾了，不过也请放心，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更不会用莫斯提马的性命来威胁你，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浪费在你身上。你不愿帮我，我单干就是了。不过那样一来，你依然要面对最坏的结果。因为我能力有限，到时候只能把整个天玄玉栋里的人都当作道具来使用，一次性的那种。"

肖恩闻言顿时握紧了爆能枪。

夏溪对此根本视而不见，面前这个绝地学徒若是真会开枪，那他早就该开枪了。

从肖恩没有第一时间就不顾一切地扣动扳机开始，夏溪就料定自己不会死在他手上。

“一旦天玄玉栋出现大量平民死伤，你这个身在现场的绝地学徒绝对跑不了责任，而届时你敬爱的师父也脱不开牵连。所以归根结底，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帮我一把，让我省点麻烦。”

肖恩看了他一眼，却没有回应。

夏溪说道：“你我打交道也有不少回合了，你应该听得出来，我现在不是在故意消遣你，也不是在拿这上万人的性命刻意威胁你，我只是陈述简单的事实，凭我一人，除非将这楼里所有人的命都当作道具，否则没有任何机会去杀南于瑾。毕竟他这次带了异常强力的保镖。”

一边说，夏溪一边伸手指向天玄玉栋以外，只见一条梭型的白色飞船，正从港口的方向缓缓飞来。背后的金色尾焰倒映在闪亮的双翼上，呈现出绚丽的光彩。而十余条小型护卫飞艇，则将自己行迹隐藏在四周的夜幕之中。

这条华丽而高调的飞船宛如尊贵的君王，伴随着它的辉煌仪仗，整个天玄区，乃至半个【离】的目光都别吸引了过去……相较而言，曾经引人瞩目的雷永勋的飞艇，就如萤火之辉。

“南于瑾？”肖恩低声轻语。

夏溪悠然道：“错了，南于瑾还不配。虽然他是如今南家实际的话事人，但他的公开身份终归只是集团董事，还不配这样的排场。”

肖恩听得耳朵不由一动，尽管他早就下定决心，对夏溪的每一句话都不予采信，但刚刚那番话，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

“十八护卫、金尾凤梭，这是唯有南家的领袖才能享受的排场，乾星系的上流社会有一套严谨的礼仪规则，僭越的后果很严重，以南于瑾的一贯作为，不会为了一时虚荣而触怒集团。”

听到这里，肖恩顿时皱起眉头。

南家的领袖？如今南家哪来的领袖？难不成是南无忧？而既然有南无忧……

想到半截，肖恩的思绪被夏溪打断。

“我对南家的大小姐没有兴趣，如今的她不过是被南于瑾摆在台面上的傀儡人，并没有杀的价值，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对她下手，家族也不允许我对她下手。”

夏溪语气坦诚，然而肖恩却听得有些发毛。

谁知道这变态杀人狂的话，是不是应该反过来理解？！

“呵，不用这么谨小慎微地提防我，我在杀人的问题上并不喜欢开玩笑。而且动脑子想一想吧，南家已经死了一个南鹤礼，又搭上一个南千禹，很多面子上的事情已经不好处理了。如今再算上南于瑾，上一代的南家兄弟算是死了个干净，偏偏你们这对奉命调查真相的绝地师徒又陷在当地长期不得脱身，这个时候，如果连南无忧这个无辜少女也意外惨死，你认为共和国会怎么想？”

肖恩虽然对夏溪深恶痛疾，但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的话说得没错。真到了那一步，共和国只会认定莫斯提马师徒的任务失败，乾星系进入异常危险的紧急状态……然后就会有更多的绝地武士会前来调查真相，乾坤集团试图隐藏的秘密将迅速曝光。

第163章 杀人真凶

“所以家族不会允许我将事情无限扩大的，我现在只对南于瑾一个人的命感兴趣，可惜凭我一人，还杀不掉他。”

说话间，夏溪走到肖恩身旁，又伸手指向窗外那隐藏在金尾凤梭的光芒下的护卫飞艇。

“那是乾坤集团最精锐的武装力量独立于安保局之外，由董事会直属，可以说是星系内最强大的武装。”

肖恩不由惊诧：“比安保局更强？”

“如果你所谓的强大，是指单兵素质、装备水平、战术能力的话，那么当然不会。你所接触过的那些安保局出身的白银反贼，已经是星系内的巅峰水平了。自从他们叛离，安保局立刻就青黄不接，而【黑翼】虽然享受着董事会的庞大资源支持，但要说能比白银逆贼更强，也是万万不可能的。”

顿了顿，夏溪侧眼看着已经不由专注起来的肖恩，笑道：“然而强大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概念。比如现在的我，虽然各方面素质都

远逊于你，看我依然比你强大，因为我很清楚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而你，对我几乎一无所知。”

肖恩刚要开口，便听夏溪又说道：“我曾经和安平和吕楠并肩作战过，救过他们的性命，所以虽然我后来背叛了他们，他们也没有记恨我。你在他们身边待过，没听他们提起过我吧？”

肖恩没有答话，心中却不由动摇。因为从已有情报推算，当年安平等人在战场上遭到上级的背弃是确有其事，夏溪也的确参与其中，所以……

还不及考虑太多，肖恩就听到夏溪发出腻滑而嘲讽的声音。

“你信了？呵呵，年轻的学徒可真是可爱，我刚刚说的，几乎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我从来没和安平他们并肩作战过——我堂堂夏家嫡系，怎么可能和一群泥腿子混在同一支部队里？我加入乾坤安保时候的起点，已经比他们的终点还要高。”

肖恩冷声道：“所以你浪费时间说这些废话，是想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我根本一无所知，也证明情报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我随便编个瞎话，都能牵动你的思绪，让你进退失据，那么如果我说，我对绝地大师莫斯提马有着生杀予夺的能力，不想让她惨死，你就必须当场切一条胳膊给我……试问，你有拒绝的权力吗？”

肖恩面色阴沉起来，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有人拿他最为敬重的师父来说三道四！

“恼怒了？想要不顾一切地杀掉我，一了百了？你看，你的情绪又一次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了。我很清楚你们绝地师徒的紧密羁绊，所以我也很清楚要如何让自诩冷静的你愤怒起来。而反过来说，你对我了解多少？你知道我在乎什么吗？你知道该如何挑动我的情绪吗？不，你一无所知，所以你在我面前才会处处被动。所以尽管你心里恨不得立刻杀了我为王毅复仇，却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以防我死后，拖整个天玄玉栋的无辜群众来垫背。”

顿了顿，夏溪结束了对肖恩的调戏，回归正题。

“【黑翼】对我，就有着这样的情报压制优势。他们作为董事会的直属部队，共享了董事会的情报权限。乾坤集团治下的每一个人的所有信息，所有秘密，几乎都在他们的浏览权限之内……而我，作为安保局豢养的疯狗，当然也不能例外。”

夏溪说道："所以，在你面前这个完美无瑕，战无不胜的变态杀人狂，在【黑翼】看来却是浑身破绽，生杀予夺的走狗。他们不来找我的麻烦已经是万幸，想要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杀死南于瑾，实在是痴人说梦了。"

肖恩听到这里，终于理解了夏溪的所作所为。

"所以你才想到求助于我？因为我对【黑翼】而言还很陌生？"

夏溪咧嘴笑道："呵，讲了这么久的故事，你终于理解了自己的价值。没错，我之所以要求助于你，实力上的考量尚在其次，情报的优势才至关重要。【黑翼】的人对我了如指掌，甚至对我要杀南于瑾的事也都一清二楚。所以他们早就做好了防备，我如果正面硬闯，只会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他们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你是来自共和国的绝地学徒，身手不俗，还知道你与我势如水火，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但他们却绝对想不到你会和我联手，取南于瑾的性命。"

肖恩说道："他们想不到，是因为我绝不会和你联手……"

"别急着把话说满，关于南于瑾的故事，我其实一直想给你讲，但我知道你没有兴趣听，更没有可能信。所以我就简明扼要地说一句结论：杀死王毅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南于瑾。"

肖恩听到这里，几乎笑出声，虽然他早就决定不相信夏溪的任何一句话，但是夏溪这个理由编得也未免太过离谱了。南于瑾跟王毅无冤无仇，有什么理由去杀王毅？何况【离】又不是南家的地盘，南于瑾凭什么去杀王毅？

夏溪说道："难以置信么？但其实你只是要稍微搜一下【离】的资料，就能知道，南家早就在觊觎这座城市了，从南鹤礼开始，南家就不断在本地进行各类投资。掌管【涅槃】数代之久的雷家，就是南家的投资对象。"

"但是雷家在【离】手眼通天，其实并不需要外人的投资，南家能给的东西，其他家族也能给，那么雷家有什么必要投入南家的怀抱呢？答案也很简单：南家能帮雷家处理一些不便处理的麻烦。"

肖恩听到这里，心中不由恍然。

王毅，恐怕就是雷家不便处理的麻烦。

夏溪笑道："你应该也猜得到，王毅当时一门心思救人，犯了大忌，但他在明面上没有丝毫理亏之处，因为医生治病救人是天经

地义，所以即便是【涅槃】的院长，也不方便光明正大地打压他……于是当时出手的就是南家。没错，南鹤礼治下的那个南家。”

“南家虽是四大家族之一，但在这座太空城市却终归是外人。因为是外人，做事也就格外无所顾忌，他们利用丰厚的资源买通了足够多的人，蛮不讲理地将王毅挤出了沦为流浪汉，甚至连妻子和女儿都保不住，最后更是被卷入意外纷争，惨死在天黄区的一个狭小仓库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来自南家，当时负责具体操办的人就是南于瑾。所以，我说杀死王毅的罪魁祸首是南于瑾，是丝毫不错的。”

第 164 章 真实可信

肖恩听到此处，心中不由对夏溪的话信了七八分。

夏溪这个人再怎么不可信，但逻辑是永远可信的，他讲的故事逻辑顺畅，细节处也和肖恩所知基本吻合。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南于瑾在这个时点出现在天玄区，那实在是由不得人不去考虑这里面的联系了。

“南家，或者说南于瑾，一直都对【涅槃】院长之位垂涎不已，而想要顺利接过院长的权位，最安全有效的办法，就是和雷家做好利益交换，让雷家指定他为接班人。这是董事会认可的规则，也是雷家当年上位的方法。”

“然而南家多年利益输送下去，雷家便宜占尽，却始终没有回馈南家的好意，前任院长雷博在卸任的时候，借口自己被夏家施压，硬是将院长之位指定给了自己和夏荷的儿子雷永勋。而雷永勋上位后虽然多次修补两家的关系，却对院长交接的事情屡次避而不谈。”

“这种赖皮的姿态，当时就已经惹怒了南于瑾，只不过他长期躲在南鹤礼身后，始终没有露出过爪牙，当时也选择了隐忍。而这却让雷永勋产生了错觉，误以为南家已经被他糊弄过去，从那以后他竟真的将自己当做南家的亲密盟友。”

“却不知道，南于瑾对他越是温和友好，越是意味着他命不久矣，没有了南鹤礼的制衡，南于瑾绝对不会再像以往一样好说话。”

肖恩听到这里，不由冷笑道：“所以你想说，不单单是王毅，就连雷永勋的死也是南于瑾指使？他才是万恶之源，所以你反而是无辜的？”

“不不不，这你就误会了。”夏溪嗤笑道，“万恶之源当然是我。身为一名敬业的变态杀人狂，我还不至于把自己杀的人推让给别人。雷永勋也好，王毅也好，直接导致他们死亡的人都是我，你要想为王毅复仇，首先还是要找我。我只是提醒你，除了我之外，你的仇家还有其他人。如果你真的想为王毅报仇，不光要杀我，也不能放过南于瑾。否则报仇只报一半，既对不起王毅的救命之恩，也对不起雷永勋的引路之功。”

说完，夏溪便停下了自己的故事，转身向着办公室外走去，仿佛真的已经放下了对肖恩的执着。

然而在他离开之前，却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以及绝地学徒的嘶哑声线。

“接下来要怎么做？”

夏溪扁平的面孔上，皱起了一丝微不可查的波澜，似笑非笑，但他没有转过头来，将自己的表情暴露给对方。

他用异常平静的声音说道：“接下来我会去和【黑翼】周旋，你来找机会杀南于瑾。我不会给你任何限制，也不会给你任何指示，一切都由你自主决策。”

“嗯。”

“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想求证的，都可以去问张进澄，他是此地的主人，也是你我的同谋。”

“嗯。”

“那么，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

目送夏溪沿着办公室中的一条暗道离开以后，肖恩就在办公室内陷入了漫长的沉默，略显单薄的身影宛如石雕一般一动不动，映照在他身上的明亮灯光都仿佛失去了活性。

一直到张进澄的私人卧室中，电梯井传来隆隆响声，这片死寂的空间才总算迎来几分生气。

张进澄走出电梯间，一眼就看到了石雕一般的肖恩，不由大为惊讶。

“你怎么还在这里！？夏溪呢？你没把他怎么样吧？”

肖恩不答反问道：“你为什么要联合夏溪杀南于瑾？”

张进澄有些急躁：“夏溪还没把故事给你讲够吗？现在可不是讲故事的时候，南家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我必须……”

“不想浪费时间，就长话短说。”肖恩不容置疑地打断了对方的唠叨，那冰冷的语气，让张进澄不由一滞。

想到不久前那直指自己额心的枪口，张进澄可不敢像夏溪一样玩火，去赌绝地学徒是不是真的不会滥杀人。

思考了一下，张进澄给出了一个含糊的回答：“他死了对我更有利……”

“长话短说，不是废话短说。”肖恩说着，握紧爆能枪。

张进澄顿时有些胆寒，无奈吐露实情：“董事会有人承诺我，若能杀掉南于瑾，一年后我就可以取代陈耀，成为这座城市的代理人。”

“是谁承诺你？”

“是夏溪让你问的吗？”张进澄反问，“这个问题越界了。”

肖恩轻轻用食指扣打着爆能枪的扳机，发出无言的催促。

张进澄额头淌汗，焦急地辩解道：“你就算杀了我也一样，有些问题是死也不能说的！”

肖恩认真观察着张进澄的脸色，沉默了片刻后点点头，不再追问这个问题。

“给我一个能在这里自由行动的身份。”

张进澄苦笑：“一旦南家人入场，就连我也不能自由行动，天玄玉栋里的一切都由【黑翼】说了算，只有他们才是自由的……算了，我可以给你一个特别助理的身份，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假身份，短时间内应该可以在天玄玉栋里行动自如吧，但并不绝对保险，

【黑翼】的事夏溪应该告诉你了。所以至于具体怎么用这个身份，你自己看着办吧。”

“可以。”

待张进澄匆匆忙忙为肖恩进行授权，又从卧室的衣橱里翻出了一身勉强合身的助理制服后，肖恩也不再为难他，挥挥手示意他可以去忙自己的事。

张进澄如蒙大赦，连忙回房间更衣，他套上了一件雪白的长袍，戴上同样雪白的冠冕——那是他作为天玄区的负责人，在极端正式的场合需要穿的礼服。

雪白的衣冠配上肃穆而苍白的脸，这位天玄区的张先生，终于显出了十足的高贵气息，即便是面对肖恩，也显得游刃有余，仿佛从礼服中得到了尊严与勇气。

张进澄对着镜子调整了一下衣扣和白冠，确保一切都已尽善尽美，才以端庄的姿态开启了办公室的大门。

门外，两名同样衣冠楚楚的侍者已经等候地有些焦急，见到张进澄终于开门，才松了口气：“大人，南家的人已经到礼堂了，陈总正在接洽，其他区的老总也……”

“我知道，不过现在过去应该还不算迟到，我们走吧。”

说着，张进澄迈步先行，那稳健的步态给了随身的侍者极大的安慰，让他们紧悬的心也放松下来。

全然没有察觉张进澄的办公室内，还站着一个神情冷漠的陌生人。

国王陛下

第 165 章 无心工作

对于天玄玉栋内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天注定是不幸的。

白天的工作时间里，天玄区意外事故接连不断：并摆开了金尾凤梭和十八护卫的大阵仗，逼得【离】也不得不拿出对等的礼仪。

一连串的意外叠加，使得工作人员即便超负荷运转，仍显得捉襟见肘。这些经历重重难关才得以就职于天玄玉栋的精英们，无不露出焦头烂额之态。甚至一直到南家的白首金尾飞船缓缓降落在天玄玉栋前的广场上，大部分工作人员仍处于昏天黑地的状态。

卫生部的副部长乔永康便是其中翘楚，年过 50 的他，早已经适应了慵懒闲散的工作节奏，很久没有加班加到头晕眼花了。然而摆到他面前的个人终端上，那一连串的紧急文件，却逼得他不得不榨干自己所剩无几的精力。

这位大腹便便的副部长，一边痛苦地揉捏着额头，一边嘟囔咒骂着造成这一切的元凶们。

“特战队伤亡情况……这种屁事报给我又有什么用？那帮们不是平日里最喜欢吹嘘自己地位特殊，只服从总局命令么？那就让总局天降神兵来给他们救命疗伤啊，求我们天玄区的凡夫俗子有什么用？而且他们在天黄区自相残杀，和我们天玄区有什么关系？把文件转给天黄区。”

手下秘书苦笑道：“乔部长，之前已经转过，天黄区说自己区内医疗条件不足，承接不了那么多伤员……”

“医疗条件不足，殡葬条件也不足吗？治不好就地火葬，骨灰扬太空！”

秘书不得不提醒：“陈耀总之前批示过，要我们天玄区尽量承接伤员。”

“我知道！他的批示就在我的屏幕上显示着呢！大人物们写批语是容易，你让我从哪儿变出那么多医护人员，去救治一群半死不活的特战队员？把雷永勋复活过来给他们施展群体【涅槃】吗？”

秘书又说：“关于雷永勋院长，他死以后，【涅槃】那边正在推进的财务……”

“财务审计工作暂停！这还要问我吗？人都死了，审出毛病又能找谁负责？没人负责的毛病，找出来干什么？现在这个时候就别拿小事来烦我了！”

秘书又说：“刚刚张进澄总发来消息，要求各部门负责人随时准备列席南家的考察会议。”

“好啊，我这就换衣服去会场外候着。”

秘书赶紧拉住准备一走了之的乔部长：“部长，这边还离不开您！”

“那你替我去列席会议吗？！”

副部长的歇斯底里，在办公区内引起了一连串苦中作乐的无奈苦笑，然后就在苦笑声中，一个穿着紧身黑衣，披着厚重披风的男子，悄然走了进来。

他的存在感异常薄弱，明明穿着格格不入的衣服，头上还戴着略显夸张的目镜，但是一直到他走遍整个卫生部办公区，从各个角落里收集起了七八个小包裹和金属罐，放入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扬长而去，才终于有人察觉了他的存在。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主持工作的副部长乔永康义正辞严地站起身来，伸手指向黑衣男子。

男子顿时停住脚步，有些无奈地回过身："当做什么也没看到，继续加你的班不好吗？一天到晚心思涣散不务正业，你才始终没法扶正啊。"

乔永康被男子这么噎了一句，只感觉浑身难受，对面的口吻就仿佛是和他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但他实实在在不认识这个黑衣人，更不明白，在这个诸多高层莅临的时点，这种莫名其妙的人是怎么混入天玄玉栋的。

乔永康僵在当场的时候，秘书已经挺身而出拦在黑衣人面前："站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是从这里顺走的吗！？"

黑衣人顿时一脸玩味："想知道？要不要自己打开看？"

秘书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却硬挺着说道："当然要看！"

然而没等秘书伸出手，黑衣人已经后撤一步，摇起了头："真是不知死活啊，让你看你还真看？你这种人怕是活不到60岁。"

秘书双眼一瞪："我看你是心虚了吧？大摇大摆跑到这里偷东西，你到底是哪个部门的？！"

黑衣人听得笑出了声："还问我是哪个部门？你们卫生部这么多人，连一个长眼睛，带脑子的都没有吗？"

黑衣人的群嘲，直接引起了办公区的集体哗然，然而就在此时，乔永康恍然大悟，连忙伸手制止了同僚们的冲动。

"等等，这个人怕是【黑翼】的人。"

【黑翼】之名一出，办公区内顿时如同刮起了一股阴风，那些群情激奋的加班人员如同遭遇鬼魅一般，连连后撤，在拥挤的办公区内，硬是隔离出了一片空场。

【黑翼】的战士笑了笑："避开点是对的，毕竟包里的东西若是被人提前引爆了，离得越近，死得越惨。"

"引，引爆！？"乔永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所以说，装作什么都没看到多好，非要拦住我刨根问底，我也只好告诉你们，不久前才有人在这里埋设了炸弹了……"

黑衣人的调笑才刚开了头，脖子上的通讯器就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

“三号，不要浪费时间，还有剩下七十多个点位需要你去排查呢。”

黑衣人顿时扬起眉毛：“头儿，让我一个人排查七十多个点位？这是把我当牲口用啊？其他人呢？围观我一个人劳动吗？”

“你们每个人分配的任务量都差不多。”

“等等，我们排查组有五个人诶，你是说夏溪那小子在这楼里装了快四百枚炸弹！？他是真想和我们死磕到底咯？当年给他的教训还是不够啊。”

“少废话了，这边还有事等着你们，你们5个，半小时内把工作了结，然后到会议室集合。”

“知道了。”

关闭通讯后，黑衣人显得意兴阑珊，也懒得再和无知的办事员们废话，摆了摆手：“告辞啦各位，祝今晚好梦。”

而直到他扬长而去，卫生部的人才终于回过神来，只是想到这楼里有几百枚炸弹，却没人有心思继续工作了。

第 166 章 餐厅里的炸弹

一些刚入职的员工只想拔腿就跑，但环视四周却没有任何人带头起身，那肃然压抑的氛围让他们无论如何迈不动腿。

入职两三年的员工则在翻阅员工手册，从中寻找可以合理翘班逃跑而不被追责的条款。

入职十年以上的老员工，脑海中则不断交替闪烁着旷工罚款、房贷、抚恤金等数字，而后老老实实埋首案牍，等候领导发落。

偌大的办公区内，一时间呈现出死一样的沉寂。

一片压抑中，秘书小心翼翼地打破沉默，请示道："那个，乔部长，要不要和上面沟通一下……"

乔永康没好气地骂道："沟通个屁！这么大事，上面跟我们沟通过吗？"

"也可能上面觉得，无知也是一种幸福？"

“不会说话就闭嘴！”乔永康直接将一台小型平板丢了出去，砸的秘书抱头鼠窜。然而就是这么一丢，却让他看到办公区里，其实还有一个陌生人。

那个人黑发黑眸，看来年纪轻轻，眉清目秀，一身特别助理的制服，在卫生部的办公区其实非常扎眼。

然而那个人却不知用了什么法子，让他的存在感变得极其稀薄，以至于刚刚骚乱之际，竟没人发现他的存在。

“等等，你又是谁！？”

被乔永康叫住的年轻人回以温和的笑容：“乔部长您好，我是张进澄总的助理，过来取一份汇报文件，刚刚已经拜托梅姐帮我拷贝了。”

说着，年轻人晃了晃手中的一张存储卡，那熟稔的姿态，平和的语气……以及来自办事员梅姐的点头肯定，让乔永康逐渐放下戒心。

虽然从没见过这个助理，但张进澄本就是个浑身秘密，让人揣摩不透的上司，临时招募新助理也不奇怪。

“行吧，既然是张总要，那就尽快送去，别让他等急了……”

说完，乔永康就挥手送走了年轻人，只是在他转身离去的时候，乔永康却发现年轻人臂弯里似乎夹着一只小铁罐，模样……和刚刚【黑翼】拿走的那些几乎一模一样！

乔永康张了张嘴，却终于没有再叫住那年轻人，现在身心俱疲的他，已经不适合再去多管闲事了。

******

走出卫生部的办公区后，肖恩便放下了存储卡，快步来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工程仓库中。

他将臂弯里的铁罐摆在加工台上，熟练地利用工作台自带的道具将金属罐切割开来，露出内部一捆被无数导线环绕的高爆炸药。

肖恩不由握紧了拳头。

夏溪果然不是开玩笑，他的确是有着瞒天过海的神通，竟然真的瞒着所有人把大量的炸药安置在了天玄玉栋里，上万人的性命，只在他一念之间。

而【黑翼】也的确堪称夏溪天敌。夏溪不知费了多少功夫才在天玄玉栋里布置好的机关，对【黑翼】来说，就仿佛是一次开卷考试，答案早就摆在眼前。

所谓情报压制，让肖恩印象深刻。

有【黑翼】在，夏溪的确是难以为所欲为，也就难怪他会求助于肖恩。

而从刚刚与【黑翼】佣兵擦肩而过的情况来看，夏溪对【黑翼】的描述也没有说谎。

他们的确是非常精锐的战士，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武器装备，都堪称乾星系内的超一流……但终归只是超一流罢了，与安平、吕楠那种近乎超越常识的强大实力相比仍有差距。

换言之，与一名掌握原力技能的绝地学徒相比，差距就更远。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出手……”

低声自语间，肖恩已经干净利索地将拆卸好的炸弹组装了回去，和原先的炸弹相比，重组后的炸弹样貌不变，只在金属罐体外表多了一层薄薄的涂层。

而后，他关掉了腕环上的全息投影，有些不那么甘愿地承认，夏溪临分别时传给他的《简明扼要炸弹拆卸指南》，的确好用。

施工完毕后，肖恩迅速离开工程仓库，来到了位于 20 层的一间员工餐厅。

此时，餐厅内空荡荡一片，大部分员工都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很难腾挪出点夜宵的余暇。服务台前的礼仪机器人百无聊赖地哼着金属味十足的小调。见到肖恩来时，两只蓝色的眼睛顿时绽放光芒。

“欢迎前来就餐。”机器人发出兴致勃勃的声音，“请问您想要点什么？”

“……唔，要一份杂煮。”

“抱歉，这里暂不供应杂煮。”

肖恩显得有些失望，沉默了一下，露出释然的表情：“这样啊，那就一份腊肉盖饭好了。”

再之后，肖恩没有多愁善感，迅速吃完了夜宵，匆匆离去。

期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在餐桌下悄然黏上了那枚放有炸药的金属罐。

在肖恩离去后不到三十分钟后，一个穿着紧身黑衣，披着厚重披风的年轻人快步跑来。

礼仪机器人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一丝不苟地致以问候：“欢迎前来就餐，请问……”

话音未落，机器人就感到眼前一花，那黑衣人以惊人的速度掠过了它，闯入餐厅之中，四下张望起来。

礼仪机器人有些不安地回过身问道：“请问……”

“闭嘴！”黑衣人恶狠狠地打断道，“不想自己被炸成零件就别来烦我！”

“但是……”

”或者我现在就可以拆了你！”黑衣人已经近乎气急败坏地怒吼起来。

下一刻，礼仪机器人那蔚蓝色的眼中，就拍摄到了一只黝黑的枪口。而这时，机器人才注意到这个穿着黑衣的年轻人可谓全副武装。

他手中持着一只银光闪闪的爆能枪，披风下面则隐隐露出单兵重型武器的轮廓……

尽管作为礼仪机器人，它的记忆库中严重缺乏武器相关知识，但这并不妨碍它判断出对方的危险性。

这样一个危险人物，一边持着枪，一边让视线在餐厅内来回扫动，浑身的杀意几乎弥漫出来……然而无论他如何观察，都得不到结果，这也让他越发不耐烦。

礼仪机器人小心翼翼地避开枪口方向，调低音量问道：“您在找什么？”

黑衣人被机器人开口打扰，本有些不耐烦，但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还是强压着怒火，回答了一句：“和你无关。”

第 167 章 特殊的人

与你无关的话音刚落，这名黑翼队员脖子上的通讯器就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三号，找到了吗？”

“还没有……头儿你真的确定那东西藏在这里？”

“只能是那里了，仔细找，现在所有的炸弹，就只差你那边的一个了。”

“但是，说真的，会不会根本就不存在漏网之鱼？炸弹的数量，位置，全都是那群‘算命的’说的，他们也只是凭空猜测……”

“那群算命的是集团最顶尖的支援团队，他们精准地算到了夏溪的机关布置，甚至根据天玄玉栋的建筑图纸，和夏溪在多个加工站留下的加工痕迹，推算出了他私制的炸弹数量和大体方位。无论数量，位置，都几乎丝毫不差，唯一的误差就来自你。你认为是你出了问题，还是那些算命的出了问题？”

年轻人闻言不由懊恼地挠了挠头，他当然知道所谓“算命的”只是一线战士们的戏谑之词，其真实身份是一群掌握着海量数据的专家智囊团。

【黑翼】的赫赫威名，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依靠着智囊团的算无遗策。想要挑战这样的权威，单靠他这个入行不久的新人，是远远不够的。

“知道了，我再认真找一下。”

“别太信任设备和教条，更多地信任你的眼睛和大脑……给你五分钟，尽快行动，拖得久了，就有被引爆的风险。”

“了解。”

年轻人有些沮丧地结束了通话，摘下目镜，以肉眼重新审视起这空荡荡的餐厅，只是无论怎么看，他也找不到本该出现在这里的炸弹。

这让他既焦躁，又恐慌，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逐渐浮上心头。

作为乾坤集团董事会直属的精锐部队，【黑翼】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无时不在的情报优势。只要是在乾星系内，任何地方都是他们的绝对主场。他们背后的智囊团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尤其是对于那几条风险评级极高的疯狗，由于董事会给足了情报资源，【黑翼】对他们几乎生杀予夺。

狂如夏溪，也曾经多次在【黑翼】面前受挫乃至受辱，【黑翼】的队员对上夏溪有着绝对的心理优势。

然而，如果情报优势逐渐消失呢？

想到之前几次交手时，那疯狂而狡猾的平面人，三号背后的汗毛逐渐炸立起来。

虽然眼下的局势，只不过是有一枚炸弹找不到而已——同一时间被排查出来的炸弹可是有接近400枚。但就是这一点偏差，让三号越发感到不妙。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就在三号的心态不安到极点时，他耳边传来了那个聒噪的金属声线。

“那个，如果您是要找东西的话，或许是这个？”

下一刻，【黑翼】的年轻战士，不可思议地看着礼仪机器人从胸前的储物格里，摸出一只灰扑扑的不起眼的金属罐。

“你……”

机器人解释道：“这是之前的客人忘在这里的，一开始我都没注意到，直到我去整理餐桌时才发现桌子下面粘着这个铁罐，我想您会不会是来帮他回收……”

“够了！就是它！”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嘶吼起来，他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一张还算端正的脸，赫然扭曲成了让礼仪机器人难以识别的形状。

“这东西，交给我，小心一点。”年轻人颤抖着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接过了那个明显经过一些改装的金属罐。

他用指尖在罐体表面的涂层上沾了一下，继而醒悟，恼羞成怒地握紧了拳头。

年轻人深呼吸了几次，拨通了通讯：“头儿，丢的那枚炸弹找到了。夏溪好像比算命师们估计得要精明，他在外面涂了一层绝缘的润滑油，恰好隔绝了设备的扫描。”

沙哑的声音回复道：“未必是隔绝了扫描，只是因为扫描结果和其他的不一样，所以让惯性思维的你对其视而不见……这是非常简单的骗术。”

年轻人有些羞耻：“我知道，这次是我大意了，不过我也是以为那些算命的真的无所不能，所以才完全按照他们的方案行动，而没加自己的思考。”

“这的确有些奇怪，需要认真加以警惕。夏溪是个异常狡猾的对手，如果后方的情报支援不能做到百分百准确，我们这边的风险就会数倍提升，这次护卫任务就很难有绝对成功的把握。”

三号听得喉咙有些发干：“既然如此……”

“不过，我倒是觉得，未必是后方的情报支援有问题，很可能是现场出现了新情况。你仔细调查一下现场，看看那个炸弹究竟是谁放的。”

“放炸弹的人可能是任何人吧？夏溪只要随便买通或者诱骗什么人帮他代为安置就可以了。事实上之前排查出的几百枚炸弹，有一多半都是夏溪利用他人安放的……”

“我知道，但这枚特殊的炸弹，多半是经了特殊的人之手……我总有种感觉，我们对夏溪展开分析的时候，似乎遗漏了一个他的重要潜在合作对象。”

三号听得有些似懂非懂，但通讯器中始终没有传来队长进一步的解释，他也只好换过话题。

“头儿，八号他们还没抓到夏溪吗？”

“还没有，本来有几次已经很接近成功了，却因各种意外功亏一篑，呵呵，就和你遇到的一样的意外。所以我才要你查清楚，到底是谁投放的特殊炸弹，嗯，如果没猜错，你去调取餐厅监控录像的话，应该能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第 168 章 已经玩够了

就在三号开始匆忙调取录像的时候，在一间封闭的监控室内，【黑翼】的队长郭守明关掉通讯器，向后仰躺，双眼紧闭，陷入沉思。

“头儿，不用担心，我们又锁定到了夏溪的位置，这一次他绝对逃不掉了。”

郭守明身旁，一个身材娇小的黑衣女子信心十足地握紧了拳头，只是她的视线却丝毫不敢离开摆在面前的数十台屏幕，而从她发丝上顺淌下来的汗珠，也充分说明了她内心远不似嘴上说的那么自信。

对于【黑翼】的精英来说，“又”、“这一次”等措辞，可是极其少见的。

身为队长的中年人没有开口回应，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

不久后，另一位在监控室内紧盯屏幕的女子，忽然直起腰杆，厉声说道：“头儿，八号他们在空气室发现夏溪了，他果然在尝试对整个天玄玉栋的空气设备投毒，八号他们正在尝试制服他！”

一边说，那女子一边将传来警讯的空气室监控屏幕拧到队长面前。

“队长……”

然而郭守明却没有急着睁开眼，反而问道：“南于瑾那边怎么样了？”

听到这个问题，两名女子都有些不解，更有些不安。

两人面面相觑后，由娇小的女子汇报道：“还好，按照头儿的指示，十三号到十八号都在贴身保护，无论发生什么也不能离开。不过南无忧那边，护卫会不会太空虚了？”

“南无忧反而不用担心，夏溪不会对她出手，他没有那个权限，除非是……”

队长的除非说到这里便戛然而止，而后又陷入沉思。这种吊人胃口的行为，让两名女下属很有些咬牙切齿。但对方言辞间流露出的自信，却让她们感到安心。

即便是远在苍穹顶的智囊们靠不住了，【黑翼】的队长却一定是靠得住的！只要有他在，【黑翼】就必将战无不胜！

只不过，单单是战无不胜就够了吗？

“队长。”娇小的女子忍不住问道，“夏溪背后是董事会在指使吗？”

郭守明反问道：“为什么要这么问？”

“因为他从来都是董事会的走狗，这次在【离】的行动也得到了很多官方资源的支持，怎么看都不是他一个人的专断独行！如果他真的代表了董事会的意志……”

女子越说声音越小，但言语中的恐惧已经表露无疑。

如果夏溪真的代表了董事会，那么阻拦夏溪的【黑翼】又算什么？

南家遭遇过的事情，对【黑翼】而言并非秘密，南鹤礼的死几乎就有【黑翼】一半的功劳。至于南千禹，虽然是乾坤安保下的手，却何尝没有【黑翼】的纵容？

如今三兄弟里，南于瑾硕果仅存，他真的能和董事会和平相处？而如果董事会想要斩草除根，那么【黑翼】的立场应该站在哪一边？

甚至更加令人恐惧的问题在于：董事会，为什么会默许这种刺杀行为？元老议会的和平盟约已经失效了吗？

今天他们可以默许刺杀南于瑾，明天是不是就要对南无忧斩草除根？再往后就是将南家的各大派系逐一清洗过去，直至集团内战全面爆发？

这种恐怖的可能性，实在由不得人不多想。

对此，郭守明只是淡淡地说道：“我们担任南于瑾的保镖，同样是董事会的意志，不用考虑多余的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是。”

【黑翼】的队长很清楚队员心中的疑虑并没有彻底打消，但这个话题说到这里就已经足够了，【黑翼】从来不需要自己的思考，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统统不需要。

作为直属于董事会的精锐武装，【黑翼】执行的很多任务都游离于法律乃至人性之外，所以它的工具属性比乾坤安保还要强。不够老实本分，就不可能让董事会放心使用。

不过理所当然，一个完全不懂得思考的工具，其下场必然是被主人迅速磨耗殆尽。这其中的权衡把控，需要的就是带队者的智慧。

与茫然无知的队员不同，郭守明对夏溪刺杀南于瑾的内情一清二楚，夏溪背后的确是有董事会成员的指使，但是董事会成员并不代表董事会。

董事会的集体意志，是让【黑翼】担任南于瑾的保镖。

这就意味着和平盟约并没有被打破，董事会可以因极其特殊的理由默许南鹤礼和南千禹的死，但这个理由已经很难适用到南于瑾身上，所以才需要夏溪这种疯狗来行险。

夏溪侥幸得手当然最好，算是董事会对潜规则的充分利用，接下来就可以安心瓜分南家守不住的势力版图；而若是失败了，也不过是损失一条早就寿命所剩无几的走狗。

而对于【黑翼】来说，他们自然不必为了少数人的行险，搭上自己的名声，所以郭守明完全不在乎夏溪背后的人怎么想，有他在，夏溪就休想得逞。

就在下属们心思复杂，队长沉默不语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不久后，八号传来气急败坏的通讯，不出意外，他再一次跟丢了夏溪，而且和前几次一样，都是在关键时刻出了差池。来自苍穹顶的专家情报屡屡失效，让前线的战士也有些心浮气躁，乃至提心吊胆起来。

但队长没有任何多余的指令，只让他们继续沿着既定方案去追夏溪，丝毫没有收到情报失灵的影响。

又过不久，监控室中，身材高挑的女子面色大变，慌忙将另一台屏幕拉到队长面前：“不好了，南无忧那边的护卫发来求救信号！有人在宴会厅外放火！”

郭守明终于睁开了眼睛：“宴会厅？很好，告诉十三号他们，立刻赶往宴会厅，南于瑾身边只留下十八号！”

“什么！？”高挑的女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明显的引诱战术，队长居然上当了？

反而娇小一些的女子从队长的表情中猜到线索，恍然大悟：“队长你是想……”

话音未落，郭守明已经从座椅上站起身来，沉声道：“这场捉迷藏终于是玩到头了，到底还是他们更耗不起！”

第 169 章
虚言恫吓已经毫无意义

“他们……”身材高挑的女子听到队长的话，顿时恍悟，“夏溪不是单独作战？”

娇小的女子却不可思议：“可是，情报里明明分析过，整个天玄玉栋，能与夏溪结盟的只有张进澄，而张进澄根本……”

“情报错了。”郭守明斩钉截铁地做出判断，“和张进澄无关，是他们分析来分析去，断定绝不可能和夏溪联手的那个人站出来了！”

“那个人？”

娇小女子仍有些没回过神，但她身边的同僚却已经猜到了真相。

“不会吧……那个人，怎么可能和夏溪联手？”

郭守明说道：“有什么不可能的？只要利益算得清楚，一切皆有可能。夏溪肯定是给出了让人无法拒绝的筹码！”

“但是……”女子还是难以置信。

毕竟，在常识中，那些人应该不会为任何利益所诱惑，有着异常坚定的信念。

所以，怎么可能会和变态杀人狂做交易？

然而就在此时，在餐厅查看录像的三号，也终于找到了那个在餐厅里放炸弹的人。他以十足气急败坏的口吻向队长咆哮道：“真是见了他妈的鬼了！那个绝地学徒居然和夏溪联手了！”

******

对于【黑翼】而言，肖恩的出现堪称晴天霹雳。

没有人愿意在任务中遇到名为绝地学徒的对手，尤其【黑翼】的战士们大多都看过肖恩在【兑 9527】上的惊人表演，那以一己之力镇压上百名星际海盗的强大实力，刷新了很多人对绝地一词的认知。

“他……身为绝地学徒，怎么会和夏溪联手？！”娇小的少女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绝地是公正与秩序的象征啊。”

郭守明说道：“乾坤集团还是乾星系内公正与秩序的象征呢！这些年咱们做的脏活还少么？只要利益得当，没有什么公正与秩序是不能舍弃的，绝地武士归根结底也只是维护共和国利益的走狗罢了，和夏溪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番对绝地武士的抨击之词，让手下人听得颇为不适，毕竟在掌握真实情报的【黑翼】人心目中，共和国的形象远没有外界舆论传言的那么不堪，绝地武士团的正义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但是不适归不适，既然问题已经找上门来，身为【黑翼】的成员，就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一行三人沿着监控室外的紧急通道一路赶到位于天玄玉栋中部的贵宾休息室。

临到近前时，队长忽然放慢了脚步，跟在身后的两名队员险些一头撞在他背上。

而不等她们开口询问原因，郭守明已经抬起爆能枪，指向了休息室门外的一片绿植：“出来吧，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而后，在两名队员的惊异之中，浓密的绿植枝叶忽然一阵颤动，一个身材瘦削，面孔扁平的汉子仿佛凭空出现在三人视线中。

“不愧是得到过董事会绝对信任的最强战士，郭守明队长，我还以为自己已经藏得很好了，却还是瞒不住你。”

郭守明没有更多的废话，枪口向前一递，闷声道：“你输了。”

夏溪坦然举起双手，说道：“是啊，我输了，但我们还没输。”

我们一词，顿时让两个【黑翼】队员心惊肉跳，她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计划外的变量，绝地学徒。

然而作为顶梁柱的队长，郭守明却丝毫没有慌乱，冷声说道：“那个绝地学徒么？他同样已经被我们锁定了位置，落网只是时间问题，你把希望寄托于他，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

高挑的女队员不由动了下眼皮，为队长这说谎不眨眼的功力感到叹为观止……他们什么时候料到肖恩会和夏溪联手了？更不用说锁定对方的位置了。但面对夏溪这种丧心病狂的对手，的确是万万不能示弱，只不过这种谎话，也只有从【黑翼】的队长嘴里说出来，才有足够的可信度。

夏溪闻言却是嗤嗤乱笑：“锁定了他的位置？没有出乎你们意料？我还是第一次发现，队长你虚言恫吓的样子是这么外强中干……你如果真的胜券在握，是不会和我废话的，直接开枪打死我不好吗？”

“当然好，董事会当年给夏家的承诺是看在那件事上，一共放你三次生路，而今天你正好用掉最后一次，所以今天之后，我随时都可以打死你。”

夏溪说道：“原来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可是我记得上次郭队长你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到底是你记错了，还是你其实根本不敢对我下手？因为你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的搭档究竟在哪里，会做些什么。”

“友情提示，别让十三号他们徒劳地在宴会厅等人了，那边只有一个被我拿父母妻儿的性命威胁，不得不去放火的清洁工，你们就算把他碎尸万段，也找不到绝地学徒的踪迹的。”

郭守明没有答话，因为此时通讯器中的确传来了手下的反馈，在宴会厅外纵火的真凶并非绝地学徒，所以这就意味着事情的确在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他料到了夏溪会和绝地学徒联手，但是这个变数造成的实际影响却超出了他的掌控……

此时，夏溪那张平坦如板的面孔，忽然皱出一个夸张的表情：“对了，郭队长，你到现在都没发现吗？你要找的人，其实近在咫尺啊。”

夏溪的话音未落，郭守明便猜到了他要说什么，猛地转过枪口，瞄准休息室门外那茂密的绿植丛，打出一阵密集的攒射。

顷刻间，能量束宛如暴雨一般横扫，那被专业园丁精心打理，充满着艺术美感的花木顿时迸裂成一钱不值的残枝碎叶。然而在飞叶之中，却见一道道湛蓝色的光束骤然点亮，密密麻麻编织如网，将每一道逼近的能量束统统弹开。

疯狂的攒射过后，飞散的枝叶逐渐落地，一片狼藉中，持剑的绝地学徒毫发无损，光剑的蓝色光辉映在他的脸上，让那张清秀的面容显得格外冰冷。

曾经被绝地学徒丢失的光剑，如今已经随着他与夏溪的联手而物归原主——被夏姜收藏的战利品光剑，被夏溪轻而易举地偷了出来，作为合作的诚意送给了肖恩。而再次握起光剑的肖恩，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冷酷无情。

面对这样的绝地学徒，郭守明深深吸了口气，手指离开了扳机。

这是他第一次与绝地正面对峙，但这绝不是他第一次了解绝地的强大。掌握着董事会情报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自幼就经历严格训练，掌握原力技巧的人，创造过多少不可思议的辉煌战绩。

而他绝不想让自己沦为对方的战绩。

国王陛下

第 170 章 黑历史

面对一位状态万全的持剑绝地，区区一把爆能枪，能做的事实在是太有限了。

就在郭守明摆出退让姿态时，夏溪却陡然收敛了脸上那嘲讽的褶皱，厉声提醒道：“小心！”

话音响起的瞬间，郭守明的手指重新扣动扳机，而这一次，随之迸射而出的却是足足三倍的能量束之雨。

站在郭守明身后的两名队员，以标准的战术动作跟随射击，而三倍的火力，已经足够击溃绝地武士的光剑。

拥有董事会的特殊情报网，郭守明非常清楚眼前这位绝地学徒的能力极限。毕竟，肖恩在【兑 9527】的精彩表现有目共睹。

然而足以击溃光剑防御的能量束之雨，却基本落到了空处，在三名【黑翼】战士集火之前，肖恩就选择了避其锋芒，将身体藏在了休息室外的一尊金属雕像后面。

那尊雕像由产自【震】的稀有金属铸造，被高温能量束击中以后，只有外面的漆皮脱落，本尊却只是微微变色，岿然不动。郭守明等人的攒射仿佛石沉大海，甚至没有激起波澜。而绝地学徒那半截露在雕像外的光剑，却能留给对手极大的威慑。

郭守明攒射无果，立刻将枪口调转向另一侧，但夏溪也早就趁着肖恩吸引火力的机会，躲到了另一尊雕像后面。

“队长……”身材高挑的女队员有些急躁，但是没等她说完话，就被郭守明抬起手来，打断了发言。

“不要急，现在依然是我们占据优势，拖不起的是他们。”

郭守明手中的爆能枪就如同肖恩藏身的金属雕像一般稳重，枪口牢牢把守着两人可能突围的方向——休息室大门的方向。

“除了一号和二号，让其他所有人都过来。”郭守明用所有人都听得到的声音下达指示，“天玄玉栋里的敌人只有这两个，没必要分兵过多。而只要占据足够的数量优势，这两人就翻不出名堂。”

而后，郭守明又说道：“肖恩，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和夏溪联手，但你应该清楚，是他设计杀死了王毅和雷永勋，特战队的内讧也是因他而起，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哪怕是对杀戮极度克制的绝地武士，也应该以铲除这类邪魔外道为最优先。”

夏溪悠然反驳道：“没错啊，肖恩的确是以杀我为最优先，只不过他选择了更为实惠有利的杀法，那就是先和我联手干掉真正的幕后黑手，然后我再‘自杀’给他看。”

这种荒唐的条件，让郭守明也一时为止错愕，在董事会的资料库中，从来没记载过夏溪会有这样的行动模式。

和绝地学徒的接触，让他产生了新的变化吗？

对于常年依靠情报优势来战无不胜的【黑翼】而言，最棘手的状况就是出乎意料的状况。如果说这一连串的意外，都来自绝地学徒和变态杀人狂的联手，那么对于郭守明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将眼前这两人分开，让一切回归正轨。

郭守明尝试抛出条件：“肖恩，现在让开，我们一样可以杀了夏溪。”

夏溪笑道：“队长，谈条件不是你这么谈的，肖恩就算不让开，只要继续与我联手杀死幕后元凶，一样可以为民除害，斩除我这个变态杀人狂。而且我死前还会有厚礼相赠。而你呢，你能开出什么

更好的条件？你能放走那位绝地大师，还是能让幕后谋害王毅的那个人付出代价？如果你什么都做不到，凭什么和我比条件？”

郭守明听到这里，面色微微一沉。

谈条件，这可是夏溪最拿手的绝活了，在董事会的资料库中，这个叛逆的夏家人，并没有被冠以最为人熟知的变态杀人狂的名号，而是“谈判大师”。他总能精准地把握对手的心思，开出恰到好处踩在底线上的条件。而杀人，不过是他拿来谈条件的筹码罢了。事实上，被夏溪亲手所杀的人并不多，这个变态杀人狂的手甚至比很多董事会的高官显贵还要干净！

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份才能让夏溪反而显得更加可怕，而现在的夏溪不但把他自己的命摆到了谈判桌上，甚至还拿出了至关重要的秘密作为筹码。想要赢过这样的条件，可实在是不容易。

不过，既然赢不过，也可以考虑盘外招，夏溪开出的条件再好，也要他有能力和诚意去兑现。而在诚信方面，夏溪的黑历史并不少见。

而就在郭守明思考着要如何开口来拉拢肖恩时，只听夏溪又说道：“如果队长你是想要揭穿我的黑历史，来降低我的可信度，劝你还是省省。我虽然是百死莫赎的人渣，可是你们这些乾坤集团的走狗又是什么好货色了？”

“设计陷害绝地师徒，软禁绝地大师的人是不是你们？暗杀南鹤礼和南千禹的是不是你们？把整个乾星系搞得乌烟瘴气的是不是你们？比条件，你们比不过我，而要比人渣指数，我却是拍马难及你们这群董事会走狗！”

“在这片星系里，连堂堂四大家族的领袖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那么余下的 1700 亿普通人又如何？比如【兑 9527】上那些惨遭出卖，死于海盗之手的普通安保人员，再比如……”

夏溪说着，忽然奇妙地停顿了一下，继而用戏谑的语气说道：“贡献【玄黄血】的那批原料人？”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暂时寂静的休息室外，顿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枪械与盔甲的摩擦声，显然有人一时失神，没能端稳爆能枪。

夏溪哈哈笑道：“郭队长，你的这两个手下，心理素质可着实不过关，我记得上次跟你来制服我的那个三号，看起来毛毛躁躁，但关键时刻我就算用他的亲生父母威胁他，他也能无动于衷，这该

说是家庭不幸福的好处吗？看来那两位女士应该都还有幸福的家庭，这可是难得的情报啊，哈哈哈哈！”

休息室外，枪械的碰撞声更强烈了几分。

第 171 章 先开门

郭守明说道：“够了，我们的确开不出更好的条件，所以谈判到此为止，你们就在雕像后面一直等到败局到来吧……援兵很快就到了。”

夏溪说道：“我知道，距离最近的十七号应该再有三分钟就能从宴会厅的方向赶过来，十六号，十五号大概要五分钟，这还是多亏绝地学徒在来的时候顺便破坏了电梯井……但是，郭队长，你以为我在这里和你聊天，是为了坐以待毙的吗？你不会真觉得，休息室的大门被你远程锁死了，里面的人就是绝对安全的吧？”

郭守明说道：“如果你能隔空杀人，那门后的人的确不安全。但是，你安装在空气室里的毒气罐、厨房里的毒汤，还有埋设在礼仪机器人体内的炸弹全都被我们拆除了，请问你要如何表演隔空杀人呢？凭你的谈判技巧吗？”

夏溪说道："隔空杀人有什么难的？董事会那些大人物要让谁死，只要一声令下，之后就可以安心等待结果。这可不就是隔空杀人的神通吗？杀人，非得亲手杀吗？"

此言一出，郭守明就感到心中微微一沉。

"对了，郭队长，提个简单的问题，你现在……还能联系上那扇门后面的人吗？你应该留了十八号贴身保护南于瑾，现在要不要让十八号来给你报个平安啊？"

郭守明第一次在夏溪的问题前选择了沉默。

"呵呵，做不到对不对？因为十八号切断了你们的联络，所以你连给他下令都做不到。这个事态很反常，因为【黑翼】在执行护卫任务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所有人都必须随时保持联络畅通的。"

"而更加可疑的是，休息室里的监控摄像头也坏掉了，这就导致你们现在对门后的情况一无所知。那么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态，那个理应留在里面守好最后一道防线的十八号，他到底在做什么？"

"……"

"对了，十八号只是代号，他的真名是叫孙二三吧？名字很滑稽，来源是他出生的时候，恰好是乾星系的标准时二十三时，于是陪伴他一生的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

"在贫瘠的孙家村，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自从他们的集体企业破产以后，孙家村的村民，就在高额负债的压迫下，沦为了商品和货物，而货物自然该有货物一样的名字。"

"无限责任制导致公民变成商品，这在繁华地区是不可思议的罪行，但在文明的边缘地带，这却是真切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董事会对此当然早就知晓，但一来每一个破产的村落，都会化为达官显贵的资产；二来，孙家村这样的地方，是你们【黑翼】最重要的兵源地之一，对吧？"

"……"

"除了出身清白，绝对可靠的良家子，比如世世代代侍奉董事会已有数百年的郭家人，【黑翼】总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消耗品，比如出身孙家村的孙二三。只要他能在【黑翼】顺利履职十年，全村人的债务就可以一笔勾销，他的父母亲人的命运也能就此扭转。"

“所以他就算是死在任务中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就成了值得信任的死士。理论上说，这样的人的确没有背叛的可能，甚至比你这种良家子更值得信任。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从来也不肯乖乖按照理论运转。郭队长，你应该很清楚当年导致孙家集体破产的那位大资本家，究竟是谁吧？”

“……”

“表面上是来自外星系的金融资本，但只要认真追查下去，就不难发现那个来自外星系的金融资本，其实有个藏在乾星系的幕后主人……没错，正是南于瑾。”

“和喜欢堂堂正正在规则内经营的南鹤礼不同，作为次子的南于瑾，更喜欢游离于规则之外，而用金融骗局来榨取穷人的资产，正是规则外的资本常态。总结来说，导致孙家村集体破产，孙二三沦为他人走卒、炮灰的元凶就是南于瑾。而如果他知道这一切，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

“不愧是郭队长，无论怎么试探都不给我半点反应，但这也说明你早有答案了。孙二三是个优秀的炮灰，但他终归是有血有肉的人，只要给予适当的刺激，他就会做出人类应有的反应……现在，郭队长，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你觉得拖延时间，到底是对哪一边更为有利？”

就在夏溪这长篇大论步入尾声时，【黑翼】的援兵终于赶来，身材高大健壮的十七号，正展开着后背的机械背包，利用四根伸展的机械臂加速行进。

再之后是十六号，十五号，以及其他被派去拆除炸弹的【黑翼】战士。

很快，休息室门前便聚拢了两位数的【黑翼】精英，然而在他们集结冲锋之前，一道耀眼夺目的光芒忽然从两座金属雕像之间绽放出来，随之而来的则是浓浓的烟雾。

【黑翼】的战士措手不及，虽然也有人装备了目镜，及时屏蔽了强光，但一时的错愕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先手。而被他们信任的队长郭守明，也没在第一时间下达命令。

过了一会儿，烟雾逐渐消散，但金属雕像后面却已经没有了人的气息。郭守明摆了摆头，示意手下人去查看状况。十七号最先行

动起来，摇摆着机械臂，如同蜘蛛一般向前漂移过去，然后摇了摇头。

“已经跑了。”十七号说道，“那个绝地小子用光剑在地板上切了个洞，啧，真是简单又实用的逃亡方法！不过，既然知道他们就在下面，我们……”

郭守明打断道：“不必管他们了，先开门吧。”

“啊？”

“先开门。”郭守明重复道。

两名全程跟随他的女士，不由面面相觑。

第 172 章 十八号

两名女队员都感到惊讶不已。

队长宁肯放过夏溪和肖恩这两个头号大敌，也要选择在第一时间开门，莫非是真的认为门后面藏着重大风险？也就是说，十八号真的……

下一刻，她们的思绪就被房门开启的声响打断了，片刻后，房门敞开。只见门后，身材略显臃肿的南于瑾正坐在富丽堂皇的大厅中央，手中捧着一杯香茶，笑嘻嘻地看着【黑翼】的精英们，冲他们点头示意。

南于瑾身旁，一位神色有些拘谨和惭愧的战士，则深深低下头去：“抱歉队长，属下无能，刚刚被人莫名其妙切断了通讯……”

郭守明摆了摆手，说道：“绝地学徒的参战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你能坚守在这里，保护南总的平安，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一次应该道歉的人是我。”

说话间，郭守明来到了南于瑾面前，单膝跪倒在地。

不过，郭守明还没来得及道歉，南于瑾已经先一步站起身，伸手扶起了他。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毕竟从始至终我都毫发未损。这个时候，你们过度自责，反而显得是我在苛待你们，呵呵，别让我显得那么刻薄。”

南于瑾非常大方地展示了宽容的姿态，让【黑翼】的战士们都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代号十一、十二的两名女兵更是相视一笑，为自己先前的怀疑暗感惭愧。

队长一向对手下信任有加，是他亲自将十八号留在南于瑾身边的，又怎么可能会怀疑十八号的忠诚？

只是，既然队长信赖十八号，为什么还要放任夏溪和肖恩逃走？反而把精力用在无关紧要的破门而入上？是做给南于瑾看的吗？还是说……他根本就不担心那两人？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不久之后便即揭晓。

用一种超乎她们想象的方式。

******

同一时间，天玄玉栋的下层仓储区，一路逃亡的夏溪终于确定身后暂时没有追兵，于是停下了脚步，带着十足的无奈叹息道：“唉，真是功亏一篑啊，十七号如果能来得再晚几分钟，郭守明有八成会耐不住性子为我们开门。”

叹息过后，夏溪又在脸上皱出灿烂的笑容：“不过没关系，失败只是暂时的，未来是光明的。我们第一次联手就把赫赫有名的【黑翼】逼得手忙脚乱，只差一点点就能看到他们自相残杀的好戏，接下来只要再接再厉，南于瑾的这条狗命……”

“真的是只差一点吗？”绝地学徒沉声问道，“郭守明完全没有被你的花言巧语动摇，你的谎言对他根本行不通。”

夏溪放下笑容，正色以对道：“你怎么知道行不通呢？只因为郭守明看起来足够镇定吗？【黑翼】的战士们心智坚毅、临危不乱，已经属于基本功了，并不足奇。这一点你应该用控心术体会过了，那些人的脑子可不像雷永勋那么容易摆弄。”

肖恩对此只是冷哼了一声。

“那些人心里的想的事情，根本不会流露在脸上，所以我无论怎么挑衅、搭话，郭守明肯定都不会搭理我。但是心智坚毅不代表不会思考，不会上当。而只要郭守明认真思考下去，就一定会沿着我设计好的路线，得出十八号并不可信的结论。”

肖恩问道：“哦？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心腹手下不可信？”

“因为我说的故事，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十八号的确真名孙二三，他的家乡的确是因为南于瑾手下的金融资本而破产。甚至有些细节我还没来得及补充，比如他曾经有个姐姐在村子最困难的时候冻饿而死，而他当时已经记事了。所以十八号和南于瑾的确有着血海深仇。”

肖恩有些无法理解：“既然如此，郭守明为什么要将十八号放在南于瑾身边？”

“因为十八号又不知道这些事，他是被人当做死士、炮灰来训练的，情报权限并没有其他队员那么高，所以关键时刻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命来保护仇人的命。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董事会的恶趣味之一了。”

肖恩听了这个解释，只感觉一阵反胃。

“呵呵，所以理性判断的话，由十八号来镇守最后一关，贴身保护南于瑾，的确最为安全……但前提当然是，他与南于瑾的血海深仇绝对不能暴露，否则就是弄巧成拙了。”

“郭守明将雇主的人身安全，寄托在秘密不暴露之上？”

“有什么问题吗？在董事会的情报分析里，孙二三的身世密级非常高，就连我都根本不可能会知道。准确地说，除了郭守明本人，整个太空城里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那个秘密，就连南于瑾也不例外。所以理论上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风险。”

肖恩点点头：“但你还是知道了，怎么做到的？”

夏溪轻描淡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说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这个秘密被我说开，十八号就不再可信了。因为我们既然能用不为人知的手段，暂时屏蔽【黑翼】的通讯，破坏室内的监控录像，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用同样不为人知的办法，越过区区一扇大门，向十八号透露这个秘密。”

肖恩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夏溪说道：“因为我不想赌，赌孙二三知道这个秘密后，到底会不会反。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给人当了多年的走狗以后，还能鼓起勇气造反的。他姐姐死的时候他虽然记事，可他后来在【黑翼】享受优渥待遇的时候，他父母叮嘱他一定要在【黑翼】好好工作，为所有村人赎身的时候……他同样记事啊，而且记得多半比小时候目睹亲姐姐惨死记得更清楚。”

第 173 章 专注

夏溪的这番话，让肖恩不由得出神陷入沉思，片刻后，他便接过话题，分析道：“而如果你将那个秘密告知孙二三，尤其是当着南于瑾本人的面曝光出来时，他就必须立刻做出判断：反还是不反。”

“若是要反，那一切都好说，手刃仇人只需要扣动一下扳机，然后你我也就不需要浪费多余的力气。可若是他不想反，他就必须要让门外的人知道他的决心和立场，绝不能让别人因为这件事对他心存芥蒂。”

夏溪补充道：“而你我只是暂时屏蔽了附近区域的通讯，并不能真的隔绝内外，孙二三如果真想自证清白，有很多的变通手段，比如用重物敲打墙壁，或者干脆在休息室里安置好南于瑾，然后开门出来迎敌……这些都会让我们俩的处境陷入窘困。”

肖恩接着说道：“可如果孙二三并不知道这个秘密，没有自证清白的需求，那么在内外通讯隔绝的情况下，他作为南于瑾的贴身

保镖，就不可能擅自行动。于是休息室就彻底成了【黑翼】的盲区，对门内情形一无所知的郭守明，等于接过了你抛去的信任难题。”

夏溪说道：“没错，我不想赌，所以我让郭守明来赌。而显然郭守明也不想赌，所以他选择拖延时间。但到了被迫拖延时间这一步，他就已经处于极端的被动了。”

“我们对【黑翼】了如指掌，【黑翼】却对我们这对意料外的组合一无所知。一直拖时间的话，最终一定是郭守明拖不起。休息室里的安静持续越久，他的耐心就被消磨地越厉害，以郭守明的一贯作风，最终八成会选择开门。”

说着，夏溪叹了口气：“唉，可惜十七号来得还是太早了一点，等他们集结完毕，就算郭守明忍不住开了门，我们也没机会在那么多杆枪的包围下突围杀人了，所以只能撤退了。”

肖恩问道：“既然你算计得这么清楚，应该考虑到十七号的回援速度是关键，那为什么不能拦一下十七号？”

夏溪失笑道：“怎么拦啊搭档？当时你就跟在我旁边，应该很清楚，从始至终，我都只是在随机应变而已，这一切根本没有什么预谋，而我也一直都分身乏术啊。”

“那些提前布置在天玄玉栋里的机关呢？”

“早就被拆光了啊。”夏溪无奈道，“在和你联手之前，我对【黑翼】的人来说的确是近乎没有秘密的，我的所有手段他们都一清二楚，拆弹小队在摸炸弹点位的时候，预估和实际的误差几乎不超过半米……所以我真的没招了。但凡有办法，哪怕随便杀个什么无关路人，吸引一下十七号他们的注意，我也不会手下留情啊。”

“所以，你其实根本威胁不到天玄玉栋里的普通人了？”

“这个时候了，你还关心普通人干什……”

话到一半，夏溪忽然被迫住口。

因为一截湛蓝色的光刃，正从背后贯穿了他的身躯，自胸前直戳出来。

“你威胁不到其他人，我就放心了。”

绝地学徒的声音从夏溪身后传来，平静之下暗潮汹涌，少年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情绪，只是那双火热的眼睛却暴露了他的真实心情。

他牢牢握住剑柄，压抑着手臂与手指的肌肉颤抖，将光剑平稳地固定在夏溪胸膛之中，让炽热的剑刃不断夺走夏溪的生机。

而夏溪被光剑贯穿身躯后，却没有立即软倒，他回过头，先是不可思议，继而目光变得戏谑。

同时，他体内仿佛有一股奇特的生命力，支撑着他在将死之时仍屹立不倒，扁平的脸孔上也浮现出一抹扭曲的笑意，发出嘲讽。

“绝地武士……真是群不可救药的蠢货，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肖恩没有理会夏溪的嘲弄，因为此时一丝一毫的分心，都可能让他维持不住镇定。他收敛心神，默默观察着对方的身体特征，确认他的要害已经被灼烧到无可救药，才终于抽回光剑，而后伸手将那僵立的躯体推倒。

绝地学徒一直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无论是之前因一时激怒而直闯天玄玉栋，还是与夏溪联手对抗他要做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

杀夏溪。

专注一物，仅此而已。

第 174 章 后话

专注，是绝地学徒在很早的时候就树立下来的处事原则。

幼徒时期的他，就是靠着专注一词，在短短数年间克服了天赋上的缺陷，成长为同辈中的佼佼者——虽然肖恩自始至终也不认为自己配得上佼佼者这个词。

而在跟随恩师莫斯提马修行后，肖恩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依然是专注。师父那五花八门的才艺，无不是自专注而来。所以肖恩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将专注一词演绎到了极致，他做每一件事都会竭尽全力，不忘初心。

这个原则，不但用来指导学习修行，也用来指导他完成各种艰难的挑战。

肖恩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当一个人面临极端复杂的困局时，绝不可贪图全面，一定要集中资源去解决最主要的问题，而除此之外的一切细节都可以先置之不理！

对肖恩而言，最主要的问题自然就是夏溪。

无论那个变态杀人狂如何巧舌如簧，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点：此人变化无常，极度危险，罪行累累。

所以肖恩从来没有考虑过和夏溪联手，虽然对方抛出的条件的确诱人，虽然南于瑾或许真有十恶不赦之罪……但对于选择了专注的绝地学徒来说，那些都不过是迷惑人心的浮华罢了。

他不可能同时处理好所有的问题，那些处理不好的即便挂怀也毫无意义，他只需要处理好手头的，名为夏溪的问题。

若非顾忌此人的危险，担心他临死前有办法拖整个天玄玉栋里上万人垫背，肖恩早在张进澄的避难所里就会不顾一切地将他擒下。

能生擒便生擒，若不能，也便不能了。

至于之后与夏溪佯装联手，抗衡不过是想借助【黑翼】这个天敌的力量，来彻底剪除夏溪的威胁罢了。当他真正确认夏溪已经再没有杀害他人的能力后，动手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动手时，他有很多种选择。

重拳敲晕、锁链捆绑、关节技擒拿……然而这些念头在他脑海中只是一闪而逝。

最终他还是拔出了光剑，以一种“绝对稳妥”的方式，彻底消除了夏溪的威胁。

收回光剑后，肖恩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试图将这段时间内心郁结的块垒也随之一道倾吐出去。

然而一口气吐到底后，肖恩却完全没有感到释然，反而涌现出了更多的烦躁。脑海中仿佛有一个和夏溪极度相似的声音，在嘲讽他的鲁莽和自欺欺人。

“专注？你不过是被仇恨蒙蔽了心灵，不顾一切地复仇杀人罢了。”

“背后杀人，你没有资格以绝地自居。”

“你甚至连师父的安危都在所不惜！”

“乾坤集团的秘密更是被你丢到脑后，你连最基本的权衡利弊都做不到！将一己私欲置于公益之上！”

一时间，肖恩脑海中杂念不断，如同被千万人齐声喝骂。

绝地学徒下意识握紧了光剑，仿佛要从水晶中汲取力量。

片刻后，肖恩重新坚定起来，他在心中默默对自己说道：“我并没有做错，没有必要庸人自扰。”

然而，就在肖恩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却听夏溪躺在地上用虚弱的声音问道：“为什么？”

肖恩闻言，不由停住了脚步。

夏溪的这份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的顽强……但肖恩之所以停下脚步，却不是因为对方的生命力，而是他死前的问题。

为什么？

这个问题，就仿佛是一次小考，考验肖恩的信念是否坚定，是否依然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肖恩手握剑柄，回答道：“为了让世人免遭你荼毒，这都是你罪有应得。”

这是肖恩坚持亲手杀死夏溪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自保，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让罪行得到惩处，让千千万万的无辜人士得以免遭威胁。

然而肖恩的回答，却换来了夏溪的嘲讽。

“免遭荼毒，罪有应得？南于瑾一样罪有应得，你却放过了他，而你如果和我联手……”

肖恩冷声道：“我根本不会相信你说的任何一个字。”

这同样是肖恩出手的理由之一，夏溪说得再怎么丝丝入扣，终归是无法验证的“假说”罢了。绝地学徒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假说而杀人？

“不信我，为什么，我骗过你吗？”夏溪的声音越来越低，但是在极度虚弱之时，他仍不忘发出嘲讽的笑声，“呵呵，你只是不敢信，不愿信罢了。”

“你不想杀人，不敢杀人，生怕脏了手，就不配作绝地……”夏溪喘息道，“所以，你宁可眼睁睁看着一个罪有应得的人逍遥自在。”

“你为了一时的胆怯，为了一己私欲，放过了最好的机会。你本可以救出师父，获悉真相，为这个星系带来和平……”

肖恩闭上眼睛，认真消化着夏溪的嘲讽。

他的确可以一走了之，或者干脆过去给那个垂死的平面人补上一剑，但对方的问题，却让他感到有必要认真地正面回应。

所以肖恩反问起来：“你只是死到临头还在虚张声势罢了。你如果真有那么大的神通，连我师父都能救，还能给星系带来和平，

又怎么会被夏家当做弃子派来刺杀南于瑾？你自身难保，还大言不惭，让人凭什么信你呢？”

“这句倒是真话。”夏溪笑着吐了口血沫，说道，“但是既然有这个疑问，为什么一开始不问我？”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答道：“花言巧语，不听也罢。”

“这种逃避之词，亏你好意思说出口。你的一厢情愿，让你不听，不想。在面对极端复杂的局面时，你任由情绪主导了你……”

“够了。”

听到这里，肖恩终于紧皱起了眉头，对这个死到临头却仍滔滔不绝的变态杀人狂感到极端的烦躁。

被光剑刺穿要害，他早该毙命才对，居然还有余力说这么多话，而且气息虽然微弱，却绵延不绝……实在有些古怪。

带着些许疑惑，肖恩想要上前去探查究竟，然而，就在他刚刚迈步之时，夏溪断断续续地说道：“本来，如果你帮我杀了南于瑾，我就会把乾坤集团最大的秘密告诉你……一旦那个秘密泄露出去，董事会自顾不暇，就不会再为难你的师父了，相反，绝地师徒反而会成为他们用来赎罪的救命稻草。”

肖恩闻言顿时愣住。

因为夏溪说得一点没有错，如果他真的掌握着乾坤集团不惜陷害绝地大师也要保守的秘密……那么当夏溪将秘密曝光出来的时候，乾坤集团自然没有必要再为了保守秘密，而去陷害和软禁莫斯提马。

相反，届时他们的最佳选择，就是立刻释放绝地大师，以减少自己的罪行。

而比起绝地师徒的个人安危，更重要的是，如果夏溪真的掌握着乾坤集团的致命犯罪证据，一旦曝光出来，远在科洛桑的参议院也就不会再对乾星系这个特殊的成员国心存迟疑。而在共和国的庞大压力之下，乾坤集团的铁幕统治必将消散，公正与秩序也必将重返乾星系。

事实上，这也是绝地师徒前来乾星系的根本目的！

想到这里，肖恩的声音不由变得有些沙哑：“那个秘密是什么？”

夏溪嗤笑一声：“你非但没有履行承诺，反而选择了卑鄙无耻的背叛……我又凭什么告诉你？之后，你就独自沉浸在自责与懊悔中吧。乾星系的命运，因为你的一己之私，而，呵呵……”

最后一声笑之后，夏溪停止了呼吸。

第 175 章 回收

一直到死前，夏溪都滔滔不绝，仿佛身上的致命伤是假的……但经过绝地学徒确认过的伤势，终归带走了他的性命。

而肖恩看着地上那个消瘦的尸体，一时间心绪纷乱如麻。

在夏溪活着的时候，和他一问一答的时候，肖恩还有足够的信心，认定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但是当夏溪真的死在他眼前，肖恩反而产生了一丝无法甩脱的迷茫。

自己……做错了吗？不顾一切地诛杀掉这个遗祸无穷的变态杀人狂，是错的吗？自己终归是被仇恨懵逼了理智吗？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交易，杀掉罪有应得的南于瑾，换取夏溪的情报……对乾星系，对绝地师徒来说，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吗？

被绝地的信念一度驱逐出脑海的问题再次涌来，如同潮水一般冲刷着绝地学徒的信念。

然而这一次，不待他理清思绪，凄厉的警报声就包裹了他。

肖恩心神凛然，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这里耽误了太久……于是，【黑翼】要找上门了。

就算真的做错了选择，悔恨和自我检讨也可以放到以后，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脱身。

然而当肖恩认真想要逃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先前太过专注于夏溪，并没有考虑过杀掉夏溪以后的事，脑海中的逃亡路线还是一片模糊。

肖恩再次长长吐了一口气，整理起自己的思绪。他将夏溪的身影暂时抛之脑后，默默祈求着原力的指引。然而无所不在的原力，给他的反馈却变得含糊不清。摆在他面前的仿佛有多条分叉的道路，每一条都通向截然不同的终点，而在此时看去，终点朦胧难辨，让人难以下定决断。

事态紧张，容不得瞻前顾后，肖恩咬了咬牙，以理性做出判断，他从几条道路中，选了一条最靠近地面通道的，迈步而行。

******

与此同时，在监控室中，郭守明已经牢牢锁定了肖恩的位置。看着屏幕中那个身形如风的学徒，郭守明微微眯着眼睛，仿佛是一位势在必得的老练猎手。

而围在郭守明身旁的【黑翼】战士们，则不约而同地向他投去崇拜的目光。

之前在贵宾休息室外，郭守明任由夏溪和肖恩逃走，却不急于追击，当时队员们还有些不解，现在看来，结论是一目了然了。

郭守明早就料到，那两人离开休息室后，必有内讧。

虽然过去无数次任务中，郭守明都证明了他的战无不胜，但亲眼所见，队员们依然感到叹为观止。

身材娇小的女战士，忍不住问道：“队长，你是怎么猜到的啊？”

郭守明说道：“那个绝地小子能用光剑切穿地板，当然也能切穿门板，虽然也可能是时间上来不及，但他竟然完全没在门上尝试留下一道切痕……那只能说明他对南于瑾并没有杀心。那么，他既然不想杀南于瑾，就只能去杀夏溪了。”

“原来……如此。”女战士半张着嘴巴，强迫自己消化这个蛮不讲理的逻辑，然后深感自己和队长在智商上果然有着无法逾越的差距。

好在自己只是队员，只要在任务中严格遵照队长的指示行事就可以了。

再没有什么比跟在郭守明身后作战，更让人安心的了。

而让队员安心的好队长郭守明，也在沉思片刻后，开口下达了指令。

“三号，你和五号、七号带队去抓那个绝地小子。尽量活捉，但也不必强求。”

三号闻言一惊，想不到队长居然会点名自己，布置这种高难任务。

“是，不过……”

郭守明打断道：“不用担心，天玄玉栋里的安保力量你们可以任意差遣，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不用那么畏惧，而且必要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三号心中仍有些疑虑，面对那个不惜和变态杀人狂联手的绝地学徒，“不惜一切代价”真的能有用吗？而且强弩之末？从监视器里看到的动作，可是丝毫也没体现出他哪里像是强弩之末了！

但队长的判断从来不曾出过错，三号此时心中有再多的疑虑也只能先放下。他很快招呼齐队友，用通讯器调集了两队安保佣兵，而后离开监控室，沿着一座直通玉栋低层的电梯井前去拦截肖恩。

而郭守明为三号布置过任务后，便不再理会绝地学徒的事情，将监控室内的屏幕调回正常的监控状态后，便闭上了双眼，陷入沉思。

过了很久，郭守明才睁开眼，站起身，准备离开。

身边的队员心中各有各的不解，不知队长又在考虑什么。但没有人敢打搅他。因为【黑翼】队长的沉默，就意味着毋庸置疑，不容置喙。

但郭守明的步伐，却还是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

“郭队长，这是要去哪里？”

郭守明听到声音，不由停下了脚步，他的视线沿着声音的方向，来到监控室的最后一排座椅处。

那里，正坐着乾坤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南家本家硕果仅存的元老之一。

“南于瑾总，请不用担心。”郭守明沉声应对，“十八号会一直留在你身边。”

南于瑾偏头看了眼那宛如影子般，沉默的跟在他身后的年轻战士，笑了笑：“我不是在担心自己，只是好奇队长现在又打算去做什么？天玄玉栋里，难道还有什么安全隐患，需要队长亲自处理吗？”

郭守明迟疑了一下，回答道：“并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只是一些必要的收尾工作。”

南于瑾的目光又游移到了一台监视屏幕上，问道：“收尾工作，是指那个绝地学徒，还是那位夏家的叛徒？”

郭守明知道瞒不过，只好坦诚道：“夏溪身上有一些必须回收的材料。”

“【玄黄血】么？呵呵，现在的大家族做事已经这么不讲道理了吗？派人来杀我，事后还能大大方方地给杀手收尸，怎么，是准备再来一次？”

第 176 章 本分

南于瑾的语气声调显得慢条斯理，但话语的分量极重，压得监控室内一众【黑翼】战士都有些喘不过气。

郭守明却如同感受不到丝毫重量，不紧不慢地回应道：“南于谨总误会了，回收【玄黄血】是董事会为【黑翼】赋予的使命，无论战死的人归属哪一派，由谁指使，我们都会在他死后进行材料回收。”

顿了下，郭守明又解释道：“【黑翼】会公平对待每一位董事会成员，尽力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们绝不会有任何立场偏倚。”

南于瑾笑道：“当然，否则我拜托你们保护我们的时候，你们完全可以用各种理由推脱过去，我并没有怀疑你们的意思。只是，虽然【黑翼】没有立场偏倚，董事会也没有吗？”

郭守明不予回应，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黑翼】的本分。

“罢了，不用这些无聊问题为难你了，我只是还有个小问题比较好奇……刚刚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是绝地学徒吗？”

这个问题，属于【黑翼】可以回答的范畴，郭守明便认真解释道："没错，他名叫肖恩，正是一名绝地学徒。"

"传闻中，绝地武士是公正与秩序的维护者，怎么他却和一个见不得光的杀手勾结起来，要对我不利？"

这个问题，问得郭守明都一时语塞。

代表公正的绝地武士，不惜和变态杀人狂联手也要杀你，你说是为了什么？

不过，以【黑翼】队长的视角来看，眼前这位憨态可掬的中年人，倒真称不上什么罪大恶极。作为乾坤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南家的元老，南于瑾的很多所作所为，可以说只是上位者的本分而已。

资本要增殖、权力要勾结、上位者对平民天然就生杀予夺，类似的或者更加恶劣的事情，在乾坤集团早就是屡见不鲜的。而相较于那些真正肆无忌惮的权贵而言，南于瑾反而显得和蔼可亲些！

只是这些话，却实在没法说出口。

好在南于瑾也没过分为难【黑翼】队长，笑着问了下一个问题："无论绝地武士的立场如何，他们的强大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你们打算怎么抓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当然，我并不是信不过你们，只是有些好奇……作为凡人，要如何对抗绝地？"

郭守明说道："在我看来，绝地武士也只是掌握了一些原力技巧的普通生物，会疲惫，会饥饿，会受伤，当然也会死。没有必要过于高估他们，更没必要畏惧他们。"

"嗯，不愧是战无不胜的【黑翼】队长，我相信你的确不用畏惧任何人，不过你刚刚只是派了几个很年轻的战士，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此时，听着南于瑾滔滔不绝的问题，【黑翼】的队员们已经各自生出几分厌烦，但郭守明却很有耐心地回应道："三号他们虽然加入【黑翼】的时间不长，却都经历过严格的重重考核，实力方面可以充分予以信任。"

"是吗？可是我听说，自从十年前的那一批精锐因意外离开乾坤安保后，集团麾下的顶尖战士就一直青黄不接，那几个年轻的小家伙，看起来也远不如队长你可靠啊。"

“南于瑾总，青黄不接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论及实力，即便是新加入【黑翼】不久的年轻战士，也绝不会逊色于那些只活在传说里的……逃兵们。”

南于瑾听到逃兵一词，笑容显出几分玩味：“这样啊……原来是我先入为主，小看了【黑翼】的各位，既然如此，我就恭候【黑翼】的好消息了。”

郭守明向南于瑾拱手抱拳，再不多话，快步离去。

而在郭守明带队离开后，南于瑾忽然开口，问向身后的十八号：“派去抓绝地学徒的那几个年轻战士，真的都身怀绝活？”

十八号沉默不语。

南于瑾又问：“五号和七号倒也罢了，那个三号看起来毛毛躁躁，恐怕很容易成为突破口啊。”

十八号依然不语。

“另外，五号虽然看似沉稳，但我注意到，只有周围人给他命令，他才会依令行事，这样的人恐怕很是欠缺应变能力。七号稳重灵变，却显得有些油滑，未必有抗压能力。这三人各有缺陷，比起当年那一批成长于乾坤安保的精英们，实在是……”

南于瑾的滔滔不绝，忽然被人打断。站在阴影中的十八号，终于忍不住反驳道：“南于瑾总，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片面看待一个人的实力，只会得出偏激而荒谬的结论。三号的性格冲动只是表象，用来隐藏他的真实性情，在实战中他往往能用精准的枪法，出其不意地给敌人致命一击。五号的执行力天下无双，就算面前有刀山火海也不会犹豫，而七号则是确保团队永远不会被动抗压的智囊，他总能找到最有利的出手时机，为团队争取到最丰厚的收益。这三人配合，实战能力绝不会逊色十年前的任何人！”

这一番慷慨激昂后，南于瑾只笑问了一句话：“这些话，是郭队长教你说的？”

十八号的满腔热血戛然而止，一时间只感到难以言喻的羞恼涌上心头。对方虽然语气温和，但是对【黑翼】的轻视却溢于言表……

这个南于瑾，实在是面目可憎！

然而在愤怒涌上心头的瞬间，十八号也陡然心惊：自己是怎么了，居然为这点小事动怒？

作为【黑翼】的战士，十八号已经参与过不少次护卫权贵的行动，期间他见识过太多权贵们的不堪……草菅人命的、贪财好色的，昏庸无为的。对比之下，南于瑾的履历几乎是“一片清白”，任务途中也很少为难他人，简直是理想客户！

但不知为什么，待在此人身旁，他却总是压不住心头的火气，仿佛对方和他有什么血海深仇……这种情绪上的不稳定，对【黑翼】而言是大忌讳，一时间十八号甚至考虑吃一点镇定药。

否则，他真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控制住自己！

好在南于瑾也没再继续撩拨他的情绪，问过话以后，便点点头：“罢了，可能的确是我小觑了【黑翼】的水准，毕竟我只是个连爆能枪都没怎么握过的普通人。之后，我就等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的好消息了。”

“请南于瑾总放心。”十八号压着火气，趁着应对。

“对了，大小姐那边……”

十八号皱起眉头，说道：“抱歉，南无忧总那边依然坚持用她自己的人手，我们只有十号和十一号在那边远远看着。不过我们一定会尽力保护她周全。”

“那就好……我这边也休息够了，去宴会厅吧。”

第 177 章 职员

十八号听了这话，便点点头，先行带路，只是走着走着，却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仿佛自己刚才做错了什么事。

然而反思下来，他并没觉得自己究竟有哪里做错了……虽然刚刚莫名心情烦躁，恨不得将这南于瑾痛打一顿，但终归没有付诸实践，甚至没有表露出来，礼节上并没有什么疏漏。

相反，他对南于瑾是有问必答，态度极其端正。虽然回答的问题略显敏感，却也不是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不过是三名队友的特长而已。

当然，关乎【黑翼】的资料，理论上任何细节都是机密，之前郭守明队长就没有详细作答。

但郭守明可以推脱，十八号却不可以，南于瑾毕竟是董事会成员，情报权限很高，当他开口提问的时候，若是十八号坚持闭口不答，反而会形成礼节问题。

而且，除非南于瑾得知秘密后，主动跑到肖恩面前提醒对方。否则就算他知道了一些【黑翼】队员的秘密又能如何？难不成他真的会脑子进了水，去帮一个想要杀了他的绝地学徒？

十八号在脑海中盘算了一番，确信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便强压下心头的不安，将年头从南于瑾身上转到别处。而随着宴会厅越来越近，他不由得就想起了那几个被南无忧所雇的佣兵。

南家的千金大小姐，宁肯信任那些来路不明的佣兵，也不信任董事会直属的【黑翼】……虽然在南鹤礼离奇死亡的大前提下，南无忧对董事会的不信任也是无可厚非，可是作为【黑翼】的成员，难免会对那几个造型奇特的竞争对手产生敌意。

据十八号所知，就连一向城府深沉的队长，都明确表达过对那些佣兵的敌意……这反而让十八号有些好奇对方的身份。要知道就连盘踞在【震】的叛军遗民，都得不到郭守明的半点重视，区区几个佣兵又何德何能？

另外让他感到好奇的一点就是，身边的队友明显知道对方身份，却个个讳莫如深，绝不在他面前讨论相关话题……这让费劲千辛万苦才转正的十八号格外难受。

是他这个出身乡野的人，依然没能得到团队的认可，还是说这个秘密关乎重要，有必须要对他隐瞒的理由？

那几个据说出身【巽】的佣兵，有什么特异之处吗？总不会是那个声名赫赫的【白银】吧……

一时的出神，让这位训练有素的佣兵，完全没注意到身后南于瑾的动作。那位身形臃肿，做事不紧不慢的南家元老，正手捧着一台平板，以极其熟练的动作向未知的目标发了一条信息。

一条至关重要的信息。

******

与此同时，在天玄玉栋的下层区域，肖恩已经感到步履维艰。

这座天玄区的地标建筑，内部如同活了一般，各种机关陷阱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地挡在他的逃离路径上。

或者是突然封闭的防火门，或者是当头浇下来的灭火暴雨，再或者是一群手忙脚乱地被派来“抓刺客”的办公文员——客观来说

最后一种最为棘手，肖恩既不能用光剑砍人，在人海战术之下也很难找到回避的空间，往往就要被一群拿着台灯、扳手、数码笔的人逼得不得不倒退回去，绕路前进。

肖恩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在夏溪死后，整个天玄玉栋里的反贼就只剩他一个人了。以一己之力抗衡整栋大楼的安保力量，难免会处处被动。

这个时候，若是夏溪还活着，肯定有足够多的办法帮他解围脱困，比如将眼前所有拦路的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起炸上天……所以肖恩还是宁可他死了。

当然，换个角度去想，若是夏溪还活着，天玄玉栋的管理者想必也不会派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来送死……对方是吃准了他不会滥杀，才会有这种下作手段。

手段下作，却有效，随着被发动起来的普通员工越来越多，肖恩感到自己仿佛陷入了层层叠叠的蛛网，活动空间越来越逼仄。

最开始，他一路向下几乎突破到了天玄玉栋的底层出口，但几波辗转，反而被逼到了中层的办公区。

而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大声叫喊。

“乔部长，我刚刚看到他了，应该在杂物间的方向！”

肖恩心中一惊，意识到自己竟然被一群天玄玉栋里的文职人员发现了。虽然他深陷陌生环境，四周又遍布探头，暴露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暴露给普通人的意义又不一样。

可惜肖恩来不及细想，就听远处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议论声传来。

“乔部长，你说上面发的悬赏是真的吗？抓住那个刺客，就有两百万乾坤币？”

肖恩听得不由惊讶，天玄玉栋的人居然开这么高赏格？两百万乾坤币？

接下来，更让他惊讶的是，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哼，陈总亲手签发的通缉令，张进澄总亲自下达的指示，当然是真的。”

肖恩脑海中很快就闪过了一个大腹便便，貌似油腻实则精明乐观的中年人形象……不久前，肖恩去卫生部回收夏溪的炸弹时，曾经和他有一面之缘。

天玄区卫生部的副部长乔永康。

肖恩完全没想到会和他以这样的方式重逢……不过，应该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以肖恩丢乔永康的分析，那个精明的中年人，多半不会在这种高风险的工作里太卖力气。

果然，接下来就听乔永康用嘲讽的口吻补充道：“而且不光有两百万乾坤币，还附送核心区的房产一套。”

“诶？！真的假的！”四周顿时炸了锅，一群文员俨然心动不已。

两百万乾坤币的确是巨款，但是对于这些工作在天玄区核心区域的高级白领来说，也不过是一套宜居住宅的价格罢了。真正上流社会居住的豪宅，价值是天文数字。

如果赏格真的开到这个地步，那真的说什么也要去把刺客擒下来了。

然而乔永康紧接着就说道：“没错，天玄一区的公墓绝对有你们的位置，怎么样，核心区豪华阴宅，你们还不快去抢？”

这话说出来，四周的热烈氛围顿时冷却了大半，那些被赏金蒙了心的文员，总算开始认真考虑自家性命。

第 178 章 不明信息

人们心思各异的时候，只听乔永康又说道：“你们也都是在天玄玉栋里工作这么久的人了，还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么？如果真有白捡两百万的美差，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就算那些大人物看不上两百万，他们身边的亲信宠臣难道也看不上？而你们扪心自问，算哪门子的宠臣了？”

立刻有人调笑道：“我们是乔部长的宠臣啊！”

“所以你们才会跟我一起被发配来作这种苦差！我告诉你，天底下如果真有赚两百万的差事，肯定要人付出一百九十九万的代价……而我们，就是上面付出的代价了。”

这一番精妙又悲观的言论，就连躲在远处的肖恩都听得不由点头，并松了口气。

若是这批人能认真领会乔永康的指示精神，消极怠工一下，肖恩就有机会从杂物间冲出去，趁着他们反应不及，横穿办公休息区，到安全通道里去。

然而乔永康话音刚落，人群里就传来一个肆无忌惮的声音。

“乔部长，你是已经成家立业，车房俱全的成功人士，当然不稀罕两百万。我们这些年轻的单身汉还指望这笔钱结婚呢。”

乔永康气急反笑：“那你不如指望梦里应有尽有！”

“啊，我看到了，就在那边，跟我来！”

那肆无忌惮的声音直接无视了乔永康，大呼小叫地招呼着身边人往肖恩的方向跑来。

肖恩顿时头疼，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暴露这么彻底的，那些卫生部的文员居然真的直奔着他的方向跑过来了。

他们虽然几乎手无寸铁，却人多势众，远远超出了控心术能影响的范畴。而肖恩现在身处杂物间，四周封闭，根本避无可避。

紧急时刻，肖恩脑海中转过许多念头，而后他的右手不由地摸向了腰间的爆能枪。

因为简单的权衡之后，肖恩就发现，比起那些复杂而脆弱的温柔计划，还是用黝黑的枪口更能有效解决问题。

当然，面对一群平民，绝地学徒没打算真的制造杀伤，但至少要制造足够的恐慌，让那些闲杂人等知难而退。

确定行动方案后，肖恩毫不犹豫地从杂物间闪身出来，爆能枪精准地指向了外面休息区的大屏幕视屏。只要一枪下去，他就能让电视机变成爆燃的烟花，威慑到附近的所有人。而他就可以趁此机会横穿休息区，前往安全通道。

然而就在肖恩从杂物间闪身出来的瞬间，来自原力的警告让他下意识收住了动作。

几乎同一时间，一道红色的能量束在他眼前掠过，距离他伸出的手臂只有不到一只手的距离！

只差一点……如果没有原力的警示，他就要被能量束贯穿手掌！

肖恩惊讶万分地转过头，只见在卫生部的一众职员中，站着一个持枪的壮汉，那人身材高大魁梧，制式的爆能枪在他手中仿佛儿童玩具，他的射击姿势虽然古怪，但枪法却异常精准，只差一点就能夺走肖恩的右手。

而他正以同样惊讶的目光看了过来，似是没料到肖恩居然能躲开他势在必得的一枪。

肖恩只看了他，以及他身旁陡然哭喊出来的人群一眼，就感觉有些头皮发麻。

好一个阴险而刁钻的陷阱！那高大的枪手混在天玄玉栋的平民之中，既能隐藏自身的存在感，出其不意地发起偷袭。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将身边的平民当做肉盾。让肖恩无从反击！

而在肖恩感到棘手的时候，那个枪手则大大方方地回头骂道："七号你这个废物，亏你还胸有成竹地说此计必通，这不是完全落空了吗！？"

人群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回应道："如果真的完全落空，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堵到他。只是一枪落空而已，三号你也不是第一次射击失手了吧？"

"吃班萨屎去吧你这坎原鸡毒瘤！"三号破口大骂，"没你这个废物拖累，老子从来不会射失目标！"

骂完队友，三号又转过头对肖恩说道："放弃抵抗吧，对彼此都好。下一发，我可不会再失手了！"

肖恩藏身在杂物间的门后，没有理会对方的劝降。他的大脑在飞速转动着，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对方站在人群正中，而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卫生部的那群文职人员根本不可能分散太开，这就使得顾忌平民死伤的绝地学徒很难和对方公平交手。

可是以对方的缜密和歹毒来看，避战恐怕并不现实，对方一定会以平民为筹码来逼迫自己就范，所以……现在该怎么办？

而就在肖恩心念急转的时候，忽然间他感到手腕一阵颤抖。

那枚他亲手打造的多功能腕环，正提示他收到了一个紧急讯息。

肖恩没有犹豫，直接选择接收并打开。

能将信息发到他腕环上的人屈指可数，而无论是谁，都不大可能在这个时候，巧合地发来骚扰信息，所以哪怕事态紧急，肖恩也选择了先看信息。

这个选择几乎救了他的命，因为从腕环上投射出的全息文字，清楚地显示着三个人的资料。

三号，中等身材，神枪手，擅长偷袭。

五号，高大壮硕，执行力强，擅长攻坚。

七号，真面目不详，擅长阴谋算计。

客观来说，这份资料简短得堪称简陋，发信人身份不详更是让资料显得极度可疑……然而落在肖恩眼中，这份资料却是意义非凡。

比起思考是什么人发来信息，为什么他能拥有自己的联系方式，更重要的是这条信息本身的价值。

因为它刚好能和现实的处境对应上。

“三号神枪手，中等身材，擅长偷袭；五号高大壮硕，执行力强……”

看着这两行字，再联想起那个藏在人群中的枪手的高大身形，肖恩脑海中陡然闪过了一道来自理性的预警：真正负责偷袭的狙击手另有其人！

下一刻，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自己所在的隐蔽位置，向着杂物间的深处鱼跃而起。

几乎同一时间，一道猩红的能量束，从休息区内一个巨大的象征天玄区的毛绒公仔中激射而出，沿着杂物间的大门死角直贯而入，擦着肖恩的鞋底，正中他刚刚所在的位置。

落地之后，回头看着留在门框上的焦黑痕迹，肖恩不由惊出了冷汗。

第 179 章 更进一步

这一下偷袭实在刁钻到了极点，藏身人群中的那两人从一开始就只是分散注意力的诱饵，真正的埋伏则来自一只毫不起眼的毛绒公仔！

而那个象征天玄区的吉祥物，在肖恩刚到杂物间藏身的时候，就已经立在休息区了！

换句话说，这里从一开始就是对方布置好的陷阱，只等肖恩懵然无知地踏足进来。那个藏在公仔里的枪手，自始至终都在用爆能枪瞄准着肖恩，却引而不发，一定要等肖恩的警惕性因种种变故，降低到极限时才终于出手。

这份耐心和捕捉时机的能力，甚至让他瞒过了绝地学徒的敏锐感知，刹那间几乎锁定了胜利。

可惜终归是功亏一篑，来自腕环的警示，让肖恩得以及时看破陷阱，避开了关键的狙击。

肖恩从冰冷的地板上站起身后，便开始思考，要如何在一个神枪手——也或者是两个——的包围下，从狭小的门口突围出去。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不能按照常规的节奏来思考问题。

这个休息区完全是敌人精心准备好的陷阱，陷阱很可能不只这一环。狙击手一击不中，他们还有后手，这个杂物间并不安全！

至于不安全的方法……

肖恩环视四周，杂物间内堆放地满满当当的金属箱，让他产生了极其不妙的预感。

******

就在肖恩落入【黑翼】的陷阱之中，全力挣扎逃生的时候，位于天玄玉栋中部的宴会厅里，也迎来了一个迟到已久的客人。

“抱歉各位，我来晚了，让大家久候，实在是过意不去。”

南于瑾带着一贯的温和笑容步入会场。

而宴会厅里，以陈耀为首的【离】本地权贵，立刻站起身来，举杯相迎。陈耀本人更是主动上前嘘寒问暖。

“于谨总，咱们可是很久没见了，难得你来这里考察，却一来就水土不服，身体不适，这可让我这个地主好生惭愧啊。”

南于瑾笑着应和道：“陈耀总这话就见外了，你我虽然多年没见，但这座城市一直像是我的另一个家，哪有什么水土不服？纯粹是年纪大了，再加上日常保养不力，这才搞得身体虚弱，禁不住旅途劳顿，非要在休息室里劳大家久候。唉，我可真是羡慕你们这些就近就有顶级医疗资源的人啊。”

这话一说出来，宴会厅内的氛围顿时变得有些尴尬。

所谓顶级医疗自然，当然是指早不是秘密，南家和雷家多年交好，自然不是无所求的。

不过，如今有资格在宴会厅内入座的人，当然也知道雷家在【涅槃】一事上出尔反尔，让南于瑾吃了哑巴亏。只是一直以来也没人太把这件事当回事。

一来，南于瑾始终是被南鹤礼压在无光处的一般董事，能够掌控的家族资源有限；二来，雷家连续数代人掌控显然也有自己的依

靠。虽然雷家欺骗南于瑾的手段不甚光彩，可要说南于瑾能怎么报复雷家，那也不现实。

然后雷永勋就死了，而且死得让人无话可说——先是被某个神秘通缉犯劫持为人质，而后又被特战队的人当成通缉犯误炸而死。

乾星系的上流圈子里，不知多少年才能遇到一个死得这样憋屈的人。

但消息最灵通的人，却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太过凑巧的事情就一定有幕后的推手。

现在看来，推手的身份简直一目了然。

在雷永勋死后，南于瑾完全不掩饰他想要吞下【涅槃】的决心。

而宴会厅内的人，在南于瑾的强势态度面前，不约而同选择了退缩，然后看向唯一一个有能力去抗衡的人。

陈耀。

作为这座城市的负责人，陈耀是唯一一个拥有董事会资源，又有大家族撑腰的人。要说能与南于瑾抗衡，抵挡他的入侵的，也只能是陈耀了。

虽然平时的陈耀，明显对管理城市没什么兴趣，存在感甚至往往被天玄区的负责人张进澄掩盖。但谁也无法否认他的权力欲极强。不求管理城市，但求管理那些管理者。

无论张进澄多么强势，在一把手一定是陈耀，这才是陈耀本人所追求的……然而，若是南于瑾真的以【涅槃】为跳板侵入到这座城里来，那么陈耀的地位必将摇摇欲坠。

所以，这个贪恋权势的陈家人，在权势遭遇危机的时候，会如何选择？

下一刻，人们就见识到了陈耀的选择。

只见这个在太空城称王多年的中年人，竟带着近乎谄媚的笑容，对南于瑾说道：“既然如此，要是南于瑾总有余暇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我们可是无比欢迎啊。”

【离】的本地权贵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耀居然就这么直接投降了？

当年，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城主地位不惜和夏家开战，现在面对南于瑾，他居然退缩了？

是雷永勋的死，给他的刺激太强？还是说……

一时间，宴会厅内，众人各有所悟，其中尤以天玄区负责人张进澄的领悟最深。

张进澄几乎可以确定，南于瑾与陈耀绝对有勾结，雷永勋的死说不定就有他们两人的功劳！至于两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恐怕早就私下里做好了妥协。

陈耀在【离】当了这么多年的霸王，人人都以为他会一辈子扎根在这里。但一个权力欲极强，却对领地缺乏兴趣管理的人，怎么可能真对一座城市有强烈的归属感？

扎根只是因为没有更高的去处，而如果南于瑾能利用南家在董事会的资源，为陈耀争取更进一步的空间，那么对方很可能作为利益交换，将【涅槃】的利益拱手相让——反正【涅槃】也不是陈耀的产业！

想通这一点后，张进澄忍不住就要笑出声来，因为他同样想到了趁这个机会，最大限度捞取好处的办法。

只要一点胆量，一点魄力……而对于张进澄来说，这两者他哪个都不缺！

为了更进一步，连夏溪那种变态杀人狂他都敢结交，又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

第 180 章 冷静一点

然而，就在张进澄准备主动开口，参与到这场权力斗争中去的时候，宴会厅内却响起了一个极端不和谐的声音。

“我说，你们这餐前的余兴表演也太冗长了，赶紧打住吧，看得人食欲都要没了。”

这个突兀的声音，刹那间就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在宴会厅的一角，坐着一个满脸写着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他一边随手抛接着一块小甜饼，一边肆无忌惮地对宴会厅内的两个主角发起了嘲讽。

从他坐的位置来看，他只是个陪伴嘉宾而来的安保佣兵，在这个宴会厅里，他根本没有开口放话的资格，偏偏他却一开口就敢嘲讽宴会厅里的主角！

拥有这份特立独行的人，自然是白银的领袖李钰。

仿佛看穿了人们心中的惊讶，李钰嗤笑一声，又说道：“你们，不会把那两个戏精当做主角了吧？真是一群有眼无珠的废物。大小

姐，我看你也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他们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吃完饭咱们就走人吧。”

听到“大小姐”这个词，人们才终于意识到，今天大张旗鼓莅临天玄区的南家考察团，真正的主角是南鹤礼的女儿，年纪轻轻的南无忧！南鹤礼只是她的副手！

而人们之前却只把注意力放在南于瑾和陈耀的身上，完全忽视了那个坐在主座上，却宛如透明人一样的小姑娘。

此时被南无忧的保镖用嘲讽的语气提醒，嘉宾们才纷纷意识到自己的失礼。

哪怕现在上层圈子里，所有人都只把南无忧当做南于瑾摆在台面上的玩偶、傀儡，可是终归南无忧才是名义上继承了南鹤礼的政治遗产的继承人。

必要的礼节，总是不可或缺的。

而就在在场的嘉宾们，满怀尴尬地思考要如何打这个圆场的时候，忽然间，自远方隐约响起了一阵爆裂声，宴会厅内跟着掀起轻微的震荡，振波由地面迅速扩散至四周，蔓延到每一个人身上。

墙上的烛台灯火摇曳将这份晃动放大数倍，投映到了餐桌上，使得雪白的桌面如同与会的嘉宾们的面色一般，变得阴晴不定。

天玄玉栋内，居然发生了大爆炸？！

虽说这座太空城的标志性建筑，最近经常遭到武力入侵——比如不久前就有一伙暴徒一路奔袭到玉栋顶层，枪杀了天玄九区的负责人。

但是如今玉栋里戒备森严，更有【黑翼】的高手镇场，还会发生爆炸，就显得太离谱了。

其中一名嘉宾，实在忍不住，转过头询问起了宴会厅内的【黑翼】战士。

“这是恐怖袭击干的吗？”

听到这个问题，宴会厅内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黑翼】战士身上，希望从他口中得到答案，或者说得到安慰。

即便爆炸的余波仍在荡漾，但只要这个战士能开口说一句稍安勿躁，人们自然愿意相信他。

毕竟，比起【黑翼】那战无不胜的光辉履历，区区恐怖分子又何足挂齿？

然而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战士，却始终没有回应，只是沉默地站在南于瑾身旁，仿佛其他人的性命根本不放在他心上。

随着烛光摇曳，地板震颤，人们忽然意识到，情况或许有些失控了。

而一想到就连赫赫有名的【黑翼】都奈何不了入侵的恐怖分子，在场的嘉宾们顿时坐立不安。有人干脆放下酒杯，手捂着肚子，便要借口开溜。

见此情形，陈耀无奈，只好挺身而出，尝试稳定人心："各位请稍安勿躁，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有【黑翼】的精锐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能……"

陈耀话没说完，第二次爆炸就来了，在一阵令人心脏停滞的闷响之后，震波轰轰烈烈地蔓延而至，强度明显超过了前一次，猛烈的晃动打翻了餐桌上的杯盏，甚至让一些年迈的嘉宾立足不稳，跌坐在地。

这一次，陈耀说什么也不好用了，嘉宾们几乎是顷刻间就乱作一团，尖叫声、质疑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将本来格调高雅的宴会染成一片狼藉之色。

天玄玉栋的宴会厅里，汇聚了星系级的精英权贵；南明资本的巨头南于瑾和他的护卫【黑翼】、法理上的继承人南无忧以及白银众人、还有【离】城市议会的诸多领袖。

然而一次爆裂声响，却让绝大多数权贵变得丑态百出，而宴会厅内的偌大骚乱，则让把玩甜饼的年轻人看得津津有味，他借着爆炸的震波左右摇晃着身体，仿佛在享受舒适的按摩，而四周的哭喊声则是助兴的交响乐。

然后他的甜饼就被一只银亮的手当空捏碎，宛如细沙一般的饼屑从线条丝滑流畅的金属手指之间流淌下来，落到他的胸前。

通体闪烁着漂亮的金属光泽的机器人，用两只红色的眼睛居高临下瞪视着年轻的乐子人，仿佛是在看垃圾。

"白，我给你加装武装设备，不是让你拿来威胁主人的……我就看个乐子也不行吗？"李钰无奈地抱怨了一句，然后面对着那丝毫不予动摇的红色眼睛，只好站起身来，用力拍了拍手。

“都给我停下！”

一边说，李钰一边从腰间拔枪、射击，动作快得不可思议，甚至连房间里负责守护南于瑾的【黑翼】战士们都不及反应，就见爆能束从下而上，打爆了悬挂在宴会厅上方的吊灯。

昂贵的装饰吊灯轰然坠落，砸在摆满美酒佳肴的餐桌上，巨大的声响震慑住了在场所有人。而紧跟着，李钰又将枪口指向了南于瑾。

因为在他调转枪口的同时，【黑翼】的战士们已经不约而同地举枪瞄准了他。

“你想干什么！？”十八号厉声喝问，手中的爆能枪向前递伸，枪口直指李钰额头，显得咄咄逼人。

十八号直接负责南于瑾的安全，如今南于瑾被人用枪指头，面临生命危险，而他却来不及阻止，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极其严重的失职。

而失职的后果，对于出身偏远山村的十八号来说是绝对不可承受的。

李钰对此却只是嗤笑道：“让你们这群废物冷静一点。”

第 181 章 魄力

对于李钰的辩解，十八号只是怒吼道：“收起你的枪！”

“呵呵。”李钰根本不予在意，看也不看十八号一眼，枪口依然锁定在南于瑾头上。

十八号恨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转过头想要安抚南于瑾，却发现身旁那个富态的中年人，并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用饶有兴趣的眼光在打量着对方，丝毫不担心他自己的安全。

危机之下，雇主能够维持游刃有余的姿态，这对于保镖来说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事。可是十八号却觉得南于瑾的悠然，只会反衬出他的窘迫，一时间更是恨意汹涌。

“不用这么咬牙切齿，磨牙声听的人反胃。”李钰肆无忌惮地嘲讽着，而后说道，“不过也多亏你这番丑态，现在废物们总算安静一点了。”

十八号闻言一怔，这才意识到，随着李钰引起了更大的骚乱，宴会厅里的嘉宾们的确顾不得慌乱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持枪对峙的人身上，脚下的些微震荡就全然被忽略掉了。

“好了，你们可以把枪收起来了，再这么举着，只会让人越发瞧不起你们【黑翼】。”

十八号怒火中烧，脑海中转动的全是如何将李钰碎尸万段的念头，然而就在此时，宴会厅的大门刷一声敞开，伴随沉重的盔甲碰撞声，【黑翼】的领袖郭守明快步走了进来。

一进门，郭守明就抬起手来，下令道：“所有人把枪放下。”

十八号心中有一万个“可是”想说，但严格的训练让他第一时间遵从了队长的命令，将爆能枪放了下去。其余的队友们也沉默着跟从。

在所有【黑翼】战士都收起武器后，李钰才缓缓放下手臂，撇过目光说道：“你早点来，就没这么多事了。”

“嗯，是我的失误，抱歉了。”

郭守明大大方方的致歉，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黑翼】的战士们自不必说，就连围观的宾客也感到惊讶。

一位天玄区的豪商不可思议地问道：“郭队长，刚刚那个人可是在用枪指着……南于瑾总啊。”

郭守明还没开口，南于瑾本人便呵呵一笑，主动为李钰开脱道：“但是，当时他若不及时把枪口指向我，就是死路一条了。”

“啊？怎么会死路一条，谁要杀他？”

“呵呵。就算是我这种从来没摸过枪的人，也看得出这里有很多人想要他死。”南于瑾说到这里，便没有再解释下去，因为聪明人应该能够想得明白了。

当时李钰抬枪打下吊灯，【黑翼】的人几乎是立刻就跟着抬起了枪，枪口却是直指李钰。但凡有心观察，都能看出【黑翼】的人对李钰是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而李钰在宴会厅突然开火，无疑是给了【黑翼】一个合情合理将其铲除的理由。

而宴会厅里，黑翼人多势众，武器也更为精良，李钰唯一能反制的手段就只有以命换命——以南于瑾的命，来换李钰自己的命。

然而南于瑾的解释，却让他的贴身保镖十八号有些莫名其妙。

南于瑾所说的“很多人”，无疑就是代指【黑翼但【黑翼】为什么想要那个年轻人死？因为南无忧大小姐拒绝【黑翼】的庇护，执意雇佣一个民间佣兵团队？

老实说这件事的确让【黑翼】的人有些愤愤不平，但也不至于为此就想要杀人。

【黑翼】作为董事会直属的精锐团队，还不至于连这点气度也没有。

只可惜十八号的疑惑，到底也没能得到解答，就在他满心疑惑的时候，郭守明给他布置了新的任务。

“你去监控室接替 2 号。”

十八号实在不理解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被替换下场，但队长亲自下达的命令不容置疑，他也只能强忍着疑惑快步离场。

而在十八号离开宴会厅后，李钰便撇了下嘴巴，嘲讽道：“可怜的丧家之犬，被主人抛弃了都不自知。”

郭守明没有理会李钰的讥讽，而是郑重地问道：“楼下的爆炸，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此言一出，宴会厅内便即哗然，因为郭守明的话无疑是在指责李钰制造了爆炸。

李钰回应道：“你想要解释？好啊，我就给你解释，不久前，我手下发现楼下某个杂物间里被人埋置了炸药，隐藏刁钻，位置讲究，一经引爆，最坏的情况是整栋大楼都会轰然垮塌。显然，这是有恐怖分子对我的雇主心怀不轨。然而我手下一时间找不到埋炸药的凶手，所以就将计就计，把炸药偷偷调换了位置，放到了遥控起爆点附近……郭队长，可别告诉我埋炸弹的人是【黑翼】啊。”

这句话的嘲讽力度空前，郭守明身旁的几名【黑翼】战士顿时有些沉不住气，盔甲和枪支的碰撞声，让宴会厅内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郭守明高高举起右手，漆黑的手套象征着队内毋庸置疑的地位，顿时制止了手下人的骚动。而后他不再理会李钰，而是垂下目光，将注意力放到了那个始终为人忽视的女子身上。

自始至终，雇佣李钰的南无忧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这个态度，让郭守明有些好奇，更多则是警惕。

“南总……”

郭守明的试探还没开始，李钰就毫不客气地打断道："有话和我说吧，目前由我全权代表大小姐对外沟通。"

郭守明选择无视李钰，追问南无忧道："南总，现在你雇佣的人在制造麻烦。"

南无忧被【黑翼】的领袖以冰冷的语气质问，心态上显然有所动摇，不过没等她开口，李钰就大方地接过了话题："大小姐，现在你开口的话，就等于把自己的身份降到和区区走狗一样了。咬人的工作，还是交给你雇佣的走狗来做吧。"

南无忧听到这句话，顿时点了点头，而后偏过头去，看也不看郭守明。

这种姿态，对于【黑翼】的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羞辱——别说南无忧还并没有正式继承家族大权，就算是当年南鹤礼，也不曾对【黑翼】的领袖这么无礼！

然而郭守明在得到这个结果后，却没有气恼，反而用略带赞赏的眼光看了南无忧一眼。

因为李钰说的并没有错，这个场合下，南无忧没有必要亲自回应郭守明的质询。【黑翼】的地位再高，本质上也只是归董事会管辖的工具人，和南无忧这种真正的上流贵族之间有着不可能逾越的鸿沟。

只不过，以南无忧此时摇摇欲坠的状态，有胆量和魄力在郭守明面前表现地如此硬气，就很值得赞赏了。

尽管这份魄力，应该有一多半是来自李钰的支持。

第 182 章 指控

郭守明没有为难南无忧，因为这也不符合他的雇主的本意。既然南无忧想要将这场纠纷局限在代理人的层面，而南于瑾也没有出声反对，那郭守明便尽好代理人的本分，下场和李钰撕咬便是。

事实上，这也更符合郭守明本人的意愿。

比起撕咬南无忧，郭守明其实更想和【白银】组织的领袖交一次手。

这个敢于大大方方接受安保局的弃子，还公然于乾星系活跃的民间组织，在很多人看来都可谓是乾坤集团的眼中钉。董事会中，早有人提议制裁，乃至将其抹。，只是一直以来，南家和马家都对制裁议案坚定地投了反对票，以至于【白银】长期“逍遥法外”。

南家和马家的立场和利益，郭守明并不感兴趣。作为董事会的工具人，他一向不喜欢越位思考，但是，哪怕只是站在这个民间组织的威胁性也未免太大了。

它居然能收编安保局的弃子！

郭守明比任何人都清楚安平、吕楠那一批弃子的分量，那是整个安保局历史上，几十年都难得一见的精兵猛将，随便一个人都能轻易带起一支精锐的特战队，完成种种匪夷所思的任务。如果只计算作战的能力，就算是在【黑翼】组织里，他们也是最顶尖的高手，说一声“价值连城”丝毫不为过。

也只有连爆能枪都没怎么摸过的腐朽政客们，才会伸着养尊处优的手指，笨拙地按动计算器，算着这些精锐们的维护费用和经济收益，最终毅然决然地把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当成弃子来摆弄。事后还得意洋洋，自以为得计。

如果由郭守明来作决策，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弃安平等人，哪怕为此牺牲几千万乃至几亿乾坤币的利益也在所不惜。最顶尖的人才，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更不可能用金钱买得到，将这样的人才当弃卒处理，对其他人的士气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安平等人叛逃以后，安保局几乎一蹶不振，十年都没能恢复元气。若非局里还有个勤勉而忠实的夏阎，以及恣意妄为却神通广大的夏溪，安保局甚至连青龙那样的海盗组织都难以压制。

而这样的人才，离开了安保局以后，居然被区区一个民间组织收编，这几乎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什么样的组织，能压得住那些连安保局都不放在眼里的叛将？

在董事会的资料库中，【白银】始终只是个寄生在南家身上，为他们处理脏活的民间组织，远没有被安平等人垂青的价值。

资料库的情报专家们在多次研讨会后得出了结论，却是匪夷所思。

他们实在想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于是认为，【白银】收编安平等人的最大可能，是机缘巧合。

而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董事会居然认可了这个结论，真的将此事当成机缘巧合，而后非但不再关注安平等叛将，甚至也没有再过多关注【白银】。

郭守明不会去评价董事会的对错，但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年纪轻轻的【白银】首领，一定比资料库中的记载要强大得多，也麻烦得多。

所以，眼下这个试探的机会，他不愿放过。

“乾星系有一句老话，先礼后兵。”郭守明沉声道，“在动用武力之前，我会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李钰，你制造爆炸的理由是什么？”

李钰对于郭守明的武力威胁置若罔闻，闻言只是笑道：“郭队长是听不懂庶民的乾坤语么？那我换成郭队长的家乡方言再重复一遍？俺手下发现……”

“你应该很清楚那些炸药是【黑翼】特意安置的！”

李钰反问：“我为什么要清楚？你们有人找我报备过情况吗？有人提醒过我们，在 17 层的杂物间里有炸药，路过的时候要小心吗？完全没有！你们从始至终都没对我们说过一句话，仿佛是巴不得我们路过的人被炸药炸死！”

郭守明反驳道：“我应该早就告诫过你们，天玄玉栋的安保工作由【黑翼】接手，你们的人之后不要随意走动。”

李钰说道：“我也应该早就回敬过你们，【黑翼】没有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想让我们听话，拿钱来啊！给我五十亿乾坤币，别说不随意走动，让我穿上裙子给你跳民族舞都可以！”

“所以，你根本是在故意妨碍我们？”郭守明冷冷地质问道。

“是你们先来碍事的，少来血口喷人。”李钰理直气壮地反驳，“让我们留在原地不要走动，凭什么？南无忧的安全出了问题，你来负责么？”

郭守明冷笑道：“本就该是我们负责。”

“好一个‘本就该’！”李钰回以冷笑，“南无忧又没邀请你们，你哪来的脸皮说什么本就该你们负责？【黑翼】这么喜欢大包大揽的话，不妨先为南鹤礼和南千禹的死负个责？我要求不高，你这个当领导的裸奔谢罪就行。”

李钰这番发言堪称胆大包天，宴会厅内一时安静地让很多人下意识怀疑自己失聪，直到一些紧张而急促的呼吸声，提醒着他们，一切都只是因为气氛过于紧张。

在整个乾星系，南鹤礼的死都是极其敏感的话题，它牵扯到太多的利益，涉及太深的阴谋，以至于只有街头巷尾的庶民们才敢在饭桌上大放厥词。一旦身居高位，反而不得不谨言慎行，假装自己对南鹤礼的死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

而董事会这段时间来的所作所为，也是在鼓励大家对此不闻不问。

但李钰的直言不讳，却打破了众人的默契，尤其是当着南无忧和南于瑾的面说开这个话题，更是让人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南家再怎么窘困，终归是根深蒂固的四大家族，哪怕是南无忧这个风雨飘零的小公主，身份地位也比在【离】呼风唤雨多年的陈耀更高贵显赫得多。这次不过是因为有南于瑾挡在前面，抢了风头。

郭守明开始感到头疼起来，他并没料到李钰居然会这么胆大妄为。资料中的李钰虽然性格玩世不恭，处事油滑，却很懂得分寸和规矩。所以在大靠山南鹤礼死后，他理应低调做人才对。

不过显然这一次情报又失灵了……其实也不难想象，能收服安平等人的，怎么可能用常理去忖度呢？

郭守明自嘲地在心中一笑，而后转开了话题，问道：“李钰，你在这里百般阻挠，是因为那个被通缉的刺客，是【白银】的成员，对不对？”

第 183 章 多年布局

南无忧拒绝这事情本就反常，从而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议。如今【白银】的成员居然趁此机会潜入天玄玉栋试图行刺南于瑾……这其中意味，实在让人思细恐极。

对于这样的指控，李钰自然不会照单全收，他嗤笑一声，说道：“【白银】虽然是民间组织，入不得你们【黑翼】的法眼，但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只收身家清白的人，像是夏溪那样的货色，就算出身名门，身居高位，我们也是万万不会收的，嫌脏。”

郭守明说道：“你知道我说的刺客不是指夏溪。”

“我当然知道你不想提夏溪。”李钰厉声打断，将话锋一转，“虽然他不是【黑翼】的人，却是安保局的’掌上明珠‘，无论犯多少罪都会被董事会的大佬死命保下来。而你们【黑翼】作为董事会走狗，当然要为董事会遮掩涂抹！”

这番话说得宴会厅内空气更冷，很多嘉宾已经感到呼吸艰难，同时心中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出席这样的宴会。

有些话，哪怕是听到耳朵里，也是一种大逆不道啊。

李钰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讥讽董事会，是因为他有南家的力保，可是在座的普通宾客们，却没那么硬的后台。

接下来，在郭守明反驳之前，李钰又笑道：“我建议不想听下去的人可以先退场，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更刺激。”

此言一出，不知多少道如蒙大赦的目光聚焦到了郭守明身上。

郭守明沉默了一下，说道：“十一号，带嘉宾们去旁边休息。”

一名身材高大魁梧的黑甲战士沉声应下。

片刻后，宴会厅内就显得空荡荡的，大部分闲杂人等都被带离了会场，只有陈耀、张进澄等核心人员留在了原地。

李钰笑道：“现在开始，咱们说人话吧？”

郭守明冷哼了一声，心中对李钰的评价又调高了几分。

他刚刚抛出肖恩的身份问题，是一步非常凌厉的进逼。

当着这么多赴宴嘉宾的面，李钰若是不能将肖恩的身份和行为洗清楚，那以及庇护【白银】的南无忧都要一起被拖累下水。

但是李钰洗得清楚吗？根本不可能。无论李钰如何花言巧语，郭守明只需要出示一份录像，就可以将肖恩的罪直接钉死。

那份录像里，肖恩当着夏姜和张进澄的面，同意配合夏溪刺杀南于瑾。在这种铁证面前，一切辩解之词都会显得空洞乏力。

郭守明相信，李钰无论如何也猜不到，他手中会有这样的录像，正如张进澄从来都不知道他视为隐蔽避难所的地下空间，从一开始就藏着【黑翼】的摄像头。

事实上，李钰或许都猜不到，【黑翼】作为董事会直属的武装执行组织，情报权限甚至高过安保总局，夏阎设计陷害绝地师徒的方案还是【黑翼】参与完善的！

在郭守明看来，一旦录像曝光，仓促之下，李钰的应对方案就只有两种：一种是和肖恩做切割，否认他属于【白银】——但郭守明同样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肖恩和【白银】的关系。

其次则是将肖恩的绝地身份曝光出来，用绝地武士团无数年来积累的口碑和声望为肖恩的行为背书，证明他无罪……但是在乾星系，共和国的那套价值观并不适用，人们未必对绝地一词心服口服。

偏偏李钰两条路都没有选，而是绕过肖恩，直接去猛打夏溪，而且攻势凶猛，不但撕咬夏溪和安保局，甚至连董事会都不放过。

这种疯狗一般的态势，重要的不是为肖恩洗白，而是吓得在场听众不敢再听下去……而没了听众，肖恩有没有罪，其实就无关紧要了。

李钰的反攻剑走偏锋，却也直戳要害，让郭守明的满盘算计都落到空处。但是郭守明也不觉得气馁，能见识到李钰的这番表演，对他来说已经是重要的收获了。

接下来，就只剩下分内之事。

郭守明看了看面前仿佛胜券在握的年轻人，伸手将头盔上的通讯器转为公放模式。

下一刻，一个沉稳而沙哑的声音在宴会厅内响起。

“队长，这里是五号，很抱歉我们被人暗算了，三号和七号受伤比较重，需要立即支援。”

郭守明说道：“援兵已经过去了，记住，让那小子付出代价。”

“是！”

五号沉稳的声线中，隐藏着压抑不住的杀意。

随后郭守明切断了通讯，用淡然的语气问李钰：“你刚刚说，想要听人话，那我就说给你了。”

李钰笑道：“我听说【黑翼】的作风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结果你们被人暗算以后，找不到真凶，就拿无关路人出气？”

郭守明说道：“因为拿那个无关路人出气，会让真凶最难受。或许行动到一半，真凶就会自己跳出来，你说呢？”

李钰说道：“那我建议你直接屠城，杀光【离】的几百万人，到时候别说真凶，什么凶都没了。”

郭守明说道：“几百万人的性命太重，但是区区一人的性命就不然了。”

李钰说道：“哦？在郭队长眼里，区区一人的性命，便是微不足道？”

“与大局相比，个人的性命自然微不足道。”

“说得好，郭队长能这么草菅人命我就放心了。”

李钰说完，便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直处于开启状态的通讯器，说道：“听到了？老乔，动手吧，区区一人的性命根本微不足道。”

下一刻，通讯器中传来一声锐利的爆能枪响。

郭守明的通讯器几乎同一时间响起五号惊怒交集的声音："队长，有人偷袭我们，是，是乔永康！？三号好像不行了！靠，他……"

五号的声音戛然而止，通讯器中最后传来的声音只有爆能枪射击时的锐响，而郭守明的面色已经阴沉地令人不寒而栗。

宴会厅内的其他人，也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乔永康……这个名字，对于陈耀、张进澄这些人来说并不陌生。那是一个在卫生部副部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了近十年的老实人，没有什么长处，却也没什么短板。每一个精于算计的政客都会考虑他，却也不会认真考虑他。

而多年来，这个中年人在天玄玉栋勤勉工作，和上层、底层朝夕相处，却没有任何人看出他的任何破绽，所以如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得到，乔永康居然是李钰留在天玄玉栋内的暗子！

第 184 章 没有余裕

事实上，即便是听【黑翼】的五号亲口揭穿乔永康的身份，陈耀等人依然感到难以置信，第一反应是这里面恐怕有什么误会。

“呵呵，看不出老乔的伪装很正常，因为他并没有伪装什么，他从来都是个极端认真的人。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对得起你们发给他的薪水。而下班之后，他的全部心思也都在妻儿身上，而他身上没有任何把柄握在别人手里，所以他大可安心地享受这一切。事实上，如果不是我刚刚和他取得联系，下达命令，他甚至不知道今天我会过来，更不知道就在今天，他要舍弃自己的日常生活。”

听到这里，张进澄等人只觉得事情更加荒谬。

乔永康如果真的在认真享受当下的生活……他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一切，成为【白银】的棋子。

他在【离】有着稳定安逸的生活，体面的工作，甚至还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样的人居然愿意为李钰抛弃一切！【白银】到底给了他什么！？而更令人恐惧的问题则是，连这样的人都能被李钰所用，那么天玄玉栋里还有谁是绝对保险的？

仿佛看穿了人们的疑虑和恐惧，李钰轻笑道："不用担心，老乔那样的人极端稀有，我们发展了这么多年，目前在天玄玉栋里能真正意义动用上的暗子不超过十个人，现在已经曝光了十分之一，你们大可安心一些。"

这句真假莫辨的话，无疑更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如果连乔永康都只是十分之一，那么余暇的部分该有多恐怖？以至于陈耀和张进澄不自觉地对视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堪称荒唐的警惕——对方的确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但是大人物这个词，如今就真的保险吗？

不过，若非乔永康隐藏地如此完美，以【黑翼】的一贯作风，也不可能被人暗算到如此惨烈——事实上，由于董事会情报网络的绝对优势，【黑翼】已经很多年来没有被人暗算成功过了。

然而在场的人里，偏偏只有郭守明这个【黑翼】首领不为所动，他冷声质问道："李钰，你是在向【黑翼】宣战咯？"

李钰答道："宣战？先动手的人可是你，现在你问我是不是宣战？！你明知道肖恩是我手下的人，却招呼也不打一个就给他埋陷阱……如果不是我足够机警，及时唤醒暗子破解了陷阱，现在肖恩至少要被炸成残废。然后你问我是不是在向【黑翼】宣战，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当着你的面自杀来证明自己无意宣战吗？"

郭守明没有理会李钰的辩解，他闻言只是默默点了点头，然后说道："那么，从现在开始……"

"等等。"

忽然之间，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声音打断了郭守明的话。

南于瑾坐在贵宾席位上，轻轻抬起手来，说道："下面的人问题，交给下面人去解决就好，咱们这些人不要激化矛盾。"

郭守明意味深长地看了南于瑾一眼，问道："南于瑾总，你应该知道，你现在的表态，是在背弃【黑翼】对你的信任。"

南于瑾说道："我知道，但是作为乾坤集团的董事，我首先不能背弃自己的职责。而维护集团利益，维护星系的团结稳定才是我的天职，必要的时候，我的个人利益和感情全都可以背弃不顾。而

眼下，和【白银】全面开战并不符合集团的整体利益。所以我的选择不言而喻。【黑翼】的信任诚然可贵，但是和【黑翼】应遵守的本分相比，又如何呢？”

顿了顿，南于瑾露出一丝笑容：“郭队长，【黑翼】是你一手调教出的精锐，对他们多一点信心吧。”

郭守明沉着面色，用力点了点头，而后他开启通讯器，说道：“你们，都听清楚了？只要不是全面开战，放手施为就是了。”

******

与此同时，肖恩看着眼前连续爆炸后的狼藉景象，心中涌起强烈的荒谬感。

上一个瞬间，他看着堆放在杂物间里的金属箱，脑海中已经清晰地浮现出了【黑翼】的战士在其中埋设炸弹的画面。然而下一个瞬间，响彻在耳边的爆炸声，却是来自敌人的方向。

恍惚间，杂物间外已经哭喊声连成一片，肖恩听得心中一凛，下意识想要出去救人。

然而就在此时，杂物间的门刷一下开了，一个身材略显臃肿的身影快步走了进来。

肖恩看到那人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乔永康！？”

天玄区卫生部的常务副部长乔永康，以完全不符合其身形的矫健步伐来到肖恩身旁，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沉声问道：“没受伤吧？”

肖恩愣了一下，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着莫名的人和莫名的善意。

“我是李钰的人，也是你的战友，想活命的话就给我精神一点。”

乔永康说着，伸手拍了拍肖恩的肩膀，那肥厚的手掌中蕴含着出乎意料的强大力量，让肖恩半边身子都不由一歪。但是这份冲击带来的痛楚，也让绝地学徒彻底清醒过来。

现在的他，并没有资本去质疑对方的用心和来意，如果乔永康真的想对他不利的话，根本没必要特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要坐等【黑翼】的人包围过来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杂物间外那出乎意料的爆炸，肖恩现在的确是山穷水尽了。

乔永康说道：“【黑翼】的人已经全都集结了，下面的路被封死，正面对抗没有胜算，我们往上面突破。”

肖恩点点头表示理解，虽然向上突破和他最初计划的逃亡路线截然相反，但考虑到原计划已经完全被【黑翼】看穿，或许反其道而行之才更有效率。

“之后跟紧我，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浪费机会，我们没有心慈手软的余裕。”

第 185 章 人质无效

肖恩沉默着再次点头。

“好。”乔永康不再多说，从背后解下一支爆能枪丢给肖恩，而后两部来到门前，侧身按动开关，打开了杂物间的门。

几乎同一时间，一道爆能束从远处贯穿进来，擦着乔永康的脸颊，打到了一只金属箱上。

乔永康面不改色，只是给肖恩递了一个眼色。

几乎同一时间，肖恩已经完成了瞄准射击，一道凌厉的爆能束沿着同样的轨道反向射出，让办公区内，一个高大魁梧的【黑翼】战士痛苦万分地倒了下去。

乔永康又瞥了肖恩一眼，并没多说什么。

肖恩的战术理解能力非常好，不需要他多叮嘱什么，就能领会战术意图，在乔永康开门吸引火力的瞬间完成反击。

然而到底还是心慈手软了一些，那反击的一枪明明有机会射穿对方的要害，却在最后关头选择了肩膀的位置。

当然，肖恩完全可以解释说，他并没有心慈手软，不杀人是因为一个失去作战能力的伤兵，比死掉的尸体更能形成拖累，牵扯【黑翼】更多的精力。

但这种说法对【黑翼】是行不通的，作为乾坤集团最为心腹的武装集团，【黑翼】未必是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却一定是纪律最强，最心狠手辣的部队。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可以不惜一切，这里面，个体的性命自然也包含其中。

这一点，肖恩就算不知道也该猜得到，但他还是没有辣手杀人……未必是经过了多少深思熟虑，而是本能使然吧。

乔永康迅速在心中权衡着局势，冲肖恩招了招手示意跟上，而后迅速蹿出杂物间，向远处一台备用的货运电梯跑去。

肖恩紧随其后，沿途路经办公区域，只感到一阵触目惊心……

乔永康制造的爆炸现场非常惨烈，虽然没有选取人群聚集的地方，但强烈的爆炸却让整洁明亮的办公区域整个化为火海，就连天花板上喷洒下来的灭火剂显得单薄无力。

爆炸多少波及到了无辜的人，原先跟着乔永康一起来追捕通缉犯的卫生部职员们，有不少人都受了轻伤。

虽然伤势不致命，但对于这些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来说，恐怕一生都没经历过头破血流的经历，更遑论近在眼前的爆炸。大部分人都只顾得撕心裂肺地哭喊，和盲目地乱窜。

作为绝地学徒，铭刻在他心中的本能，让肖恩下意识就想去帮忙……直到他看到了爆炸现场中的敌人。

正是前来暗算他的【黑翼】三人组，其中一人明显被乔永康刻意针对，被炸得通体焦黑，只勉强靠着贴身的黑甲保住性命，却也是奄奄一息。

藏身在毛绒公仔中的神枪手三号则倒在血泊之中，胸口一个焦黑的空洞，死不瞑目。

攻坚的壮汉五号被贯穿了右肩，加上爆炸造成的其他损伤，基本失去了作战能力，但是目光中的熊熊斗志，却宛如实质一般让肖恩有些头皮发麻。

现在的他，并没有出手救人的余裕。

想到乔永康的叮嘱，肖恩强迫自己硬起心肠，第一时间离开现场。

然而就在肖恩即将冲入电梯井的时候，却听身后那个壮硕的五号，挣扎着怒吼：“你敢走，我就杀了她！”

肖恩惊讶地回过头，只见那右肩残废的五号，居然强行提起左手，紧握着一支短款的爆能枪，瞄准了一个因脚踝扭伤而倒在地上的女文员。

“你……”肖恩还没来得及开口，一道爆能束就贴着他的耳朵，自后向前，精准地贯穿了五号的额头。

乔永康站在电梯井前，缓缓收回爆能枪，喘息着开口道：“下次还是你来开枪吧，我很久没握过枪了，枪法并不灵光。而刚才若是我射失了，人质就死定了，他会一直杀到你停下脚步为止。”

肖恩无言地点了点头。

两人说话间，货运电梯门隆隆敞开。

而这一次，不必乔永康提醒，肖恩也及时做出了反应，他立刻抬起枪连续射击，将电梯里几名全副武装的佣兵打翻在地。

而后，肖恩才开口问道：“这些是玉栋里的安保人员么？”

乔永康说道：“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眼前只有敌人，没必要分辨他们的来路。”

说完，乔永康调转枪口，将倒在地上的伤兵逐一点杀。

肖恩没有阻止，只是仰起头来不去看地上的尸体。因为以理性思考的话，这的确是更加正确的判断。

和【黑翼】的战士不同，这些受雇而来的安保佣兵普遍惜命，如果让他们感受到切实的死亡威胁，临战时，他们就有可能畏缩不前……这无疑比为了悬赏而不顾一切的冲锋过来要好多了。

杀掉眼前的寥寥数人，就能回避更大的杀戮，这的确更为划算……夏溪的杀人理论，总是以肖恩并不喜欢的方式展示着它的有效性。

第 186 章 外强中干

在杀掉了搭乘货梯而来的佣兵后，肖恩和乔永康获得了短暂的平静，伴随着电梯向上攀爬的隆隆声响，肖恩终于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李钰让你来帮我？”

乔永康点点头：“对。”

“此外呢？他还说了什么？”

乔永康说道：“时间有限，他来不及说太多，除了必要的任务情报之外，他只让我便宜行事。此外，我也不想知道你和他的关系。”

肖恩看出对方谈兴不高，暂时压下了继续追问的冲动，但脑海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浓……他能在山穷水尽之时得到李钰的帮助，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好事，但是李钰为什么要这么帮他？在天玄玉栋让手下人与【黑翼】正面冲突，无论如何也不是明智之举。

是因为身份已经败露了吗？不，恐怕身份一早就败露了，只不过李钰当时用“组织不追问过去”的理由含糊了过去。但对李钰而言，绝地学徒很可能是奇货可居的利器，所以宁肯承受巨大的风险，也要死保住肖恩不落入他人手中。

肖恩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乔永康开口道：“你应该欠了李钰不少钱吧？”

“呃……的确还欠他一百万。”肖恩一边说，一边感觉自己的全盘思路都被砸了个粉碎。

原来还有这种解释？李钰是把自己当成逃债人，才特意派了卧底帮自己逃离？因为自己若是落入【黑翼】手中，一百万欠款就成了坏账？！

“难怪。”乔永康哼了一声，“那小子只有讨债的时候才会这么积极。”

肖恩忍不住问：“就为了一百万债务，和【黑翼】交恶，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啊。”

乔永康认真地看了肖恩一眼，说道：“一个只懂得算账的人，没有资格当【白银】的领袖。”

“但是……”

乔永康轻叹了口气，似乎是为肖恩的鲁钝感到不耐烦，而后解释道：“有债必讨，这是【白银】的处事准则，而维护原则是无价的。”

之后，乔永康又补充道：“或者用比较容易的方法来说，如果一个组织，为了一百万欠款就不惜和【黑翼】翻脸，那么还有谁敢欠债不还？而且……”

说话间，乔永康那油腻的脸上忽而皱起一个堪称残忍的笑容。

“呵呵呵，区区【黑翼一群娇生惯养的家犬，就算交恶了又能怎么样？！”

下一刻，头顶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后电梯在冲击波的推动下，开始剧烈晃动。

“不用慌。”乔永康狞笑道，“只是在上层电梯井埋设的炸药被人引爆了而已，【黑翼】的蠢货真是不长记性。”

肖恩颇为惊讶：这个乔永康到底是有多神通广大？一边扮演人畜无害的卫生部副部长，一边还有时间四处埋炸药暗算【黑翼】？

然而不及多想，就见乔永康收敛了笑容，沉声道：“不过上层的陷阱被触发，就意味着直达顶层的路走不通了，咱们换一条路。”

说着，乔永康直接掀开了电梯的操控面板，暴露出里面错综复杂的电路。而在那密林迷宫一般的线缆和元器件中，他毫不犹豫地选了一条纤细的电线，伸手将其扯断。

晃动中上升的电梯顿时刹住，内部的灯光也随之熄灭，只有乔永康腰间的一根荧光棒仍在散发红光。

“从上面走。”乔永康借着微弱的红光，伸手指了指头顶，然后又对肖恩说道，“待会儿托我一把。”

“？”肖恩有些疑惑。

乔永康没好气道：“不然你以为我这个身材能自己爬上去？抓紧点时间好不好！？”

肖恩有些哭笑不得，想不到眼前这个看似成熟老辣的战士居然还爬不得高。

但是回想起之前他的动作，的确不难发现：乔永康虽然处事果断，心态老辣，身手却实在难以恭维。从杂物间到电梯井，并不漫长的一段路后，这位身材发福的中年人就已经汗流浃背。

他的体能完美符合了一个长期专注案牍工作而疏于锻炼的中年社畜的形象。

或许就是这份完美的伪装，才能让他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作为奇兵突然杀出来吧。

肖恩一边想着，一边俯下身子，双手交叠于膝前，为乔永康提供向上的踏板。

而后，超过两百五十斤的庞大身躯就带着冲量踩到肖恩的手上，让绝地学徒险些立足不稳向后仰倒……好在肖恩及时用原力强化身躯，腰腹肌肉迸发出惊人的韧性，稳定住了上半身，而后双臂发力，硬生生将乔永康举了起来。

沉重的中年人也没辜负肖恩的努力，他借着肖恩的托举向上一跃，双手勉强扒住了顶板的边缘，然后就如同晾晒的腊肉一般吊在半空。

大概僵持了两三秒，乔永康才带着颤音，愤怒地吼道：“还不快上去帮我一把？！”

肖恩这才哭笑不得的意识到，这位有着完美的伪装和战术意识的中年人，身体已经孱弱到了什么地步。

不过事实证明，体能的孱弱，并不会影响乔永康的作用。

******

当肖恩跟着乔永康，从紧急制动的电梯中离开，顺着电梯井内的维修通道来到天玄玉栋的123层时，这个专供高级干部休息娱乐的静谧空间，已经遍布杂乱的脚步声，以及佣兵们的粗鲁呼喝声。

【黑翼】动员了天玄玉栋内的所有安保力量，将两人通往顶层的所有逃亡路径都封堵地严严实实。而在察觉肖恩等人在120层附近紧急制动了电梯后，更是用通讯器要求附近的所有佣兵都集结过来。

被高额悬赏迷花了眼的佣兵们，硬是用双腿跑出了堪比高速电梯的速度，第一时间就蜂拥着占领了120层附近的所有楼层。

第 187 章 人心恶毒

然而，当双方在 123 层遭遇后，却只是和平地擦肩而过。

因为乔永康在第一时间就开启了一条位于墙壁夹层中的密道，带着肖恩从密道中扬长而去。

这条密道位于 123 层艺术展示区的边缘，精致的建筑结构，使得密道的存在被各式各样的优雅艺术品完美地隐藏起来。而更为精妙或者说恶趣味的，是密道的外侧被设置成了单向透光，使得逃亡的人可以一边悠然前进，一边还能顺带欣赏墙壁另一侧，追兵们抓耳挠腮的丑态。

密道蜿蜒向上，宛如一条隐匿的寄生虫，沿着天玄玉栋的内部结构缝隙，一直延伸到 125 层。开启一道沉重的闸门后，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型机库，里面整齐地停放着超过若干精美奢华的飞艇，和一艘体态狭长的【神雷】级武装运输船。

乔永康轻微喘息着，解释道："这是天玄玉栋为高级干部设计的紧急逃生通道，那艘运输船可以载着你用最快的速度返回【巽】……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地方。"

肖恩走到机库门前，却没急着向前迈步，而是警觉地扫视着四周，右手更是直接摸到了腰间的剑柄。紧接着乔永康也忽然停下了脚步，轻轻抬起爆能枪。

下一刻，暴风骤雨一般的爆能束扑面而来，一群身着黑衣黑甲的战士，腰间挂着细长的缆索，从机库出口处向肖恩和乔永康疯狂倾泻着火力。

在肖恩和乔永康沿着密道蜿蜒行进的时候，【黑翼】却是直接从天玄玉栋的外部天降奇兵至此，恰到好处地形成了伏击。

好在肖恩和乔永康都有着过人的机警，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及时闪身，躲到了机库入口那厚重的闸门后面。

乔永康一边努力调匀呼吸，一边骂道："董事会的走狗还真是警觉啊，上过一次当就学聪明了。我还以为他们都在来的路上被炸死了。"

肖恩再次于暗暗惊诧于对方的行动力——这个中年人是什么时候又跑去给【黑翼】设置陷阱的？

但现在也来不及细问，无论如何，【黑翼】的伏兵毕竟是提前一步赶到了机库，设下了伏击，刚刚第一轮集火虽然无功而返，但也彻底封死了肖恩和乔永康前进的道路。而他们两人更不可能沿着身后狭长的密道折返回去。

正可谓进退无路。

不过，没有路的时候，就要亲手去开辟道路。

危机之下，肖恩丝毫没有慌乱，反而感到理性在越发回归，他伸手握住了腰间的光剑，心中默默对自己说道：愿原力与你同在。

然而就在肖恩准备迈步行动的时候，却被乔永康拉住了。

"等等，不要急。"

肖恩惊诧万分。

不要急？现在这个局面不急，难不成等密道中的追兵赶过来前后包夹的时候再急吗？

"现在急也没用，他们人多势众还有重火力，单兵是不可能突围的。"乔永康解释道，"交给李钰处理吧。"

“李钰？”

几乎在肖恩下意识开口询问的同时，机库中传来了【黑翼】战士不可思议的怒吼。

“撤退？！队长你不是开玩笑吧？我们已经马上就要把他们按死了，你让我们现在撤退？！三号他们可是死了啊！”

“我知道，可是……”

“明白了，坚决执行命令！”

这最后一句话，即便隔着老远，也能听出其中蕴含的悲愤与不甘，而后伴随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以及单兵制动装置的线缆运转声，机库中的伏兵居然真的开始撤退了！

肖恩躲在闸门后面，心中的疑惑已经要满溢出来。

李钰……他到底做了什么，居然让【黑翼】的人自行放弃了垂手可得的胜利？

“好了，现在可以拼命了。”乔永康又拍了拍肖恩的手臂，“【黑翼】的人应该撤得差不多了，但是他们栓来的狗还在……”

话音未落，就听刚刚那个怒吼的【黑翼】战士再次放声道：“杀了那两人，悬赏金额再翻一倍！”

“吼！”

一群杂乱却无比热忱的响应声，让肖恩意识到，战斗才刚刚开始。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黑翼】本队的人突然撤退，但是……【黑翼】走了，杂牌军却来了。

******

当肖恩和乔永康在机库中陷入恶战时，位于宴会厅的人们，则在以居高临下的视角审视着这一切。

宴会厅正中央的大屏幕上，正清晰呈现着机库内的画面。

作为头号观众的李钰，姿势显得游刃有余，他将双腿架在餐桌上，身子倚靠着餐椅前后扭动，将价值高昂的【多瘤蓝木椅】摇得吱呀作响，在静谧的宴会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而比吱呀声更为吵闹的则是李钰那肆无忌惮的嘲讽笑声。

“哈哈哈，张总真是深谙‘狡兔三窟’的道理，密道、机库一应俱全。不过，怕是最奸诈的【短耳坎原兔】也不如张总思虑周全，张总这艘能自由逃亡到星系任何角落，乃至其他星区的【神雷】级运输船，可真是绝妙。有了它，你就算犯下再大的罪行，也能随时一走了之，然后让你的老仇人陈耀陈总去头疼善后，真是一举两得。”

一边说着，李钰却没有看向张进澄，而是将颇具调笑意味的目光投向了陈耀。

而太空城市的管理者，此时已经面色铁青，因极度的愤怒而浑身颤抖不已。

张进澄的“狡兔三窟”并不是问题，任何一个【离】的上层权贵，在办公场所和家里，都不缺逃生的密道。

但是这个逃亡，仅限【离】的范围以内，换言之，权贵们可以跑，但不能跑出【离】。

而张进澄的还能跑出乾星系，甚至能顶着【离】的围追堵截跑出乾星系！

这是在公然挑衅陈耀制定的基本秩序！

作为城市的最高管理者，陈耀对上层权贵的态度一向是温和乃至纵容的，只要遵守他制定的基本规则，其他事情陈耀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陈耀的基本规则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得擅离职守。

权贵们可以在城市里以权谋私，可以欺男霸女，甚至偶尔让一些不听话的平民人间蒸发……但是这一切特权，都是建立在依然寄身于这个城市的基础上。离开了任何人的权势地位都要烟消云散。

所以陈耀可以容忍张进澄在天玄区当土皇帝，可以容忍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阴谋篡位——反正陈耀从来不怕来自下层的挑战。但陈耀却决不能容忍张进澄的“狡兔三窟”！

而让陈耀加倍恼怒的是，张进澄的“狡兔三窟”，还做得格外讽刺！

就在不久前，张进澄才向陈耀提交了一份关于天玄玉栋的改造工程报告，其中着重提及了逃生密道和机库改造的事项，甚至连采购飞艇的预算都详细列了出来，姿态摆的老实乃至恭顺。

当时陈耀在签批报告时，还感慨张进澄虽然一心谋反，想要接手陈耀的位置，但至少在上位前他还懂得恪守身为下属的本分。

然而现在看来，当时的感慨何其讽刺！张进澄的本分根本是一层挑衅似的伪装，他从来也没敬畏过陈耀，更没考虑过遵守陈耀的规则，他暗中在机库里备好飞船，显然是如李钰所说，打算做什么大逆不道之事，而一旦事情败露，就立刻逃之夭夭，留下陈耀这个直接领导负责善后。

人心之恶毒，简直让陈耀浑身发冷！

国王陛下

第 188 章 人生的起落无常

另一边，作为天玄玉栋的主人，以及谋逆大罪的罪人，张进澄同样是一言不发，紧握双拳，脸色变得比陈耀还要难看。

他是万万没想到，事态会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

就在不久前，他还雄心万丈地考虑着暗杀南于瑾，嫁祸陈耀，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却不想转眼之间，他已经跌落万丈深渊！

暗杀计划还没开始就宣告泡汤，两个被他寄予厚望的刺客：肖恩和夏溪一死一逃，而他的暗杀计划也眼看就要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

张进澄很清楚曝光的后果，乾坤集团再怎么标榜治下的文明有序，它对待叛徒的手段也从来都是冷血无情——就连南鹤礼这种集团高层都难免离奇暴毙，张进澄可不敢赌自己的下场比南鹤礼如何，所以他早就筹备好了逃亡的路径。

那艘【神雷】级飞船，就是他胆大包天的最大依仗！无论出了多大的事，只要那艘飞船还在，他就随时可以一走了之。

只是，还没等张进澄开始逃亡，他的【神雷】级飞船就已经被曝光出来，再也没法使用了。

看着宴会厅那大屏幕上投射出的清晰明艳的画面，张进澄心中除了恐惧和恼怒，更有万分的疑惑不解。那个位于建筑高层的逃亡机库本身并非绝密，但是在今天这个时点，在机库内偷藏了一条【神雷】级飞船的时点，它就一定是天玄玉栋最为绝密的地方，没有之一！

何况在平时，密道和机库作为高级干部的特权，就算不是绝密，也一定是机密，整个天玄区也只有寥寥数人知道它的存在，而为了保密起见，张进澄当然更不可能允许有人在机库和密道中设置什么监控探头。

那么现在李钰投放出来的画面，到底是哪来的？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在这个绝密的机库里安置了探头，又是什么时候接管了天玄玉栋内的监控系统，自如地在宴会厅内调取监控画面的？

这个【白银】组织的领袖，对天玄玉栋的渗透到底深入到了什么程度？

张进澄最信赖的心腹手下里，有多少人是李钰安排过来的卧底？！

“张总，不用这么疑神疑鬼，你身边的人大体还是可信的。除非遇到极其特殊的情形，否则我不会唤醒沉睡中的棋子。而不被唤醒的话，棋子的表现有目共睹——今天之前，有人会觉得乔永康不够兢兢业业吗？所以张先生你就安心享受身边打工人们的辛勤奉献就好。毕竟过去的这么多年来，你们上流社会一直都在安心压榨打工人嘛。”

李钰说完，便不再理会张进澄，而是一边看着屏幕中的画面，一边嗤笑：“看来张先生的安保工作只做了面子，每年数以千万乾坤币的安保预算，应该多半回流到了张先生和几个区长的腰包里——你们重金聘请的特别安保部队，就这？”

画面中，被【黑翼】用双倍悬赏刺激到血气上涌的安保佣兵们，正被肖恩和乔永康杀得节节败退。

尽管安保佣兵有着超过十倍的人数优势，还有重武器的装备优势，更有高额悬赏带来的高昂士气……然而这一切，都抵不过人员素质的劣势。

肖恩和乔永康只是用了几次精准的点射，就把冲在最前面的三名佣兵打倒在地。而超过二十人的佣兵团队，只承受了区区十分之一的战损，就变得逡巡不前，带队的人甚至时不时就张望一下【黑翼】远去的方向，考虑沿着同样的路径逃跑。

所有人都想发财，但没有人想要靠抚恤金来发财。肖恩和乔永康的精准射术瞬间就震慑住了他们，让一群本应殊死奋战的精兵成了逃兵预备役。

而目睹了安保部队的表现后，张进澄也只是用力咬了咬牙，并无话可说。

作为天玄玉栋的主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一心求财的佣兵有多靠不住——就在不久之前，他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红杏小队的故友们意外相遇，沿途所有的安保关卡都被人势如破竹。

但是，在承平已久的想找那种身经百战的安保人员谈何容易？就眼下这群乌合之众，都是张进澄不惜血本才聘来的，若是嫌弃他们水平不足，那张进澄就真的无人可用了。

可惜被张进澄重金聘来的安保佣兵，很快就陷入了士气崩溃的边缘。

面对肖恩和乔永康这对精英组合，这些佣兵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抵抗都打不出来，就开始四散而逃。

“看来杂兵是指望不上了，不知我们亲爱的’六号‘还有什么绝活可用，我记得他必须和七号搭档才能发挥出全力。眼下七号被郭队长派去回收六号一个人撑得住吗？“

李钰说着，转过头，以看似好奇，实则挑衅的目光看向了郭守明。

【黑翼】的领袖，则全然无视了李钰的挑衅，只是专注地看着大屏幕上，肖恩的表现。

看着那个年轻人，以娴熟的战术动作将一个又一个安保佣兵击倒在地，一步步接近张进澄精心打造的逃生飞船，郭守明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不过如此。”

李钰惊讶道：“不过如此？郭队长你嘴硬的样子真的特别少见，麻烦再做一次那个表情，我好扫描留念……”

郭守明没有理会李钰的挑衅，而是走上前去，在宴会厅的大屏幕上轻轻一碰。

下一刻，画面消失，宴会厅内回复了宁静。

郭守明又叹了口气，说道：“‘调虎离山’的计谋并不高明，你不可能得逞。反过来，你妄图窃取就实在是过线了。”

说话间，宴会厅大屏幕上的画面就忽然一变，从逃亡的机库，转换到了天玄玉栋下层的仓储区。

那个肖恩毅然决然铲除掉夏溪的仓储区。

第 189 章 过线

不久前，夏溪被肖恩背后偷袭得手，倒在此处，虽然伤口因高温灼烧而没有流出血来，但他死前的过度挣扎，却在地面上留下了许多痕迹。

但此时，画面中只有一片被擦拭锃亮的金属地板，上面全然看不到半点污渍，几名身穿黑衣黑甲，全副武装的战士们，正神情严肃地在仓储区的各个地方做着戒备，型号不一的爆能枪随时处于激发状态，形势一片肃杀。

见此情形，李钰轻声吹起了口哨：“漂亮，【黑翼】的动作真是快啊，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全员集结完毕，回收了资源，还顺便打扫了现场……我还以为我那几个不中用的手下，这次绝对能截到货呢，结果还是被你们抢先一步了，真遗憾啊。”

说着，李钰又掏出一个外观特别浮夸的通讯器，大声说道：“邢十七万，你们可以滚回来了，郭队长的人提前就位，你们讨不到好了！”

通讯器中传来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李老大别急啊，让我们再努力一下，区区【黑翼】而已，弟兄们绝对不怂！干掉这群乌合之众，抢回夏溪的尸体，我们的欠债就一笔勾销对吧？"

李钰点点头："啊，是有这么回事，能把那个贵重的【玄黄血】样本捡回来，你们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不过你们要是死在那里，手下人的抚恤金我得找你们的家人讨还回来……"

郭守明瞪视着李钰，重申道："李钰，你过线了。"

"我知道，所以呢？"李钰关掉通讯器，笑道，"你有本事杀了我啊？郭队长，时代变了，不要再拿那条线来威胁人了。毕竟，连没过线的人都可能突然横死，那么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过不过线又有什么所谓呢？"

下一刻，李钰的笑容陡然收敛，换成一副凝重神色。

"乾坤集团实在没必要对南鹤礼下手，滥杀无辜并不会树立集团的权威，只会让人离心离德。"

李钰说话时，丝毫没有顾忌南家的两位当事人就在身边，仿佛只是在描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这个话题的分量，却已经让两位当事人同时变了脸色。

郭守明却没有理会李钰抛出的重磅消息，而是重复了一遍自己先前的话。

"李钰，图谋【玄黄血】的事，你过线了。"

李钰笑了笑："我过线？你们把一个【玄黄血】的试验品放出来乱咬人，还好意思指责我过线？夏溪那货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横死在什么地方，尸体被人随意捡走，落到我们手上，好歹不算太浪费。"

"李钰，图谋【玄黄血】的事，你过线了。"

听到郭守明再三重复这句话，李钰终于收敛了笑容，点头道："是啊，过线了，所以呢？你又不敢违背雇主的命令对我们全面开战，反复放空洞的狠话有什么用呢？还是你面子上挂不住，等我一个道歉好下台？行啊，对不起了亲，这颗糖送给你当赔礼了，收下以后滚回去原谅我们，好不好？"

郭守明没有理会被李钰随手抛来的【巽】特产糖果，而是紧盯着大屏幕上的画面，又说道："你并不是真的打算回收夏溪身上的

【玄黄血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黑翼】的人都调集过去，以便给肖恩拉扯出逃跑的空隙。”

李钰发出嗤笑声：“郭队长说笑话了，那小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了逃兵，逃了我百万债务，简直是不要脸到了极致，对于这种人，我们【白银】是坚决唾弃到底的，怎么可能为了这种卑鄙小人，牺牲宝贵的人手。对了，郭队长要是抓到了他，在严刑拷打之前，顺便也帮我们把债务讨还一下……可以给你 20 个点的返还的。”

郭守明依然维持着紧绷的面容，仿佛没听到李钰的调笑。

“你的想法不错，夏溪的‘尸体’对我们至关重要，所以就算明知你的打算，我们也只能把主力都调集过去，确保样本不出问题。但是，你高估了那个年轻人的本事。”

说着，郭守明又伸了伸手，将大屏幕上的画面变回了机库。

此时，肖恩和乔永康几乎奠定了胜局，尽管他们只有区区两人，却凭着更胜数筹的战术素质轻松战胜了十倍于己的敌人。

画面中，肖恩一边利用绝地学徒的敏锐感知，借助机库内的各种掩体，轻松闪开佣兵们凌乱不堪的射击，一边怀抱爆能枪，将对手一个接一个地打翻在地。

在此期间他并没有痛下杀手，但是实战效果却比大开杀戒还要好，那些被能量束射伤的佣兵们躺在地上不断呻吟、哀嚎，进一步瓦解着队友的作战意志，让本应发挥数量优势的佣兵们彻底沦为乌合之众。

局势在混乱中向着有利于肖恩的方向发展。

李钰见状，不由扬了下眉毛：“这小子进步还挺快啊，当初在【兑 9527】的时候还没这么精准来着，这是得了吕楠的真传吧，我觉得自己应该找他收学费了。”

顿了顿，李钰拧过头，以一个极其不优雅的姿势问郭守明：“郭队长，你所谓的不过如此，和高估了他的本事，就这？再不拿点真本事出来，他可真的要跑了哦。”

郭守明依然维持着那死板的面容，目光锁定在肖恩身上。

一直到肖恩一路杀到张进澄为他自己精心准备的逃生飞船旁，郭守明才终于轻轻点头。

下一刻，却见肖恩忽然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环，继而便以违背常理的姿势向后飞退，速度快得惊人，在大屏幕中几乎拖出了残影。

同一时间，被张进澄寄予厚望的【神雷】级飞船轰然爆炸，猛烈的火光铺满了屏幕，强烈的冲击波紧随而至，将安置在机库内的探头冲击得一阵摇晃，而后画面戛然而止。

李钰停下了摇晃，有些意外地问道："你们这是想把肖恩炸上天啊？这么狠的吗？炸弹是六号趁乱偷摸装的？他什么时候有这个本事了？他应该是离了七号就一无是处的废物才对啊。"

顿了顿，李钰目光转向自己的助手："还是说，从一开始，郭队长派去的就不是什么六号，他在诳我？"

一直沉默着的银白色机器人，发出了清凛而美妙的声音："从邢十七万反馈来的消息看，真正的六号始终没有离开七号身边，被派去高层拦截肖恩的，应该是零号。"

李钰恍然："哦，那个一直不存在于正式文件之中，却如阴影一般无处不在的零号？那个传闻中有上百种样貌，可以是男人可以是女人，可以是贾瓦人可以是阿科纳人，但其实本体是个身高一米七的中年人类男性……"

第 190 章 分内之事

李钰的滔滔不绝才说到一半，就被郭守明的冷哼所打断。

显然，对于李钰这种将【黑翼】绝密刻意公开的行为，郭守明就算违背雇主的意志，也只能以暴力来制止了。

李钰却恰到好处地住了口，没再继续说下去，仿佛是在故意撩拨对方的神经。

而后，在郭守明那仿佛喷火的目光中，他将话题转移到了陈耀身上："陈总，如果我是你，现在就该考虑一下怎么不被灭口了，毕竟郭队长的雇主是南总不是你，他不方便灭口南总，但是灭口你还是很轻松的。"

陈耀只听得浑身一颤，对张进澄的愤恨霎时间烟消云散，脑海中只剩下满满的恐惧。

身为乾坤集团的高层干部，他很清楚李钰说的是真的，在乾坤集团，最忌讳的事情就是知道的太多，尤其是关于【黑翼】、乾坤安保这种武装集团的秘密，涉足过深立刻就有杀身之祸。

陈耀下意识想要求助南于瑾，却见那个温文尔雅的中年人，根本没有正眼看他。

李钰说道：“别想着求助南于瑾了，你这种一心想着激流勇退的人，在他眼里根本没有刻意出手拉拢的价值。你死了，人家正好扶持一个更听话的人上去取代你。现在能救你的是我身后的大小姐。对一个仓促间就需要接手庞大政治遗产的人来说，你这种拥有丰富履历，又有致命弱点的人最好拿捏，最适合收为忠实走狗。”

陈耀连忙又将求助的目光看向南无忧，然而此时南无忧也是惊诧万分，她没想到李钰居然这么自作主张，雇主还没开口，他倒先做起掮客来了！

而且，明明肖恩已经生死未卜，他怎么还有闲心在这里当政治掮客！？

而李钰仿佛看出了南无忧的惊讶，笑道：“大小姐不必为那小子担心，他的命硬得很，连夏溪都没能解决他，区区至少也要郭队长亲自出手才有机会。一个终日藏在影子里的零号，也就搞搞烟花特效罢了，伤不到人的。不过，看在郭队长连那么心腹的手下都派出去的份上，我可以替肖恩表示一下受宠若惊。”

李钰的话音未落，郭守明便没有任何预兆地提手拔枪，腰间那银亮的爆能枪反射着灯光，画出一条闪电般的残影。

然而李钰的动作却和他一样快。

宴会厅内，人们只觉得眼前一花，就看到李钰和郭守明已经彼此用爆能枪顶住了对方的额头。

两人没有因头顶的枪口而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李钰脸上仍挂着戏谑的笑容，郭守明也维持着一贯的面无表情。

然而随着两人的动作，宴会厅内的气氛已经一触即发。

跟在郭守明身后的【黑翼】战士，纷纷抬起枪口，而李钰的助手白，也默默地露出了自己的武装：一只闪烁着危险红光的炸弹遥控器。

“为避免误解，我特别声明一下：炸弹离这里很远，大概在底层仓储区，威力也不大，威胁不到这里的人，只会把那些回收绝密资料的人和资料一起炸得粉身碎骨……放心，邢十七万那个废物虽然突袭无能，但是爆破绝对专业，说炸死谁就一定炸死谁，绝对不会像那个一米七的中年男性一样意外失手。”

李钰的解释之后，郭守明沉默了一会儿，便收回了枪，并伸手示意手下人也放下武器。

郭守明在【黑翼】有着绝对的权威，虽然被李钰三番五次地调戏、压制，一时威严扫地，但手下人没有任何犹豫就放下了武器。

“这一次你赢了，我会撤回所有人手。”

李钰说道：“白，把闪光灯关了吧。”

机器人助手闻言收回了红光闪烁的遥控器，回归了恬静优雅的姿态，然而人们的视网膜中，仿佛仍残留着致命的红光。

跟在郭守明身旁的两名【黑翼】战士，在听到队长认输的时候，满心不甘的同时，也有了几分解脱的快感。

总算不用和这个怪物一样的白银首领对峙下去了。

郭守明默默地吞下了一时败北的结果，在李钰戏谑的目光中收起了自己的武器，而后用通讯器对每一个手下下达了清晰的指示，最后，他来到南于瑾面前，沉声道：“南于瑾总，很遗憾你与【黑翼】的安保合同只能到此为止了。”

南于瑾叹了口气：“我理解，比起保护董事会的某一名成员，保护好关乎集团整体利益的绝密事项，在你们的优先级列表里永远居于上位。”

“感谢您的理解。”郭守明微微躬了下身子，便带着手下人迅速撤离了宴会厅。

身穿黑甲的战士们离开，宴会厅里的气氛却没有丝毫的缓和，甚至因为能够压制李钰的人走了，使得这位白银领袖的身影变得扭曲而狰狞，并不高大的年轻人却如同身长二十米的奥皮海洋杀手一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对此，李钰也非常体贴，他耸了耸肩，终于转过头看向了自己的雇主。

“大小姐，抱歉刚刚各种自作主张，抢了你的风头……”

南无忧这才有机会第一次开口，她扬起眉毛，用强压怒气的声音说道：“我从来没想出风头！”

“那从现在好好开始想吧。”李钰笑道，“堂堂家族继承人，哪有躲在幕后的道理。”

说着，李钰又冲南于瑾扬了扬头：“于谨总，你说呢？”

南于瑾反问道：“李钰先生，身为雇佣兵，你不觉得自己的手已经伸得太长了吗？”

李钰反驳道：“我受雇于南无忧小姐，合同内容是在期限内保证她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她身为南家继承人的尊严，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合同，并没有丝毫逾越之处——毕竟我们小本生意，没有动不动就优惠附赠服务的道理。”

这一次就连雇主南无忧都听不下去了：“你刚刚那也是在执行合同！？”

李钰振振有词道：“当然是执行合同，不然呢大小姐？总不成是我贪图你的财色，故意表现英勇来勾引你吧？大小姐你有点自知之明……”

白打断道：“再说下去你就是在辱及雇主的人格尊严了。”

李钰立刻扭转话锋：“像你这么高贵而美丽的女士，我这种低贱的野人哪里敢起歪心思呢？我当然是全心全意为你考虑的。刚刚我不辞辛苦地表演，是在帮你排除安全隐患啊。”

“安全隐患？你是指【黑翼】！？”

李钰嗤笑道：“大小姐何故发出这么不可思议的声音？如果不是因为信不过你何必放着堂堂正正的官方打手不用，而雇佣我们？我的开价又不便宜。所以我帮你扫清碍眼的东西，正是分内之事。”

第 191 章 伤

南无忧被李钰这番辩解惊得张口结舌。

她之前全程保持沉默，纯粹是因为李钰下手太快，她一时措手不及。但此时听李钰这么一说，南无忧不由悔恨不已，她当初就该第一时间就站出来阻止他！

南于瑾沉声道："李钰，这种狡辩，你自己不觉得空洞无力吗？你到底是为了雇主，还是为了救你手下的那个新人，你以为我们都是瞎子，看不出来？"

李钰反问道："救肖恩和维护雇主利益有矛盾吗？肖恩可是大小姐的救命恩人，若是大小姐早知道【黑翼】在追杀肖恩，一定会立即下令要我们出手相助。毕竟南家人一向是有恩必报的。"

南无忧被李钰说得目瞪口呆，只觉得对方的逻辑很有问题，却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

而李钰说完这些话，也不再回应南无忧和南于瑾的质疑，只冲他们摆了摆手："好了，碍事的人已经被扫出去了，接下来就不打

扰你们叔侄女之间的对话了，经历了这些事，你们肯定有很多话想说，接下来请尽情享受私密时间吧。”

******

当李钰和助手提着张进澄、陈耀等人的衣领离开宴会厅后，南无忧和南于瑾之间的氛围就变得尴尬起来。

两人没有对话，甚至没有对视，任由时间在静谧中溜走。

直到天玄玉栋的高层再次传来轻微的震荡，南于瑾才叹了口气，说道：“无忧，这次你的表现真的非常不错，远远超乎我的预期。雇佣白银来抗衡你的判断力和魄力已经很有大哥的风范了。”

南无忧摇了摇嘴唇，说道：“我……”

“我知道你信不过我。”南于瑾说道，“这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虽然我从头到尾都在努力展示我的诚意和善意。但如果因为这些表面功夫就对我推心置腹，那我反而要对你感到失望了。大哥培养出的接班人，不该那么天真懵懂。”

南于瑾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南无忧也不由叹息道：“二叔，我的确没办法完全信任你，毕竟家父死得太过离奇，而兄弟几人之中，只有你恰好避开了灾难，又恰好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赶了回来。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因为没有根据的怀疑毫无意义。”

“很理性的思考，你能有这样的心态就很好，不必信赖我，甚至不必表现的恭顺。因为现在的董事会里，有很多人都不想看到我们两人的关系太好，更不想看到南家复兴太快。”

“二叔，我……”

南于瑾笑了笑：“放心吧，我不会介意的，所以咱们也不要再浪费时间说这些虚以委蛇的话。从【巽】大老远赶来，咱们还是有正事要做的。门外那两个人，我挑一个张进澄，你挑一个陈耀，姑且先把【离】拿下来吧。在大哥掌权时，这座城市几乎是南家的后花园，没道理在咱们手里丢掉。”

******

天玄玉栋，125 层秘密机库。

【神雷】型飞船的猛烈爆炸，几乎彻底摧毁了机库的整体结构，猛烈的冲击波掀开了厚重的地板，暴露出内部精巧繁密的机械机构，升腾而起的火焰熏黑了精美的天花板，并将机库内的空气灼烤得光线扭曲。

靠得最近的几个圆滚滚的工业机器人当场就粉身碎骨，碎裂的零件四下迸溅，成为无坚不摧的凶器，另受伤倒地的佣兵们发出雪上加霜的惨叫声。

在一片热浪席卷中，肖恩强忍着近乎摧毁理智的剧痛，缓缓站起身来，只是身形未稳，就感到右腿乏力，咕咚一声重新栽倒在地。

扭曲的目光中，可以隐约看到右腿已经骨折了。

在飞船爆炸的最后一刻，肖恩得到了腕环上的警告，及时避开了杀身之祸，然而强烈的冲击还是将他吹飞，撞到了机库的一根高大金属立柱上。

千锤百炼的血肉之躯，也终归敌不过冰冷的金属，肖恩的右腿就在撞击中折断，而强烈的冲击更是伤害到了他的内脏。

绝地学徒要用尽全力才能支撑着自己神志清醒，不当场晕倒，然而一时间，他只感到四周一片迷茫，在扑面而来的热浪包裹中，他竟有些不知所措。

“别愣着，动起来！”

混沌之中，一个略显狼狈的声音刺入肖恩的脑海，让他不由精神一震。

下一刻，只见一个身材臃肿不堪的中年人低伏着身子，吃力地小跑过来，一只明显疏于劳作的肥嫩手掌，用力紧握住肖恩的衣领，仿佛提货一般将他向远处提去。

只是没跑两步，乔永康就吃力地放开了酸软无力的手，顺势一脚把肖恩踢到了一个粗大的金属立柱后面，然后整个人坐倒在肖恩身旁，背靠在立柱上，急促地喘息起来。

“靠，真的是……太久不运动了。”乔永康上气不接下气地抱怨道，“才这么几步路，我心脏病要发作了……”

肖恩说道：“多谢，咳唔！”

谢字才刚说出来，肖恩就不由得咳嗽起来，而每一次强烈喘息，喉咙间都翻涌着令人作呕的铁锈味。

“少说话，尽快调整状态，想活命的话，后面还有的拼呢。”

乔永康虽然呼哧带喘的样子狼狈不堪，但随着他逐渐调匀呼吸，那种身经百战的老兵气质就再次回归到他身上。

“给你两分钟休息，之后我带你搭乘飞行艇，到港口和李老大汇合。”

这位一向喜欢滔滔不绝的前卫生部副部长，在战斗中的发言却格外地简单利索，不容置疑。

而在肖恩强忍着晕眩，思考要如何配合对方行动时，却见乔永康忽然提起爆能枪，转身瞄准了不远处一阵猛烈地扫射，将两个尝试浑水摸鱼的安保佣兵打翻在地。

然而终归是疏于训练，乔永康提枪射击的动作幅度稍微大了一些，让他那臃肿的身躯有相当一部分暴露在掩体之外，而来自安保佣兵的反击，则恰好擦过了他的侧腹。

空气中顿时弥漫起皮肉烧焦的臭味，乔永康啐骂了一声，吃痛地勾起了身子。

第 192 章 为了什么

乔永康显然伤的不轻，但是没等肖恩靠过去，他就伸手推开肖恩，说道：“用不着管我，脂肪层厚得很，不碍事……现在你有 3 分钟时间休息了。”

肖恩点点头，抓紧时间平复着紊乱的呼吸，以强韧的意志力将疼痛与晕眩压制下去。

危机之下，绝地学徒感到自己和原力的联系似乎更加紧密，那无处不在的生命能量，宛如清泉一般滋润着他的身躯，让他从重伤中缓缓恢复平静。

虽然不可能实质性治愈身体，但肖恩已经逐渐将身体调整到了可以殊死一搏的状态。

3 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乔永康伸手拍了拍肖恩的肩膀，示意可以行动了。

目标是距离两人不远的一艘【清风】型飞行艇，那工字型的独特结构，让它在这个机库内显得格外显眼。

【清风】型飞行艇无法进行星际航行，但在星球表面却有着首屈一指的机动性和防御力，正可谓逃亡时的最优选。

而此时的肖恩和乔永康，距离【清风】型飞船，只有短短十余米。

然而，就在肖恩已经单足支撑着身躯站立起来，准备冲刺时，机库的入口处，忽然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

一群全副武装的安保佣兵，匆匆而来。

“靠，来得好快，我时间估错了。”乔永康暗骂了一声，提枪就打。

密集的爆能束将来犯的安保佣兵逼退到了闸门后面，而从密道中追击来的佣兵们，并没有迎难而上的攻坚计划。

他们躲在掩体后面，大声说道：“乔永康，你老婆孩子都在我们手上，不想场面太难看的话就赶快投降吧！”

乔永康骂道：“这么多年我兢兢业业一心为公，哪来的老婆孩子！？”

这理直气壮的反驳，让对面的佣兵一时错愕无语。乔永康则趁势搭起肖恩的肩膀，以完全不属于这副臃肿身躯的力量和速度，向前冲刺过去。

而此时，门后的佣兵才回过神来。

“靠，他老婆就在天玄玉栋工作，儿子也在附近上学，怎么就没老婆孩子了！？”

“而且这家伙因为行为油滑而在副部长的位置上停滞不前了快十年，哪里就兢兢业业一心为公了？！”

“你们居然因为对方声音大就忽然心虚，实在太丢人了！”

佣兵们一边气急败坏地叱骂，一边尝试挽回颜面，从闸门后面转过身来，提枪待射。

下一刻，就在他们脚下，一枚隐藏在闸门表面的炸弹轰然炸裂，猛烈的火光将几名凑得最近的佣兵瞬间吞没。

而单腿冲锋中的肖恩，看得不由眼皮一跳。

乔永康这个老兵虽然体能衰退到不忍直视，但这个作战意识，简直堪比红星小队的那些老兵。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机库的时候，他都不忘顺手在入口安陷阱，然后狠狠阴了后来人一波。

这意外的伏击，彻底打乱了佣兵们的节奏，从密道追来的几十名全副武装的佣兵，第一时间就集体扑倒在地，谁也不敢爬起身来。

直到带头人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用枪口催促手下人顶着陷阱的威胁发起冲锋。

“现在不冲，回去被【黑翼】的人算总账，我可保不住你们！”

一半是带头人的枪口，一半是【黑翼】的赫赫威名，催促着佣兵们克服恐惧，重新起身。

然而为时已晚。

十几米的距离说远不远，乔永康早就带着肖恩趁机冲到了飞行艇旁边，然后伸手一掀，打开了飞行艇的驾驶舱，将肖恩连拽带踢地塞了进去。

当佣兵们脚踩着被炸弹灼烤至高温的地板，冲入机库的时候，乔永康已经发动了飞行艇的引擎。紧接着，密集的爆能束撞在工字型的【清风】型飞行艇上，发出接连不断的刺耳声响。

然而那些安保佣兵手中并没有重火力，单靠手中的爆能枪，完全动摇不了飞行艇的高强度装甲，于是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飞船在波纹的绽放中发动引擎，腾空而起，似闪电一般消失在夜色中。

然而，【清风】型飞行艇在飞离天玄玉栋后，却没有立刻扬长而去，而是以一个精妙的角度转到了玉栋顶层圆盘的下方，将工字型的机体藏在了阴影之中。

驾驶飞行艇的乔永康没有解释为什么，而肖恩也不需要解释。

一个简单的误导诡计，可以有效转移开敌人的注意——肖恩并不觉得敌人只存在于天玄玉栋内部，【黑翼】既然能算到他们会去机库，自然也会提前对两人抢夺飞行艇后的行动有所提防。

只需要一枚导弹、一次精准地重激光炮的点射，肖恩和乔永康就立刻要化为天上烟火，所以至少要等风头过去，看准机会再遛。

趁着短暂的平静，乔永康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条糖果棒大口咀嚼起来。而从他汗出如浆的窘态，以及越发不稳定的呼吸，也不难判断出，就刚才那段时间的剧烈运动，已经让中年人陷入了低血糖的窘态……

他实在已经不再是一个战士了。

而这就让肖恩不由得产生了一个疑问。

“为什么要给李钰做卧底？”

看得出，乔永康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认真扮演着卫生部副部长的角色，或者说，那已经远不是演技二字能够形容的了。他当时的确就是卫生部的副部长，一个十年不得晋升，却在自己的岗位上自得其乐的中年职员！

这样的人，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何苦为了李钰而抛下一切，做起自己早已生疏的行当？

说白了，给李钰卖命，又能有什么好处？比得过在天玄玉栋当中层干部吗？

或许没那么风光，或许没那么显赫，却胜在游刃有余，太平安逸。

就连一些乾坤集团的上流显贵们，都时常在电视节目里表示，比起身价亿万，他们更羡慕那些中产的悠然生活。虽然这些话的真实性存疑，但的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稳定安逸的生活，远胜过一时的显赫。

所以，乔永康到底为了什么？

对于肖恩的问题，乔永康只是淡淡一笑，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反问道：“你又是为什么要作绝地的？”

第 193 章 动脑

乔永康的这个问题，让肖恩不由一怔。

他并不意外自己的身份败露，毕竟光剑都用出来了，总不能指望信息封锁下的乾人，个个有眼无珠，认不出这绝地武士的标志性武器。

他奇怪的是，乔永康怎么提了这么个问题。

为什么要作绝地？这也需要理由吗？

不，其实应该是需要的吧，任何人做任何事、扮演任何角色都会需要理由，而自己作绝地的理由呢？

理由应该是很明确的，但一时间，肖恩只感到一阵潮水般的疲惫和晕眩……右腿的剧痛也开始重新侵蚀他的神智。

虽然很清楚危机尚未解除——或者说，此时正是局面最为凶险的暴风雨前的宁静，但肖恩还是控制不住，一点点让意识沉入黑暗。

而在最后一刻，他仿佛听到了乔永康惊怒交集的声音。

“靠，狩龙人！？他们怎么会来！？”

******

与此同时，天玄玉栋内部，李钰也召集了所有的小伙伴，开始了紧张的密谋。

或者说，将他之前的所有密谋都公布出来，让手下人得以窥视全局。

“李老大，你这波玩的有点大啊。”

一个头顶铿亮，身材宽大的壮汉，蹲在李钰身旁，一边检查着手中的武器装备，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着。

然而话没说完，他那铿亮的光头就被一个瘦高个子毫不客气地拿金属扳手一敲。

“卢九万你少说废话！老大这次把酬劳开这么高，就是让咱们玩得越大越好，想要安全无风险，那你回基地搬砖去呗，搬上一百年就能还清债务了！”

卢九万摸了摸头，缩了下脖子，小声道：“那也不至于去招惹【黑翼】啊，我烂命一条，随时交代给李老大都无所谓，但是万一惹恼董事会，招来大军压境，把我们整个白银骑士团都碾碎了可怎么办？”

这种坦率而不讲究的直男言辞，顿时激怒了队友，一个身材几乎同等壮硕的女兵用爆能枪的枪托殴打了卢九万的脑袋。

“不会说话就闭上嘴！”

卢九万摸了摸早就千锤百炼的后脑勺，嘟囔道：“我也是替大家考虑……”

李钰毫不客气地伸手一指：“郑姐，屠哥，给我继续打，打到这蠢货长记性为止：脑子不聪明就少考虑。”

卢九万顿时被扳手和枪托砸的满眼金星，说不出话。

李钰则说道：“卢九万虽然是个蠢货，但有一点没说错，我们白银承受不起惹恼董事会的代价，一旦大军压境，我们所有人都不得好死。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惹恼董事会。”

这话说的，顿时让手下人一头雾水。

“李老大，你还是有话直说吧，我们几个也没比卢九万聪明多少，你这么绕弯子，我们是听不懂的。”身材壮硕的郑姐坦然说道。

李钰摇了摇头：“我这么绕弯子，就是想让你们也跟着动动脑子，别每次跟着我出任务就完全放弃思考，做事只等我下命令……现在咱们这白银骑士团里，我走到哪里，哪里的平均智商就降低一大截，长此以往，我的风评也很受影响。”

郑姐、卢九万等人听得似懂非懂，只能唯唯诺诺地敷衍一番。

李钰也懒得和这些降智的手下人计较，继续说道：“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惹恼董事会，你们不要看我挑衅【黑翼就觉得董事会一定会报复，白银以前做的事比这个出格多了，也没见什么大军压境。”

这番话说得郑姐等人更是莫名其妙，他们都是在荒废区辗转生存了几十年的老资格，在白银组织内的履历甚至比李钰这个现任领袖还要深厚，却没人记得白银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或者说，在李钰接掌大权以前，白银本就是低调发展，艰难求生的民间组织，从来不做什么惹眼的事，前任领袖更是温文儒雅，全然不像是荒废区的人。

李钰嗤笑了一声：“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若是让你们都知道了，白银也就该完蛋了……但无论如何，记住这一点，乾坤集团是个利益集团，董事会是个复杂的决策机构，他们不可能为了’情绪‘而做决策，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只要他们感到划不来，就算我们去到苍穹顶把那个圆盘炸下来，他们也只会隐忍。”

卢九万眨着眼睛：“真的？把苍穹顶炸了都没事？”

李钰也学着他眨了眨眼：“这些年我有安排过爆破苍穹顶吗？”

“没有。”

“那你觉得炸苍穹顶有没有事？没事的话我这就派你和邢十七万去当人体炸弹好不好？”李钰没好气地反问了一句，然后拿过瘦高的屠未的扳手敲了卢九万，“刚告诉你说话要动脑子，你就记不住了！”

此时，一直站在李钰身后，一言不发的一个白银战士，轻声问道：“李老大，你是为了把自己绑定在南无忧身上，所以才想方设法做得这么激进的？”

李钰说道：“啊，还是十七万你的脑子好用，我这一趟不辞辛苦，除了要救下那个逃债的臭小子以外，就是想办法给大小姐卖好了。”

卢九万忍不住摸着头问道：“李老大你卖好的办法就是主动给南无忧找事，挑拨她和南于瑾的关系吗？”

李钰又是一扳手下去：“说对了！”

“说对了也要敲！？”

“因为事情虽然对了，表述方法却错了！”李钰解释道，“我做的一切，都是在展示白银的利用价值。你试着站在南无忧的角度去考虑，一个突然失去亲爹，失去亲信，孤立无援的小姑娘，最需要的是什么？“

卢九万眨了眨眼，尝试用自己从未用过的谄媚嘴脸答道：“一个像李老大一样英俊潇洒的夫君？”

李钰面色一变，伸手指向卢九万：“给我往死里打！”

早有准备的郑姐和屠越立刻行动起来，一阵拳打脚踢让卢九万彻底没了说话的能力。

之后，李钰才瞥了一眼自己的忠实助手白，轻声道：“你应该清楚，我对南无忧没有任何兴趣。”

白冷冷地回应道：“根据你的行为记录，我有理由相信你对所有女性都没兴趣。”

李钰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愿意这么理解也可以……总之，回归正题，对南无忧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她的存在感太过薄弱了，一个年轻女孩子，一个还没来得及被南鹤礼扶持到众人视线中的接班人，很容易就在风波诡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南无忧来说，什么事都没有打响知名度更重要，她一个孤零零的弱女子，面对一群如狼似虎的阴险政客，没有任何人和事值得信赖。别看她那个二叔这段时间殷勤切切地带她四处抛头露面，实际上南于瑾表现得越好，反而越显得可疑！”

“那个，老大，为什么南于瑾表现好，反而可疑了？”郑姐百思不得其解。

李钰说道：“因为他没理由表现这么好！一个大好的阴谋篡位的机会摆在眼前，他非但不珍惜，反而要将权势财富拱手让给一个不到 20 岁的弱女子，换成你，你会相信吗？”

郑姐迟疑了半晌，不知该怎么回答。

有这种好事，干嘛不信呢？

第 194 章 别无选择

李钰说道："呵，好在南无忧大小姐不是你，她却没什么可犹豫的，从一开始就没信任过任何好事，更没信任过任何人。嗯，也算是南鹤礼先生没有白死，至少让他那个不谙世事的女儿有了几分警醒。毕竟，就连无所不能的亲爹都死得不明不白，这个时候再去信任任何人，都显得太天真幼稚了。"

李钰说话时的语气轻佻而满载嘲讽，仿佛堂堂四大家族的领袖和继承者，在他看来都只是黄口小儿不值一哂。但听者却觉得毛骨悚然，只觉得大人的世界无比的阴沉黑暗，让人望而却步。

李钰看着手下人不堪造就的嘴脸，也是无奈，直接公布了答案："南无忧大小姐举目无亲，孤立无援，这个时候，能够信赖的只有一件事，或者说一个字：名！"

"只有名之一字，才能保护她，只有让天下人都知道南鹤礼还有个正统继承人的女儿，她才不会死的不明不白。只有让董事会的老朽们都知道她敢公然顶撞集团秩序，她才能得到老人们的正眼相

看。而这种正眼相看，比任何私下里的打点关照都更有用！因为政治二字，讲究的从来不是利益，而是人心。”

李钰说到此处，也知道手下人不可能听得懂，便摇了摇头，言简意赅地总结道：“而对南无忧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白银骑士团更适合拿来扬名了。因为整个乾星系里，也只有我，有胆量去正面抗衡还有本事杀得郭守明狼狈而归，帮她一夜成名。”

最后这番话，引得手下人一阵不自觉的掌声，他们虽然听不懂其中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却知道老大牛逼，老大威武。

对于手下人来说，这就足够了。

只有那个始终维持冷静的机器人助手白，才会以一如既往的冷淡语气评论道：“你说的这些，南无忧本人认可了吗？”

这句话，顿时戳中了要害。

李钰的利害分析再怎么精妙，终归是他一个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南无忧从来没邀请李钰做这些事，之所以聘用白银骑士团，而非只不过是她对【黑翼】有着强烈的反感和不信任，外加她手头的确无人可用罢了。

所以这当然不意味着南无忧授权过李钰，在天玄玉栋与【黑翼】正面对抗！事实上，南无忧虽然聪慧，却也谨慎，远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去打董事会的脸！

李钰纯粹是在自作主张，而且明显是违背了南无忧的意志。

不过李钰并不在乎。

“她如果真的继承了南鹤礼的智慧，就该知道，此时我的选择是最优解，她应该无条件支持白银骑士团，将她的利益和我们捆绑在一起，然后尽快继承正统，大家一起飞黄腾达。而如果她不够聪明，在这个时候退缩了，那我也无话可说，白银骑士团虽然过去这些年一直和南家捆绑在一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别的出路。”

郑姐听得不由皱眉，作为白银组织的资深战士，她在骑士团生活的时间比李钰还要久远得多，在她印象里，白银从来都是南家的附庸，至少也是不可分割的合作伙伴，离开南家……别的不说，荒废区的基业要如何处置？

李钰笑了笑，说道：“不和南家捆绑，我们也可以原地解散，各奔前程嘛。反正各位都是身负绝艺的高手，在哪里都不愁饭吃。

至于那些生活在荒废区的普通人，反正就连乾坤集团这样的正统统治者都不在乎，我们这些野人又何必在乎那么多？”

说完这句话，李钰收敛笑容，沉声道：“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南于瑾不可能信任我们，南家的其他人根本不足为凭。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南无忧！为此就算让她别无选择，甚至记恨于心也无所谓！别说是扫一次【黑翼】的面子，就算是和他们玉石俱焚，我们也要去做！”

这一次，围绕在他身旁的每一个白银成员，都认真点了头。

李钰老大平时很喜欢讲一些大家听不明白的话，但也偶尔，会用些再浅显不过的言语。

这个时候，李钰不是在引导思考，更不是为了解释，而是下达最为直接的命令。

听得懂，要服从，听不懂，也要服从。

现在李钰要大家捆绑在南无忧身上，那么从今以后南无忧就是所有人的大小姐了。

此时，邢十七万又问道：“那肖恩呢？”

提到肖恩，李钰就顿时没了好气，骂道：“不知所谓的臭小子！人家放个钩，他就迫不及待咬上去，简直一点脑子都没有！亏我还以为他是个足够谨慎细致的可造之材，结果表现得就仿佛十六七岁的热血少年！”

邢十七万不由说道：“他的确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所以骂归骂，人还是要救的。”李钰咬牙道，“为了他，我可是把最珍贵的棋子也拿了出来……这一步之后，我们在【离】的经营基本就要从头再来了。”

和他在张进澄、陈耀等人面前的自信表态不同，在自己人面前，李钰还是说出了实话：像乔永康那么好用的全息棋子，整个太空城，甚至整个乾星系里，也只有那么一枚了。

邢十七万闻言点了点头，没有去问动用这枚棋子是否划算，既然李钰这么决定了，那就一定是划算的。

唯一让这个资深的欠债战士感到好奇的，就是被李老大寄予厚望的那枚棋子，真的那么好用吗？能在这天罗地网之中，带肖恩杀出重围！？

要知道，【黑翼】虽然撤了，但只撤了明面上的人手，他们对天玄玉栋，乃至整座太空城的控制力仍在！只要郭守明一声令下，甚至一个念头转动，就会有千百人按照他的意志行动起来。

别说留下一个肖恩，就算要留下天玄玉栋里的白银骑士团所有人……那应该是做不到的，最多留下一半人吧。

就在此时，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

第 195 章 不要做阴谋家

围绕在李钰身旁的战士们立刻警惕地转过目光，然后便各自目瞪口呆。

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一路小跑过来。她穿着一身朴素的基层文员制服，但蓝灰色的上衣却染满了献血和灰尘。那一头蓬松的灰色长发也被血液黏成了一缕缕，紧贴着面颊，让她显得狰狞可怖。

她胸前挎着一只明显是缴获来的爆能枪，持枪的姿势标准而稳健，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是绝对训练有素的精锐战士。而这一切都与她那文员的打扮显得格格不入，更让她胸前那个印着“乔凯丽”的铭牌极其扎眼。

当然，比起这个名为乔凯丽的女子，真正让人惊讶的是跟在她身后的一个少年人。

小伙子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脸上还有着淡淡的雀斑。那一头深灰色的短发，以及依稀相似的眉目五官，显示出他与前面的乔凯丽有着绝对的血缘关系。而他身上的校服，则说明着他的身份。

最后，他胸前同样挎着一只缴获来的爆能枪，校服上印着斑斑血迹，与其母如出一辙！

这对看似清秀文弱，实则凶悍绝伦的母子二人，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哪怕最为警觉的邢十七万，都只是眼睁睁看着乔凯丽一路跑到李老大面前，然后抬手就是一记耳光。

李钰不避不闪，吃了个结结实实，嘴角当场就溢出血来，玩世不恭的神情也显得有些狼狈。

此时，李钰身旁的白银战士们才如梦方醒，连忙各自摸出武器，瞄准了乔凯丽。

乔凯丽的儿子却格外凶悍，丝毫不惧怕对面人多枪多，只把自己的爆能枪也抬了起来，枪口直指李钰。

形势仿佛一触即发，但乔凯丽却视而不见，只是咬牙切齿地骂道：“多亏了你，我们全家人的生活都毁了！”

李钰说道：“是的，我很抱歉……乔永康是棋子，但你们不是，这一切都是被我拖累，实在过意不去。”

乔凯丽骂道：“知不知道我们辛苦了多少年才还完了房贷！知不知道我们费了多少力气才把乔凯送到一流的学校就读！？还有飞行艇、养老保险、理财基金……这些东西，你要怎么赔！？”

李钰叹了口气：“白银从不以财富见长，不如说我们一直是以负债见长，这些东西我赔不了。”

乔凯丽扬了扬眉毛，等李钰继续说下去。

若是接下来的说辞不能让她满意，那管他是什么白银首领，她都不会与其善罢甘休！

“不过，我赔不了的东西，南家却是可以的。你们夫妻奋斗一生所求的，对于那些大人物来说，不过是随手签批的一份文件。你想要荣华富贵，南家可以给你，你想要太平安逸，南家一样可以给你。事实上，论及工作环境、教育条件，这座小小的太空城，都不可能比得过汇聚星系精华的【巽】……”

李钰的话没说完，乔凯丽就点点头，一拳砸在李钰胸前：“好，我就信你了，我们全家遭受的损失，你必须补偿回来！不然就算老乔再怎么愿意给你当狗，我们母子也绝对打爆你的狗头！”

说完，这位看似娇小，却有着无比强大的压迫感的女子便不理会在场的所有人，牵着儿子的手，自顾自地站到了走廊一边，然后散发出生人勿近的冰冷气息。

至此，其余人才纷纷松了口气，就连李钰也耷拉下来肩膀，轻声感慨："我算是知道老乔这些年为什么荒废得这么彻底了……"

乔凯丽的冰冷目光随之射来。

李钰说道："有这等贤妻良母，换了我也不想继续努力了。"

"哼！"乔凯丽扬了下眉毛，却也没和李钰过多计较。

毕竟乔永康已经公然造反，他们母子的前途早就拴在白银骑士团身上，现在李钰态度再怎么不端，他们也只能忍了。

就如同过去多年来，她扮演一个基层文员，无数次忍受上级不合理的加班要求，错过一次又一次的晋升机会。而为了发泄郁结之气，就只能让丈夫乔永康在私底下教她射击、教她格斗、教她可以在战场上穿梭自如的一切。

连天玄玉栋里的加班都能承受，李钰那挑衅似的嘴脸，其实也没那么难忍。

只不过一朝间，她的天地翻覆，总是要发泄一下怒火的。而之前试图挟持他们母子二人的那批佣兵，还远不足以让她平息愤怒。

"对了，老乔那边，进度怎么样了？"李钰忽然问道，"他开始行动以后就和我断了联系，但我觉得你们之间应该还能对话。"

乔凯丽冷笑道："你是关心老乔，还是关心那个姓肖的小子？"

李钰坦然道："两者都有。"

"那老乔断掉联系是对的，你这种口头上两者都关心的领导，从来不会真正在意手下人的性命。"乔凯丽嗤之以鼻，"老乔要是还和你维持联系，指不定你要追加多少需求给他！"

李钰皱了皱眉头："所以呢，现在老乔进度如何？"

"我也不知道。"乔凯丽坦然道，"我这边也失联了，多半是老乔料到你会通过我向他施压，所以连我也不搭理了。这男人虽然一身本事都荒废了，却学会了职场的油滑，也算让人欣慰了。"

李钰终于露出惊讶的表情："连你也失联了？这……"

之后的话，李钰没说下去，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乔凯丽脸上浮现出一丝压抑不住的忧色。

乔永康的失联显然是个意外，绝不可能是为了逃避职责，他一个刚刚跳反的棋子，凭什么逃避组织领袖的安排？

只不过，对于一个极端重视丈夫的人来说，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让人心安。

“这下，就有问题了。”李钰声音低沉了几分，“老乔没理由失败的，计划里一定是有了什么变故，白，帮我复盘一下整个过程，哪里有意外了？”

然而，还没等机器人助手开口，李钰的通讯器就响了起来，从中传出乔永康气喘吁吁的声音。

“老大，抱歉，我这边失手了，不知为什么，狩龙人也找了过来，我被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肖恩的状态也不好帮不上忙，所以我们的飞行艇被击落在天黄区。我一人之力有限，只能和他分开逃散。”

“天黄区啊。”李钰点点头，“聪明，那边是你半个主场，也算是不差的选择。不过对手是狩龙人，你就别勉强了，尽快撤回来，肖恩的问题交给他自己处理吧。”

“嗯，我已经尽量把他藏好了，如果这都处理不来，那我也没办法了。”

说完，乔永康就切断了通讯，而在通讯结束前，李钰等人可以清楚地听到爆能枪射击时的锐利声响。

显然，那个油滑了近十年的中年人，在转变了身份以后，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油滑可言。

李钰则揉了揉眉头，有些疲惫地说道：“狩龙人，这群疯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不是除了【青龙】就六亲不认么？为什么会找我们的麻烦？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之前的谋算又要从头再来了，果然每一个阴谋家的归宿都是脱发啊……”

第 196 章 常胜不败

就在李钰发愁自己的头发的时候，天玄玉栋的底层仓储区，一众【黑翼】精英们则在战战兢兢地发愁自己的前程。

作为董事会最为信赖倚重的武装力量，【黑翼】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着更胜乔永康这种集团中层的优渥待遇，衣食住行堪比上层权贵。但任何事都有代价，过人的待遇意味着同样过人的严苛要求。

日常训练不合格，淘汰；任务表现不如意，淘汰；同一个位置有了更强的竞争对手，淘汰；董事会的人看你不爽而郭守明不打算保你，还是淘汰！

【黑翼】的淘汰率之高，在业内早已是“凶名赫赫”，能够连续在【黑翼】服役超过五年的可谓凤毛麟角，超过十年的更是只有郭守明一人！

虽然被淘汰以后，只要签署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然后不要多嘴多舌，就能回归平凡的生活……但是任何一个体验过优渥的人，都不会再甘于平凡。

何况若是任务出现严重疏漏，事后追责也会极其严厉，最极端的情形下，队长郭守明甚至有权当场执行处决。

而现在看来，这次任务正是出了严重疏漏！

虽然主体任务目标算是圆满完成——南于瑾安然无恙，遗失在外的【玄黄血】也顺利回收……但是任务的代价却过于沉重。

队员的伤亡姑且不论，最重要的损失在于，堂堂在南于瑾和南无忧面前，被李钰扫得颜面无存。

事实上，对于【黑翼】这样特别的组织来说，脸面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为【黑翼】的威望，才是他们战无不胜的真正依仗，比所谓情报优势还要重要。

董事会的情报优势是有限的，乾坤集团的统治力再强，也不可能将触角蔓延到星系的每一个角落，加上庞大的组织必然产生的臃肿和低效，实际上董事会根本不可能对每件事都了如指掌。

董事会只是将【黑翼】包装成无所不知，战无不胜的样子，以此来威慑潜在的敌人。而一直以来，在郭守明的带领下，【黑翼】的确鲜有失手，因此这个威慑也就不断累积，让越来越多知情的人感到畏惧。

而这次多亏了李钰的精彩表演，【黑翼】多年积累的威望几乎被一扫而空，若是消息扩散出去，【黑翼】再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就不那么容易了。

相较而言，死上几名成员根本是不疼不痒——愿意加入【黑翼】的人数不胜数，除了队长郭守明和零号以外，其他人的备选要多少有多少。

所以，此时聚在郭守明身旁的【黑翼】队员们，甚至无暇去考虑队友的伤亡，只是各自低沉着头，暗中观察队长的脸色，以判断自己的未来。

这次任务失败，大家要付出多少代价？有多少人会就此淘汰？有没有人会被当场处决？

人们以余光主使者郭守明阴沉的面色，一时间，除了零号以外，没有任何人敢保证队长的枪口不会指向自己。

而就在人心惶惶之时，郭守明说道：“不用想太多，这次的失利责任在我，我会向董事会说明一切，承担责任。”

在场的队员们闻言不由惊喜交加，身材娇小的女子顿时仰起头，双目放光："真的！？"

郭守明瞥了她一眼，让她的满心欢喜化作冰寒。

"不，队长，那个，我的意思是……你不会有事吧？"

郭守明嗤笑了一声："能有什么事？处决了我，董事会还能提拔谁上来接班？而且过去这些年，他们欠我不少人情，区区一两次失败，还不能把我怎么样。"

说完，郭守明收敛了笑容，沉声道："不过你们也别高兴太早，今天的事情迟早会泄露出去，而一个颜面无存的想要再像以前那样，报个名头就让敌人屁滚尿流，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们需要用无数次胜利来挽回这一次失败，每一次胜利都要豁出全力去争取。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人跟不上节奏而被淘汰，你们就尽量祈祷被淘汰的人不要是自己吧！"

"是！"

"好了，你们最关心的责任归属已经明确了，接下来就认真做事吧。南于瑾董事的护卫任务已经结束，我们只需要把【玄黄血】带回苍穹顶就可以了。"

******

很快的，郭守明就给每个人简单布置了工作任务，而后便宣布这场阴气沉沉的战后总结会到此结束，所有人解散。

十余名心事重重的【黑翼】战士各自散开后，郭守明独自一人留在在仓储区的阴暗空间里，微闭着双眼默默出神。

黑暗中，一个沙哑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为什么要放水？"

郭守明睁开眼，头也不回地说道："我从来没有放水，从头到尾我都很认真，但白银的当代首领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厉害，算计来算计去，总是比我技高一筹。专家组将他列为集团的甲等威胁并没有错。他和他那个优柔寡断的养父全然不可同日而语。"

"那也不是你失利的理由，你如果再认真一点……"

郭守明打断道："再认真一点，也不过是和李钰拼个两败俱伤罢了，这一次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他的准备工作比我要完善得太

多，我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没有超出李钰的预期，这种情况下你要我怎么赢？零号，你不要太高估我，我也是人，做不到全知全能，战无不胜。”

沙哑的声音顿时沉默下去，只是黑暗中，一种名为不甘的情绪，却宛如实质一般蔓延开来。

半晌，郭守明才叹息道：“而且就算赢了李钰又能怎么样？堂堂赢一个荒废区成长起来的民间组织，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而赢了这一次，下一次呢？再下一次呢？我已经赢了十年了，真的很累了。”

“队长，你的意思是……”

郭守明说道：“现在，就连零号你这个身边人，都无法接受‘郭守明也会失败’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董事会和专家组的人更是习惯性地把各种疑难杂症丢给我来处理，比如南鹤礼……也不管【黑翼】的本职工作究竟是什么，然后还对每一次来之不易的胜利都视为理所当然。”

顿了顿，郭守明用感慨万千的语气说道：“我很担心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要我去对付那个绝地大师了。”

第 197 章 苏醒

零号虽然听得队长仿佛是随口抱怨的玩笑话，却意识到这里很可能有几分真意，不由问道：“莫斯提马？”

郭守明轻轻点了点头，“其实那对绝地师徒刚刚进入星系的时候，董事会就打算派我去处理了，但我以南鹤礼的善后工作为由，强行推掉了。而结果你也看到了，夏阎那个蠢货被她戏弄得焦头烂额，时不时就要去苍穹顶给董事会赔礼道歉。”

“夏阎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声音沙哑的零号，用不屑一顾地语气评价道，“如果不是姓夏，他连给安保总局看门的资格都没有！换成是队长你的话……”

“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过去这些年我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我不会选打不赢的对手。那可是绝地大师啊，共和国的秩序维护者，脑子进了水的人才会迫不及待地与那样的人为敌。”

零号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我看绝地武士也没什么了不起，刚刚在机库，只差一点就让那小子粉身碎骨了。”

郭守明说道："肖恩只是个学徒，一个年龄只有你一半多的学徒，而你已经被逼得放弃正面战场，只能以陷阱暗算他了，最后还没能成功。"

"那是因为……"零号争辩道，"有人暗中泄密！那小子分明是在最后一刻知道了【神雷】上有炸弹，才会及时避开的！"

听到这里，郭守明却不置可否："绝地武士对危险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不需要什么人提醒，肖恩也可能察觉到飞船上的危险，及时做出反应……好了，这件事不必再讨论了，过去的事就过去吧，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不会再和白银接触，更不会与绝地武士为敌了。"

零号说道："是这样吗？可是我看那个李钰，好像很想借着绝地武士来做些什么呢，到时候……"

"到时候我应该还在闭门反省，【黑翼】也在重组整备，恐怕无力处理白银骑士团和绝地武士联手带来的风波。而且也未必需要我们出手，李钰这次表态这么激进强硬，连【黑翼】都不放在眼里，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之后自然有人会比我们更紧张。"

说到最后，郭守明忽然忍不住冷笑起来。

"呵呵，那么喜欢讲职责和本分，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职责和本分吧，面对一个出乎意料的顽强进取的竞争者，你要怎么发扬你的本分呢？"

而笑过之后，仓储区里却没有零号的附和声，那个喜欢躲在影子里的百貌之人，早在笑声响起的时候，就已经知趣地离开了。

因为在几乎所有人的印象里，郭守明都是个极端不苟言笑的人，笑容这种表情，几乎只会礼节性地出现在一些无法回避的社交场合里。

所以，一旦郭守明笑起来，就意味着他不希望身边有其他人。作为最为心腹的零号，自然就懂得退场的时机。

而一阵嘲讽似的笑声之后，郭守明并没有收敛笑容，反而挂着略显狰狞的表情，伸手推开了面前的金属箱，轻声问道。

"你说呢，玄黄血？"

******

肖恩做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梦。

梦境的内容难以言喻，短暂的梦境被分割成了无数静止的画面，其中大部分是他来到乾星系以后的所见所闻，有和师父在庄园分别时的画面，有他在红杏小队与队友们互动的日常，当然更有遭遇夏溪后，一次次的三观洗礼……

但除了这些色泽艳丽，内容醒目的梦境碎片之外，还有很多意义不明的细碎画面。

其中，肖恩看到了一群模糊的人影，他们身处一片红砂漫天的荒凉星球，身形因痛苦而扭曲，仿佛是一副呈现苦难的艺术画作。

肖恩还看到一片原始而茂密的树林，一群衣衫褴褛的开荒者在林间空地升起篝火，欢声笑语。这些开荒者有人类，有提列克人，有伊索人，有威奎人，还有一些肖恩也认不出的种族。他们虽然形貌各异，文化习俗也不同，此时却在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为同一种喜悦而欢笑。

开荒者中，肖恩隐约看到了一些头生犄角，皮肤上覆盖着鳞片的影子，只是不及细看，画面就似水泡一般破碎，新的画面取而代之。

在同一片土地上，茂密的树林被钢铁构筑的城市所取代，开荒者们在这里建立起了繁华的家园，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富庶文明的生活。但是城市里的居民却不再是开荒团队那般包罗万有，而是以人类为绝对主体，几乎看不到其他种族的身影。

这种变化让肖恩莫名感到有些神伤，而就在此时，梦境中所有的碎片都融化消失了，一个面容模糊的女子占据了梦境的全部，肖恩看不清她的面容，甚至无法辨识她的身材轮廓。

但是莫名地，肖恩自心底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仿佛这个模糊不清的女子，对他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

再之后，肖恩便豁然惊醒。

睁开眼，视线仍有些模糊，依稀可以分辨出眼前是一块块拼接地歪七扭八的锈迹斑斑的金属板。板块的缝隙间，有一颗锈色的液滴，沿着边缘缓缓滑动，最终滴落下来，落到地上的一只金属罐里，发出清脆的声响。

滴答。

仿佛是打开了某个开关，下一刻，如潮水般的嘈杂声音涌入肖恩的耳中。

脚步声、机械引擎运转的隆隆声、劣质音响发出的金属味十足的音乐声……以及密集的对话声。这一切共同编织成了一曲并不和谐的吵闹音乐，让大梦初醒的绝地学徒感到头脑一阵木然，只能被动地接受着周围的嘈杂信息，仿佛一片呼啸的汪洋中的孤零零的小岛。

第 198 章 面目全非的故人

……

“这种过期的两个乾坤币都嫌贵，你怎么敢要5乾坤币？你还不如去抢！”

“买不起就滚！我每天几百块上下，还懒得抢你这种穷鬼！”

……

“天玄最新潮流时尚服装，【巽】原厂出品，百分百【华清蚕丝】编织，五折起卖咯！”

“老板你怕是活在梦里，还会在天黄区摆地摊？”

“你这么博学多识，怎么不去天玄区当学者，还在天黄区地摊上跟我讨价还价？”

……

“张婶子管管你家那个金属破烂！扫除都扫到我家来了，还把我的鞋给吃进去了！”

“那破烂我早不想要了，送你了！”

“滚蛋，我才不给你免费回收垃圾呢，这种 SW-1 连 4 区的贩子都不收，赶紧把东西拿走，顺便把鞋赔我！”

……

伴随这些声音的洗礼，肖恩的记忆也迅速回溯，让他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

这里应该是天黄 5 区。

在肖恩的记忆里，飞艇被狩龙人击落以后，乔永康竭尽全力将飞艇迫降在了 4 区和 5 区之间的交通枢纽，勉强拖着肖恩，把他藏到暗处，然后便独自去吸引了所有追兵的注意。

记忆中，只依稀残存着一个悲壮决绝，摇摆蹒跚的背影，之后的事情，肖恩便不知道了。他当时状态太差，先是被【神雷】型飞船里的炸弹冲击波震伤，还断了条腿，之后又从高空坠机，落地时浑身擦伤，而在天玄玉栋一连串高强度战斗的后遗症也在那时发作，强烈的疲倦感根本压制不住，宛如潮水一般席卷不休。

昏迷是自然而然的。

而从苏醒后的环境来判断，这里显然不再是连接 4、5 两区的交通枢纽站，更不可能是天黄 4 区——4 区是【离】重要的初级工业园区，负责供应整个城市所需的各种基础部件：高效维修厂的模块化零部件、生态园区所需的各种动植物、还有零散的废品回收站等等。

虽然只是初级工业区，远不如天玄区那个云集了高级冶炼厂、细胞修复中心、磁石加工站等高端企业的工业区那般高端大气，但终归是以严格的制造加工为主，不可能有这么强的烟火气……

只不过，是谁把自己带到 5 区的？这里又是 5 区的什么地方？距离昏迷已经过去多久了？

而就在此时，肖恩忽然听到就在身边不远，这个简陋的金属房间以外，就有两个人在说话。

一个清脆悦耳，是个灵动而泼辣的女子，还有一个沉闷而凶恶，依稀属于一个中年男性。

“我警告你，人类女，明天之前再交不出房租，就给我收拾东西滚蛋！”

“就你家这种破破烂烂，连顶棚都封不住的房子，除了我之外你还指望能租给谁啊？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段你敢开两百一个月，也就我愿意付钱了……”

“少给我油嘴滑舌！小心我打烂你的小脑袋！”

“打啊打啊，打死我，你这房子立刻就被查封，再也别想租出去了！”

“哼，明天之前，把房租准备好！”

对话到此为止，凶恶的中年男性威胁过后，便迈着沉重而蹒跚的步伐远去，而泼辣的女子则发出心有余悸的叹息，仿佛正面顶撞房东的勇气已经在三两句话间就消耗殆尽。

安静了一会儿，女子转身拉开了身后的拉门，顿时一阵嘎吱作响。

伴随金属薄片摩擦而生的噪音，拉门豁然敞开，房间中泄来一阵五颜六色的光，正照在肖恩的脸上。

强光让肖恩不得不眯起眼睛，只能看到那女子模糊的身形轮廓，不知为什么，那纤细的轮廓，似乎有些眼熟。

女子看到肖恩苏醒，发出惊喜的欢呼：“哇，你醒了！？太好了！”

之后，她两步就跳到肖恩身旁，轻轻握起肖恩的手腕，一边摸索着一边问道：“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脉搏好像不太稳，需要吃点东西吗？我刚买了杂煮粥哦。”

肖恩眯着眼睛，尽快让自己适应强光的刺激，而女子的面容也在适应过程中，越发清晰起来。

那是一张看上去最多二十出头的年轻靓丽的面容，虽然在屋外强光的照射下显得有些惊悚而古怪，但肖恩还是认出了她。

黄萱？！

伴随着一阵不可思议的荒谬感，肖恩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了与她相关的记忆。

不久前，红杏小队突袭在地下基地解救了一批被掳掠过去的平民，这位名为黄萱的女子便是其中之一。

肖恩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她穿着一身精致的贴身旗袍，青春而靓丽，但整个人沉浸在恐惧中，宛如行尸走肉。

然而，到离开【兑】的地下基地，搭乘飞船一路有惊无险地抵达白银的老家，她便从迷茫与恐惧中走了出来，鼓起了勇气去面对崭新的环境。在一众颓丧而迷茫的幸存者中，她就如同灰烬堆中的一朵鲜花。

当时，绝地学徒还很看好她能在【荒废区】尽快稳定下来，如今真是怎么也想不到，黄萱居然稳定到【离】来了！

“黄萱，你怎么在这里？”

女子闻言，滔滔不绝的话语顿时止住，而后眼中迸发出惊喜的神采。

“你还记得我！？不，应该说你还能认出我？好开心啊！我还以为自己沦落到这里以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呢。”

肖恩欲言又止。

客观来说，与记忆中那个旗袍姑娘相比，眼前的黄萱的确是面目全非。

容貌上，哪怕排除屋外强光的干扰，此时的黄萱也和过去全然不同了，一头长发被剪得不到齐耳长，皮肤上染着灰尘，嘴唇也破了皮，曾经华丽的旗袍更是变成了臃肿而破旧的廉价织物。

而气质上，这个神采飞扬，脸上挂笑的姑娘，也和地下基地里那个满心惊恐的她判若两人。

只不过这些变化，对于能够依靠面部骨骼特征来精准分辨人物的绝地学徒来说，都不能构成干扰罢了。

第 199 章 房东

好在此时也不需要肖恩解释什么，黄萱已经自顾自地聊了起来。

“你之前伤的还挺重的，我还担心你要再睡上几天呢……啊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催你，尽量把伤养好再说哦。我先去给你拿杂煮粥。”

黄萱浑身上下洋溢着用不完的活力，她甚至没等肖恩回话，就放下了他的手腕，蹦蹦跳跳地到屋外去拿杂煮粥了。

而看着她轻松欢快的背影，肖恩下意识松了口气。

虽然黄萱从荒废区跑到【离】的贫民窟的事情，着实匪夷所思，但是看她此时的状态还好，也就令人放心了……

然而没走两步，肖恩就听到屋外传来一阵粗暴的呼喝声。

“开门，搜查人犯！十七八岁的人类男性，黑发黑眸，见过没有！？”

“让你开门你就开门，哪来那么多废话？想死不成？”

“把那堆破布拿开，别装傻就是你屁股底下那堆破布！哈，这堆电池是作什么的？机器人配件？这破地方有多少机器人，要这么多配件？而且正常配件你藏什么？我看很是有鬼！有必要拿回去查验一下，说不定就和那个通缉犯有关系呢！”

“我说有关系就是有关系！想讲道理，去定居天玄区啊，那边的上等人很愿意讲你妈的道理！”

之后就是一阵金属殴打血肉之躯的闷响，甚至还偶尔伴随爆能枪开火，爆能束撞击金属建筑迸发火花的刺耳声响。

伴随骚乱，密集而凌乱的脚步声也很快逼近到肖恩的屋外。

肖恩只感到浑身肌肉都不由紧绷起来，战斗的预感充斥脑海。

显然屋外的人是冲着他来的。不出意料的话，在他昏迷的这段不知多久的时间里，针对他的通缉令已经遍布【离】的每一个角落，而天黄 5 区也不例外。

于是这些捕食者一般的佣兵就来这里抓人了。

在这座城市里，属于官方的力量非常微弱，夏姜统率的安保部队只有几十人，平日里最多在天玄区等安逸地区刷刷存在感，真正维持城市秩序的是无所不在的私兵。其中素质上佳的负责服务上流社会，品质低劣的则游走于底层。

毋庸置疑，此时在屋外耀武扬威的，正是城市中的底层佣兵，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训练水平，乃至组织纪律，都是渣滓中的渣滓。

然而肖恩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群无孔不入的渣滓。

他们或许在正面战场上不堪一击，但最擅长的就是捕风捉影和掘地三尺。连人家垫在屁股底下的破布堆里的电池都能翻出来，一个躺在陋室里的大活人又怎么可能被放过？

而肖恩一旦暴露，战斗就不可避免……一想要要在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和一群肆无忌惮的渣滓开战，肖恩就感到头疼。

伴随头疼而来的，还有右腿一阵钻心的剧痛……他刚刚下意识地想要起身，但右腿稍稍发力，就疼得发软。

显然，肖恩昏迷的时间并不长，至少远不足以让断腿愈合。何况黄萱也不是王毅，并没有条件和技术为他作医疗。

现在的状态可谓糟糕至极，肖恩一旦被门外的佣兵发现，很可能藏也藏不住，打更打不过，简直是一片绝望。

不过，越是形势危急，肖恩反而越是冷静，他沉下心来，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门外的乌合之众固然有乌合之众的优势，但终归是乌合之众，那些素质低劣的佣兵，在贫民窟里有如鱼得水的一面，却不能改变他们渣滓的本质。

和那些经历过严格训练，或者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精兵强将不同，这些混迹于城市底层的佣兵，往往心志不坚。从刚刚的吵闹声，摇摆蹒跚的脚步声中，肖恩甚至大胆猜测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喝得酩酊大醉后，才来这里耀武扬威。

而对于这样的对手，身为绝地学徒的肖恩正好拥有一件威力无穷的武器：控心术。

虽然肖恩的控心术强度平平，很难对那些心智坚毅的人奏效，但拿来控制一群底层佣兵却绰绰有余。

只要一个明确的命令，肖恩就能让他们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

而一旦糊弄过第一波，几乎就等于彻底蒙混过关——那群毫无耐性的佣兵，应该不会反复搜索同一个地方。反过来，他们被扭曲的记忆，反而能成为肖恩的掩护！

想到此处，肖恩反而有些振奋起来，就连腿上的疼痛都暂且退去。

在那些凌乱的脚步声抵达门前时，肖恩更是在脑海中勾勒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行动计划。

与其简单地蒙混过关一时，不如彻底控制住那些佣兵，然后混到他们之中，直接去他们老家！

哪怕是底层渣滓，终归是佣兵的身份，武器和医药的储备应该会有一些，正好能解肖恩的燃眉之急。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底层渣滓，多半拥有通往外界的隐秘通道，无论是逃亡还是走私，密道都是必备之物。

只是，还没等肖恩的思路继续延展下去，就听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迅速逼近，赶在那些佣兵开门之前，将他们挡在了门外。

“你们几个，站住。”

沙哑而沉闷的声音，让肖恩感到非常耳熟，声音的主人正是不久前和黄莺对话的房东，只是此时他语气中带着森然阴冷的杀意，甚至让屋中的肖恩都感到汗毛开始炸立。

这股威慑力也俨然震慑到了门外的佣兵们，一时间枪械碰撞声此起彼伏，颤抖的呼喝声也随之传来。

“你！？红脸人？你想干什么？！想要跟我们【毒心团】开战吗？”

“告诉你，我们【毒心团】的老大，可是和【铁背狼帮】的帮主喝过酒的！”

“我们，我们也是听上面命令来搜捕人犯的，你有什么意见，去找上面说啊，为难我们也没用啊……”

尽管佣兵们人多势众，还带着武器，但是面对房东一人，却表现得怯懦无比。一时间，佣兵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而叫嚣声则在吵闹中越发尖锐，但也始终只停留在叫嚣层面，仿佛是在用狂吠来为自己壮胆的小型宠物犬。

房东对此置若罔闻，只牢牢守在自己的房产门前，寸步不让。而佣兵们一边丝毫不肯示弱地高喊着，一边步步后撤，直到双方彻底拉开距离，便干脆做鸟兽散。

第 200 章 乐观

一直到佣兵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门外的房东才闷哼了一声，转过头说道：“人类女，你又给我惹麻烦！”

黄萱那活泼的声音也恰好响起：“什么叫我惹麻烦？那些佣兵又不是我派来的！我还没追究你的责任呢！人家介绍这个房子给我的时候，说的是这里虽然又小又破，房东也不好打交道，但却是 5 区最安全的地方。结果刚刚差点就被他们破门而入了！”

房东沉声道：“没有人能破我的门！”

黄萱说道：“是啊是啊，没有人能闯你的门，也没有人能拖欠你的房租。红脸人的传说嘛，我在来【离】的路上就听中介翻来覆去讲烦了，如若不然我也不会选你这个破地方。总之你的确帮我把那些地痞流氓拦在门外了，虽然我在过程中遭受了一定惊险，但也不和你计较了，姑且算你表现不错，我明天就把房租交给你。”

“……哼！”

房东发出一声极其不满的闷哼，但终归没多说什么，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远去。

而后，黄萱才长长出了口气，然后拉开房门，单手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杂煮粥来到肖恩面前，展颜笑道。

“没吓到你吧？”

看着黄萱那真挚的笑脸，肖恩悄然收回手中的光剑，说道：“有些始料未及。”

顿了顿，肖恩又问道：“我留在这里，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没什么麻烦。”黄萱打断道，“他们吃过一次憋，不会轻易再来第二次了。红脸人在这里的威慑力还是很强的。我原先以为是中介在瞎吹，刚刚看来是名不虚传呢。”

“我指的不是那些佣兵，而是房东本人……他应该知道我在这里吧？”

黄萱说道：“嗯，房东对他每一处房产都了如指掌，我把你从枢纽站拖回来藏在家里，能瞒过路上其他人，却瞒不住房东。不过他不会干涉的啦，比起窝藏人犯，他的租客们做过的过分的事情可就多了……说来，你怎么会跑来这里，还沦落成满身疮痍的通缉犯啊？”

肖恩只能说：“一言难尽啊……你呢？你怎么跑来这里了？”

黄萱兴奋地答道：“因为这里机会多啊！之前虽然在【巽】那边，白银骑士团给我们安排了工作，但是明显就是新手福利，内容和收入都平平无奇，靠着当酒馆服务员的那点薪水，想要还清债务不知道要多久呢。”

肖恩惊讶万分：“债务？李钰还给你们安排了债务？”

黄萱说道：“是啊，不过很合理啊，我们这么一批陌生人来到白银骑士团的老家，衣食住行都要依赖他人，总不能让人家无偿付出啊。”

肖恩张了张嘴，还是无话可说。

虽然这批人是他花了巨资才说动红杏小队的队友帮忙救回来的，但那笔钱只是用来救人一时，不是用来救人一世的。在黄萱等人安全抵达荒废区的时候，肖恩和队友们的契约就结束了。再之后李钰对于这些幸存者的安置，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且我觉得有债务也是好事啊。”黄萱一边说着，一边将粥碗塞到了肖恩手里，“我们那批幸存者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无法接受现实的巨大落差，整日里都浑浑噩噩的。如果没有一点债务压力，我怕他们撑不到天就要精神死亡了，现在至少可以’活着是为了还债‘嘛。”

黄萱说着，自己都笑了出来：“我这种给债主说话的人，一般来说是要被打为工贼的吧？所以我在【巽】也就待不下去啦，周围的人都把我当成怪物甚至内鬼，通过联合起来挤兑我获得了生存下去的意义……虽然我很高兴看到他们能振作起来，但我夹在人群之中实在有点难受。正好当时有外派劳工的生意，我就到【离】来了。”

“在这边，我主要负责接之前一个联络员的班，给骑士团在天黄区的进出口贸易打打杂。但因为是新人嘛，又是天黄区，薪酬虽然比在荒废区当服务员要高，也高不到哪儿去，所以只能节衣缩食，而这边负责接洽的中介就给我推荐了红脸人。”

“哦，红脸是他的外号，他是个克拉图因人，因为肤色发红所以被人叫红脸。传说他和赫特人关系匪浅，在【离】也非常吃得开。虽然他只做房东，但是整个天黄区没人敢得罪他，刚刚那群佣兵是初来乍到，不知道规矩。真正的老油条都懂得避开红脸的房子的。”

黄萱的经历，虽只三言两语，却让肖恩不由哑然。

当初那个瑟缩的姑娘，已经变得积极乐观，而且勇敢地将开拓的脚步迈到了天黄区，这简直是浴火重生的最佳写照……而这也让当时一心救人的学徒，感到强烈的欣慰。

带着这份感情，肖恩吃了一口杂煮粥后，只觉得一股强烈的风味在口腔内扩散开来，和天玄区食为天那种醇厚丰富的杂煮味道颇为不同，是一种刺激得人几乎失去意识的强烈味道……

“嘿嘿，吃不太习惯吗？不过这个其实是这条街的特色美食呢，非常受人欢迎的，据说以前连天玄区的人都有专门跑来吃的，做杂煮的拉莫人靠这个在 1 区赚了一个独门小院，逍遥了好一阵子，后来沉迷赌博又把小院输掉了，才回来重操旧艺的。”

黄萱带着几分戏谑，也拿出勺子舀了一勺浓稠的肉糊送入口中，然后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发出一长串痛苦的低吟。但是当她咽下

肉糊后，还是舒展开表情，抹了抹汗水，说道："我一直告诉自己，等我能喜欢上这玩意，我就是合格的本地人了！"

肖恩不由失笑，也端起勺子大口吞咽了起来……实话实说，这杂煮粥的味道虽然特别了些，但比起他跟随师父走南闯北时体验过的"风俗美味"，拉莫人的厨艺还算平易近人。他只是第一口有点被刺激到了，一旦有了心理准备，这种富含营养的食物，对于受了重伤，继续回复的他来说就是最佳的美食了。

而在肖恩大快朵颐的时候，黄萱则问道："你呢？你又是来做什么的？红杏小队在【离】有新任务了吗？"

肖恩沉默了一下，说道："不，这次是我自作主张的，为此还连累到了很多人。"

"是吗？不过一定也拯救了很多人吧？"

黄萱理所当然地说着，让肖恩一时心中感慨万千。

第 201 章 时间问题

肖恩反思着自己的所作所为。

救了很多人吗？或许吧，他不顾一切地杀了夏溪，姑且可以算是间接救了很多人。不过这种杀人等于救人的逻辑，本身就很挑战绝地的理念，让人很难开心地表示：杀得好，多杀些。

事实上，纯从功利的角度思考，他从一开始就不该离开更不该卷入后续的一连串风波，尽管当时他有非常多的理由离开，但本质上，他是屈从于了一时的冲动。

而现在他深陷太空城，距离师父看似近了，实际却已遥不可及。想要继续完成他前来乾星系的使命，就要他付出加倍的努力，作为一时冲动的代价。

肖恩的沉默，让黄萱感到了好奇，然而此时门外却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黄萱连忙起身，顺手丢给肖恩一条破毯子，肖恩也利索地放下粥碗，掀起毯子盖在身上。

黄萱拉开吱呀作响的拉门，带着笑容迎向门外的来客。

“哦，是你们啊，有什么事吗？”

“来提醒你不要惹麻烦。”

门外响起一个颇为尖锐的男子声音，说话时带着浓浓的鼻音，甚至乾坤语都不甚流利。

男子身旁，又传来一个含糊不清的女子声音：“这次上面搜查人犯是认真的，我不管你藏没藏人，至少别被人抓出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这条街上的人都要被你牵连。”

黄萱嘻嘻笑道：“我一个新来的，哪敢惹麻烦啊，红脸非杀了我不可！”

“那就好，噗噜噜。”男子说着，发出一长串擤鼻子的声音，“另外有件事要提醒你，你已经被选为这条街的代表了。”

“诶？”黄萱莫名其妙，“代表？什么意思啊？形象代言人之类的吗，有广告收入吗？”

女子含糊嘲笑道：“想得真美，这种下三滥的地方还要什么代言人？你想要代言，努力去天玄区吧。”

男子则发出一长串鼻音，打断了同伴的嘲讽，说道：“看来你是不知道的，那我告诉你，所谓代表，就是说代表这条街受罪的倒霉蛋。如果这次的事情最后无法顺利了结，比如上面的人一直没找到人犯，最后追责到了天黄区，追责到了我们这条街上。那么，在没有找到真凶的情况下，你就是真凶了。”

黄萱做出匪夷所思的表情：“等等，什么真凶？我什么也没做啊？！”

“所以你才是代表，不然你指望其他人跳出来承担责任吗？噗噜噜噜，你现在跑还来得及，红脸的房客，应该有这个门路吧。”

说完，那对男女就离开了，而黄萱回到屋中时，脸上则挂着苦笑。

“你都听到啦？唉，难怪这边的人一直告诉我说，遇到【普显人】（原创种族，男性为身长约 50 厘米的飞行生物，拥有异常硕大的鼻子和发达的肺部，女性则是身高约一米五的人形生物，不能飞行，身材显得非常臃肿，口齿不清。）就一定没有好事，每次他带着搭档发通知，都搞得怨声载道……唉，也难怪这边的收入高，

却没人愿意来。天黄 5 区的工作的确不好做，这才刚来没几天就被人钦点成祭品啦。”

肖恩说道：“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黄萱不由扬起眉毛，惊讶道：“诶？不要说抱歉啊！我不是在抱怨啦，你放心住在这里养伤就是了，没什么可麻烦的。听那个’小飞侠‘的意思，所谓代表，只是在上层一路追责到这里，且没有人顶罪的时候，才会把我推出去。但是一般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的。”

肖恩说道：“你不必安慰我……”

“我不是在安慰你哦。”黄萱说道，“虽然我来这里的时间也不长，甚至才刚知道这个代表制度，但相信我，对于 5 区贫民窟的规则，我是大致了解了的。这里虽然一贯被上面的人看不起，但其实很团结，很有活力的哦，尤其是对抗上级的时候。”

黄萱说着，伸手指了指头顶。

其实按照【离】的建筑结构，天玄区和天黄区基本处在同一高度，并没有上下关系，然而那种存在于社会结构和鄙视链链条上的层级关系，却是一目了然。

“天黄区的人真的很惨，尤其是5区这种贫民窟，就连【不周】的光都吝于照过来。其他各项公共资源就更不用说了，断水断电是常有的事，有时候还有天玄区的垃圾车过来直接倒垃圾……”

“上层的人一直把这里的人当牲口，所以牲口们自然也不会把上面的人当人。你别看刚才那些佣兵耀武扬威，搞得这里一片乌烟瘴气，但是如果有天玄区的佣兵敢过来作威作福，那么所有人都会立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说到这里，黄萱也笑了起来：“所以你不用担心啦，这次发搜捕令的是上面的人，这里的人恐怕只觉得你是英雄，不会主动供你出去的。”

黄萱的笑脸，在这个阴暗潮湿的金属棚屋里，显得格外可贵，然而肖恩却没办法就此接受这套说辞。

他摇了摇头，说道：“风险还是存在的，你不能把希望太过寄托在这种底层的团结上，它太过脆弱了。”

在跟随师父莫斯提马四方游历的时候，肖恩已经见过太多土崩瓦解的团结了。

那种因贫寒和压迫而形成的抱团，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就会土崩瓦解。比如说，只要许诺几套天玄区的住房，整条街至少一多半人当场变成叛徒。而现在无非是统治者们还没开出足够高的价码。

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第 202 章 临近

“放心啦，我当然不会寄希望于环境，只是想说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你就放心养伤吧。你之前救过我，现在轮到我来救你了。”

肖恩说道：“我并不是为了让你……”

“我也不是啊。”黄萱轻快地打断道，“好啦，我要去上班了，作为新晋员工，必须要好好表现才能升官加薪。中午你就在柜子里拿点零食吃吧，晚上我给你带夜宵，顺便看看能不能找点药回来。”

说完，黄萱就背上一只破旧的二手背包，一路连跑带跳地离开了。

看着女子远去的背影，肖恩只感到一阵沉甸甸的压力。

重伤绝境之下，能遇到一个愿意向他伸出援手的人，这诚然是意外之喜……但是上一次意外之喜的结果如何呢？

王毅医生惨死在天黄 3 区的模样，依然清晰地呈现在绝地学徒的脑海中。

肖恩甚至体会不到劫后余生的喜悦，心头的压力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沉重。

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好人必定有好报的理论，何况对于现在的太空城来说，肖恩是不是好人，也是存疑的。

在大多数正常人看来，引发骚乱的绝地学徒，都只是个无法无天的通缉犯，他在天玄玉栋里的所作所为，几乎践踏了所有的当地治安条例，那么他自然而然属于罪不可恕的恶人。

肖恩是恶人，那么帮助肖恩的自然也是恶人。在一个好人都不得好报的世界里，恶人的下场更不会好。黄萱在交通枢纽的垃圾堆里将大恶人肖恩捡回家，承担的风险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肖恩实在不想连累到一个善良而乐观的姑娘。

但如今他一个大活人躺在黄萱的房间里，伤口渗出的污血不光浸透了床单，还在搬运中蹭得边边角角到处都是……这要想不连累黄萱，除非戳瞎整个太空城所有人的眼。

所以，纵然肖恩实在很想一走了之，深藏功与名，但还是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安心养伤。

望着锈迹斑斑的天花板，听着屋外那渐渐复苏的嘈杂声，肖恩的心绪也沉定下来。

既来之，则安之。

愤怒，急躁，颓丧……这些负面情绪并无助于改变现状，只会让人变得脆弱可欺。

躺在床上，肖恩不由回顾起了他来到【离】以后的种种经历，逆境挣扎的过程算不上顺利，但大部分时候他的选择和判断都遵从了理性，也没有犯错。

直到王毅在他面前惨死。

哪怕事情已经过去有段时间，但每当回忆起医生死前的笑容，肖恩仍会感到心中抽痛，难以遏制的负面情绪随之涌动。

好在此时的理性已经足以压制这些情绪，让肖恩能更加冷静地审视当初的判断。

理性来说，当时的判断并不明智。

诚然，阻止夏溪那种肆无忌惮的杀人狂，可谓迫在眉睫，但是当时的肖恩并不具备阻止的条件。

那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全都不在肖恩这边，甚至他还搞丢了自己的光剑，连带着与原力的联系也仿佛不再稳定，以至于他会更多地信赖自己的主观判断，而非原力的指引，当时他以决死的觉悟单兵突进，结果险些止步玉栋之外，万幸有夏姜临阵倒戈。

但肖恩并不为当时的决定感到后悔，哪怕时光倒转，重来一次，他的选择也不会改变。而且最终他也完美达成了目标。

肖恩亲手用光剑洞穿了夏溪的胸膛，亲眼目睹了夏溪躺倒在地，生命飞速流逝，直至死亡……而这就足够了。

而对于自己的事，肖恩反而没什么计较，他早就有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觉悟，这条性命纯粹是捡来的，现在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发挥余热罢了。

当然，只要人还没死，哪怕只剩下一抹余烬，肖恩也会竭尽全力去燃烧。

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尽快养好伤，以不连累黄萱为前提逃离城市……再然后，回【巽】去请罪。

毕竟，这一次他亏欠李钰实在太多：从【巽】不告而别也就罢了，到了天玄玉栋还要李钰派手下人豁出性命来救援。而后无论是继续寻找机会与师父重逢，还是在乾星系继续调查南鹤礼的死亡，以及背后隐藏的真相，李钰的帮助都必不可少。

所以，肖恩简直无法想象自己身上的负债要膨胀到哪个位数了。

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加班加点地打工，却连利息都还不起。

而就在肖恩的思绪逐渐飘远的时候，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肖恩立刻警醒，浑身肌肉不由紧绷。

因为这种脚步声，对现在的肖恩而言实在太熟悉了。

那是合金战靴践踏硬石地面的脆响，密集而整齐，只靠声音就能在人脑海中勾勒出一群精兵猛将的轮廓。

那是一群绝对训练有素的战士，和刚刚搞得街道一片混乱的杂兵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哪怕隔着房门，肖恩都能感到一阵寒意。

这种寒意似曾相识，就在不久前，肖恩被乔永康拉着逃离天玄玉栋，眼看就要搭乘飞艇彻底远离现场时，便有这样的寒意突然降临，再然后的事情也就不必多说了。

“狩龙人……？”肖恩低声自语，他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被狩龙人注意到，按理说大家都与【青龙】敌对……但这个时候，也没必要计较对方的来意了。

绝地学徒的右手，悄然间握上了腰间的光剑——万幸这一次他终于没有再遗失自己的武器。

门外，一个严肃而低沉的男子声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响彻街道。

“搜查人犯，任何人不得妨碍！”

这一次，没有耀武扬威的呼喝，没有枪械碰撞的声响，更没有此起彼伏的哭号，原本喧嚣的街道如同被严寒冻结，寂静无声。

整条街上，只余下狩龙人们那缓慢却坚定的脚步声。

肖恩的右手握得更紧了几分。

狩龙人这恐怖的威慑力，和先前的杂兵全然不在一个位面。狩龙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比成千上万的乌合之众更加可怕。

这一点，贫民窟的人也心知肚明，所以他们敢对着先前的游兵散勇们哭号，却在狩龙人面前屏息凝神，生怕惹怒了他们。

而就在狩龙人开始四下分散搜寻的时候，一个稍显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

“队长，从那些佣兵的回馈来看，这里才刚搜查过一次，并没有发现人犯。”

“我知道。”

“他们虽然是杂兵，却无疑比我们这些外来者更熟悉这个混乱的底层环境。我们人数有限，也不可能单凭着自己人搜遍太空城的每个角落。”

“没错，所以我并没有打算推翻那些杂兵的结论，他们别的本事不行，找一个天价悬赏的人犯，应该还算拿手。”

年老的狩龙人有些不解：“既然如此……”

“那些杂兵只是声称自己搜查过这条街道，却并没说搜查了每一个角落。”

“啊？”

队长说道：“对于这些杂兵的话，一定要听仔细了。他们的队长在汇报结果的时候说自己一无所获。但与此同时，下面却有人在窃窃私语，说之后一定要给碍事的红脸人一个好看。”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所以队长您的意思？”

队长没有回答老人的问题，而是转过头，对着街上的人朗声道：“红脸人的房子在哪里？！你！你来回答！”

被狩龙人队长指名的，是个摆地摊卖杂货的个子矮小的肯特因人，这种生活在乾星系周边的种族，以灵巧的身手，永远拖在地上的红色发辫，以及胆小怯懦的性格而闻名。

肯特因人面对狩龙人的威慑几乎窒息，红色的发辫紧紧缠住了他的脚踝——那是肯特因人高度恐惧时的反应。

“我我我……”

尖细的嗓音从他喉咙里挤了出来，而被恐惧笼罩，一直过了很久，肯特因人都没能组成完整的句子。

狩龙人队长却不着急，只是耐心地等，一直过了很久，直到肯特因人的冷汗已经自然挥发，脚踝上的发辫也因疲惫而松弛下来……他的声音才终于平缓，可以正常说话了。

“在那边，那个一半位于地下的金属棚子就是了。”

“好。”

狩龙人队长得到结果，便不疑有他，立刻带队逼近过来。

第 203 章 英雄

肖恩听着急剧靠近的脚步声，缓缓从床上直起身子，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虽然他的身体状态还远不足以支撑他和一群精兵猛将正面交手，但他的斗志却已经熊熊燃烧。

只不过，在交战之前，一个低沉的声音忽然插入进来："任何人，都不能闯进我的屋子。"

肖恩听到这个声音不由一怔：克拉图因人？他居然又来了？

狩龙人队长同样惊讶于眼前突然出现的红皮壮汉，他停下脚步，沉声说道："你就是红脸人？我们是狩龙人，在奉命搜查人犯。"

"和我无关。"克拉图因人摇摇头，丝毫没有示弱，"没有人能闯进我的屋子。"

"好。"狩龙人队长也不打算再和这个贫民窟的壮汉废话，立刻抬起枪口瞄准对方。

然而就在此时，一名队员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队长，发现目标的血迹了！”

队长不由偏过头去，看到自己的手下正挥舞着一台手持型血液检测仪，上面以猩红的全息影像显示着检测结果：和目标的特征完全相符！

“他应该是往那边去了！”手下人伸手指向隔壁的街道，“血迹是沿着那个方向走的，那边也正好有一个和天玄区相连的走私通道。”

队长轻声道：“所以，他并不在这里？”

身后的老人感慨道：“先前来搜查这里的乌合之众们是真的废物，连这么明显的痕迹都发现不了！”

队长目光依然紧盯着克拉图因人，口中说道：“倒也不奇怪，有红脸人在场震慑，那些废物必然一事无成。”

顿了顿，队长又说道：“不过，我还是好奇，这条街上唯一一个没有被人闯过的房子里，到底有什么。”

然而就在这时，队长头盔上的通讯器传来轻细的鸣叫，片刻后，他便露出惊讶的表情。

“雇主忽然让我们回去……罢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一组的人沿着血迹的方向，姑且去追查一下，其他人跟我回去，看看雇主又有什么合同外的要求了。”

很快，伴随一阵整齐的脚步声，这群突然出现的狩龙人便就此散去了。

肖恩半蹲在床边，只感到这变化来得太快，让人始料不及，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狩龙人撤退的合情合理，他们发现了新的线索，指向了全新的方向，同时雇主也要求他们回去……但是，这也未免过于巧合了。

经历了【离】的这一连串遭遇，肖恩并不怎么信任巧合。

“砰砰砰。”

就在此时，房门忽然被人敲响。肖恩吃了一惊，因为他完全没听到有人走到门口。

这么近的距离下，有人能瞒过绝地学徒的耳朵，可着实不寻常。

“那个，别害怕，是我。”门外传来肯特因人那尖细的声音，“刚刚的对话你应该都听到了，他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我们必须想个办法。”

说话间，肯特因人推开了房门——仿佛门锁不曾存在——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过来。这种身材细小的生物在走路时，会用长长的发辫包裹住了自己的双脚，让脚步变得无声无息。

随着肯特因人靠近，肖恩直截了当地表露出提防的态度，他将身子伏低，双眼紧盯着对方。

肯特因人连忙摇头：“不要误会，这里没有人会害你。”

肖恩不动声色，他不可能就这么信任对方，肯特因人身上虽然没有流露敌意，却也不是纯粹的善意。

“如果要害你，刚刚只要把你的消息告诉给狩龙人就足够了。而事实上我不但没有告密，还派人用一点血液引走了他们。”

肖恩想着自己来到【离】后，一路奋战，身上的血液怕是遍布大街小巷，对此倒是不以为意，淡淡道：“多谢了。”

肯特因人展示了善意，但善意的理由却不充分，这让肖恩依然无法信任对方。

为什么要不惜得罪狩龙人来帮他？这对贫民窟的人来说根本不合情理。

肯特因人说道：“听说你炸了天玄玉栋，还杀了好多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你是英雄。”

肖恩险些走岔了气，这个理由……还真的让人挑不出毛病。

【离】的内部矛盾从来不是秘密，生活在天玄区和天黄区的人就仿佛是不同的物种，彼此甚至难以互相理解。对上流权贵来说，贫民窟就如同恶臭的泥塘。而对贫民们来说，天玄玉栋象征的权贵阶级根本是一群贪婪的寄生虫。

肖恩在天玄玉栋的行动，虽然践踏了法律，也殃及了无辜，可对贫民窟的人来说，只怕还嫌肖恩践踏的不够狠，殃及的不够多。

“就连红脸人都承认你是条好汉。”肯特因人说道，“不然他才不会允许黄萱带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进他的屋子。”

肖恩这才开口道：“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

“至少红脸人是早就知道的。”肯特因人说道，“在这条街上，人们未必关心彼此，但一定会关心好自己的财产。而再也没有人比红脸人更关心他那些屋子了。”

说着，肯特因人松开发辫，露出两只宽大的脚掌，走路时发出啪啪的声响。

这是肯特因人表明最大善意的举动——对于这些细小的种族来说，行动的迅捷和隐秘是确保生存的关键，也是铭刻在血液和骨髓里的本能。引人瞩目的行为，只会在绝对信任的人面前做。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是肖恩。”

“我是胡博。”肯特因人友善地伸出生有绒毛的宽大手掌，“很高兴认识你，不过我建议你还是早点找好退路，这条街太小，护不住你太久。那群狩龙人盯上你了，找到你之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说完，肯特因人便眨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肖恩。

肖恩没有理会，只是用淡然的目光，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对方。

肯特因人下意识转过了头，不敢再与肖恩对视，只带着一丝尬笑说道：“不过也不急于一时，这几天你就安心在这里养伤吧，有什么需要让黄萱告诉我就好。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小秘密已经暴露了，到时候可能会吓一跳。”

第 204 章 嫌麻烦

黄萱的确吓了一跳。

“什么！？他们全都知道了？！”

打工归来的女子，一进屋就被肖恩的话吓成了石雕木偶，从菜摊买来的一兜【穷人果】也随之咕噜噜滚到了地上。

“怎么会这样？”

黄萱说话间，已经不由浑身发抖，片刻工夫，手上的【烂叶莓】、冰冻【坎原鸡胸肉】、【深水灿米】便被逐一抖落。

推崇简朴清修的绝地学徒，最见不得这种浪费，哪怕这些在贫民区里都只是廉价处理品，终归也是能果腹的食物。

肖恩拖着病体从床上挣扎下来，扯了一条还算干净的床头毛巾，把地上的杂货逐一捡了起来，擦拭干净……

黄萱不由急道：“现在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吗！？”

“稍安勿躁……想吃沙拉吗？”肖恩掂量了一下手里的食材，已经开始构思菜肴。贫民窟的烹饪条件有限，能发挥的空间不大，但只要有心，一样可以做出简单而美味的料理。

黄萱则被肖恩这出奇淡定的态度气得说不出话，站在房间正中，瞪眼看着肖恩一人忙碌，将食材擦拭干净，做简单处理。

待肖恩将穷人果的硬壳徒手撬开，利索地取出其中细碎如砂砾的种子，只保留下果肉……黄萱终于确定，眼前这个年轻人，是真的无所畏惧。

“你就不担心他们在骗你？”

肖恩笑了笑：“担心啊，说不定他们嘴上把我当英雄，背地里却走在告密的路上。”

“那你还这么优哉游哉的！？”

“总比慌慌张张要好，哪怕是待会儿就要被重兵团团包围，我也希望突围的时候，自己已经填饱了肚子。”

“……不行，我要去探探口风。”黄萱难以接受这种坐以待毙的态度，忍不住就要转身出门。

“不要急。”肖恩拦住黄萱，“你准备去探谁的口风？克拉图因人？”

“当然是他！”

“你打算怎么说？‘你为什么要我窝藏通缉犯的事告诉别人‘？”

黄萱张口结舌。

“或者你去质问肯特因人：’你怎么知道我窝藏人犯了‘？”

黄萱终于偃旗息鼓，无力地坐到了餐桌旁，说道：“那就这么干等着？”

肖恩说道：“当然不是干等着。所以这种深水灿米要怎么做？我从来没见过。”

“洗一洗生吃就可以……算了，我帮你摘菜吧，烂叶莓的叶子处理起来很麻烦的。”

在黄萱的帮助下，几盘简单却丰盛的沙拉很快就摆上餐桌，只是还没等两人开动，就听到砰砰的敲门声。

而后，不待黄萱去开门，肯特因人胡博就推门走了进来——黄萱挂的门锁仿佛不存在。

“抱歉这个时候打扰，不过我不能在门外久留，会被人看到。”

胡博一边说，一边松开脚上的发辫，使得走路时发出啪啪的声响。而后放下背上的硕大背包，露出大块的鲜肉，以及颜色靓丽的蔬果。都是贫民窟里难得一见的珍贵食材。

“这是我代表街坊们的一点心意，好像送来的稍微晚了点？”胡博看了一眼餐桌上的沙拉，“不过现在加个菜应该还来得及。”

黄萱欲言又止，目光转向肖恩身上。

肖恩则不慌不忙地抹了下嘴巴，说道：“欢迎，也感谢你的药品，我的确急用。”

胡博面色一滞，而后将背包里的鲜肉菜蔬拿出来，露出底层的一个医疗箱。

“你怎么知道我带了这个……”

肖恩说道：“因为我想你应该不会只为了送菜而专门跑一趟。”

胡博闻言，不由用宽大的手掌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发辫，但很快又放下了手。

这种摸发辫的习惯，一般只在肯特因人高度紧张的时候才会有，而他的动作则无无疑是有些不打自招。

肖恩笑了笑：“没关系，说正事吧，我在听。”

胡博叹了口气，坦言道：“有两件事需要你帮个忙。第一呢，还是之前提过的话题，我们这种小街道，容不下你这样的大人物……”

黄萱忍不住打断道：“你不来，没人会知道他在这儿！”

胡博摇摇头：“你太小看贫民窟了，的确你那天带着肖恩回来的时候，这条街上大部分人都一无所知，但至少红脸人就知道，我也知道，那就一定还有更多人知道。”

“所以你会告密吗？”

“我不会，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也不会。我之前说过，这条街上的人，很多都把他当成英雄……但贫民窟的人，并不是都会仰慕英雄的，有很多人只仰慕英雄的悬赏。”

“你不能管束他们吗？”黄萱问道。

肯特因人不由笑了起来，露出两排粗壮的，素食者的牙齿：“区区一个肯特因人，凭什么管束他们？你来这里定居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过你不要惹麻烦，你听了吗？你甚至没正眼看我吧？”

“我……”黄萱顿时无言以对。她初来乍到的时候，注意力都被那群身材高大，相貌凶恶的住户吸引了，哪有心思管一个身高才到她腰间的小东西？

她当时又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地摊贩子，居然也是这条街上的统治者之一！

“这条街上并没有所谓的统治者，我不行，红脸人不行，那对普显人夫妇不行，独来独往的伍基人也不行，所以不要指望我们能管束到什么人，何况这件事也不单单取决于街道的态度，他惹上的是真正的麻烦人物。”

肖恩闻言轻轻点了点头。

狩龙人，虽然之前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但短暂的两次接触下来，这群精锐程度几乎不亚于白银的雇佣兵，已经给肖恩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胡博说道：“我之前用他身上的血引走了他们一次，但那毕竟是骗局，一旦他们追查到最后发现一无所获，一定会加倍怀疑这条街。而等他们再来一次，就不可能再中同样的招数了。”

肖恩说道：“所以对这条街上的人来说，我不走，才是真正的麻烦。”

肯特因人说道：“虽然我也不想说得这么直白，但实情的确是这样。我们很尊敬在天玄玉栋搞爆破的英雄，但尊敬不能当饭吃啊。”

黄萱忍不住问：“既然你们嫌他麻烦，把他举报出去不是更好吗？啊我知道了，你们不敢得罪那些佣兵，同样也不敢得罪一个能爆破天玄玉栋的恐怖分子，对吧！？”

第 205 章 带路

胡博面对义愤填膺的黄萱，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脑后的发辫随之左右扫动起来。

“是啊，我们的确不敢得罪一个把天玄玉栋都炸得地动山摇的大人物，你们愿意这么理解也可以。总之，还请大人物看在我们一番诚意的份上，尽早养好伤，走得远远的。”

“你！”黄萱有些生气，却不知道该气些什么。

贫民区的人从来没有义务照顾肖恩，能不做叛徒就已经仁至义尽了。至于仰慕英雄云云，这种精神追求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来说实在太奢侈了。

肖恩则说道：“胡博，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肯特因人惊讶道：“我们？”

“是啊，我走了以后，他们若是能抓到我，那自然一了百了。可如果没抓到我呢？对他们来说，我的下落就只能落在你们头上了，到时候你们要怎么面对那些麻烦人物呢？”

胡博细小的脸上浮现出阴霾："没错，上层的大人物，永远只会把自己的无能归结到手下人身上。如果他们一直找不到你，必然会迁怒于我们。到时候不单单是黄萱，我们所有街道上的头面人物都要死，恐怕只有红脸人有办法脱罪了。他以前也经常把房子租给麻烦人物，但自己从来没惹上过麻烦，可惜他也从来不会帮其他人解决麻烦。"

肖恩说道："所以，你嘴上说要赶我走，但其实你最怕的是我真的一走了之，所以你一察觉事情不对，就忙不迭跑来探查我的情况，生怕我状况太好，说走就走。"

胡博张了张嘴，尴尬道："原来你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黄萱忽然警醒，惊道："等等，要是这样的话，他现在又是来做什么的？他不想你走，干嘛还好心送你药？肖恩你小心啊，药品里可能有名堂！"

"不至于。"肖恩打开药箱看了一眼，说道，"这里的人不至于拿宝贵的药品开玩笑。"

胡博听了，脑后的发辫不由一颤，仿佛被肖恩的话引起了内心的共鸣。

"所以，送上这样有诚意的礼物，你们到底需要我做什么呢？"肖恩说道，"时间紧迫，我们完全可以更坦诚一些。"

胡博叹息道："实话实说，我们当然是希望你能去自投罗网，省了我们的麻烦。不过我想你不会接受这个条件，所以，你希望怎么做呢？如我之前所说，这条街道太小，护不住你的。"

肖恩说道："我理解，就算你愿意包庇我，也不能保证街上其他人……"

然而肖恩的话刚说到一半，就听胡博人的发辫里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响，肯特因人伸手从中摸出一只精巧的通讯器，听到极其危险的预警。

"他们又来了，他们……啊！"

一声惨叫后，通讯器内的声音戛然而止。

胡博人立刻惊恐地关闭通讯器，脸色煞白地看向肖恩。

与此同时，屋外已经传来狩龙人那标志性的整齐脚步声。

比起前次，狩龙人的数量要少得多，总共只有五个人，但是当这五个全副武装的精锐佣兵以整齐的队列出现在街道中时，却有着压倒性的存在感。

这一组狩龙人的组长是个身高远远高过均值的，强壮到不可思议的尼克托人，他的颈部有一条巨大的伤疤，破坏了超过一半的呼吸管，使得他说话时含糊不清，还有着非常浓重的口音。

然而他的声音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感谢你们之前的小把戏，让一组的人浪费了整整半天时间去追查一排被人伪造的血迹。现在，该你们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代价了。十分钟内，我要见到那个通缉令上的人，否则你们这里所有人都以包庇罪论处！”

说完，尼克托人就将背后的重型电杖拄在地上，锈迹斑斑的金属地板当即被撞出一个巨大的豁口，杖柄尾部的放电装置随之迸射出无数条电弧，沿着密集的线缆向四周扩散出去。

砰，砰，砰！

街道上的各种电器，如同烟火盛典一般，接二连三地爆开，人群当即响起连串的惨叫，而当街的五名狩龙人却无动于衷。

房间中，黄萱忧虑万分，目光在肖恩和胡博之间来回游移，既担心肖恩会忍不住挺身而出，也担心胡博会出卖肖恩。当然，她更担心门外的狩龙人真的在贫民区胡作非为，毕竟在她听过的故事里，【离】的上层圈是真的没把天黄五区的人当人。

现在，就只能祈祷她以前听人讲的故事是夸大其词了。

沉默中，肖恩站起身来，遗憾道：“看来这顿饭是吃不完了。”

话音未落，胡博就跳起来按住肖恩的肩膀，试图将他按回座位上。

身材细小的肯特因人理所当然抵不过绝地学徒的力量，反被掀得扑倒在桌上，然而他的意志却清楚地传达给了肖恩。

“怎么了？”肖恩问道。

“不要出去。”胡博沉声道，“请交给我们来处理。”

“你们？”肖恩不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当然是用贫民区的方式，我们也永远只有一种方式。”

说完，胡博拿出通讯器，说道：“这个人是自己人，所以做我们该做的吧。”

下一刻，街道上传来一个含糊不清的尖锐声音。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们跟我来吧。”

房间里，黄萱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因为她听得分明，那是普显人的声音！

“他想干什么！？”

胡博摇了摇头，对黄萱说道：“今天他应该来通知你代表的事情了吧？记得，你欠他一个人情。”

黄萱一头雾水：“你说什么？”

胡博用手指抵住嘴唇：“不要说话！”

与此同时，房间外，尼克托人有些不可思议地仰头看着那个胆敢飞得比他稍稍高一点的普显人。

“你说，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尼克托人低声咕哝着，将电杖靠近了普显人，那刺眼的电火花映得普显人脸色无比苍白。

然而普显人却丝毫没有畏惧，扇动着自己的一双宽大的肉翅，咕哝道：“我当然知道，是我亲眼看着他逃走的。”

尼克托人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好，你带路吧，但你应该知道，玩小花招的代价什么！”

说完，几个狩龙人便跟着普显人往一条深邃的巷子里去了。

第 206 章 对朋友的期待

听着狩龙人远去的脚步声，黄萱不可思议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胡博说道：“履行代表的职责。在你之前，他是上一任的街道代表。而当街道遇到麻烦的时候，需要代表顶上去，为所有人作出牺牲。”

“我当然知道代表制度，我是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因为肖恩炸了天玄玉栋吗！？”

肖恩说道：“我也很好奇，对你们来说，庇护我这样一个陌生人，怎么也是得不偿失的。”

“得不偿失吗？”胡博叹了口气，“的确是得不偿失，但是贫民窟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计较什么得失的。”

“如果你有耐心的话，不妨听我讲个小故事。我不是乾星系的本地人，十多年前，我带着我的所有资产来到因为我听说这是周围

几个星系里最为繁华的商贸港之一，也是繁华富庶的乾星系少有的对外人敞开的窗口。”

“客观来说，【离】对于我这种游商来说，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天堂。但是哪怕在天堂里，也会有例外的倒霉蛋，而我就是那个倒霉鬼，我在这里经营了整整五年，终于在天玄七区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商铺，这对于底层的游商来说，就仿佛在孤独的旅途中拥有了自己的家。然而不到一年之后，我的商铺就破产了。”

黄萱问道：“为什么？”

“因为我的主要银行忽然说要收回所有贷款，而我当时正是资金链最为紧张的时候。”胡博耸了耸肩，“商铺破产以后，我背上了难以想象的债务，就算杀了我也还不起，我别无选择地来到了天黄五区，然后我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了。”

肖恩问道：“你得罪了什么人吗？”

“和我得罪了什么人无关。银行收回贷款，是因为我开店时接受了一个人的资助，而那个人听说是因为医疗纠纷问题，被上层彻底封杀了。和他有关的一切资金往来也都被强行断绝，我纯粹是遭了牵累。”

肖恩动了动嘴唇，想要问一个问题，却终于将那个问题咽了回去。

因为那个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胡博又说道：“对我来说，那纯粹是无妄之灾，我拿到资助的时候，他还是鼎鼎大名的【涅槃】的明星医生，他的投资比单纯的金钱更有价值，而资助的程序没有任何瑕疵，凭什么要突然在事后刁难我？我试着抗辩过，拼死挣扎过，我仔细研读了【离】的每一条法律，查阅了乾坤集团近年来的大量资料，试图说服银行能放我一次，或者给我一个公道。然而没有用，没有人听我说话，甚至没人在乎道理的对错，我就像是天玄区的定期排泄物一样，一路滑落到这里。”

“然后，在贫民窟里，我无数次回首过往，想搞清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哪一步的决策出了失误，害自己落得这个下场……但是很遗憾，无论怎么想，我都想不出自己的错处。哪怕重来十次，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然后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么，你告诉我，对我来说，权衡利弊有什么用呢？”

肖恩沉默不语。

胡博的惨剧，的确和什么权衡利弊没有关系，因为区区个人的权衡，在大势的席卷下根本不值一提。

“除我以外，这里还有太多同样的例子。那对普显人夫妻曾经是大学教授，看不出吧？伍基人拥有过自己的飞船……只有红脸人，没人知道他的过去，只听人说他是给赫特人打工，但谁也没见过他背后的赫特人。总而言之，这条街上的人大都吃过权衡利弊的苦头，很清楚和那些远强于自己的人搞什么权衡利弊，纯粹是笑话。久而久之，也就对权衡利弊这一套有了本能的抵制。”

胡博又说道：“比如刚刚，狩龙人要我们交人，如果从权衡利弊的角度考虑，我们的确应该为了自保而出卖你。但是，如果我们出卖了你以后，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们呢？他们完全可以说‘我就知道之前那次是你们在骗我‘，然后把这里杀得血流成河，而我们没有任何制约的手段。”

肖恩点点头，这个可能性的确很大。

“这些年，贫民窟用无数血和泪买来的教训，就是不要迷信利弊权衡，你算计越多，最后失去的也就越多。比起利益，更重要的是原则，以及为了践行原则不惜一切的觉悟和勇气。”

“而不与上层合作，就是我们这条街的原则。普显人挺身而出，则是在不惜一切去践行这个原则。他完全可以临阵退缩，那对他来说才是更优的选择，事实上他可以干脆出卖你，换回他在天玄区的一切。和我不一样，普显人夫妻还有重来的机会。”

“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性命，而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好吧，应该说是大部分街道的领袖，都会做同样的事。而这也是我们被选为领袖的原因，毕竟我们没办法要求所有人都能做到无视利弊，恪守原则。面对那群佣兵的爆能枪和电杖，大部分普通人还是会选择屈服，选择去考虑利弊，这是人性，没办法强求。但我们不能屈从于人性，这是贫民窟所剩不多的宝贵品质。”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们的原则，是不与上层合作。那么恪守这样的原则，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胡博说道：“呵呵，我们不会去考虑那些问题，执着于带来了什么，只不过是变种的利弊权衡罢了。不过一定要说的话，我认为

是这份原则，给贫民窟带来了团结。对于我们这些沦落到最底层的人来说，其实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上层，他们虽然讨厌我们，却也不会对我们斩尽杀绝。相反，作为生态链的最底层，贫民窟可以帮他们消化很多垃圾。”

“真正的威胁来自我们自己，一旦我们这些拥挤的底层民众，开始为了个人利益而自相残杀，贫民窟的彻底破灭也就近在眼前了。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天黄区的贫民窟纯粹是累赘，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它却是人生走投无路之时的唯一救赎。所以，就当是为了贫民窟的整体存续也好，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傻事，然后成为人民甘愿跟从的英雄。”

胡博说着，忽然笑了起来：“我想起以前和人聊天时听到的一句话，每个人都讨厌成为激光脑，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朋友是激光脑。比如，对你来说，黄萱若是仔细权衡利弊，最好的选择一定是举报你。还好她没有，她宁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救你，不折不扣的激光脑。”

第 207 章 再死一次

肖恩默然不语。

肯特因人的这番话，给他带来的冲击，甚至比肯特因人自己预料的还要大。

胡博长篇累牍的故事，所要描述的理念，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坚持原则，而非利益。然而这简简单单的一个概念，却是在颠覆肖恩刚刚形成的三观。

他感到自己从夏溪身上学到的教训，在飞速的土崩瓦解。

的确，在之前的一连串遭遇中，学自夏溪的那一套价值观一度发挥了奇效，他威慑雷永勋、突袭天玄玉栋，多少都是借助了夏溪的狠辣手段。

然而，回过头来看，这些手段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或者说，肆无忌惮地用着敌人手段的肖恩，还有什么资格自称绝地？

如果一切为了结果考虑，那么当初在贝加摩尔，师父就没必要大费周折去搜集证据了，直接找到总统杰米布拉森，一个控心术砸下去不是什么都有了？

如果一切为了结果考虑，绝地武士团何必克制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在共和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获得更大的权力。

所以，自己终归是做错了吗？

一时间，肖恩只觉得心情复杂而沉重，本来感到已经逐渐清晰的东西，又变得模糊起来。

然而，没等肖恩继续沉思下去，门外就传来一阵嘈杂声。

狩龙人去而复返了，而这一次从他们那沉重的脚步声中，肖恩清楚地听到了愤怒与烦躁。

那个强壮的尼克托人再次走到街道正中，先是挥舞电杖，打断了面前的一座路灯，在金属扭曲折断、线缆短路迸射火花的嘈杂中，他用尖锐了几分的声音怒吼起来。

“你们这群烂蛆，看好了，这就是与狩龙人作对的下场！”

之后，地面上响起重物落地的闷响，一个通体焦黑的肉块呈现在人们眼前。

那是普显人的尸体，死前经历过异常惨烈的折磨，而看到它，人群的惊叫与惨呼陡然。

尼克托人以残忍而快意的笑容享受着这一切，然后将电杖再一次重重地顿在地面上。

“再给你们十分钟，把通缉犯交出来！否则”

尼克托人特意拖了一个长长的尾音，试图以此来扩散恐惧，然而他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虽然人群尖叫个不停，但是始终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把他想要的人供出来。人们仿佛是在配合着他上演一场闹剧，每一声尖叫都是一次敷衍。

这让残忍的尼克托人越发恼怒，他摸了摸喉咙上的伤口，将手中的电杖对准了一个无关的平民那是个大约十七八岁的人类女子，正因狩龙人的威吓瑟瑟发抖。

对于这位狩龙人的组长来说，除了完成首领的任务，再没有其他值得关心的事情，为此，就算将天黄五区的贫民窟屠戮殆尽也在所不惜。

但是就在他即将抬起电杖的时候，头盔里的通讯器传来了队友惊怒交集的声音。

“卡尔，咱们被耍了！白银的人刚刚把人从三区救走五区这里从一开始就是他们故布疑阵！”

尼克托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确定！？”

“一组的人已经和他们交火了，情况不太乐观，老大要咱们立刻去支援！”

“我知道了！”

尼克托人重重地喘了口气，仿佛要把心中的恚怒郁闷一道倾吐出去，而后他转身就走，再不理会贫民窟里的蛆虫。

而待狩龙人离开，这条街道终于逐渐恢复了平静，尖叫化为呻吟，哭号变为抽泣几个身强力壮的居民联手扶起了倒塌的电线杆，灵巧的小个子们则开始收集断裂的线缆。

人们仿佛早就适应了刚刚发生的暴虐，只将狩龙人视作一阵过境的暴风，灾难之后，抚平伤口，生活还要继续。

肖恩站在半地下室那狭小的通风口前，看着街上的景色，不由感叹道：“这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吧已经够了。”

虽然不知道狩龙人为什么会突然撤退，但这种好事，可一可二，不可能再有下次了。只要肖恩还留在这里，狩龙人就会一次又一次来找贫民窟的麻烦。而这里的居民除了冷漠地以血肉之躯迎接灾难，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肖恩看着被人们留在原地的普显人的焦黑尸体，心中已经做出了决断。

然而，在他迈步走出房门时，却被胡博伸手拉住。

肯特因人的力气很小，然而从那修长的手掌中却传来坚定的意念。

“不要急，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你应该没见过普显人吧？”

肖恩沉默了一下，摇摇头。

普显人是极其少见的种族，几乎不曾出现在银河系的核心区，就连图鉴中都少有收录，哪怕是以肖恩的博学好问，也最多说出普显人这个名字。

“那你待会儿就可以看到普显人的绝技了，相信我，每一个亲眼目睹的人，都会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

胡博话音带笑，但显然安慰效果欠佳，无论是肖恩还是黄萱，脸色都极其沉重。

过了很久，房间外传来一阵拖沓的脚步声，而后房门被用力推开，一个身材臃肿不堪的生物挤了进来。

肖恩花了一点时间，才认出她是女性的普显人。

和资料显示的一样，女性普显人和男性几乎呈现截然相反的特质，身材既不纤细也不轻盈，更没有背后的巨大肉翅提供飞行的能力，她甚至连支撑身躯的双腿都显得扭曲而畸形。

而女普显人在进屋以后，膨胀的腹部便发出咕隆隆的声音，片刻后，她仰起头，喉咙里挤出痛苦的呻吟，而后猛地张开嘴，这一刻她的嘴巴伸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幅度，然后一个纤细的身影从同抖落出来。

那人拥有纤长的身躯，一双伸展的肉翅，以及塌陷下去的硕大鼻子，看样子正是那个本该死去的普显人!

而在吐出自己的丈夫以后，女普显人便立刻萎靡不振，整个人都躺倒在地，无力地喘息起来。至于死而复生的男普显人，则忽然睁开眼睛，甩了甩脑袋，将头上粘的粘液甩脱掉，并发出一串模糊的鼻音。

胡博早有准备，扯过黄萱的毛巾丢给了普显人，说道：“恭喜你死而复生，蓝叶先生。”

给自己起名为蓝叶的普显人用毛巾认真擦起了脸，完全无视了毛巾主人黄萱那恶心的表情，低声道：“我只希望你没让我白死这一次！”

而后，他便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丝毫不顾自己正赤身裸体，大踏步走到妻子身旁，小心翼翼地搀扶起她，然后用陌生的语言对其嘘寒问暖。

肖恩问胡博道：“这就是你说的绝技？”

胡博说道：“没错，只有男性普显人才能表演的绝技：假死复活。婚配过的男性普显人，会与妻子形成奇特的共生关系，当他重伤濒死的时候，妻子可以将他收纳到体内一个类似育儿袋的器官内，为其进行初生一般的医治，将自己的生命分享给对方，效果比任何

医药都强得多。当然这么做的代价非常巨大，几乎等于夫妻同时折半条命，不到万不得已，没有普显人会表演这份绝技。”

顿了顿，胡博又说道：“不过，总算是用这招瞒过了那群狩龙人。”

蓝叶嘶哑着嗓子说道：“有什么用？他们已经盯上了这条街，早晚都会再找上门来，到时候你别指望我给你再死一次！”

第 208 章 放低身段

对于蓝叶的问题，胡博大方说道：“放心，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

胡博转过头，问肖恩：“有什么办法了吗？”

肖恩无奈：“原来不是你有办法，而是我有办法？”

“除你之外，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帮我们度过难关了。”胡博说道，“这条街的力量，你已经见识过了，除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小伎俩，我们并没有别的本事。如果狩龙人再来，我就只能提着我的短枪和伍基人一起向他们发起死亡冲锋了。”

顿了顿，胡博又说道：“但你不同，你是一个能在天玄玉栋制造爆炸，又安然逃亡到天黄五区的高手。对你来说，区区狩龙人根本不足为惧。所以，请帮帮我们吧！”

说完，胡博便双膝跪倒，额头紧贴着地面，脑后的发辫分散开来，毕恭毕敬地落到地上。

对于肯特因人来说，这是最为郑重的乞求之礼。

肖恩扶起胡博，说道：“事情是因我而起，当然也该由我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放心吧，狩龙人的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

******

当天深夜，肖恩送走了普显人夫妇和肯特因人，心中感慨不已。

这些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很懂得生存的智慧。

他们夹在狩龙人和肖恩之间，得罪任何一方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而且并不存在骑墙的办法。

最终，精明的肯特因人给出了解决方案：全力取信肖恩，然后将难题抛给他来解决。

这是个很聪明，也很坦诚的办法，而作为被人利用的一方，肖恩没有丝毫不悦，反而有些感谢胡博的那番肺腑之言。

没有胡博的那一番话，肖恩恐怕仍沉浸在夏溪的功利主义的阴影中，迷失了自己真正的方向。

不过，单靠这种思想上的觉醒，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在一番感慨之后，肖恩就不由陷入沉思。

该怎么解决狩龙人的问题？这是他给贫民窟带来的麻烦，责无旁贷。

直接动用暴力手段是下下策，且不提他身上的伤势还远没有痊愈，就算他状态完好，能随手砍翻一组狩龙人，但是在那之后呢？难道还能一路砍下去，一直砍到他和李钰碰头，再扬长而去吗？

如果是夏溪来做这件事，多半会进行反向胁迫，比如在天玄玉栋安置炸弹，制造对等威慑。只要上层敢动贫民窟一根汗毛，就要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但是，肖恩不是夏溪，也不想再学那套功利主义的手段了。

作为一名绝地学徒，应该用更巧妙优雅的方法化解这场危机。

******

与此同时，在天黄三区，身材高大的尼克托人搭乘特制的飞艇，从五区一路疾驰而来，然而当他抵达现场时，看到的却是陷入沉寂的战场。

到处都是交战的痕迹，废弃的仓库区遍布碳痕，一座合金打造的高塔被拦腰熔断，倒塌在地上，高塔四周散落着尸体和碎裂的武器装备。

一组、三组的狩龙人们，有气无力地徘徊在战场各处，收拾着狼藉的场面。而领头的一组组长，一个身材高挑瘦削的中年人，正坐在废墟上，用无力的目光看向尼克托人。

“恭喜你啊，三管，来得正好。”

“飞鱼，白银的人呢？”

尼克托人急躁难耐，甚至顾不得对那个难听的外号“三管”做出回应——那是当年的敌人嘲讽他因喉咙受伤，呼吸管只剩下三个而起的外号，每当尼克托人听到这个名字都会暴跳如雷。

代号飞鱼的一组组长有些意兴阑珊地答道：“刚走，我们两组人都没留住他们，三组组长’无面‘还交代在那里了。回去以后我铁定是要被下放到底层从头来过，这段时间一组和三组大概要由你代理……”

“别说这些废话！”尼克托人一把抓起了飞鱼的衣领，“那个通缉犯呢？”

“从一开始就不在这里，我们所有人都被李钰耍了。他假装自己在这边接应肖恩，实际上只是在牵扯我们的注意力。”

身材瘦削的飞鱼满脸晦气地回应着，而后一巴掌拍掉了三管的手。

“好了，代理组长，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三管揉了揉酸麻的手腕，却出奇的没有动怒，反而冷静下来，问道：“飞鱼，你有些漫不经心。”

飞鱼说道：“没错，我就是漫不经心，我加入狩龙人，是为了向也不能采取消灭一般海盗的做法。”

顿了顿，首领又说道：“这次的消息来自董事会。”

飞鱼惊讶道：“董事会！？”

“你不是一直怀疑，借助官方的力量才最有效。现在，有代表官方的大人物向我们发出邀约，我有什么拒绝的理由？”

飞鱼问道：“能够代表董事会的大人物，为什么要求助于我们这些民间佣兵？”

“因为只有我们能放得下身段给人作狗，那些高高在上的黑翼、安保特战队之流，才不会老老实实在贫民窟里搜捕人犯。好了，你的问题已经够了吧？”

“是，我没有问题了。”

“那就去做事吧。”

第 209 章 守株待兔

通话到此为止，飞鱼关掉通讯器后，抬头看了眼三管，咧嘴笑道：“下令吧，组长。”

三管一把推开飞鱼，气势汹汹地扛起自己最爱的电杖，向着来时的路走去。

飞鱼诧异不已：“等等，你这是往哪儿走啊？刚听说白银的人在天玄九区……”

“别管白银的人了！你还看不出那群人就是搅屎棍么！？”三管发出痛苦的低吼——当他说太多话后，喉咙上的旧伤就会发作，让他变得更为暴躁。

“那个肖恩从一开始就是藏在五区的黑白街上，不然就凭那群烂怂的货色，哪来的胆量拼了命来骗我们？还是两次！”

飞鱼说道：“听说那条街上的人一向喜欢抱团违抗上意，我们给董事会打工当狗，被他们豁出命抵制也很合理。”

“少说这种自欺欺人的废话！他们一定是在包庇人犯！”三管直接抡起电杖砸向飞鱼，却被后者敏锐地躲开。

三管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去追击，甩开飞鱼后，他便继续向着天黄五区行去。

不多时，他就回到了自己肆虐过两次的街道上，然而这一次，三管几乎瞠目结舌。

只见那条拥挤却繁华的街道上，变得比先前更热闹了几倍！几十架飞行艇、还有几艘小型穿梭机，在街道上空挤作一团。

全副武装的民间佣兵，各自簇拥着衣冠楚楚的新闻记者、节目主持，成为了街道上的绝对主导。此外，还有一群作家、学者模样的人跟在媒体身后，和记者主持们一道对着镜头滔滔不绝。

至于这条街道上的原住民，则全都躲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只从窗口中小心翼翼地探出目光。

“我靠，这什么情况？”飞鱼跟在三管身后，见此情形也傻了眼。

三管也不由闷哼了一声，而后他找到一队正在拍摄街道景色的记者，几步走上前去，用电杖分开了拦路的保镖，在对方惊怒又恐惧的目光中，抓起了摄像师，问道：“你们来干什么的？”

摄像师惊恐地挣扎了几下，发现自己在尼克托人手中，就仿佛没有重量的玩具。而周围本该保护他的佣兵们，也畏惧狩龙人的威慑，非常没有职业道德的退缩了下去。

摄影师无奈地说道：“我们是来找通缉犯的。”

尼克托人不可思议道：“通缉犯？什么通缉犯？”

摄影师说道：“听说之前天玄玉栋的爆炸并不是燃气泄漏，而是恐怖分子袭击，那个恐怖分子目前就躲在贫民窟的黑白街里，只要找到他，就可以向乾坤集团领取天价的悬赏……”

“谁说的？！”

摄影师战战兢兢：“是那个通缉犯自己，他联系到了一个小报记者，然后消息就传开了。大家对赏金兴趣不大，但是对一个胆敢爆破天玄玉栋的恐怖分子还是很有兴趣的。此外，听说他还是个绝地学徒，所以……”

三管深吸了口气，放下摄影师，又快步走到另一队记者那边，询问了同样的问题，然后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我说，这下可有意思了。”飞鱼走到三管身边，带着几分嘲讽，“难怪那小子能在【黑翼】眼皮子底下搞事，这一手玩得出乎意料的高明。用自己作诱饵吸引来这么一群货色，我们就不方便下手了。喂，我警告你千万别冲动啊，这里的人你可一个都不能杀。”

三管怒气冲冲地推开飞鱼：“不用你说！”

看着街道上的一片乱象，尼克托人也是头疼不已，这些媒体人、文人、学者们，可不像是天黄区的贫民那般可以随意打杀。相反，这群掌握了舆论的人们往往比官僚阶层还要金贵。

有他们在场，哪怕是最为品行不端的恶棍流氓，也要收敛恶习，摆出无害的姿势。

飞鱼说道：“要我说，我们在这里站着也是浪费时间，找首领问问该怎么办吧？啧，一群八卦狗在这里捣乱，陈耀居然也不派人清场，他是真的想退休了？”

******

然而，当三管将现场的情况汇报给首领时，得到的答复却出乎意料。

“陈耀当然不会派人清场，因为那根本是不打自招。他能把天玄玉栋里的乱象压下去，就已经用尽了自己的政治资源。算了，这些事你们不必关心。至于现场的情况么，绝地学徒的确下了一步好棋，而我们，该认输的时候，还是要认输的。”

三管说道：“认输，老大你开玩笑的吧？！

“不然你想怎么办？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大开杀戒，让狩龙人成为全星系的众矢之的吗？还是你指望就凭那些记者，能找到躲藏起来的绝地学徒？再或者，你帮那些记者把肖恩找出来，然后让他对着几百个镜头，将事情闹得更不可收拾？”

三管很有些不甘心：“可他明明就躲在这条街上！”

“这就是所谓的’咫尺天涯‘，不要浪费时间了，撤回来吧，这一次是他赢了。”

三管咬牙切齿道：“见鬼，我绝对不会放过这条街上的蛆虫！”

“哦，不放过？你打算怎么不放过？待事情了结，热度消散，你一个人悄悄过来杀个血流成河吗？呵，你是为什么成为狩龙人的？为了恣意泄愤吗？那你和【青龙】又有什么区别？”

三管心神一凛，连忙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用这么急躁，事情还没完。那个聪明的小家伙虽然化解了一时的危机，但他不可能一直留在那里，他一定会逃，而他的逃亡路径并不难推断，毕竟能让他离开这座城市的渠道，几乎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只要在他逃亡的路上做好安排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

国王陛下

第 210 章 新人

与此同时，黑白街的一个地下室里，肖恩透过手中的全息平板连接到地面上的一个监控探头。看着记者们蜂拥而至，将狩龙人拦在场外的画面，绝地学徒不由松了口气。

计划姑且算是生效了，有这帮八卦狗镇场，狩龙人再怎么暴虐，也不敢恣意妄为。

虽然多了这群八卦狗，街道的居民们多少会有些生活不便，但毕竟可以说是安全了。

当然，这种情况不可能能持续很久——毕竟媒体工作者们的热情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而一旦他们离场，狩龙人依然可以为所欲为。

但肖恩也没指望能靠这一招拖延太久，只要他伤势痊愈，具备了突围逃亡的条件，就不必再给这条街添麻烦了。而当他离开以后，狩龙人也没理由再来找黑白街的麻烦。

思忖间，耳边传来肯特因人的清脆掌声。

胡博一边拍手一边喝彩道：“真厉害，不愧是能爆破天玄玉栋搞的高手，略施小计就让那些狩龙人束手无策。哈，那个尼克托人的呼吸管都要堵塞了！”

“嗷呜！”

看到画面上那些满脸不甘，无奈撤退的狩龙人，伍基人激动地扬起手中的弩枪，发出尖锐的咆哮。

“靠，育法你给我安静一点！”肯特因人连忙伸出宽大的手掌，捂住了伍基人的嘴巴，使得伍基人那激动的咆哮化为呜咽声。

“咱们头顶上还有几百号观众呢，你小声一点！”

名为育法的伍基人点了点头，收敛了声音。

扇动着翅膀飞在空中的普显人，冷哼了一声，说道：“送走了狩龙人，却迎来了更多的麻烦，这就是你的脱身妙计？被几百双眼睛盯着，你打算怎么脱身？”

他的妻子则问道：“我刚刚看新闻，所有的港口都被临时封闭了，你打算怎么办？”

肖恩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暂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自曝身份这一招，并不是出于什么深谋远虑，纯粹是为了救急。从长远来看，引来一大群媒体人，对肖恩逃离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好处。

但这就是他需要支付的代价，肖恩并没有感到后悔，只是有些头疼之后该怎么办。

逃亡的方向很难选择，因为现在的他几乎是无路可走，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囚笼，除了狩龙人和那些佣兵之外，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肖恩的敌人。

原先针对他的搜捕令只发布于很小的范围，他的身份也被高层刻意掩盖着——毕竟与共和国的守护者绝地武士公开为敌，并不符合乾坤集团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肖恩需要面对的敌人，只有狩龙人这种少数精锐。

然而现在，高额的悬赏以及媒体的聚焦，几乎引动了全城人的关注，肖恩透过手中的平板，分明看到一些来自天玄、天黄两区的游手好闲的平民也加入到了搜寻的队伍中！

咚咚咚。

沉闷的敲门声打断了肖恩的思绪，也让地下室内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

这间地下室，是胡博介绍给肖恩临时藏身的避难所，位置极其隐蔽，入口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这些知情人，现在都已经来到避难所里了。

所以，敲门的人又是谁？

伍基人最先做出反应，他端起爆能枪，枪口直接指向门口，口中发出威慑力十足的低吟。

普显人警觉地飞到肖恩身后，摸出一支短管爆能枪，手臂虽然剧烈颤抖，几乎无法瞄准，但他的脸上却浮现出狰狞的表情。

“别紧张。”肖恩低声说着，他摊开双手，制止了所有人的过激行为，“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恶意。”

之后，肖恩沉着地走到地下室门前，拉开锈迹斑斑的金属门。

门后，一个穿着厚重夹克，留着络腮胡的年轻人，冲肖恩露出略显顽皮的笑容。

“哈哈，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开门的。”他语气中满是欣喜，“久仰大名了，肖千万前辈！我是白银骑士团的新人白金九千，真的很高兴能见到你！”

肖恩问道：“你是李钰派来的？”

“嗯，团长说，想要逃命，就在三天后到天玄区的港口【虹彩】去，错过机会，你就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说完，这个摄影师打扮的年轻人，就冲肖恩眨了眨眼，转身离去了。

“抱歉不能和你多聊啦，被人发现我这个摄影师擅离职守的话，伪装就要暴露了。期待三天后和你再见了前辈！”

送走这个名为白金九千的年轻人后，肖恩回到地下室众人身边，说道：“三天后，我要想办法前往天玄区，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胡博说道：“别问我们啊，我们这群天黄区的贫民要是有办法去天玄区，早就走得一个不剩了。”

飞翔的普显人也冷哼道：“天黄区与天玄区的交界处，永远是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上面的人从来都是把我们当成危险的病毒。”

伍基人：“嗷哦哦哦！”

肖恩很遗憾自己还没有掌握伍基人的语言，只能对他露出一个理解的微笑。

但无论如何，这些黑白街的领袖们，看起来是指望不上了。

“那个叫白金九千的人，既然能混到人群中来，就不能带着你混出去吗？”胡博问道。

肖恩说道：“如果能做到，他刚刚就该丢给我伪装道具了。这个时候，白银能把人派到我面前就已经很出乎意料了。”

“结果你的靠山也不是很靠得住嘛。”普显人哼了一声，“算了，还是我来处理吧。”

第 211 章 投资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去。

“你？蓝叶，你是睡糊涂了吧？你有办法去到天玄区？”胡博第一个表示质疑。

“无知的肯特因人！”前教授出身的蓝叶，发出不屑的鼻音，“你以为我那些装满了违禁技术的全息碟都是从哪儿来的？”

“你真有走私渠道？！”胡博兴奋不已。

对于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能与天玄区进行走私贸易的通道可谓价值连城。

“废话。”前教授低头瞥了肯特因人一眼，充分展示出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而后摸出一只全新的通讯器，咕哝了几个音节。

片刻后，地下室的房门再次被人推开，露出一个高大魁梧的红色身影。

“靠！”胡博人当场就傻了眼，“红脸，你来干什么！？”

红脸人哼了一声，看向蓝叶：“你找我有事？”

“嗯，你有办法把这小子送到天玄区吗？【虹彩港】那边。”

红脸人低头沉吟了一会儿，点点头：“可以，两天后我来找你。”

说完，克拉图因人就转身离开了，但临走前，他却叮嘱了黄萱一句话。

“人类女，你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从下个月开始你的房租翻倍。”

“是！”黄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待红脸人离去，胡博才用好气又好笑地语气对普显人说道：“原来这就是你的办法？求助于红脸？你刚刚是怎么有脸皮摆出高傲的姿态的？”

蓝叶对胡博的质问嗤之以鼻：“至少我知道遇到问题的时候该求助于谁，而你连求助于我都不知道！当年我就是带多了你这样的学生，才会一气之下做出蠢事，沦落到这个地方。”

他的妻子则为好奇的黄萱解释道：“蓝叶在天玄区任教时，把一个抄作业时连姓名都一起抄的学生以外出实习的名义发配到了【震】上去挖矿。”

伍基人则咕哝了一声：“呜哦哦哦。”

蓝叶瞥了他一眼，说道：“一个【蕴明大学】的学生，每年都要消耗 5 万乾坤币以上的城市公共预算。而他们从入学到毕业，用最快学制也要花上 5 年。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浪费了超过 25 万的税金，毕业后还要顶着【蕴明大学生】的头衔平步青云，在更高的位置上为非作歹。我认为这种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罪该万死！”

这番解释之后，地下室里顿时传来一阵掌声。前教授的理论，在天黄 5 区人这里，非常有市场。

肖恩问道：“和红脸合作，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蓝叶说道：“乖乖听话，这是唯一的注意事项。他每次走私采取的手段都不一样，也不会让外人轻易摸清规律。我只知道，红脸的走私从来没有失败过，至少从我跟他合作开始，他每次都能把我要的货物送到我手上，也能把我的货在天玄区卖出好价。如果这条街，不，整个天黄五区，还有谁能帮肖恩去到那非克拉图因人莫属。”

这种含糊的解释，并不能让肖恩放心，但现在除了信任对方，肖恩也别无选择了。

“那么，回答了你的问题以后，该轮到你回答我的了。”

看着那老迈的普显人，肖恩已经猜到了他想要询问什么。

关于他的身份，他的来意，大抵如此吧。

这些话题，他甚至没有和李钰谈起过——当然也是因为对方从来没有追问。

但时至今日，再隐藏这些也没有意义。就连街上的小报记者都知道有个绝地学徒炸了天玄玉栋，然后躲在天黄五区的黑白街。

所以既然对方想知道，肖恩也将坦诚真相，

“当然，但问无妨。”

蓝叶说道：“你真的是绝地武士？”

“绝地学徒。”肖恩纠正道，“距离一名合格的绝地武士，我还差得很远。”

“看得出来。”蓝叶摸了摸自己光滑的下巴，“但是，一个绝地学徒，跑到【离】来做什么？虽然这座城市已经烂透了，但整个银河系到处都烂，绝地武士就算累死也管不过来，事实上你们也一向不插手具体政务。”

肖恩说道：“是的，我是来调查南鹤礼的死。”

蓝叶闻言一愣，继而释然：“南鹤礼的死？难怪，他一向都是集团里最铁杆的亲共和国派，他死了，你们的确有理由派人过来调查真相。但是看来你们的调查并不怎么顺利。”

肖恩说道：“的确是一言难尽，乾坤集团的水比我们想象地要深。事实上我到现在都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不惜如此代价地针对我们。”

胡博说道：“这有什么难理解的？乾坤集团作恶多端，星系被他们糟蹋成这样，他们当然会怕正义使者降临。”

蓝叶嗤之以鼻：“糟蹋成什么样？你这样吗？没错，乾星系里到处都有黑白街这样悲剧泛滥的地方。但大体上它仍是一个高度发达和繁荣的星系。”

“你就算找遍整个奥普洛维斯星区，也找不出多少比乾星系更繁华的星系。乾坤集团能管理出一个如此繁华富庶的星系，共和国高度认可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在乎一些微不足道的内政问题？”

“何况，死一个亲共和国的政治家，事情其实可大可小。了不起是乾坤集团的代表在参议院被喷个灰头土脸，然后带几份制裁文件回来供大家一笑——过去共和国也曾制裁过乾坤集团，但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若非如此，集团也不至于和共和国若即若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乾坤集团有什么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不可开交呢？直接让绝地们放开手去查不好吗？”

蓝叶这一连串的问题说完，自己也不由陷入了沉思。

倒是胡博忍不住问道：“可能是因为杀害南鹤礼的是极其了不起的大人物？比如夏家的首脑，所以他们才会不惜一切的隐瞒真相。”

蓝叶闻言，把鄙视二字直接印在了脸上。

“你是想说，堂堂乾坤集团董事长，亲自跑到南鹤礼的庄园去捅人？别说这种班萨笑话了！区区一个杀人案，堂堂董事长想找背锅侠简直不要太简单！何况就算最后绝地武士们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董事长就是杀人凶手又如何？你指望能有哪部法律能审判得了他吗？”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蓝叶说道：“我要是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早就死得透透的了，再多几个老婆救我也没用。”

顿了顿，这位普显前教授又说道：“不过，从肖恩讲的故事里，我倒是可以给出几个推测。”

肖恩正色道：“请不吝赐教！”

“最大的可能，是乾坤集团有着极端不可告人的秘密，那种一旦被揭开真相，就将被全银河系所不容的秘密。比如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针对其他主权星球、公司集团的侵略战争。而南鹤礼的死于这个秘密直接相关，一旦绝地武士沿着南鹤礼的线索追查下去，秘密就可能被曝光。所以乾坤集团宁可把事情闹大，硬顶着绝地武士的威名进行栽赃陷害。”

肖恩轻轻点了点头：“我也考虑过这种可能，但是……”

但是实话实说，肖恩根本想不到乾坤集团能隐藏怎样的秘密。

客观来说，乾坤集团治下的乾星系，堪称奥普洛维斯星区的模范星系。虽然内部不乏各种恶劣的犯罪行为，但只停留在个别层面。并不能以此来否定乾坤集团的治理有效性。

国王陛下

第 212 章 有空再来

“我也想不到，至少就我所知的范围里，乾坤集团并没有做过什么值得过激反应的事情。但是，说到过激反应……”蓝叶竭力思考着，下意识用力揉捏着自己的下巴，以至于声音都开始变形。

”一定要说的话，我倒是有个线索，不过我也只是姑且一说，你也姑且一听。你知不知道【涅槃】？”

“当然。”肖恩沉声道。

“那就好，我之前是那家医院的长期特邀顾问，一年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医院里作研究。那家医院的规格，在整个乾星系也位列前茅，各方面享受的待遇也都是最顶级的。最好的医生、最高明的专家顾问、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最严格的安保措施。但是，大概一年一次？或者三年两次？差不多总有那么一些时候，这家医院的警戒水平会达到匪夷所思的境地。”

胡博插话道：“你是说安保部队们开展联合演习的时候吗？”

“恰恰相反，安保局的们遍布【离】的时候，反而是医院相对松懈的时候，院长和几个主任一般也都选在那个时候休假。”

“哦。”对上流社会一无所知的肯特因人，只能无聊地把玩自己的发辫。

蓝叶则继续解释道：“医院警戒水平的提升，不会让外面的人看出来，甚至医院内部，大部分员工也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在特殊的日子，比如每年一次的百舟节，我都能在医院里看到一些非常神秘的人。他们穿着便服，身上没有任何统一标志，大多其貌不扬。但是当我近距离接触时，却会感到不寒而栗。”

胡博若有所思：“这是普显人的直觉？”

“可以这么说，关键，我的危机预感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所以我很确定那些人有问题。而且有一次，我还亲眼见到陈耀向他们赔笑。”

胡博吹了声口哨：“你居然能见到陈耀？”

教授出身的蓝叶，对这种低端问题根本不屑回答，自顾自讲了下去：“这些人每次在医院出现，不会超过三天，每次来的人也基本都不一样。我接触过他们四五次，只有一个人是会反复出现的……”

普显人的故事还没讲完，肖恩就递过来一只平板电脑，上面画着一个刚毅的男子面孔。

“是他？”

蓝叶瞪大眼睛：“是他！你认识？”

肖恩说道：“那就没错了，他是【黑翼】的队长，【黑翼】是董事会的专属私兵。”

“董事会？难怪陈耀会低三下四的，他这辈子一直想跻身董事会。”蓝叶露出不出所料的表情。

胡博问道：“等等，董事会的大人物来【涅槃】看病又不是什么新鲜事，至于特意拿来说？”

“董事会成员来看病的确不新鲜，新鲜的是，过去这么多年来，偶尔有不知轻重的人冲撞事后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在乾星系，上流社会的贵人和底层几乎不是同一种生物，但是这种稍有触犯就让人人间蒸发的事情，我闻所未闻。此外，被【黑翼】如此严

密保护着前来看病的人究竟是谁，也从来没人知道。最后，【黑翼】的人出现时，城里往往还会有【青龙】的身影。”

“【青龙】？”肖恩皱起眉头，“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有联系？”

“我怎么会知道。”蓝叶有些不耐烦地解释着，“我只是觉得这不太像是巧合。【离】虽然是个包罗万象的城市，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但这其中可从来不包括永远被挂在通缉令上的海盗。”

肖恩回忆着先前在军事基地里与龙头的见面，说道：“【青龙】并不是简单的海盗组织，背后一直有官方的支持。”

“难怪这么多年都死而不僵，原来根本是官方走狗。官匪勾结，那么发酵出狩龙人这种极端的民间组织也是顺理成章了。”

蓝叶冷笑了几声，又说道：“有一次，医院里来了几个明显有流氓气质的人，这种人在【涅槃】极其罕见，加上我当时闲得无聊，就留了个心。他们带着一个裹在斗篷里，明显不愿暴露身份的客人。那客人被几个流氓簇拥在中间，如同被搬运的货物。而负责接应他们的，居然是院长和亲信，此外还有一个【黑翼】的人。在交接的时候，那个人的斗篷落了下来，他看起来和人类几乎没有区别，但头上却长着一对细长的犄角。”

听到犄角一词，肖恩不由睁大了眼睛，脑海中浮现出小庄和那一排排培养舱。

蓝叶说道：“虽然当时我隔得很远，但我很确定那个人不属于任何我已知的种族，更重要的是，在那之后没多久，医院就单方面解除了和我的顾问协议。”

胡博说道：“这么看来，那个犄角人非同小可，你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

“所以之后我就干脆把几个最讨人厌的学生发配到了动物实验室里陪坎原鸡跳舞，然后逃到了这里。以上，就是我能想到的线索，医院从头到尾都在做着过激的反应。”蓝叶说完，看向肖恩，“那么，绝地学徒，你想到什么线索了吗？”

肖恩缓缓点了点头，又摇摇头：“有思路，但是没有任何证据。”

“说来听听？”胡博好奇地甩着发辫，启迪肖恩说出更具分量的消息。

蓝叶嗤笑道："你没听过那句老话么，好奇心害死肯特因人。你真觉得就凭你这个贫民窟的地摊贩子，也配得知集团等级的秘密？不想被人灭口的话就到此为止吧。"

胡博没好气地说道："你一个因为知道太多而沦落到贫民窟的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不过，说到我倒是想起，以前在天玄区经营店铺的时候，请投资人吃过饭。他们喝高了就一直在吹各种发财的路数，从走私药物，到给有钱人接生私生子……而其中有人着重提到，尖端的生物药学研究将是长期的热点。"

蓝叶点点头："说的没错，有点见识。"

胡博叹息道："可惜那人没多久就被开革了，连带着和他有关的人也都倒了大霉。亏我当时还觉得他是那些人里最可靠的呢。"

肖恩不由打断道："好了，我知道了，感谢各位的帮助，不过我实在很累，想休息了。"

蓝叶点点头："嗯，好好休息，两天后祝你好运。"

胡博则说："以后有机会再来，记得把天玄玉栋炸平。"

第 213 章 媒体人

送走黑白街上的这几位首脑，肖恩在地下室中再次陷入沉思。

蓝叶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几乎可以将他先前掌握的信息完全串联起来。

乾坤集团为什么要如此激进地选择与绝地大师为敌？

南鹤礼堂堂董事会高层，为什么会离奇地死在自家庄园？

庄原瑛那个离奇的“家园”又是怎么回事？

将这几个问题摆在一起，答案仿佛呼之欲出。

乾坤集团在暗地里进行着忤逆人伦的人体试验，庄原瑛和她的“族人”就是受害者。而这种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单单是在乾星系内部也足以引动愤怒的海啸。

没有任何人能承担得起这样的后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乾坤集团一定是划下了死线的，违者杀无赦。

南鹤礼的死与此事多半直接相关，事实上过去若干年来，因为此事而死的人恐怕还不止南鹤礼一个。

比如那个牵连到王毅，害他家破人亡的马家病人。再比如许伯和李钰都曾经提起过的，乾坤集团每隔一段时间就总会有一个的暴毙高管。

而南鹤礼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与共和国关系最为亲密的政治家，所以死后引起了共和国的关注，引来了绝地武士。否则他大概率和那个倒霉的南千禹一道，死得无声无息。

绝地武士的到来，对乾坤集团则是极大的刺激，以往可以内部消化的矛盾存在暴露的风险，所以他们的反应才格外激烈。

一连串的推论，几乎将结果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但肖恩思忖再三，还是将所有的推论都推翻拆散，分割成彼此独立的线索。

事关重大，他不可能紧紧依靠自己掌握的只鳞片羽的线索，就去盲目地推导，判断。刚刚的结论只是他的直觉使然，既没有证据支撑，也没有足够严谨的推理链条。

事实上仔细推敲下去，不难发现里面还有很多缺漏难以填补。

比如说肖恩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乾坤集团是在迫害庄原瑛，她在基地里的家园的确环境诡异可怖，但那终归是个医疗研究的环境，而非血腥的屠宰场。

普显人看到的，也只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个病人在【涅槃】里遭受过非人的待遇。

此外，按照南千禹的说法，南鹤礼死前是在进行原力研究，而非生化研究，这也是南千禹死前将矛头直指绝地师徒的理由，更是夏阎肆无忌惮嫁祸绝地的依仗。这与肖恩的结论同样吻合不上。

而且就算所有细节都能对得上，还是无济于事，因为肖恩根本没有足够过硬的证据。别说去说服共和国参议院，就算是见到师父，肖恩也没办法对她说：“师父，我在贫民窟里和几个大佬谈笑风生，洞悉了乾星系的真相……”

所以事情只能到此为止，肖恩不会轻易下结论，甚至不会再去追问蓝叶更多的消息——他已经说得足够多了，再说下去就可能危害到自身安危。

但是无论如何，与蓝叶等人的一番谈话，还是给了肖恩重要的启示，沿着现有的方向追查下去，他相信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

当然，在查明真相之前，先要保全有用之身。

两天后，克拉图因人准时推开了地下室的门。

在房间正中，他看到了整装待发的绝地学徒。

肖恩换上了伍基人为他准备的轻便装甲，套着胡博送他的斗篷，腰间是绝地的标志性武器，除此之外没有携带任何累赘物。

他跪坐在地上，闭着眼睛，整个人仿佛与某种冥冥不可捉摸的力量融合为一。

克拉图因人暗红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敬畏，不敢打扰对方，不过绝地学徒也恰好在此时睁开双眼，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容。

“出发吧。”

克拉图因人有些被动地嗯了一声，莫名感到此次逃亡的主导权仿佛不再属于自己。

但他很快摇了摇头，摆脱了错觉。

整个天黄区，甚至整座【离】也没有人能比他更擅长偷渡和走私，在眼下这个紧张的时点，能帮绝地学徒逃离城市的人屈指可数，主导权只能在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

事实上，单靠天黄区黑白街的那几个破落领袖，根本没资格请动他出手。红脸人从来不是黑白街的红脸，他只是恰好有几套房子在黑白街收租，最近又恰好得到主人的示意，多关照一下黑白街上的人。

真正请动他帮忙协助肖恩偷渡的，是一个连他的主人都不愿交恶的大人物，所以对待这次偷渡，红脸人也是豁出了全力，他将自己在天黄区经营多年的资源全部调动起来，以确保过程万无一失。

这个万无一失，自然也包括他的护送对象。

“之后一切照我说的做，不要轻举妄动。”

红脸人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而肖恩也给与了足够配合的回应：“当然。”

红脸人认真打量着肖恩，确定他的确不是那种自作主张给人惹麻烦的客户，才点点头：“跟我来。”

他推开房门，带着肖恩一路向上，直接走到了黑白街上。

此时的街道一片破败萧索，狩龙人肆虐过的痕迹丝毫没有消除，反而变本加厉。

事实证明，在破坏现场方面，职业媒体人的发挥远比狩龙人还要精彩，经过他们这两天来的热忱追踪报道，黑白街几乎被脱了一层皮，任何可以藏人，不可以藏人的角落都被搜了个遍。

不过两天的激烈搜查却一无所获，除了第一天那个临时客串摄影师的白金九千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工作者能摸到肖恩藏身的地下室。同时，在天黄区曝光出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引起了上层的不满。

因此媒体的热情也开始极大消退。当克拉图因人来到地面上时，除了少数仍不甘心的个体工作者外，大部分媒体人都已经放弃了继续寻找绝地学徒。

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回到街道上的狩龙人和闲杂佣兵。

媒体人找不到绝地学徒，还可以回到办公室开动自己的想象力编纂出夺人眼球的新闻；然而佣兵们找不到人却没法找雇主领赏，在绝地学徒被真正抓住以前，他们只能继续搜查下去。

不过，即便是以专注著称的狩龙人，也没办法再维持先前的高压姿态了。

因为他们同样被人缠上了，媒体人。

第 214 章 媒体的本职

当初云集黑白街的媒体人们没能找到绝地学徒，却意外发现了近在咫尺的狩龙人，对于这群以复仇者自居，一向独来独往的民间武装，媒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与【青龙】是如何结怨的，究竟有多少人，目前依靠谁的领导，组织的运作资源从何而来，这次为什么跑到【离】来？

狩龙人行动二组的组长三管在黑白街的肆虐，更是引起了媒体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媒体涌入的当天，黑白街上就出现无数遍体鳞伤的人，围着媒体哭诉狩龙人的暴行。

对于这种送上门的新闻，从业者自然来者不拒，一时间处于风口浪尖的狩龙人当然不可能再停留原地任人曝光。

但他们也没有完全撤走，这两天来，狩龙人在天黄区建立了一个临时生态，以少数精锐的狩龙人为核心，遥控大批无组织无纪律的底层佣兵散布在天黄区的各个地方，搜集信息，执行杂务。

这些底层佣兵无组织无纪律，却胜在无孔不入，贫民窟几乎是他们的天然主场。虽然摸不到黑白街的地下室，却能封死这条街的去路。

克拉图因人带着肖恩走到街上，顿时就被七八双眼睛同时盯上。

一个满头红发，骨瘦如柴的年轻人，披着破破烂烂的皮甲晃悠过来，将挑衅似的眼神投向红脸人。

“红脸，你旁边那是谁？”

克拉图因人根本不予理会，大踏步地前进，仿佛眼前这个名为刘三刀的小佣兵头目只是一块碍眼的碳痕。

刘三刀也不恼怒，反而笑嘻嘻地闪到了一边。

面对这个声名赫赫的红脸人，寻常的底层佣兵根本没有恼怒的资格，所以也不会有人嘲笑他的退让。但是刘三刀在避过克拉图因人后，却非常灵动地伸手掀开了肖恩的斗篷。

因为没有得到红脸人的指示，所以绝地学徒没有任何反抗，任由头顶的兜帽落下，那张依然带着少年青涩的脸以及绝地学徒的发辫都暴露在周围佣兵的视线中。

“哦？这个女人是谁啊？”刘三刀拖着长音，以戏谑的口吻问道，“新房客？”

克拉图因人那壮硕的身躯如同闪电一般来到刘三刀面前，一拳将他打得倒飞出去。

“别碰我的房客。”

刘三刀在一片废墟中挣扎着爬起身来——他的手下根本没有人敢靠近过来搀扶他。摇摇晃晃地说道：“都是例行公事，我不掀，总有其他人要掀，不过多谢你手下留情没打死我，以后会找机会还礼的。”

刘三刀擤去了鼻子里的淤血，然后对手下人说道：“都看到了吧，跟上面的大人物汇报吧。”

立刻有依靠在街角的佣兵对着通讯器说道：“红脸人带着一个人类女子离开了，是他的新房客，啊，看上去大概二十多岁，和之前的黄萱差不多。三刀哥？被红脸打了一拳。”

不远处，另有一个佣兵，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等等，二十多岁的女子？是我刚刚看错了吗？怎么我觉得那是个男人？”

“你是真的瞎，男女都分不清楚！”

单独的质疑声立刻淹没在嘲笑声中。

而在佣兵说话的时候，红脸人已经带着肖恩离开了街道，继续向外面走去。

肖恩忍着心中的疑惑，一言不发。

刘三刀等人的表现，看似敌意十足，但根本是在睁眼说瞎话，给他和红脸人打掩护。

接下来没走多久，红脸人就遇到了下一关。

一个金发碧眼的高大记者靠近过来：“我是天黄新闻的记者刚索·曼，请问你就是有名的红脸人吗？有人说你表面是天黄区的大房东，但暗地里经营着走私生意，请问确有其事吗？”

红脸人没有理会这个刚索·曼，只是挺起胸膛向前走去，将同样高大的记者挤开。

那记者却紧跟在身旁喋喋不休：“据说克拉图因人都是赫特人的走狗，所以你背后的老板是某个赫特人对吗？这里的人也是畏惧你的老板，所以才给你在天黄区保留各种特权。”

记者的吵闹，很快就引起了四周的注意，一些游手好闲的贫民，还有闻风而动的佣兵纷纷靠拢过来。

不过天黄五区的街道一向狭小，刚索曼和红脸人并肩行走便基本挤占了道路的全部空间，人们虽然从四面八方靠拢，却也不敢过于贴近，只能挤作一团，保持着距离围观。

刚索曼追问道：“我刚刚注意到你无故殴打了一个民间安保小队的队长刘三刀，而他却不敢反抗，请问这就是赫特人给带来你的特权吗？你认为在【离】的贫民区，比起法律和秩序，恐惧的作用更大吗？”

“对了，听说这附近藏着危险的通缉犯，你是否有参与包庇？另外，你有没有在利用你的走私渠道为他安排逃脱计划？你身后的这个女人，是你的试验品吗？你想要利用她来验证你的走私渠道能不能穿透城市的层层封锁。”

红脸人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自然是置之不理，直到刚索曼问到最后，伸手去掀绝地学徒的斗篷时，红脸人才用力将他推开。

刚索曼踉跄地撞入人群，将一众围观者撞得东倒西歪，却仍不忘高声喊道：“那个女人是赫特人的奴隶吗？你其实一直在帮赫特人做奴隶生意对不对！”

此时，红脸人已经带着他的客户转过一条街，消失在一间废弃的厂房里。

几个被刚索曼压住的人，挣扎着将他推开，同时也不乏好奇地问道：“你不要命了？敢靠那么近纠缠红脸人？”

刚索曼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说道：“有资格要命的那些人都住在天玄区，所以想要要命，就得想办法混到天玄区去。可惜我还以为刚刚能抓到机会呢，这个时间点红脸人突然带着一个穿斗篷的人出门，很可能是在护送什么见不得光的人，可惜……”

刚索曼摇了摇头：“只是个陌生的女人，或许真的只是赫特人的奴隶吧。”

“啊？你看清楚了，那是女人？”有人问道。

刚索曼说道：“当然看……不对，我看清个屁，说不定那就是通缉犯，我这就回去先写篇报道，好歹把房租赚出来。”

随着刚索曼一脸振奋地离开，围观的人群却无不感到扫兴。

由于刚索曼和红脸人的摩擦发生在狭窄的走道里，大部分人根本没能凑近过来看清斗篷里的人的真面目，只能盲目猜测对方身份。

此时听刚索曼这么说，显然斗篷人并不是那个悬赏金额超高的通缉犯。

那就没有再关注的必要了，一个陌生的女子，是房客也罢，奴隶也好，都和他们没关系。

第 215 章 神通不断

另一边，行走在废弃的厂房中的绝地学徒，已经对克拉图因人的能量感到惊讶。

经历了刘三刀和刚索曼的两次拦截，他已经看出了红脸人的偷渡手法。说穿了很简单：就是“托儿”。

刘三刀也好，刚索曼也好，甚至沿途一些看似无关的路人也好，统统都是红脸人事先安排好的。他们佯装与红脸人冲突，其实却是在配合红脸人营造假象：红脸人护送的只是个普通的人类女子。

这种手法简单却有效，只要安排的托儿足够多，就能营造出极端逼真的假象来瞒天过海。

而毫无疑问，红脸人的托儿已经不仅仅是“足够多”了，就连这个废弃的厂房里，他都安排了自己的人手。

一个藏在顶棚上的达格人，用嘶哑而凶恶的声线对着通讯器说道：“看到他了，带着一个女人。”

瘫倒在一堆烂泥里的醉汉，用醉醺醺的语气说道：“啊，那个克拉图因人带着一个女人过来了。所以你们，可以去抄黑白街的，老家了，只要你们，不怕死的话。”

这间平时根本没有人的厂房里，到处都传来“托儿”的声音，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和红脸人毫无关联的身份：或者是在天黄三区出过名的战士，或者是从来都默默无闻的酒鬼……但这个时候，他们全都成了红脸人手中的工具，发挥着共同的作用：掩护肖恩逃亡。

他们的反馈，通过层层渠道汇总上去，迷惑着那些遥控者的判断，让他们将手中的资源错配到其他地方。

天黄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旦资源配置错误，想要再锁定到红脸人这样的本地人就难了。

事实上，当红脸人通过废弃厂房，来到另一端的一条美食街上时，四周紧盯着他的目光就少了很多。

但是克拉图因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带着肖恩来到了一个街边小摊落座下来，说道：“两份海猴子烩面”

做饭的厨师看了他一眼，从一个水桶里摸出两只水汪汪的生物，然后分别丢到两只滚烫的面碗里。

两只颜色鲜艳的生物发出舒服的呻吟声，在面碗里滚了一圈后，被厨师捞了出来重新丢回水桶。而他们身上的颜色则变淡了一点。

克拉图因人端走了染过色的面碗，将另一碗推给肖恩，示意快些吃。

肖恩并不清楚这名为【海猴子烩面】的东西里藏有什么机关，但他却理解克拉图因人的意图，所以一声不吭地低下头，用筷子挑起面条送入口中。

一股鲜美到令人头皮发麻的味道，在味蕾上绽放，

与此同时，面摊的老板则似有意似无意地解释道：“赶紧吃吧，过几年就吃不到这种廉价美食了，自从上一个来这里体验生活的天玄区’猴子屎‘，吃完面不懂漱口，毒死了自己，这小东西就已经被禁止进口了。”

肖恩顿时感到面汤有点不好下咽了。

显然，这种奇怪的烩面，有着物美价廉的优势，却也有名为“剧毒”的劣势，如果面汤长期留在口腔内，与空气接触，就会迅速产生致命的剧毒……虽说简单的漱口就能解决问题，但是，能安

然享用这种美食的。大概也只有心大的本地人，以及被克拉图因人用手势要求全都吃完的绝地学徒了。

而当肖恩终于喝干了最后一口面汤，并顺势接过克拉图因人递过来的水壶时，那面摊的老板忽然笑道："胃口不错啊女士，真就一口都没剩下，那就按照规矩，为女士免单。"

红脸人则点点头，将一人份的餐费摆到了桌上。

这让肖恩不得不感慨，红脸人的偷渡行动的确缜密之极，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足了功课。虽然显得有些刻意强调客户的性别，但全程都没有留下任何破绽，让人想怀疑都无从怀疑。

这样的应对也很有效果，当他结账走人的时候，别说是狩龙人，就算那些依然不死心的民间佣兵，也仿佛对红脸人失去了兴趣。

但终归还是会有意外。

两人行动的脚步，在离开美食街后，被两个穿着官僚制服的男人挡了下来。

那两人乘着一个小型飞行器从天而降，目标显然是瞄准了红脸人。

这是毋庸置疑的意外相遇，红脸人在看到那两人时，立刻向身后摆手示意肖恩警醒起来。

那两名官僚中，一个已近中年，大腹便便，制式的腰带几乎约束不住他的腹部脂肪，而胸前的铭牌上则刻着他的姓名和职务：力铭，第 7 事务科副科长。

另一个年轻人的铭牌上则刻着：石琉，第 7 事务科科员。

力铭率先发难："等一下，你就是'红脸'？"

克拉图因人难得地给拦路的人做出反应，他低头看着力铭，点点头："是我。"

力铭露出厌恶的表情："什么鬼名字？你们来乾星系的时候，没有人给你们培训过这里的命名规矩吗？"

红脸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听说在乾星系，只有出身体面的人才有自己的姓氏，下等人只有代号和名字，所以我叫红脸。"

力铭闻言不由瞪大眼睛，怒火上涌。

红脸人所说的规则在乾星系的确存在，但适用并不广泛，目前只有极少数地区的人才会保留这份习俗。

但是恰恰，力铭就是这个习俗的受害者之一，尽管他已经是骄傲的公司员工，但没有姓氏这个问题却会伴随他很久。

好在力铭的同伴不愿升级言辞冲突，及时打断道：“我们是奉命来调查你的税收情况的，你在天黄区已经拥有了多套房产……”

红脸人说道：“税务表格我已经按时提交了。”

力铭摸出胸前的全息平板，查看着上面凌乱不堪的数据，说道：“是吗？但是我听人说你在黑白街收容了新的房客？按照规定……”

红脸人面不改色地摸出一张存有大量乾坤币的卡片，交到力铭手中：“我知道，这是额外税。”

力铭原先怒气冲冲的面色顿时平缓下来。

这个在天黄区名声显赫的红脸人，看起来还是懂规矩的。

第 216 章 最后一关

刚刚晋升的事务科副科长，顿时没有兴趣再去为难对方，摆了摆手说道：“行吧，这次就放过你了，以后记得及时缴税对了，你身后的是谁啊，藏头露尾的。”

对于力铭而言，最后这句话只是随口一问，他根本没兴趣管红脸人是不是在帮人偷渡，或者包庇什么通缉犯。

但对于红脸人来说，这个问题却非常棘手，因为按照天黄区的规矩，当这些代表公司的官僚提出类似要求的时候，唯一正确的应对就是将被怀疑的目标，本本分分地展示出来，以证明清白。

简单来说，就是摘掉兜帽，露出面容，然后经力铭手中的全息平板在数据库内做一个简单的认证。

当然，力铭未必有耐心去做那个认证，可能看一眼兜帽下面的脸就不会再理会红脸人。但偏偏现在兜帽下的那张脸，不能给任何人看。

这里已经不再是红脸人完美布置的舞台，周围没有那么多的托儿，不可能再营造出一种人云亦云的氛围，所以一旦肖恩的相貌暴露出来，20 多岁的女房客的设定立刻就要崩塌。

但此时若是红脸人无动于衷，那显然会重新激起力铭的怒气，让他又来找麻烦。

肖恩心中一动，准备上前以触心术来度过难关，但是在他来得及行动前，就见克拉图因人摆在身后的手用力握成了拳头，示意绝对不要轻举妄动。

下一刻，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肖恩惊讶地转头看向爆炸的方向，那分明是黑白街的位置。

然而红脸人没有给肖恩更多反应的时间，他抓住机会，趁着力铭和石琉吓得当场瘫倒在地的时候，快步向前越过两人，并低声留下了一句话。

“这个女性人类是我的房客，我要带她避难去了。”

“啊，啊，好！”力铭下意识地点点头，完全不知道自己听到了什么。

红脸人带着肖恩又走了很远，才终于放缓了脚步。

黑白街处的爆炸风波逐渐消散终归只是混乱无序的贫民区的爆炸，并不足以牵动太多人的注意。

而在肖恩开口前，红脸人就说道：“那是胡博他们早就做好的配合，一旦发生难以妥善处理的意外，就用爆炸吸引注意，为我们争取机会。显然他们很清楚这两个就在我们必经之路上的事务官，会有多麻烦。”

肖恩点点头，没有多问，他的确很关心黑白街那边会不会出现伤亡，但既然一切都在计划中，那么他要做的就是珍惜这个机会，在红脸人的帮助下前往虹彩港与李钰汇合。

不过，跟着红脸人走了这么远，肖恩心中的疑惑也越来越深。

红脸人到底要往哪里走？

前面可根本不是天玄区的方向！恰恰相反，那是天黄 5 区的最底层，一个在任何资料中都没有过多赘述的垃圾堆砌场，也是整个天黄 5 区里距离虹彩港最遥远的一个点。

从过程来讲，红脸人的偷渡行动完美无瑕，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但从结果来讲，他却将肖恩带到了死路上。

但肖恩始终没有说出心中的疑惑，只是默默地跟着红脸人。

两人一路走到一个阴森寒冷的寂静广场，说是广场，但其实显得拥挤而逼仄，尤其末端被一面锈迹斑斑的巨大金属墙壁所隔断，仿佛是被利器斩首的刑场。

扑面而来的是寒风和腐臭，但掩盖在这股臭味之中的，还有大量活人的气息。

“这是五区最底层的贫民窟。”红脸人忽然开口为肖恩解释起来，“在大部分官方资料中，这里是无人区，但这里其实有很多人生活着。虽然在贫民窟的人看来，他们和死了也没什么两样。”

广场上七扭八歪地竖着许多金属棚，和黑白街那种虽简陋却至少具有完整结构的不同，这里的金属棚就仿佛是流浪汉在漫不经心地用破布遮挡残躯。生活在金属棚里的，则是一群几乎不成人形的生物。

哪怕是贫民窟里最贫寒窘迫的人，也不会像他们一样肮脏而绝望。

“这些人，曾经生活在天上。”

红脸人向上伸出手，肖恩目光随之上移，恍惚间看到了万丈豪光。

下一刻，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忽然意识到那片光芒来自不周。

来自离的能源核心，透过天玄区，向底层的垃圾场洒下了一点余晖。仿佛是高高在上的贵人们，向乞丐们撒出了手里的食物碎屑。

红脸人却丝毫没有怜悯之情，伸手指着广场上那些住民们，说道：“但现在他们却只能匍匐在泥里，因为他们不愿意生活在地上，不愿接受身旁活生生的一切，宁肯把仅存的生命拿来祈祷自己一步登天。”

肖恩点了点头，心中不由感慨。

红脸人所说的天上人，显然是指天玄区的原住民，比如王毅医生。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特权，沦落到了城市的底层。

但不同于在天玄九区自得其乐的王毅，有些人完全拒绝接受现实，不愿在贫民窟开启新生，而是日夜乞求着天玄区能对他们重新敞开大门。

这片死寂的广场，大概就是他们的祈祷之地。

红脸人说道："之所以他们会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传说中，这里有一条能够直达天玄区的通道。"

肖恩眨了眨眼，对这个传说不以为然。

的确，从地理位置来讲，这片广场和天玄区相距并不远。别看来自头顶的光芒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但其实按照离的立体地图显示，那面墙的后面的确就是天玄区的地盘，只不过是七区的仓储区，而非生活区罢了。

这座太空城市并非平面结构，天玄区也不仅只有地面上的生活区。

只不过，单单是看着那面毫不留情的厚墙，就能让人清楚地感受天黄区和天玄区之间那难以逾越的隔阂。

"高压电，监控探头，自动炮塔"红脸人说道，"墙后的人很清楚这边聚集了一群什么样的货色，所以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将其阻挡在墙外。"

肖恩心中则补充道：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无形的阻碍，被剥离了身份以后的人，就算重新回到天玄区，也只是不受欢迎的异物罢了。相较于一个人的品性和能力，身份往往更重要。

所以就算真的有一条秘密通道能让人直达天玄区又怎么样呢？难不成离有哪一条规矩规定，从那条路走过去的人可以赦免一切罪行，恢复身份？

说到底，只是一群不愿意承认现实的人，将希望寄托在了类似宗教的无形之物上罢了。

与此同时，红脸人则说道："但是，只要能越过这道墙，你就可以轻易抵达虹彩港，地下仓储区到虹彩港有一条货物运输的快速轨道，每个标准时都会有轨道快车，而那里目前正处于白银的控制之下。"

"而帮你越过这面墙，就是我的工作。"

肖恩心神一振：难道红脸人真有办法翻过这面墙，帮他直达天玄区？

这条偷渡路线，可实在是出乎意料然而就在此时，肖恩不由眉头一皱。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红脸人说道："我不需要你的预感，我只需要你的配合，现在跟我来。"

肖恩张了张嘴，终归没有和对方争辩，只是默默握紧了腰间的光剑，准备迎接任何意外的到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来了。

红脸人当先开路，笔直地行走在广场正中，他的步伐沉重之极，仿佛以此昭告着自己的到来。生活在棚子里的人们如同被巨兽惊吓到的小动物，纷纷退让开去。

一路走到高墙下方，红脸人才停住脚步。他伸手细细抚摸着墙面上的锈迹，仿佛要从中寻找什么机关。

然而很快他就变了脸色，猛然转身。

身后，在烂泥的阴影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尼克托人缓缓站了起来。

"你在找这玩意么，克拉图因人？"狩龙人的二组组长发出嘶哑的笑声，他手中捏着一个四四方方的金属块，看颜色恰好和灰扑扑的厚墙相吻合。

"真有意思啊，看着你这一路小心翼翼地演戏，把所有人都当成生锈的金属头但我一开始就知道，肯定是你！只有你这条赫特人手下的狗，才有本事帮那个通缉犯脱身！所以无论你演得多认真，最后等着你的都会是我们。"

与此同时，在三管身后，一个又一个狩龙人战士站了起来，他们全副武装，杀气腾腾。

但终归没有第一时间就动手。

"来的时候，首领认真嘱咐过我，说哪怕是绝地学徒都可以杀，唯独你，就算要杀，也要杀得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因为你的主人曾经帮过我们一个大忙，这也是必要的人情。"

尼克托人说着，啐了一口："我最讨厌这种人情往来，利益计较。所以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按照离的法律，包庇通缉犯的人杀无赦，就算是你的主人来了也没有例外，所以"

"所以你说的通缉犯在哪儿？"红脸人冷静地应对着，哪怕被人从身后包围，被爆能枪指着要害，他依然没有半分恐惧。

尼克托人不想和对方废话，两步上前，挤开红脸人，然后伸手掀开了那个斗篷人的兜帽。

国王陛下

露出了一张 20 多岁的年轻女子的脸。

第 217 章 职业操守

兜帽下面那张年轻靓丽的人类女子的脸，让尼克托人一时间恍惚出神。

过了很久，在难耐的寂静中，他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确认自己没有出现幻觉，而后又看向手中的全息投影，反复对比着投影中那个绝地学徒的面容和眼前的女子。

三管并不擅长分辨人类的样貌，但即便如此，他至少知道被通缉的人是个十六七岁的男性人类，而眼前的却是二十出头的女性。

所以越是对比，三管越是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中了对方的诡计，他恼怒地伸手抓向那个女人，怒喝道：“你在搞什么花招！？”

然而他的手却被克拉图因人紧紧抓在半空。

“别碰我的房客！”

红脸人丝毫不畏惧四周的狩龙人，他捏着三管的手腕，将这个身强力壮的尼克托人的手臂一点点掰开。

尼克托人发出痛苦与愤怒的呼吸声，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掌越来越远离目标。

盛怒之下，尼克托人一边死瞪着红脸人，一边呼唤队友：“你们就在那里干看着？！”

“但是……”

手下迟疑不前，完全没有响应的意图。

这让尼克托人不单愤怒，更感到疑惑：狩龙人里从来没有软蛋，哪怕是被一撸到底的前一组组长飞鱼，也曾经在战场上狂笑着冲向热能榴弹。

狩龙人为了向【青龙】复仇，早就放弃了人类的感情，哪怕是赤手空拳地去搏杀塔尔虎，狩龙人们也不会皱下眉头。

所以这种迟疑不前，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问题。

而就在此时，三管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哎哟哎哟，大新闻啊，神秘的复仇组织【狩龙人】向平民举起屠刀，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三管猛然转过头，不可思议地低吼道：“是你？刚索曼！？”

天黄区的高大记者，露出欣慰的笑容：“想不到伟大的狩龙人居然记得渺小的我的名字。没错，我就是天黄新闻的记者刚索曼，立志揭露一切黑暗的人！现在，请回答我一个小问题，你们要对那边那个无辜的女士做什么？”

顿了顿，刚索曼又说道：“当然，你们不愿回答我的问题也无所谓，我们可以换个人来问。”

刚索曼身旁，还有若干和他一样带着采访设备的媒体人，虽然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正经媒体人，但这种油滑的姿态，反而比那些正规媒体人更让人感到棘手。

“这边几个都是我的朋友，业务素质不说有多强，把刚刚的事情在半天时间里传遍天黄区还是做得到的，想要出名的话，找我们基本也没错……当然了，如果你们对在天黄区出名还不满意，天玄区那边，我也有办法。”

说完，刚索曼向旁边侧了下身，只见他身后，一个蜷缩在烂泥里的人缓缓站起来，他浑身都散发着垃圾场的腐臭，眼神也没有了多少生气，但是当他开口时，却流露出令人敬畏的气息。

“你们狩龙人，什么时候也给那些权贵作狗了？他们向你们开了难以拒绝的条件，然后你们就心动了，为此不惜向无辜的人下手？你们这么做，和【青龙】有什么区别？”

腐臭的人，说出了凌厉的话语，一时间三管只感到压力沉重，仿佛窒息。

“你是谁？”

“我的身份很重要吗？狩龙人回答问题之前，还要关心对方的身份吗？”那人叹了口气，很是失望。

刚索曼则耸肩笑道：“而且就算说了你们也不知道，红江玉的大名也就我们圈子里的人会熟悉，每年单位招新人的时候我都要告诫他们，千万别学红江玉。为了所谓真相和公理而把自己的前途搭上，从前途无量的天玄区沦落到贫民窟。而且到了贫民窟都不安生，偏要往最垃圾的地方跑，美其名曰取材，问题是根本没人在乎这边的材吧。”

红江玉没有理会刚索曼的嘲讽，但这番介绍词之后，他的存在感和先前已经截然不同。

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记者，哪怕被上流社会放逐，他的影响力依然是不可小觑的。最关键的是，狩龙人现在已经不能节外生枝了。

尼克托人从呼吸管中感受到了空气的凝重，也意识到自己到底还是落入了红脸人的圈套：对方早就料到狩龙人会在最后一个关口前面堵截，所以之前那一路演戏根本只是铺垫，偷渡行动的核心，也是全剧的高潮，只在最后一环：他在狩龙人现身之前，让肖恩和一个真实存在的女房客互换了身份。

然后，红脸人就在最后关头骗到了所有人。

三管心中的悔恨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他甚至想不通自己怎么会上这么简单的当。或许是克拉图因人长期以来给赫特人作狗的名声，让他过分小觑了对方，也或许是狩龙人在天黄区终归是客场作战，太容易被各种纷杂的信息所迷惑……但这些都只是借口。

狩龙人只认成败，不认借口，三管的悔恨之情才刚刚燃烧，就被他强行熄灭。

“撤退！”

既然绝地学徒已经被人掉了包，继续留在这里就没意义了。

然而狩龙人想走又哪有那么容易，三管的命令才刚下达，刚索曼就带着夸张的笑声打断道：“哈哈哈，光天化日之下对民女施暴，被人现场曝光就想逃之夭夭，你们真把【离】当场法外之地了！？”

红江玉也说道：“狩龙人特立独行，一向目无法纪，但这里终归是有明确的法律。这么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并不符合狩龙人的一贯风格。所以，这次指示你们行动的人就在城市高层，对吗？”

三管听到这里，呼吸管不自觉地抽搐起来。

这个叫红江玉的人每一句话都如同能量束一样，火辣而致命，狩龙人这次为人驱遣的确不是光彩的事，而他们的幕后老板更是绝密。别说是被人曝光，仅仅是有人尝试去曝光这件事，对狩龙人来说都是不可原谅的疏漏。

更何况去挖掘秘密的人，还是什么赫赫有名的红江玉。

一时间，尼克托人实在很想下令杀光所有人灭口，但是想也知道，对方设计这个陷阱，就不可能留下如此严重的疏漏。指不定在什么地方，还有更多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一切。

一旦动手，或许这什么刚索曼，红江玉，红脸人都会死，但藏在暗处的白银一定会开心死。

“一切都是误会，我们会向安保部门提交相关报告。”尼克托人强压着火气，说出了服软的话语，“如果需要赔偿，也可以在事后联系我们。”

“赔偿？你这是想用肮脏的乾坤币来玷污我们身为媒体人的操守？”刚索曼一步就走到尼克托人面前，努力挺起胸膛，说出义正辞严的话语，只是身旁同行的嗤笑声多少瓦解了端正的气氛。

在天黄区当媒体人当久了，侈谈操守一般都是在开玩笑。

但这种下贱的油滑，却让狩龙人们越发难受，眼前这群下三滥，打不得又无视不得，而被他们拖在这里的每一秒，都是在纵容绝地学徒逃得更远！

第 218 章 一丝不苟

最终狩龙人还是摆脱了刚索曼等人的纠缠。

“不用顾忌那么多，尽快撤回来。”

来自首领的果断指示，让三管得以甩开顾忌，第一时间就暴力驱散了所有好事的媒体人——尼克托人用电杖直接将围在身边的数人电得原地失禁，其余的人就油滑得一哄而散了。

至于红脸人，自始至终都维持着和狩龙人的距离，只尽着房东的本分。

如同狩龙人有自己的顾忌一般，红脸人做事的时候也要考虑他背后的老板，他的任务是帮肖恩偷渡到而不是持续激怒狩龙人。

而他能做的，都已经做过了。

所以，在强行挣脱了刚索曼等人的纠缠后，狩龙人的小队很快就撤回到了一个临时据点之中。

三管没有再接到来自首领的指示，这对他来说既轻松又难过，轻松在于不必带着失败的耻辱面对首领，难过则在于他甚至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而在羞恼中，他发现了一件令他火冒三丈的事情。

“飞鱼呢！？”

“飞鱼他，他刚刚说自己肚子不舒服……”

“那个不长散热孔的皮墩奇！”三管盛怒不已，“他还以为自己是行动一组的组长么？！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拦住他！”

“我们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见了。”

“是啊组长，你知道前组长他一向神出鬼没，他想跑根本没人拦得住的。”

“他现在只是底层战士，恐怕也不敢承受组长你的怒火吧。”

手下人的解释，显得漫不经心毫无诚意，尤其是那些一组和三组的人，言辞间更明显有看笑话的意思。

狩龙人虽然以精锐著称，但终归不是靠什么荣誉感和纪律维持的组织，这群为了复仇而走到一起的战士，从来也不会是本分人，而三管并没有约束所有人的威望。

而三管对此束手无策，现在他只能盼着那个临阵脱逃的飞鱼能灰头土脸的回来。

但他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飞鱼虽然油滑，却很少在单独行动中失手，或者反过来说，单独行动时的飞鱼才最可怕，他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当什么组长！

如今三管率领的队伍被克拉图因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注定徒劳无功，那么狩龙人唯一的希望，反而要放在飞鱼身上。

三管很讨厌飞鱼，但此时心底却只能祈祷飞鱼成功。

因为他已经受够了这座烂泥一般的城市了，他没有耐心陪一个绝地学徒玩捉迷藏，他这条残存下来的性命，是用来点燃后烧死所有【青龙】杂种的。所以，最好就是飞鱼能快点结束这一切！

******

与此同时，在狩龙人离场后，广场上回荡着一阵夸张的呻吟。被三管的电杖波及到的人们肆无忌惮地在泥泞里翻滚着，强调着自己的惨烈。

“好了，都别叫唤了，这次克拉图因老板开了好高的赏钱，等事情结束以后大伙儿一起去一区吃大餐！”

“好！就等这句话了！”不久前还在地上打滚的人，顿时兴奋地站起身来，完全没有受伤的样子。

对于这些厮混在天黄区的媒体人来说，防身保命的技能是看家绝活，早在闻讯而至前，他们就做足了准备，绝缘甲片、急救喷雾等等都准备充分。

虽然多少有些皮肉之痛，但比起一区的大餐，以及承诺好的分红，区区疼痛就不值一提。

“嘿嘿，红脸老板，多谢啦！”

红脸人却说道：“出钱的人并不是我，要谢的话，谢这位吧。”

他伸手指向那个浑身腐臭的人，而包括刚索曼在内，所有人都用不解的目光看向红江玉。

下一刻，红江玉笑了起来，展现出完全不属于愁苦记者的笑容。

随着笑容绽放，那个满面沧桑的中年人，在众人眼前一点点卸去自己的伪装。他抹掉脸上的污泥，顺带抹去了脸颊和眼角的褶皱，露出一张年轻的面孔。

“很高兴见到各位，感谢大家的全力配合。重新认识一下，我是白银骑士团的白金九千。”

“啊？”刚索曼一脸茫然，“等等，什么九千？你不是红江玉？”

“那是家父。”白金九千大方地说道，“而他已经去世很久了。很高兴在他去世以后，这座城市里依然还有这么多热衷于揭穿真相的同行。虽然我没能继承家父的衣钵，但看到你们，相信家父在天之灵也会欣慰。”

“哦，哦。”刚索曼还有些摸不清头脑，只感觉原本很简单的故事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而他和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这种滋味非常难受。

虽然他们只是天黄区的破落媒体人，但媒体掌握真相这条定理，让他们本能地抗拒着自己被人蒙蔽的事实。

“其实事情很简单。”白金九千说道，“我的老大需要各位帮忙抓一个人。可是现在抓他的人太多，所以我们一边抓人，一边也要给竞争的同行使点绊子，这才有了刚刚的局。”

一个记者忍不住问道：“你们要抓的人是那个传说中的绝地学徒？听说他根本就是你们的人啊！”

白金九千说道：“以前是的，所以现在我们急着把他抓回来，捆去天玄玉栋，以证明我们的清白。不然让人误以为骑士团包庇恐怖分子就不好了。”

有人忍不住问道：“听说你们白银最是护短，怎么这次却出卖自己人了？”

白金九千答道：“自己人？突然自曝身份，让整个白银都陷入被动的人，不太像是自己人吧？而且世人都知道我们白银以前经常受南家关照，现在发现涉嫌杀害鹤礼先生的凶手就潜伏在身边，又怎么可能把他当做自己人呢？”

刚索曼问道：“你这番话，其实是在敷衍我们的吧？根本不是真心话吧？”

白金九千笑了笑，摊开手，露出一小叠存有乾坤币的卡片来。

“我说的当然都是真心话，毕竟我可是红江玉的孩子啊。”

刚索曼顿时了然，率先拿过一张卡片，说道：“明白了，那我就祝你们尽快抓住那个恐怖分子，为自己洗清冤屈。”

待刚索曼等人走后，白金九千才收敛了笑容，对红脸人微微欠身：“感谢你的大力相助，白银不会忘记的。”

而后，他晃了晃头，问道：“那个，可以让肖恩出来了吧？这周围没有其他人了。”

红脸人说道：“肖恩不在这里。”

白金九千瞪大眼睛：“不在这里？他不是在广场入口才和这位女士互换身份的吗？这么短时间能跑到哪里去？而且他要去虹彩港与我们汇合逃亡，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吧，有什么可跑的？”

红脸人说道：“狩龙人能在这里拦住我，说明这条路已经是死路了。我在广场设计这个陷阱，并不是真的期待着在这里和他们决战。他们不出现才是最好的结果。”

白金九千说道：“没办法，狩龙人的那位老先生看样子也是认真起来了，有他指挥的狩龙人着实难缠，而我们白银因为理所当然的缘故，没办法在城市里自由行动，拖不住他们。”

红脸人说道：“我不是在责备你们，只是阐述一个客观事实。如果狩龙人能在天黄五区堵住我，就能在天玄区堵住肖恩，这条偷渡通道已经不安全了。”

白金九千问道：“但是你肯定还有其他通道吧？”

“当然。”

“那么，在哪里？”白金九千说着，打开手中的全息投影，投射出城市的立体地图。

然而克拉图因人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呃，红脸前辈？我不是要打探你的商业机密，但你不告诉我通道在哪里，我没办法安排人手去接应他。”

克拉图因人说道：“真的是接应吗？”

白金九千愣了一下，失笑道：“红脸前辈你难道是在防备我们？咱们是合作伙伴啊！一开始就是白银出力协助肖恩逃亡，如果我们要对他不利……”

“世上从来没有值得全心全意信任的合作伙伴，何况你刚刚说的话并没有错，一个背叛你们在先的人，真的值得你们这么尽力去救援吗？或许你们只是想出卖他，来保全自己。”

白金九千沉默了一会儿，笑道：“这么说也说得通，我们可能只是在利用红脸前辈，来引导肖恩自投罗网。到时候肖恩被捕，我们抓到叛徒，红脸前辈却任务失败，不光赔上了多年名声还要赔我们违约款，名财两失，我好久没在天黄区执行任务，都快忘了这边的从业环境了。”

红脸人沉默不语，显然是默认了这种可能性。

“不过红脸前辈你还是多虑了，如果我们真要谋害肖恩，完全不必冒着得罪红脸前辈的风险……”

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我接到的任务，是把肖恩安全地送到我不关心你们在他抵达虹彩港之后对他做什么，但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妨碍我的任务。”

白金九千再次陷入沉默，良久之后才无奈地摇头："前辈恪守原则一丝不苟，我深感佩服。时间不早，我就先告辞了，不然怕是来不及搞到前辈的备用方案去堵肖恩……"

而一边走，白金九千一边喃喃自语："刚刚那群狩龙人里，是不是少了个熟面孔？上次在三区伏击的时候，那个人应该没死吧？"

第 219 章 一路追踪

距离广场不远的地方，肖恩正独自一人徘徊在天黄区的贫民窟街道中。

在进入广场时，他和红脸人安排的替身女子临时互换了身份，对方代替他去面对狩龙人的堵截，而他则趁机离开了广场。

女子在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在他手中塞了一片地图数据盘，里面用醒目的颜色标注出了一条通往天玄区的隐秘通道。

那是红脸人的备用方案，一旦主要方案行不通，肖恩就必须立刻沿着地图标注，从另一条通道前往天玄区。

但是那条路上，没有任何人能支援他。对于一个孤身一人，满城皆敌的通缉犯来说，这条道路的艰险不言而喻，何况肖恩心中笼罩的不祥预感，始终没有消失。

绝地学徒很清楚自己的危机并没有解除，三管带队的狩龙人虽然中了红脸人的计，被暂时甩开，但狩龙人并不止有一组，何况这座城市里值得警惕的敌人也不止狩龙人。

所以他没有急于沿着地图上的道路前进，而是特意在一片相对喧闹的街区上下徘徊了一阵，一方面是从行人过客的口中搜集情报，一方面也是确认红脸的逃亡路线是否有效。

他并不是怀疑克拉图因人，但即便是神通广大的红脸，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事实上广场上的临时应变，就说明红脸人的计划已经被人看穿了。

对方能看穿红脸人的主要方案，当然也可能看穿备用方案。而如果再一次被人堵在路上，可没有红脸人来安排应急预案了。

好在一路行来，肖恩的收获还算乐观。

从行人的对话来看，针对肖恩的通缉虽然已经散布开来，但并没有怎么影响到天黄区的人。或许是如胡博所说，能爆破天玄玉栋的都是英雄，也或许是对底层人来说过好日常生活就已经需要竭尽全力，根本没多余的力气关系别的。总之肖恩并没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此外，两天前他在媒体面前自曝身份，其副作用也在急剧降低。关于绝地的讨论并没有扩散开来，甚至很多贫民窟的人根本不知道此事，仿佛不久前在黑白街的媒体狂欢只是一场梦。隐隐的，肖恩感觉关于绝地的事情正在被人刻意压制影响。

无论如何，情况对他来说都算有利，接下来只要小心行事，不引起关注

就在肖恩准备沿着地图标记出发时，忽然手腕一颤，他的腕环收到了一条信息。

发信人是个熟悉的匿名用户，不久前在天玄玉栋逃亡战中，这个账号在紧急时刻两次向他发出预警，让他得以避开黑翼的陷阱。

这一次又是预警信。

“狩龙人已经盯上你了，前一组组长飞鱼在单独行动，他是追踪的专家。”

肖恩心中一凛，只感到那原先若隐若现的不祥之兆仿佛在急剧坍缩，汇聚到一个点上。

他下意识向旁边侧过头，目光越过拥挤的人群，和一个站在水果摊前挑选果子的中年人四目相触。

那是一双惺忪无神的眼睛，让人感觉眼睛的主人对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

只有最敏锐的人，才能从那无神的眼睛中，捕捉到如激光一般灼热的内核。而肖恩恰好有这种敏锐的观察力，而且他曾经看到过类似的眼睛，安平的眼睛。

顷刻间，肖恩就意识到自己找到了警告信中的追兵，而那个追兵也早就锁定到了他！

水果摊前，中年人有条不紊地放下两枚实体乾坤币，取走了一枚颜色鲜艳的四相果。然后一边啃着多汁的果实，一边不容置疑地向着肖恩的方向走来。

肖恩则背过身，迅速没入人潮之中。

他和飞鱼的距离并不远，虽然间隔了拥挤的人群，但这种障碍对于老练的战士而言根本不值一提，尤其是飞鱼那瘦削的身躯，更是让他在人群中游刃有余。

肖恩已经很擅长在人群中行动了，但是他没走多远，就发现他和飞鱼的距离竟在迅速缩短。

偏偏四周那复杂的地形，拥挤的人潮也完全构不成掩护：飞鱼的个子很高，占据良好的视野优势，那双漫不经心的眼睛一旦死死咬定了目标，就绝不放松。

肖恩下意识地伸手摸到了腰间的光剑，但很快又放开。

正面冲突是最差的选择，且不提对方罪不至死，就算真的是十恶不赦之人，在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开战，对他这个通缉犯来说也是绝对不利的。

这么想着，肖恩忽然对迎面走来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伸出手，轻声道：“那个高个子偷了你的钱包。”

壮汉眼神一阵迷茫：“他，偷了我的钱”

之后，壮汉抖了抖脑袋，视野中的一切都逐渐退散，只剩下一个身材高瘦的中年人。他深吸口气，大声喊道：“抓小偷！那个人偷了我的钱！”

而后，他便一边努力分开人群，一边冲向了飞鱼。

人群一阵凌乱，被壮汉强行推开的人开始哭喊，被踉跄的人潮挤到摊位的店主开始喝骂，而飞鱼则露出一丝不出所料的微笑。

壮汉踉踉跄跄地来到飞鱼面前，伸出手臂试图擒抱住小偷，但飞鱼只是一个侧身就避开了对方，修长的手臂在壮汉背上一推，就令对方失去平衡，向前扑倒。

但是在壮汉倒地前，飞鱼又伸手拉住了他的背带，让壮汉那张迷茫的脸恰到好处地停在距离地面不到十厘米的地方。

而后，飞鱼又从壮汉的腰带上勾起了一只软踏踏的布包，笑道："下次看仔细点，你的钱包一直都在腰带上呢。"

说完，飞鱼便不再理会满头雾水的壮汉，继续向前迈进。

整个过程，围观的人群甚至没有机会对他出手，他就洗脱了自己的冤屈，继续追击。

然而即便是如此干净利索的处置，终归是让飞鱼的追捕过程出现了微不足道的缝隙，当飞鱼重新将目光转回前方的时候，那个穿着斗篷的绝地学徒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捉迷藏啊，我也很喜欢，希望你能让我玩得尽兴吧。"飞鱼说着，将一枚热成像的镜片戴在脸上，表情带着笑，声音却已经堆积起了不耐烦。

他从来也不喜欢玩捉迷藏，尤其是陪和青龙无关的人玩捉迷藏。但如今首领的意志已定，他能做的就是尽快结束这一切，让狩龙人重新回到小行星带，去杀那群永远也杀不光的星际海盗。

作为一名老练的追踪专家，飞鱼很容易就能看出肖恩留下的破绽，绝地学徒虽然抓住了一时的间隙，将自己隐藏了起来，但他终归来不及抹去所有的痕迹。

飞鱼那双无神的眼睛，很快就越过拥挤的人群，锁定了地上的脚印。

绝地学徒的脚印，即便是在如此拥挤纷乱的地方都有着足够的醒目。

先前，在肖恩对飞鱼的追踪毫无所觉的时候，飞鱼就已经牢牢锁定了他，并用一枚乾坤币和一串坎原鸡肉串，买通了几个街边顽童，将一枚软烂多汁的四相果丢到了肖恩脚下。

四相果的果汁和金属相遇后会产生微热，一个人若是踩过四相果汁，又行走在金属地面上，那足迹就会特别醒目，比如肖恩现在。

更何况，绝地学徒那训练有素的身躯，赋予了他非常独特的脚步节奏，无论是步间距还是脚印的深浅，在行家眼里都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

而绝地学徒或许能够用各种手段迷惑周围的人所以飞鱼没有指望靠着贫民窟里那些容易收买的眼线来盯住对方但肖恩却迷惑不了飞鱼的追踪技术。

所以接下来，就是波澜不惊的追踪了。

国王陛下

第 220 章 计划有变

作为狩龙人中首屈一指的追踪专家，飞鱼以最快的速度追赶着那淡红色的足印，从喧嚣的商业街来到一栋错综复杂的高大居民楼前。

这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充满着贫民窟的风格，混乱无序，摇摇欲坠，然后这有限的空间中拥挤着数以千计的居民，是浑水摸鱼的最佳舞台。

肖恩的足迹就消失在楼门口，飞鱼看了一眼，在心中给绝地学徒的判断打了毋庸置疑的高分，而后毫不犹豫地跟了进去。

进门的瞬间，一阵劲风自头顶袭来，飞鱼毫不意外地抬起手臂，用藏在袖管里的短棍挡住了偷袭的重击。

强烈的冲击只是让飞鱼的上身微微一晃，他下盘丝毫不动，只是撑起手臂，就将从天而降的绝地学徒推了开去，而后露出一个嘲讽的微笑。

“手下留情了呢，绝地学徒，你的光剑呢？”

绝地学徒偷袭未果，丢掉随手捡来的一根废弃金属棍，劝说道：“老老实实躺下去，对你我都好。”

飞鱼说道：“那可不行，虽然我个人对你是没什么意见，但现在我的任务就是抓你回去，这是职责所在。倒不如你老老实实躺下去，对你我都好。”

肖恩说道：“你可以说自己孤军奋战，力竭而败，输给绝地学徒并不丢脸。”

“哈哈，年轻人的自信真是让人羡慕啊，可惜你说话的时候应该再动动脑子。如果我真的理所当然会输给你，那我为什么还要独自来追踪啊？学那个尼克托人，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不好吗？”

肖恩紧盯着那瘦高的男人，观察着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同时嘴上试探道：“或许是你嫌弃那些臃肿的队友跟不上你的脚步，也或许你根本没有动员其他人的人缘。”

“也或许是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话音未落，飞鱼已经主动飞扑了过来，他的动作之快，纵使肖恩早有准备也不由一惊。

速度甚至比安平还要快！

但此时的绝地学徒，当然不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速度吓到，他早就看出对手的实力非凡。无论是先前一路追踪表现出的敏锐，还是应对偷袭时那双臂的怪力，都意味着他的单体战力丝毫不逊色红杏小队里那些精锐。

不过，对于如今的绝地学徒来说，并不能构成阻碍。

在飞鱼冲锋的同时，肖恩已经向前探出了手。

下一刻，飞鱼的冲势顿止，整个人如同失重一般浮在半空。

这个过程只持续了一瞬间，而后他便以更快的速度向后飞去，身躯重重砸入一堆废弃的家具中，激起一片烟尘。

四周的居民顿时闻讯赶来，但却只能看到一个狼狈不堪地倒在垃圾堆里的瘦高男子。

飞鱼用了一点时间才站起身来，他摸了摸胸口，嘴角挤出一个扭曲的笑容。

“这就是绝地吗？难怪让乾坤集团的人怕的要死。一个学徒就这么厉害，那个叫莫斯提马的，怎么还没把董事会的人杀干净啊？”

一边说，他一边舒活起了筋骨，四周惊疑不定的围观目光对他而言恍若不存。

“有那种不讲道理的力量，近战看来是没有胜算了——真可惜，这是我最拿手的领域，还想见识一下光剑的威力呢。”

而后，飞鱼左右摇摆了一下脑袋，让颈骨发出喀嚓的脆响。

“不过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对敌人手下留情，也就难怪他明明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却沦为丧家之犬了。如果可以，我倒是不想和这种人为敌……可惜，你们太碍事了。”

说到最后，飞鱼已经收敛了表情，整个人的气质变得更加阴沉。

“生擒不行，就别怪我下死手了。”

说完，这个瘦高的中年人将双手探向身后，良好的柔韧性让他的手掌几乎在后背合拢。而后，一支被分成两截的爆能枪被他抽了出来，在手中拼装合一。

“传说中绝地武士无惧枪弹，也不知是真是假，今天就来验证一下吧。”

******

甩开飞鱼后，肖恩的前进之路就通畅了许多，他不必再顾忌追兵，可以按照红脸人留下的逃亡路径全速行进。

首先是一路向上，来到那栋错综复杂的混凝土大楼的最顶层，而后巧妙地攀上一条悬空的货运轨道，借着全自动货运车的掩护，靠近到天黄三区。

在那个天黄区最为危险的区域中，有一座废弃的地下仓库，其中藏有一条直达天玄九区的维修通道——这是九区繁华时期留下的遗产，也是红脸人的底牌之一。

相较于直接越过那道断头一般的高墙，这条偷渡通道的路径更长，风险更不可控——一切通往天玄九区的密道，都存在不可控的风险。

但此时肖恩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好在一路行去，没有再遇到更多的波折。

沿途虽然也有不少追求赏金的佣兵、偶尔巡逻的民间安保，但没有一个人能识破肖恩的身份，绝地学徒就如同之前只身挟持雷永勋时所做的一样，将伪装一词演绎到了极致。

当绝地学徒抵达天黄三区的时候，甚至有喝醉酒的人将他当做提列客人，骂他是“尾巴头。”

对于这种侮辱，肖恩欣然接受。

而来到废弃的地下仓库后，肖恩更是感到萦绕在心头的危机感在逐渐散去，显然就算是那个追踪专家飞鱼，也已经被他甩开了很远。

同时，腕环里也没有传来新的警讯，这让他总算松了口气。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个匿名账户可信，但至少迄今为止的三次预警都给他提供了不小的助益。

接下来……

就在肖恩准备确认地图的时候，腕环忽然颤动起来。

第四封信来了，内容很简单：“天玄九区通往七区的道路被封锁了。”

肖恩心中一凛，意识到危机仅仅只是暂时远离，后面的路并不好走。

红脸人留下的地图，要求肖恩去到天玄九区后，立刻利用当地那四通八达的废弃密道转向七区，然后再利用七区的货运通道赶往虹彩港。

红脸人规划的路线并不要求肖恩一成不变，但逃亡的核心却是锁定在了九区和七区，离开这两个交通枢纽，逃亡就无从谈起。

而现在，九区通向七区的路径却被封锁了。

第 221 章 匿名账户

肖恩沉吟了一下，没有去质疑这份情报的真伪，一方面没有质疑的理由，另一方面更没有质疑的必要：虽然不能前往七区是很严重的问题，但也不是无法解决。

肖恩对天玄区的地理并不陌生，毕竟他曾经单枪匹马从九区杀到了完全有能力独立策划前往【虹彩港】的路线。虽然肯定不能像红脸人那么妥善，但此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下定决心后，肖恩立刻迈步起身，沿着废弃的通道向九区迅速前进。

绝地学徒的行动力极其惊人，漫长的通道很快就被他走到终点，而再次回到天玄九区，肖恩心中也不由涌现出感慨。

短短几天时间里，他经历了太多事情，心境上有了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

可惜现在不是沉浸在感慨中的时候了。

由于腕环里的预警，肖恩谨慎地避开了与七区相关联的地方，从红脸人的地图上找到了一条前往八区的路线。

沿途的见闻，多少印证着匿名预警的可信：肖恩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从别处涌来的佣兵，且与七区直接相连的地方更是被明着封锁，那么暗地里的布置可想而知。

好在八区终归是留了口子，肖恩费了一番周折，沿着一条净化过的下水道，来到了八区的街区上。

从地下走到地上的瞬间，一片炫目的光彩绽放在眼前，数不尽的霓虹灯将街道照的五光十色。耳中充斥着各个店家大声播放的喜庆音乐，头顶则伴随隆隆的爆裂闷响，不时绽放华丽的烟花。

肖恩愣了一下，意识到天玄八区正在欢度节日，而从那慷慨激昂的广告宣传语中，依稀可以分辨出是【离】最重要的【欢聚节】。

“啊，对啊，今天是【欢聚节】”

这座太空城市，最初是由五条几近废弃的大型飞船改造而成的，而后因为各种机缘，越来越多的飞船加入进来，改造成为城市的各个功能模块。而随着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张，【离】逐渐成为【坤】和【巽】之间的贸易枢纽，乃至整个星系对外交流的口岸。

时至今日，城市已经不需要依靠废弃的飞船来扩张规模，其内部拥有非常完善的工业生产体系，但是历史却以文化的方式永远铭刻下来。对于【离】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欢聚”、“团结”更重要的了。每年的【欢聚节】也都比其他法定假日更能引起当地人的欢喜。

看着街上的无数张笑脸，肖恩却感觉恍若隔世，不久前在天黄区的所见所闻仿佛都是幻觉——又或者眼前的才是幻觉。

如梦似幻间，肖恩下意识地向旁边侧了下身子。

一道灼热的能量束擦着他的脸颊飞过，在脚下撞出一片火花。

炫目的光影很快就淹没在灯红酒绿之中，街上的人们只以为闪烁在街角的光芒是某种特别的烟花，根本意识不到有人会在【欢聚节】的平民区开枪！

但是对于肖恩来说，杀身之厄却是擦肩而过！

无比稀薄的危机感霎时间重新笼罩，肖恩只觉得自己的每一根汗毛都炸立起来，飞鱼那淡漠的眼神模糊地浮现在脑海中。

他猛然撤步向后，仿佛要躲回下水道入口处的遮蔽里。然而脚步才刚刚迈出，他的重心就在半空中发生摇摆，腰腹间迸发出不可思议的收束力道，让绝地学徒的身形强行凝固，继而重新转向前方。

与此同时，一道能量束预判性地落到他身后，在他原本应该落脚的地方再次迸射出火花。

肖恩立刻抓住机会，两步向前，挤入了街上的人潮之中。

狙击并没有再跟来，飞鱼毕竟不是夏溪，并没有不计平民死伤的疯狂。

然而肖恩只是稍稍松了口气，就重新紧张起来。

人潮的掩护只是暂时的，【欢聚节】的街庆环节早晚会步入尾声，人潮终归会逐渐散去。而且整个八区也只有主干道上才有这么稠密的人群，一旦离开主干道，飞鱼的威胁立刻如影随形。

而八区的主干道并不通往【虹彩港】。

肖恩考虑过借着人潮的掩护，再次以伪装术变换身份，但是一想到飞鱼的追踪能力，便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尝试。

对方能从天黄区一路追踪到天玄八区，这份追踪能力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一般的伪装根本不可能瞒得住他。

而就在此时，肖恩的腕环又传来震动，匿名账户发来了新的消息。

“沿着主干道前往等待我的接应。”

肖恩不由沉下面色。

这是匿名账户第一次发来“指示”而非“预警”，也是信息中第一次出现“我”这个称呼。

是因为对方察觉到肖恩现在的处境被动，所以才不得不加大支援力度？又或者是出现了新的变化？

可惜现在绝地学徒已经无暇去考虑匿名账户的身份了，而且无论对方是处于什么目的发来信息，内容都是值得参考的。

肖恩打开地图，认真观察着八区的地形。

如匿名所说，沿着主干道继续前进，很快就能抵达【观礼台】。那是天玄八区距离【不周】最近的地方，不仅能看到整座城市的能源核心，还能看到赫赫有名的【星河广场】。

广场是【离】的政治地标，每一块地板都来自最早构成这座城市的废弃飞船，城市两千年历史中，几次重大历史转折都与【星河

广场】直接相关，其政治意义非凡。所以如今每逢重大节庆日，【离】的统治者们都会在【星河广场】面向所有人发表讲话。政治领袖的声音会通过广播系统，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也可能是除了天黄区底层以外的每一个角落。

事实上，排除掉街上那喧嚣的音乐声、人潮的吵闹声的干扰，肖恩现在就能听到广场上的讲话。

“我很高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城市在全体市民的努力下，得以继续繁荣发展……”

陈耀的声音，透过一只破旧的喇叭略显失真地传了出来。他的全息投影也被周围的霓虹广告照得不时闪烁噪点。

街上的人们沉浸在购物和狂欢的气氛中，并没有多少人关心城市领导人的套话。

但是落在肖恩眼中，投影中的画面还是有明确的政治意义的。

陈耀依然是【离】的领导者，虽然地位遭到了严重挑战，但终归维持着自己的地位。而他身后就站着挑战者张进澄，后者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一副茫然若失的模样。

而比这两人更重要的，则是站在陈耀另一边的一位年轻女子。

南无忧！

第 222 章 活着真好

肖恩万分惊讶于居然能在这里看到她，那个南家的小公主居然主动站到了台面上来，而且俨然和陈耀达成了协议，站到了同一阵营。

作为南鹤礼的接班人，她继承遗产的速度出乎意料地快，而这对肖恩来说无疑算是利好。想要查清南鹤礼的死，以及隐藏在乾坤集团内部的秘密，都需要有人提供足够多的政治资源。

事实上，如果南鹤礼这边的政治资源能再可靠一些，绝地师徒也不至于刚刚来到乾星系就惨遭陷害了。

肖恩很快将注意力从摇曳的投影中转了回来。想关心南无忧的动向，什么时候都可以，唯独现在这个自身难保的时点不可以。

绝地学徒一边沿着人潮的方向移动，一边尝试锁定飞鱼的位置。然而对方的反侦察经验非常丰富，在第一波的狙击失手后就立刻转移了位置，借着天玄八区那复杂的立体建筑群将自己隐藏得完美无瑕。

这种抓不到要点的感觉让肖恩非常难受，敌暗我明的情况下，每一步都要伴随风险，而他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步步为营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异常刺耳的警报声，只见几艘头顶警铃的飞行艇，呼啸着冲向一栋高大的建筑。几顶刺眼的大灯照向顶楼，将半面楼墙照得雪白耀眼。

一个穿着黑甲的中年安保战士站在飞行艇一侧，手持喇叭，大声喊道：“狙击手，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刻放下武器投降！”

肖恩听得不由瞪大眼睛，因为那个声音的主人，正是这座城市唯一官方指定安保组织的领袖夏姜。

绝地学徒怎么也想不到，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居然是夏姜从天而降，为他化解危机！

这件事从道理上就完全说不通，目前要满城抓捕肖恩的人正是乾坤集团，狩龙人也不过是集团的爪牙。那么作为集团忠犬的夏姜，为什么要忽然对同行抬起枪口？

恶性竞争吗？

还是说，城市管理层中有人在帮忙？

思忖间，街道上开始酝酿起骚乱。夏姜等人的登场，显然打乱了【欢聚节】的喜庆氛围，一些市民开始恐慌。

不过很快，街上各个公共投影装置，就投射出蔚蓝色的城市公告，示意各位市民稍安勿躁，治安处理工作将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不会影响城市的秩序。

这份公告很快化解了市民们的恐慌，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干脆看起了热闹。

反正事情发生的地方，距离人群熙攘的闹市区很远，和平已久的天玄区人，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风险，反而觉得这种安保通缉的现场，格外刺激。

而被临时征调来，聚焦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夏姜，显而易见的情绪不佳，他透过喇叭的喊话也极其不留情面。

“飞鱼，你非要我点名才肯站出来吗？在闹市区开枪，这就是你们狩龙人的做法？现在站出来，你一人做事一人当，否则我立刻对全体狩龙人发通缉令！”

然而被飞行艇包围的建筑中却没有传来任何回应。

“够硬气，那你就在这里藏好别动。谷雨，去通知防务部，用轨道炮给我把狩龙人的飞船都打下来！”

话音刚落，一道能量束就从大楼的窗口中激射而出，恰好打掉了夏姜手中的喇叭。

夏姜丝毫没有畏惧，他随手丢掉被熔穿的喇叭，从身旁端起爆能枪，露出无比烦躁的表情。

“你们这群无法无天的暴徒，都给我死在这里吧！”

随后，这位中队长就以一记精准的点射作为还击，射穿了大楼的一扇窗。但理所当然，窗后的飞鱼早就闪得无影无踪了。

然而夏姜的反击只是一个信号，他身旁的两艘飞艇立刻降落下去，以重武器瞄准了大楼的各个出入要道。夏姜本人则亲自带领一队战士，从飞艇上一跃而下，落到大楼顶层，准备亲手将飞鱼擒获，又或者格杀。

面对夏姜率领的咄咄逼人的安保中队，以追踪见长的狩龙人前组长，再没有机会崭露锋芒。

这对肖恩来说无异于是天赐良机，在安保中队和狩龙人严重内讧的时候，肖恩已经趁乱迅速靠近了观礼台。

此时整座城市的【欢聚节】庆典也已经来到高潮部分。【星河广场】上，陈耀已经念完了冗长的贺词，面向【不周】举起了手中象征城市永不衰落的祭酒酒杯，然后倾洒到了广场上，荡漾起细碎如同星河的反光。

这一幕，被不计其数的公共投影装置，清晰地呈现到了城市的大部分角落。这一刻，整座城市响起欢呼。

更多的烟火被点燃，这一刻，整座城市的天空都白得耀眼，【不周】、恒星【乾】以外，城市又拥有了新的光源。

而在靠近观礼台的位置上，上百台悬浮灯塔闪亮登场，做起了【欢聚节】最后的演出。

这些悬浮灯塔由飞行艇改造而来，拥有相当灵活的动力装置，以及绚丽夺目的灯光设备。在熟练的飞行员的驾驶下，可以围绕着【不周】进行精彩的飞行表演。

而每一年【欢聚节】的固定节目，都是由这些悬浮灯塔上演“飞船齐聚、城市诞生”的剧目。

肖恩越过拥挤的人潮，一路来到观礼台的边缘，看着那时而与观礼台边缘擦肩而过的悬浮灯塔，心中不由想到。

匿名账户说在这里等他接应，是怎么个接应法？

要他跳上悬浮灯塔吗？

这个念头出现的瞬间，他就感到眼睛被人晃得微微刺痛。不远处一台悬浮灯塔，竟向他直接投来一道亮光。

肖恩顿时了然，这就是匿名账户的接应了。

所以他也不再犹豫，在那台悬浮灯塔靠近的瞬间，纵身一跃。

背后来自一般市民的惊呼声，仿佛欢送的进行曲。肖恩乘着风，在半空调整自己的姿势，轻松地落到悬浮灯塔上，而他的身影很快就被强光遮掩住了。

观礼台上看到这一幕的市民，擦了擦眼睛，只以为看到了幻觉。

而肖恩则在灯塔的驾驶席上，看到了接应自己的人。

“白金九千？”

虽然眼前的年轻人，和上次在黑白街见面时，五官轮廓等都有不同，但肖恩还是清楚地辨识出了他的身份。

但这一次，白金九千却没有了先前的好脸色，他看到肖恩，嘴角勾起一丝抽搐式的笑。

“肖恩，你这个新人可真是会给人添麻烦啊！放着规划好的路线不走，非要另辟蹊径是怎样一种思想感情？看不起这座城市最大的偷渡专家吗？知不知道请红脸人设计逃亡路线，花了我们多少钱！？”

肖恩被这当头呵斥震慑地一愣，脑海中迅速将线索串联起来，醒悟道：“果然红脸是白银雇佣的。”

“不然你指望黑白街上那几个贫民窟的小头目能请动克拉图因人？真把他当成老实本分的房东了？”白金九千说道，“第一条路线被狩龙人堵截，虽然局势不利但也算在意料之中，第二条路线却是安全的，从天黄区到九区再到七区最后直达【虹彩港】……”

肖恩说道：“有人向我预警，说七区已经被封锁了。”

“啊？”白金九千一愣，“预警，谁？”

“不知道，是匿名信息，不过之前几次预警都很准确，所以我姑且信之。而且逃亡的时候也的确在七区看到了大批的佣兵，因为担心狩龙人在那边埋伏重兵，所以就临时更改了路线，转道八区。”

白金九千瞪大眼睛，惊讶道：“没错，当时的确有好多人被临时抽调到了七区，我还奇怪到底是红脸人运气不好，还是他的备用方案被人看穿了……但问题是，我当时也在啊！”

肖恩也随之瞪大眼睛：“你也在？”

“废话，计划生变，当然要随机应变了！不然你若是一头撞进包围网去，我们花在红脸人身上的钱不就白费了吗？”

肖恩说道：“好在我没蠢到一头撞进去。”

“你还真不如蠢得一头撞进去！当时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摆平逃生路线附近的杂兵，做好接应准备。你的临时变道把我的努力全都浪费了！”

顿了顿，白金九千问道：“那之后呢？那个匿名信息要你回避七区，还有没有别的指示？”

肖恩说道：“我到了八区以后，被飞鱼纠缠上了。但他才刚刚出手，就被乾坤安保的人缠住了。再之后，匿名账户要我前往观礼台等待接应。我刚刚还以为匿名信息是李钰发来的。”

白金九千否认道：“李老大没那么闲，接应工作是由我全权负责的，我也是用尽了最后的资源，才勉强搭乘上悬浮灯塔转到八区来，结果就看到你在观礼台上傻站着。”

说到这里，白金九千的面色严肃了下去：“有意思啊，看来那个匿名账户所谓的接应就是我咯？连我在内，所有人都被这个匿名账户玩弄在股掌之间，这人的本事不简单啊。”

肖恩也说道：“能掌握到我的动向并不稀奇，毕竟飞鱼就一直在紧盯着我，那个匿名可能有类似的追查手段，又或者干脆是在狩龙人中掌握着线人。但是，能指使到乾坤安保的人出手，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再考虑到天玄玉栋里的几次预警，我倒是觉得那人的身份呼之欲出。”

白金九千也逐渐推导出了真相。

“啧，难怪今天这么具有政治意义的节日，他居然不出现，反而把南无忧推到了台前，和陈耀搭档捞取政治声望。原来他一直都在暗地里操盘吗？这家伙果然没有看起来那么憨厚朴实，李老大的猜想是对的。”

肖恩问道：“李钰怎么说？”

白金九千说道：“活着的，永远比死了的厉害。”

第 223 章 我没问题

随着【欢聚节】上的最后演出步入尾声，白金九千驾驶悬浮灯塔完成了既定的表演任务，跟着其他灯塔一道来到了远离玄黄两区的工业区机库中。

偌大的机库此时冷冷清清，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岗位，前往城市的繁华商区欢度佳节，留在工业区的主要是一些勤恳且不计较加班费的技工机器人。

每座灯塔都有独立的维护车间，这种仅在个别节庆日使用的飞行道具，比起经济价值更注重政治宣传价值。换言之就是政客们可以在财政预算上做足手脚。

比如向自家的制造企业下大额订单，打造全然不必要的独立车间和配套维护设备，又或者给自家的人力公司下派遣订单，雇佣一群从来不来上班的高级工程师。

而这一切，都让收纳灯塔的机库，成了这座城市的安全漏洞。

当肖恩跟着白金九千走下灯塔，双脚踩上车间里洁白的金属地板时，看到了很多张熟悉的面孔。

有并肩战斗过的乔永康，这位退役已久的老兵，头上包扎着绷带，脸上贴着胶布，冲肖恩丝牙咧嘴地展示微笑。在他身旁，一位样貌精悍的女子则对肖恩虎视眈眈。两人身后，还有个身材更为高大，却满脸青涩的少年人。

看到乔永康一家安然无恙，肖恩不由松了口气。

此外，还有白银号上的机修师陈三万，黄四万……以及众多陌生的面孔。迎接他的队伍，出乎意料的庞大。

而队伍最前面的那人，年约三十上下，一脸戏谑与嘲讽，正是白银组织的领袖李钰。

再次见到李钰，肖恩心中简直感慨万千，而诉诸言语，也只有简简单单的“抱歉”二字了。

“用不着抱歉，一文不值的东西，送给我我也嫌占地方。你我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不需要我提醒。”

肖恩叹了口气，说道：“造成的损失，我一力承担。”

李钰说道：“话说得痛快，但你打算怎么承担一千万的损失？你算没算过，要卖几吨的内脏才能赚回一千万？”

肖恩没有反驳李钰这一千万的定价，也没有理会关于卖内脏的调侃，更没有说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的空话。

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方案：“南家可以帮我支付欠款。”

“我靠，南家？”李钰不由伸手捂脸，“你是怎么把主意打到南家人身上的？不会因为你救过大小姐一次，就觉得人家会倾家荡产以身相许吧？何况大小姐现在的经济状况也不怎么乐观，这次雇佣白银骑士团都是靠临时拆借的款项，你凭什么觉得她会帮你付一千万？”

然而李钰的话音未落，他身后就忽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的欠债，由我代付，一千万乾坤币，我还拿得出来。”

李钰和肖恩同时惊讶地转过头，只见李钰的机器人助手正抬起手腕，将南无忧的全息投影呈现在众人面前。

投影中的女子，还没来得及换下【欢聚节】典礼上的盛装，精致的脸蛋上挂着一丝疲惫，但目光仍显得斗志昂扬。

李钰问道：“大小姐，你不用去主持【欢聚节】晚宴吗？”

南无忧说道："二叔已经把最显赫的环节让给我了，我不能太贪心。而且该捞的政治资本已经捞够了，晚宴上和那些本地权贵虚以委蛇只是浪费时间。好了，回归正题吧，肖恩的欠债由我代付，一千万乾坤币明天就可以转到你的账号里。"

李钰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大小姐慷慨多金，我先替肖恩谢过，顺便请教一下发财秘方，你是怎么在短短时间里迅速筹到一千万的？"

南无忧说道："承诺陈耀一个稳定的退休生活，他自然乐于在我身上做出投资。"

李钰嘲笑道："不愧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堂堂城市总裁，沦落到被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敲诈退休金的地步。请问第一笔投资金额是多少？"

南无忧全然没在乎政治斗争、敲诈等关键词，大大方方地答道："一千五百万，支付过你们的尾款，再给肖恩赎身，我就一贫如洗了。而在我完成我的承诺前，陈耀暂时也不会追加投资，所以你也别指望我给你们发奖金，你们的护送工作虽然做得漂亮，但节外生枝的地方太多，我不追究违约责任就很不错了。"

李钰失笑："不愧是南家的大小姐，讨价还价真有一手。好吧，既然你乐意投资肖恩，我没意见。"

说完，李钰向肖恩敞开怀抱："欢迎回来，我们的英雄！"

肖恩对这热情洋溢的欢迎，只感到哭笑不得，他对李钰的怀抱敬谢不敏，侧过身子，对南无忧说道："谢谢。"

南无忧只是笑了笑："不必客气，我也只是慷他人之慨，来报救命之恩罢了。"

肖恩当然不会觉得这位南家大小姐，会为了之前白银号遇袭时候的一时恩情而豪掷千万。这笔钱与其说是报恩更像是投资，而投资的对象当然不是一个才不到20岁的年轻人。

南无忧投资的是他绝地学徒的身份。

不过，这里面有一些细节却让肖恩有些想不通，首先是投资太过大方爽快，一笔支付一千万，这完全不是权贵阶层应有的细腻，因为更合理的方式是分期支付，这样才能对肖恩维持长期的约束力。

其次，南于瑾之前的几次预警，对肖恩意义重大，无论是报恩还是投资都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南于瑾和南无忧是同一阵营，那么这一千万的投资反而有些多余。

此时，肖恩心中既藏有秘密，更藏有疑惑，所以他决定开诚布公一些，不光是对南无忧，更是对李钰以及白银骑士团的所有人。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这一次我会有问必答。”

李钰嗤笑着说道：“不，我没问题。”

第 224 章 一面之缘

肖恩顿时惊讶：“没问题？你不奇怪我为什么要突然离开红杏小队吗？另外，关于我的通缉令……”

“不，没兴趣。”李钰语气淡然，“我只是个民间组织的头子，管好手下人的衣食住行已经让我身心俱疲，实在没余力关心正义使者们的使命了。至于通缉令？你以为很稀罕吗？白，晒给他！”

白的手腕上点亮了另一个立体投影，只见李钰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而在他头顶上则显示着一个天文数字的悬赏金。

肖恩惊诧不已：“你也在被通缉？！”

李钰说道：“你不会真以为白银骑士团是什么良善组织吧？咱们是在敬老院的公益活动里初遇的吗？”

肖恩哑然，他和李钰的初遇，发生在南鹤礼的庄园，当时以【朱雀】为首的海盗杀烧掳掠，而白银号虽然没有参与正面战斗，却也绝对没在匡扶正义。

“此外，你加入红杏小队以后的任务，是在遵纪守法的框架下执行的吗？”

肖恩更加无话可说，他们先是跑到天玄玉栋公然威胁张进澄，而后干脆杀到乾坤安保的秘密军事基地里挟持了一位地区负责人！

“连你们这些基层干员都无法无天的，我这个作头领的又怎么可能清清白白？所以不要炫耀你的通缉令，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有。”

肖恩奇怪道：“既然如此，你们是怎么维持正常活动的？”

“哪里正常了？你觉得在【荒废区】生活算正常，还是整天驾驶着白银号出生入死算正常？以我的才华，如果能维持正常活动，现在应该在乾坤集团担任要职，过着精致奢华的上流社会生活才对。”

李钰自嘲地笑了几声，又说道：“白银骑士团的光鲜仅限于地下世界，想要在表面的世界行走，几乎每一步都要再三权衡，精心算计。像今天这样公然出现在公共视野里，也是多亏有大小姐这样的雇主。”

南无忧说道：“不必客气。”

李钰又说道：“所以，用不着考虑你给我们添了什么麻烦，把你捡回白银骑士团的时候，我就料到会有麻烦了，你并不在这上面亏欠我们。而你亏欠我们的部分，刚刚大小姐已经帮你还清了。”

而后，李钰微微向前探过身子，认真地注视着肖恩的双眼，问道：“所以说，在我这里，你已经自由了。”

肖恩愣了一下：“自由？”

“欠债还清，你和白银骑士团已经没有约束关系了，你之后想去哪里都可以。除非，你还愿意留在这里，与我们这群无法无天的通缉犯为伴。”

肖恩没有回避李钰的目光，四目相对之下，他却无法从对方的眼神中阅读到任何情绪。

绝地学徒不由在心中感叹这位白银领袖的意志之强大，想必对这样的人使用控心术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不过接下来，他也不需要控心术的帮助，因为他早就选择了坦诚。

肖恩轻轻吐了口气，对李钰和南无忧说道：“我是来自共和国的使者，为调查南鹤礼的死而来。”

“啊！”

南无忧不由发出一声低呼，但她很快就控制住了情绪。

李钰则不出所料地笑了笑：“你这人，看起来眉清目秀，做事却是不给人留余地。我都那么强烈地暗示不想听你的真实身份了，你却还是要说出来。”

肖恩说道：“整个【离】都知道我是绝地学徒，再加以隐瞒又有什么意义？”

“你对乾坤集团的能量还是不够了解，如果上层想要控制消息，只要一天时间，‘绝地学徒’这个词就会成为新型传染病的意思，通缉绝地学徒就成了日常防疫工作。事实上，我怀疑现在的已经不存在真相了。”

肖恩试着思考了一下在【离】传播真相的职业媒体人的德行，不得不承认李钰的说法实在很有道理。

“而且，你的身份对于眼下的局面来说根本只是拖累。”

“拖累？”

肖恩有些奇怪于这种说法，不过没等他再问下去，就被南无忧打断了。

“肖恩，你和绝地大师查出什么了吗？”

李钰耸耸肩，将对话的位置让给了雇主，但他脸上的戏谑却说明他根本不看好肖恩和南无忧的对话结果。

肖恩思索了一下，将自己目前搜集到的所有线索简单陈述了一遍。

从他和师父在庄园里查到的线索，到后续通过红杏小队了解到的乾坤集团的之鳞片抓，再到【离】的连番冒险。无数细碎的线索，被一条隐隐约约的逻辑串联起来，导向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

然而当他说完了自己的发现后，却发现南无忧露出显而易见的失望表情。

“这就是你的结论吗？乾坤集团在进行残酷的人体试验，而我父亲因为卷入此事所以才被暗杀？”

肖恩说道：“我没有任何结论和判断，只有线索，但是……”

南无忧叹息道：“我知道了，辛苦你这段时间的调查了。”

失望的态度一目了然，这让肖恩也倍感无奈。

他当然知道自己的线索有多么残缺不全，信息来源也尽是实业医生、贫民窟之王这类不靠谱的人物，与真相怕是相距甚远。

甚至南无忧掌握的情报都比他要详细丰富得多。

然而站在绝地学徒的立场上，自从和师父分离以后，自顾尚且不暇，又哪里有机会去深入调查真相呢？

若非在【离】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恐怕他现在对南鹤礼的死都还一头雾水。

当然，对于受害者的女儿，这些怨言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肖恩也只能惭愧道：“能力有限，实在抱歉。”

“不必道歉，你们也是被我家的事情拖累。对了，你和莫斯提马有联系吗？”

肖恩更是失落：“很遗憾，完全没找到机会。”

李钰则补充道：“别说是他，连我也没找到机会，那位绝地大师看起来被完全隔绝了通讯，外人根本联系不到。”

肖恩反而奇怪：“你找过我师父？”

“废话，不找她，难道真指望你这个百无一用的学徒吗？”李钰毫不留情，“你是以为当初在白银号上私联莫斯提马的事我不知道啊？”

肖恩叹息道：“果然你知道。”

“那毕竟是我的飞船，我连飞船上的人联网做了什么都不知道，我的网费也就白收了。”李钰嗤笑道，“当时绝地师徒被软禁的消息虽然是严格封锁，但只要有心还是能查知一二的，而且当初我和大师也算是有一面之缘。”

“一面之缘？”

“大师用原力抓飞船的时候，我在后面为她叫好来着。”

“……”

第 225 章 再来一次

“可惜大师后来为了救人，没能继续大显神威，否则若是当场把所有飞船都拽下来，【兑】的治安环境至少能净化一半。”

肖恩又问道：“那么据你所知，师父后来怎么样了？”

“被乾坤集团敬为上宾，每天在【坤】过着悠闲而精致的生活，一边沐浴着四面八方的仇恨目光，一边从对方嘴里撬取各种情报……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了，毕竟找不到她本人，只能从间接渠道获知一二。”

李钰的描述非常简单，但肖恩却感到画面感十足，脑海中仿佛已经呈现出师父巧妙周旋的场景。

“不过实际上她也只是在走钢丝而已，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从容。”李钰推测道，“乾坤集团在南鹤礼的问题上表现得极端激进，甚至敢不问青红皂白就对共和国的使者下手。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莫斯提马如此宽厚，一定是被她抓住了什么把柄，所以不得不忍受被动的局面。”

肖恩点点头，认可了这个判断。

“但这种被动不可能持续太久，说到底，绝地大师也是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神。而乾坤集团再怎么腐朽堕落，精英层也不都是酒囊饭袋。两相对峙之下，绝地大师的处境只会越来越被动，她知道的越多，也就越危险。”

肖恩又不由点点头，事实上他被夏溪从【巽】骗走，正是因为莫斯提马的名字出现在了乾星系的新闻节目中。现在想来，当时那个新闻节目固然是夏溪拿来勾引肖恩的诱饵，又何尝不是师父局势越发艰难的标志？

在肖恩沉默的时候，有人忍不住问道：“你们绝地武士，没有办法和共和国取得联系吗？”

肖恩看向提问的陈三万，有些无奈地说道：“如果单纯是为了取得联络，办法是有的，但我不确定应不应该这么做。”

陈三万说道：“这有什么可犹豫的？”

肖恩说道：“我也很奇怪，师父在犹豫什么。”

陈三万顿时语塞，而后老老实实退回到人群中不再出头。

肖恩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他一直以来都在困惑的问题。

以师父的能力，在乾坤集团的腹心处都有一定的余裕，那么她为什么不向共和国求援呢？哪怕她有绝对的信心能凭一己之力将一切都查清楚，至少阶段性汇报一下进度也是理所当然的呀。

是因为她已经在不为人知的时候，悄然汇报过，然后建议共和国不要轻举妄动？

还是说她的处境并没有那么游刃有余，对外联络已经被严格控制，不得不为乾坤集团暂时隐瞒真相？

又或者说她有暂时隐瞒进度的理由？

这些问题，在见到莫斯提马本人以前，自然无法得到解答。而在得到解答以前，肖恩也不想轻举妄动。

李钰说道：“既然如此，就想办法去见莫斯提马呗。最近乾坤集团把她当成上佳的展品，准备巡回展出，不久后就要安排到【离】进行大型采访，这本是个极好的机会……不过眼下【离】出了这些变动，恐怕原先的展出计划未必能执行下去。”

李钰话音刚落，白就在手臂上弹出了全息新闻节目，一个笑容灿烂的女主持在介绍着【离】的各色美食，而在她的身影下方，一行红字以不起眼的方式悄然溜过。

“……因城市管理需要，原定于十天后举行的新闻采访活动暂时取消，具体时间请留意后续通知。”

李钰看了，拍了下手：“果不其然是取消了。这样一来，有一好一坏两个影响。好的方面是她暂时不必承担进一步曝光的风险，坏的方面则是，我原先的很多计划，都是建立在她会来【离】的基础上，现在等于全部作废了。”

而后，李钰叹了口气：“所以说我最讨厌那些不按照计划做事的人了，如果你肯老老实实地一直呆在基地里，哪会有现在这么多麻烦？”

肖恩说道：“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对我开诚布公，的确不会有后来的麻烦。”

李钰说道：“你居然反咬一口？最开始隐瞒身份的人可不是我哦。”

“最开始跟在一群海盗后面偷袭庄园的人也不是我。”

“够了，你们两个。”南无忧冷冷地打断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推诿，“没必要继续加剧彼此的不信任了。”

李钰说道：“大小姐教训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永远是最难建立的，咱们就珍惜这个机缘吧，这个不需要彼此信任也可以和谐相处的机缘。”

肖恩对此深以为然，实际上一直到他选择开诚布公的这一刻，也没有真的信任李钰，甚至没有信任南无忧，南于瑾。

开诚布公，是因为别无选择。

但很多时候，人与人的信任并不在于主观臆断，而在于客观约束。别无选择下的信任，往往比一厢情愿的信任更为稳固。

南于瑾的几次预警，南无忧的一千万投资，李钰这一路来无言的支持，都让肖恩除了回报信任，别无选择。

“那么下一个问题，该怎么去找莫斯提马？”李钰问道，“她如果不来太空城，那么多半还是被软禁在夏京。那边不光有乾坤安保的精锐，【黑翼】距离也不远，无论是硬闯还是潜入都很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身上还挂着悬赏的人来说。”

说完，李钰就用期待的目光看向南无忧。

南无忧回应道：“别对我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别忘了不久前我甚至还自身难保。现在我根本没有能力干涉到夏京的事务，甚至还没有资格说独立自主。这次能在【离】建立影响力，我还是欠了二叔人情，接下来必须去处理一下家务事，以为回报。”

“家务事？”李钰问道。

“三天后，南家会在【兑 101】将举办家族会议，我作为南鹤礼的女儿，要去声张属于自己的权力，同时也要拉拢家族内部的盟友。”

李钰说道：“明白了，祝大小姐一路顺风，在会议上大显神威。”

“你们要跟我一起去。”南无忧完全没给李钰置身事外的机会，“虽然是家务事，但难保不会有风险，所以我需要白银骑士团再护送我一次。”